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B9/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三八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記抄九十一卷首一卷

〔明〕茅坤輯

首都圖書館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自刻本

.....一

史要編十卷

〔明〕梁夢龍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六年刻本

.....四五二

左國腴詞八卷

〔明〕凌迪知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至五年吳興凌氏桂芝館刻文林綺繡本

.....五五一

太史華句八卷

〔明〕凌迪知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至五年吳興凌氏桂芝館刻文林綺繡本

.....六三一

史記抄九十一卷首一卷

〔明〕茅坤輯

首都圖書館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自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記鈔六

十五卷》提要

刻史記抄引

予少好讀史記數見縉紳學士摹畫史記
爲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
得其解譬之寫像者特於鬚眉顧頰耳目
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與怒而
裂眦喜而解頤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
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
憑而淒然吊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予
獨疑而求之求之而不得數手其書而鐫
注之三四過已而移官南省時予頗喜自
得其解稍稍詮次輒爲好事者所携去遂
失故本頃罷官歸復以督訓兒輩爲文辭
其所鐫注者如此予按太史公所爲史記
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
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
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

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
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風入騷譬之韓白
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
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翺翔倏忽
變化若一夫劒舞於曲旃之上而無不如
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卽如班掾漢
書嚴密過之而所當踈宕道逸令人讀之
杳然神游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
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
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唐以來獨韓昌黎
爲文極力錢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間按
順宗皇帝實錄與秦始皇紀讀之愛不相
及抑可概見其微矣予嘗夢共太史公抽
書石室中面爲指畫夢中若解已而夢醒
則亦了無一言於眉睫之間者予媿今所
鑄引殆亦說夢之餘者耳楊子雲嘗謂顏

子苦孔之卓嗟乎予於公欲求其苦之卓
也且不可得矣而敢他望乎予姑刻而存
之齋中以俟後之好讀其書而能求其至
者鈔凡若干卷按故本特什之七詳見凡
例中故不贅

萬曆乙亥冬十月望日歸安茅坤書于白華
樓中

史記抄凡例

凡一篇本末大旨則摯而鑄之本題之下

凡系一事之大體或提案或結案及文之一切繁關處則長抹或鑄于其旁其或數十字以上則分兩行註

凡書官爵書國書攻城邑書災異書年書一切喫緊字面則短抹

凡非史遷原文與褚先生輩所補者不錄間錄一二段有情事相關者耳

凡不及錄全文而間有文旨雋求者亦為摘錄

凡據愚見所及或與太史公相出入處亦必鑄之以質世之有識者

凡文之最佳處則圓圈○次則長圈○又次則點

按近代諸名家批點如楊升菴特勾字與情事奇異者耳惟荆川鑄注處似得其解故不忍遺特加一小圈於其上以別之

附讀史記法

班祿所評太史公已為百世定論然其上下數千年間大畧各有所本紀三皇五帝處去上古既遠無文可攷故所載于篇者多不可讀僅錄黃帝紀一首其

紀唐虞三代處大都本尚書僅錄周紀起后稷立國

至武王定商處以存太史公紀帝王之概云○秦紀

錄始皇及二世由太史公去秦未遠而於漢為勝國

本無忌諱故得以恣情摹畫文最精悍項羽本草莽

不當列之帝王紀其所載次並本楚漢春秋及當時

故老所口傳者情曲而詳大都如畫○高祖紀按年

而紀紀入秦滅項時文甚工即帝位以後多疏濶矣

○惠帝以後所次事多散逸諱忌獨呂后稱制與孝

文帝來初并文帝遺詔可觀故撮錄之○景帝紀予

按太史公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覽怒而

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下太史公至室此紀乃

元成間褚先生補之非太史公本書也○漢武帝紀

並本封禪書而已竊謂武帝多雄材大畧又太史所

躬睹本末何浸至此愚意孔子修春秋而當時卿大

夫猶有欲害之者豈腐刑以後太史公多戒心遂毀

其書而不出耶即如文景間亦每年僅錄所下明詔

與系時事之大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議特條見于

將相名臣傳記中不敢詳次如秦紀予竊謂太史公

未定之書也故皆不錄○三代世表予間按歐陽公

所論帝王世系多訛已為確論○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年表○秦楚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高祖功臣年表○惠景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功臣年表予各錄其論一篇所次當世得失可樂見矣○八書惟平準封禪篇最河渠次之天官則本唐都故其次諸星緯處頗明而律曆則以漢去占未遠疇人弟子及禪竈梓俱甘石諸家所傳猶有存者故多精微之旨予故各錄論一首至於禮書則本荀卿樂書則本樂記况漢興未遠而禮崩樂壞特甚太史公之論著殊幽莽矣姑撮錄引之旨者以存其槩云大較漢一天下後瘡痍未復制度疏濶而太史公於當時南北軍兵制及丞相太尉以下職官諸侯王刻符定封得失一切紀綱文章之大者猶多遺佚殊為可惜○世家諸世家大畧並采世本左傳國語戰國策而吳衛晉越趙魏及田敬仲內外多變故所載次燁然予故全錄別有齊世家襄公下及莊公並以淫嬖相篡弑而其前後情事可監故亦刪錄○孔子雖聖德本不當列世家而次孔子本末處亦非知孔子者僅錄小論一首陳涉特草昧鋤耒之夫而亂天下耳以之并系世家繆矣然亂秦本末頗詳又齊悼惠○蕭相國○曹相國○留侯

○陳丞相○絳侯○三王諸世家文並可觀大畧太史公去高祖特數十年所及考鏡開國功臣時事甚詳故篇中點次如畫予並錄之○列傳七十凡太史公所本戰國策者文特嫵姚跌宕如傳刺客則聶政荆軻如傳公子則信陵平原孟嘗他如傳謀臣戰將則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雎蔡澤呂不韋春申司馬穰直孫武吳起樂毅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田單白起王翦李斯蒙恬雖不盡出戰國策而秦漢相間不遠故文獻猶足章章著明太史筆盡絕佳而伯夷屈原則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慨者尤多故又別為變調也○其入漢以後太史公所最不滿當時情事者漢開邊釁及酷吏殘民故次匈奴大宛并郅都以下文特精悍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主上並無故人賓客出救又貧不能贖卒下蠶室故於劇孟魯朱家之任俠於荷頭卓氏輩之貨殖俱極筆畫諸將中所最憐者李廣之死與衛霍以內寵益封故文多感歎淮陰黥布之特將樊灌以下之偏裨詳盡以差他如張耳陳餘則感其兩人以刎頸之交相賊殺實嬰田蚡灌夫則感其三人以賓客之結相傾危酈食其陸賈朱建之客游劉敬叔孫通之獻納季布樂布之飾俠表

益量錯之 刑名張釋之馮唐韓長孺之正議石奢衛綰直不疑之謹厚淮南衡山之悖亂汲黯鄭當時之伉聲此皆太史公所慨於心者言人人殊各得其福譬如善寫生者春華秋卉並中神理矣○他如老莊管晏輩列傳雖未盡其旨或姑錄之如樗里穰侯以下不能盡錄者間或按其簡端有鑄注者別爲錄遺以便觀覽○讀太史公傳記如與其人從游而深交之者此等處須痛自理會方能識得真景且太史公所擅秦漢以來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獨得其解云耳每讀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輿家之千里來龍到頭只求一穴讀其小論或斷言隻簡之文如蟬蟬蟻蟻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讀前段便可識後段結案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案處於中欲損益一句一字處便如於匹練中抽一縷自難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獨得其至非後人所及風調之道逸摹寫之玲瓏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憤則又千年以來所絕無者即如班掾便多崖壑矣魏晉唐宋以下獨歐陽永叔得其什之一二雖韓昌黎之雄亦由自開門戶到敘事變化處不能入其堂奧惟毛穎傳則幾幾耳予於此不能無感

九例畢

史記抄卷之一

五帝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目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虎有服不氏掌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管衛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蛇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勩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

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立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五帝紀

史記抄卷之二

周本紀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徘徊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芥渠中米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於皐皐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緄圉立緄圉卒子

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于古公宣父立古公宣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乎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夷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太顛閼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諧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閼天之

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諸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耨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爲祗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

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與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紂孽無忌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二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王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纁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弁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

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龍如豹如離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顓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

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誥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符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顓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饗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召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戒以至今我未定天保

何暇驟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鄙顧脣有河粵詹維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維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周紀畢

史記周本紀

史記抄卷之三

秦始皇本紀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將言始皇誅六王天下先提出此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蒙驁王齮鹿公等為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以後用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二年應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陽有詭歲大飢四年拔陽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蒙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以攻龍狐慶都還兵

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主第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鶒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嫪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大原郡更為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旬雍已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嫪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次定毒之亂如盡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官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毒免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

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大差晉王之所_{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_{漢高以十萬金陳平此}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元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擊鳥膺豺聲_{繚料兵先料神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試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檇楊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

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羗魏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羗魏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常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阮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與虜荊王秦王游至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

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
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
郡五月天下大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
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
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重請
爲藩臣以六國罪案如韓與項羽定諸侯而自西楚霸王約文並右逸已而倍約與趙
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意
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
反我秦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
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
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
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
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
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
興兵誅暴亂頓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
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
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
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
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
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

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秦皇命爲
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來上古帝位
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
曰朕聞大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
則子議父臣議君也後世稱大上皇此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
已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
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齊人鄒子之徒
之運始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
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旌節旗皆上黑
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廣六尺六尺爲步乘六
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
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
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
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
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
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
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
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
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亂不休以有侯
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龍侯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鍊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雒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鄠山史記秦始皇本紀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封泰山碑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風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

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秦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腸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以卒四萬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傳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巨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陰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惡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

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母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楊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皇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殒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開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田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筮之采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

列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及無厭屠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字縣之中承順聖惠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遠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諸害絕息未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遂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開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限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

咸撫男樂其時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刻此石番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從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下

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斯之懷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淒乎上威斯之罪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

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之此刑書作官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官徙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梓乃爲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開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廬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僊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焚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廬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

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矜下僞伏諛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此言此言無道未可爲求僊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殺利相告曰廬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蒙恬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秋使者

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爲吾遺
滿池君神水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
置其壁去使者奉壁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
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
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壁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
游徙吉按游徙是巡游為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
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
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
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
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
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
平一字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
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誦功本原事迹追
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
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愾猛率衆自疆暴虐恣
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
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
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
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
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

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繫誠夫爲寄殺殺之無罪男
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濕俗天下
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
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
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霽休錦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
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
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故不得
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
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
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
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
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細叙始見巨魚射殺一魚
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
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
葬始皇崩本末特詳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
斯傳中故於此略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臺丞相斯
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
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
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
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

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于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舍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鄠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鄠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梓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史記卷六十七

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史記卷六十七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爲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錘萬世世不軌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秦公已下軌毀所置凡

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利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疆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母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史記卷六十七

其辭曰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儲

史記卷六十七

成而隱隱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執執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乎所不可者

史記卷六十七

近世更相難易建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

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殺死於杜公子將問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便令將問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問曰關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問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管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鄠山鄠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粟菽獨彙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又提議案七月戊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爲張楚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謂者便東方來以反者關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土問對曰群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儋爲齊王沛

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戡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群臣謀曰奈何少府章曰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以下並詳項紀陳涉世家及高帝紀中故據數言以見其繁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城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之口而後可以圖國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開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丞相將軍開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咸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墁塈土形雖監門之養不嚴於此爾雅云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甍脰毋毛臣庸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

大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
何於法朕尊萬乘母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
允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
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
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
所為是上母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
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
囚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
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
邯等戰敗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
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故邯立傳
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
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已亥趙
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
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
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母能為也及項羽虜
秦將王離等鉅鹿下以下叙韓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
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氏
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將數萬人

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
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鵠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
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
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二世之案高懼乃陰與其婿
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
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戴
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
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
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
得賊敢入官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
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
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宦者
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
此為萬世拒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
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
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
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
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
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
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

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
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
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
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
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
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
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
必自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
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
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
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
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
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
其宮室屬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
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
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
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
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番自繆公以

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
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以下諸述賈
曰秦并燕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
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
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
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
皆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
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
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藉藉使子
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
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
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
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
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
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
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
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險荷戟而守之
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
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
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

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
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
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
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
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
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
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
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
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
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
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
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
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
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
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
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
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
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
外連衡而關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

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燕漢中西舉巴蜀東
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
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
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
有寧越徐尚蘇秦柱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明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
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遠巡通
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
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
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
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權拊以鞭笞
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
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
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

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鐐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虞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呾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蹕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穀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鏐於句戟長鍛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穀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而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者是若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

室卑微五霸旣歿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倖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旣元元之民莫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警警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竊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

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通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實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索隱曰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

班固評賈馬贊中論秦亡之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得夫後人因取其說附此

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跡公伐仇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惡鄒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

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爲不虐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綬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口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猶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鄭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始皇紀畢

史記抄卷之四

項羽本紀

項籍不籍年日一漢序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

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

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不籍年日一漢序學劍又不成

項梁怒之籍紀中機入項梁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

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

大喜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斬

獄掾西答書伏後報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

項梁與人與籍避警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

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為主辦陰以兵法部

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

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

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序籍形軀才

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懼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

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

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以倉卒起梁曰

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處如畫梁曰

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

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

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

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

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

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

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

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其事不能辦以此不任

用公亦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

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

兵又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此召平

事乃能作此度外奇事所以收復亡秦之端在此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

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

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

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

陳嬰嬰安謝不能遂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

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

為汝家婦未嘗聞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

知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

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于楚

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

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

屬焉九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項梁羽之初出即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鄒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別片三田本末伏後遂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

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逐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木下去西略地至誰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木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

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肝
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
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
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
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
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
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
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
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
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
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
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之患，
則秦自破矣。」宋義曰：「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
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
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
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
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
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以秦之彊攻新
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而秦彊，何敵之承？且國兵新
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

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
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
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惴服莫敢枝
梧。皆曰：『自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
羽為假上將軍，軍中相與謀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
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
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
聞諸侯。此等事，有一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
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
沈船破釜，燒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
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
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
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
將皆從壁上觀，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
諸侯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秦兵皆降，
文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
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
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
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將在外
必如此。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

不放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郡郢北攻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俘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此羽之狐疑不使長史欣爲足以定天下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錄使

屯成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使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羽之謀若此豈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虜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畧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肯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以下序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以下序如備盡今舉國子弟亦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

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沛公之關豈其始不及與良本謀耶曰鮐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爲謝項羽之言却好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

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鄉坐亞父南鄉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鄉坐張良西鄉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當特急慮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欲害沛公也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樊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入披帷西鄉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拔劍而起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樊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一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

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前為西向倚於此良亦同會生羽之奪案亦可見矣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據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又

史記卷六十五項王本紀
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斬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鄉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曰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中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此豎子不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為今為之廣矣沛公

至軍立誅殺曹無傷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物婦女而東時一相入關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有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

史記卷六十五項王本紀
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以下序次諸將如畫而後恩私項王范增歸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變情變而後恩私項王范增歸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秦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彭越長史欣者故為樛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樛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

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郴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齊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以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銷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群臣皆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

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弟聽荼擊殺廣無終并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羽以私予秦三田而田卒不相容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卬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敵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奔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封三秦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收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是時用項羽遂北至

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覽羽之北定三即處如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阮田榮降卒係屬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城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背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窮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幸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幸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

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彭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諸榮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榮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榮陽而西項王之收彭城追漢王至榮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收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榮陽築甬道餉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榮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榮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此係楚漢與亡虞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詐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轡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城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

劉守榮陽周苛縱公謀曰及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
魏豹楚下榮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
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
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
榮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
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
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
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筆令其不得西是時
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
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
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
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
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
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祖置太公其
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
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
則幸分我一杯羹沛公懷心勝救爲硬言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
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
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
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

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母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
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
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
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
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
人問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
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
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
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
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
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
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
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
弗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
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
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
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疆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
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
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
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戰軍戰楚軍

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劉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以舊恩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榮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能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大司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老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此一策遂定楚漢與亡之略即不能

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力擊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詰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

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斷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見明本末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後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江亭長橫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騎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

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騎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騎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中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於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魯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並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龍蛇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項平

史記抄卷之五

高祖本紀讀高祖紀須參項羽紀
兩相得失處一一入手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賁酒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釐數倍及見怪歲竟比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縣威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謂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目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

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穡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饋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漢書高祖本紀冠之如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鄆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曰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

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謂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少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聚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

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雲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果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中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及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恐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為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碭後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

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僂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

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僂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上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奔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酈生大驚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輟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雒陽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此先破秦入關之將軍也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

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運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鮑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遣魏人寧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逐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

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今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東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途至咸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

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爾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止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爾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伴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軍邯鄲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印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邾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九罷戲下諸侯各就國吳王之國項王使卒二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暴從者數

萬人從杜南入餉中。去輒燒絕。棧道。按曲家是用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韓王信非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還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相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王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沛公因張良之說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而項羽
遂北擊齊且與彭越陳餘擊方爭衡沛公因得用韓信
之計以定三秦及其鋒以東嚮天下之勢
遂定矣擊之兩人對奕沛公已得勝局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
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

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以
王信本韓也諸將以萬人苦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

河上塞諸故秦苑囿池皆令人得田之人心感正月
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

老還人心感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張耳失國而漢不
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

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殺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
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

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
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

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
士南洋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

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
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

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
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

諸侯兵遂入彭城太史公知兵畧故指項羽聞之乃引
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是時楚兵
合氣不敵敗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

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
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

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
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

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
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使龍且

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
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

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人心感
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

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
寒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

王稍收士卒敗得蕭索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
大振榮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
鄭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

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

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榮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敖倉在河東趙王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榮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榮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樞公守榮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樞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榮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表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此又漢之一勝者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使韓信等轉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兵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

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擊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榮陽誅周苛樞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王門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奔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壁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漢之稱者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鄭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鄭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奔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之漢之稱者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戰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外長

史欣皆自到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亦深以相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高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史記項羽傳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受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則

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臯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毋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留侯此着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史記項羽傳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為淮南王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韓信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

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
入萬遂略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止
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
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漢功臣人人自危始此正月諸侯及
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
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
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侯
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
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乃卽皇帝位汜水之
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
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
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
鋞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者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
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
王驩爲項羽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
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
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
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祖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
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

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
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
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
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
餽饌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
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
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
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
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
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卽立太尉
盧縮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及高祖自
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爲陳
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
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
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
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
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太驚下扶太公公
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
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

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卽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已而以齊王同姓復三四叛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

史記抄高祖

卷五十五

九

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荆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去曼曾止定代地立光劉仲爲代王三月高祖自平城過趙維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

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建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今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詔高祖之東垣過相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維陽廢以爲合陽侯

史記抄高祖

卷五十五

十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爲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稀反代地上曰稀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稀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徙擊之至邯鄲上喜曰稀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聞稀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稀將稀將多降者也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稀等未畢稀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卽攻殘之稀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爲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以下叙得感慨淋漓悉召故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愴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

乃去沛中空縣皆之呂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爲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稀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子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爲陳稀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稀降將言稀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稀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卽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慧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徇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舍爲太尉呂氏復問其次上曰此

後亦非而所知也廬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四日不發喪則人危矣此或訛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廬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

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僣故戰僣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葬長陵

高祖本紀終

史記卷之五

卷之五

高

高

史記抄卷之六

呂后本紀呂后稱制八年所以私殘劉氏諸王及諸呂并呂氏女所娶以及中官者咸

恩威如書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郎侯子產為交侯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次諸王以見呂后所殘劉氏本末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于恆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氏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宋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一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

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違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微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滯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酈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危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辭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愛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齊南境長公主所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

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子房為呂后畫計，招四皓，畫計將諸呂居南，以安太子，而其子為呂后北軍，以危劉，可恨。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辟疆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使平勃輩有陶丞相乃如辟疆計，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乃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史記抄呂后

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建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不以此時通折禍萌，顧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陳平總只是推功。十一月，太后

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鄭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丞相博博呂而為陪貢。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少府延為梧侯，乃封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侯，張買為南宮侯。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疆為淮陽王。子不疑為常山王，王子山為襄城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鄭侯呂台為呂王。陳平為右丞相，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四年，封呂嬃為臨光侯。婦人無爵，呂他為俞侯，呂更始為贅其侯，呂忿為呂城侯，及諸侯丞相五人，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

廼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爲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爲亂廼幽之未幾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權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權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廼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史記抄呂后 卷之六 五

廼以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爲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國守之弗與食其群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今劉氏危迫脅王侯呂氏以權制天下呂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盡自財爲王而

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塚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齊川太后女弟呂嬃有女爲營陵侯劉澤妻澤爲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爲害乃以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醢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念樂人歌之王悲

史記抄呂后 卷之六 六

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宜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爲魯王敖賜諡爲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文帝不敢徙趙使有畏呂后而自速辭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爲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爲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于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于東平侯呂通爲燕王封通弟莊爲東平侯三月人心中微知此呂后掖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人心中微知此呂后遂病掖傷高后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廼封張

款前姬兩子修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
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呂榮為祝茲侯諸中宣
者令永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七月中高后病甚迺
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召南軍呂太后
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
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
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違失毋為人制幸已高后崩
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後賜以爲將相列侯郎史皆以
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
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太監侯劉章有
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
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
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
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
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
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誅
奔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乃遣諸
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懷惠王王齊悼惠
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
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城陽趙燕

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
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
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
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
乃遣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
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蓋呂氏
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
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
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
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與未央當是時濟川
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
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
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
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
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
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
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
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
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
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

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卿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呂氏先除內賊恐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留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

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後可制於外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餽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闕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本入宮衛帝一朱虛侯欲著故首能得通牽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皆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此必平章當呂后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節兵灌嬰兵亦罷榮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彌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

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
以為少母家又惡趙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
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
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
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已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
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群臣固
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呂氏
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
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持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
官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
東門史記抄卷之七
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
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
有謁者十人持戟衛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
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姓綸謁者十人皆持兵而去代
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劾誅城梁淮陽常山王及少
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
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
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
滋殖

呂后紀畢

史記抄卷之七

孝文本紀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
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大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
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
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
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
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
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爾今已誅諸呂新
喋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
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
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
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
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
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
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
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
黨豈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
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

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
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
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曆以光代
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
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
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
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
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
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
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聞言宋
昌曰所言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
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群臣
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敖
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
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
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
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
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
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
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王王

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
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
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寡人寡人寡
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
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
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龍之臣鎮撫南北軍
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
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
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
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孝文皇帝元年十
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作謁高
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
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
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
祿為上將軍當用事功臣甚擅矯遣灌將軍嬰
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
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
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
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
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各三千

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襲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如索敖等稱說雖切常假借之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矣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于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

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冀哀悲之有其舍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臨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史記抄卷九 禮書之七 帝紀第七

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為復上將軍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鄼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已群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

文皇帝 歷大經曰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終七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德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

聽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

恤孤獨以育群生賦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

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

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

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禮樂不

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

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末末無窮朕甚

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

臣嘉等言陛下未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

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議曰功莫大於高皇

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

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

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

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

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

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

盛也原原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

仁哉

孝文畢

史記抄卷之八

三代世表第一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

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以春秋紀元年正

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

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譜記黃帝以

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

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前帝繫譜

尚書集世紀黃帝以訖共和為世表殷陽末叔齊病世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周武王伐殷從紂帝至武王十九世即此歷之謬矣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古雅可證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諱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嗚呼師摯見之矣孔子作春秋而太史公得因之以表十二諸侯本末盛衰之迹也

紂為巢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杜席開雕作仁

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

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

或力政疆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

為會盟王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浩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

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

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

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
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于魯
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
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
有所刺議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
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
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
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
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
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
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
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拾春秋之文以著書不
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
頗著文馬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
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諱諛獨記世
謚其辭畧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訪
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識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
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六國表第三
予覽前太史公所撰以五帝三王如
諸六國表迺知古史藏周室爲秦所滅而秦
獨得不廢故太史公之非獨表六國而於秦

本末尤聲
盡河編焉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
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
後仁義位在藩臣而疆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
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
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
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
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
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
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義出誓盟不信
雖賢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
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
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
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
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
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
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
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
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

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
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
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
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
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記二世凡二百七十
年著諸所聞與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月表之文甚詳官通古可
與前之始末甚矣其可累欬而太息也而後真
非神武而聖者其間一切撥亂反之正若轉圜然豈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
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
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
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擬行行政事考之
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
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
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
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
是無尺土之封隨壞名城銷鋒鏑銷鉏耒維萬世之安

然王跡之興起乎問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
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惜發其所為天下雄安
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
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
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
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
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
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典焉天
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
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
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
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盡次海內形勢如掌而
方論可與之並雄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
轉度河濟阿駟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
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
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
郡連城數十置百官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
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

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得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干法以危于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陵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隙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已而哀平以後時齊楚趙諸國形體其間安得不外離乎享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末常

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表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吳越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千孫驕溢忘其先淪變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豈亦少密焉然皆身無菹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絕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者令甲解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難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余觀五世以無嗣絕竟無續焉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

訖孝景間五十載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太史公吹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而天下一切推

錄爵敵之士並得封拜海內戶口耗矣太史公並不之及豈避忌重禍之故與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閼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俾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見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帝武帝卷四海內輯億萬之眾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大事記謂諸侯封相立丞相將位與御史大夫位丞相太尉三公將位與御史大夫位

世表畢

史記抄卷之九

禮書

太史公於禮樂之旨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所發明處多揣摩影響而成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業為之金與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琛席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紱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馬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掃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燕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

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嘉秦皇既叔孫少孝文惜其錯而增當世之儒者詳玩。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于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表蓋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其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與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閭閻治浚者編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叔禮制與秦有典有則中間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禮由人起以下來荀卿之言而

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香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鼻氈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兒持虎豹鞶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急情之為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疆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斂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而宛之鉅鐵施鑽如蓬蒿輕利剽擊卒如燁風然而兵殆

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躡起楚公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韋利
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
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
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割比
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然而
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
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
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
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
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
侯之以刑則民知事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舉人不尤其
上知舉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
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
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
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
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
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事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
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
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
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
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性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
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
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啗先大羹而飽庶羞實本而親用也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
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太羹一也
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
辭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飲一也大路之素幘
也郊之麻統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及也清廟
之歌一倡而三嘆縣一鍾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九禮
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
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
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
順以爲上則明太史公曰太史公以下文多類子書中來
道遠而此獨簡古豈太史公之才本變至矣哉立隆以爲
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
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
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
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曠其貌誠

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負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負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損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

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爲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明者禮之盡也

史記抄卷之十

樂書

漢時古樂亡而高惠文景及武帝時已無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特述樂記之言而成文而樂記者或曰公孫尼子所爲也○中多精微之言然亦間有蕪雜處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雅已徵爰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兢兢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

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噪歟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諸合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是辟名顯卿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也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糾所以亡也趙

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害令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勝之樂何必華山之騾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僂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設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合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雷赤汗兮沫流漙漙容與兮馳萬里兮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以下雜述樂之起云云

史記抄卷之十一

律書

天地之化聲與氣合故古之太史能吹律應節以占軍兵而史遷因緣之以附律書發明六律之學聖人之微眇存焉非特當時時人第其所習而已也。論十二律應其佳而篇末多所詳者詳而求之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尊於六律。六律為萬事之本。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冬。氣相并而音尚宮。兵書云夫戰太師吹律合商則勝。主卒同心微則勝。急數怒則軍振多獲。失志則軍和。軍士勞則兵弱少威。為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死自含血。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顯項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亂。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用。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平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置其等。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化不當用兵大至害辱失守小乃侵犯割削。哉故教習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殷紂手搏射足

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
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
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間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
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
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軍亦有蕭張之
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帝即位將軍陳武等
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邊
端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與兵今陛下
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
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
室共不羞耻誤居鉅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
雖克所碩動亦耗病請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
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
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
頤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
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太史公曰文帝時會
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
安自年六七十餘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然孔
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

通五行入正之氣天所以成就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
者舒氣也本義通律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
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
產之東至于危危境也言陽氣之危境故曰危十月也律
中應鐘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爲亥亥
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
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
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
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
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鐘黃鐘者陽氣
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
滋于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
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
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
東能冒而生也本義通律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于十二子爲丑丑
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
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箕
箕者言萬物根柢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言萬
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蟄

然也故曰寅南至於星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鐘夾鐘者言陰陽相夾剛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初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風軌也南至干氏氏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九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娠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呂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於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賓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瘞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

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于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于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閭闔風居西方閭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奎奎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爲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黃鐘長八寸十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泰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微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微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鐘長四寸三分三分二羽
生鐘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	
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	
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	
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鐘 衍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九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于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于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

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史公曰故旋璣主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古庾律運歷造曰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律書畢

史記抄卷之十三

歷書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水泮發蟄百草奮興
鵲先澤物廼歲且生於東漢順四時卒于冬分時雞三號
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止也幽者幼
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
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
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
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
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
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
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
物羊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
雜擾不可放物禍菑并至黃帝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
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
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
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
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
戾氣至民無天疫年耆禪舜申戒又祖云天之曆數世猶
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

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
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于諸侯幽厲之
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若不告朔故嚙人子弟分
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
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
正于中歸邪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
惑歸邪于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于疆國為敵救
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
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
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
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固餘
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謂獲水
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敖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左
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
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
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敖蒼蒼亦受
歷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敖自黜所欲
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
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
部而巴落下閭軍韓彭然後日辰之度與夏其同乃

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飲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歷書畢

三

史記抄卷之十三

天官書

太史公入書中當以天官書為最揚升龍以而史記以來世其官故于星術及風雲諸占

年問災異處不見點畫以天官書及武帝之後遂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

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衡

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

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

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

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

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

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六

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

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半魁下六星兩兩相

比者名曰三能音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

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指極一外

為盾天錚有句圈十五星屬杓曰腰人之半其半中星費

則因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杓不肖動搖角大兵起○東宮

蒼龍房心為明堂大星天下前後星子屬不欲育上

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其除右駟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牽音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庭其兩旁各有三星音是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音氏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 ○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臣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座後聚一十五星音然曰即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群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衛占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間為關梁與鬼祠車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為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為官主臺事張素為厨主觴客翼為羽翻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

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角若益及不具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金曰封豕為溝潢豕為聚衆胃為天倉其南衆星曰倉晶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單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鼎畢間為天街其陰陰陽陽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文事其外四星左右有股也小三星隅置曰紫微為虎首主葆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厠厠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很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當以秋分時候之音南郊音秋分之際見于南耳入畢中兵起 ○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輿或曰然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是動川益希及五星之客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見北落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閭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駟滿野旁有八星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入涉水杓曰四星在危南

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賈南十歲則其北建星建星者
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按歲星順逆
曰東方木主春口甲乙義失者謂出歲星歲星縮縮以其
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歲退舍
曰縮縮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
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
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晦斗牽牛晨出
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星水晚
早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止及逆行逆行入度百日止
後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
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于西方用昏卑闕歲
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晦孛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
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
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章其章
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
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畢昂晨出曰躡躡熊能赤色有
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辟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
胃昂畢晨出曰開明炎災有光假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
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大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

以六月與觜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
有應見箕涖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
晨出曰大音昭昭曰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
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有芒
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
民疾關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
睢曰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
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
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
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
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
其失次有應在昂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
與尾箕晨出曰天皓然黑也其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
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夫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
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
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丈末兌進而東
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棓長
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棓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
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
沈如浮其野上赤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

勝星色赤黃而流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
事嚴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關其野有破軍嚴星一
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災惑曰南方火土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災
惑災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災惑
災惑為勃亂錢賊疾喪饑兵友道二令以上居之三月有
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
絕祀君之殃遂至雖大常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
夫北為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午前午後左右殃益大
與他星關光相遠為害不相遠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
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
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
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
度半其行東南西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
敗災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
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連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
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災惑廟也謹候此 ○曆斗
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戌己黃帝主德
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
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

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軍用兵其宿父
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候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
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
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殘
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靡為主不寧其縮有軍不
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
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
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
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軍火
為早金為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
偏無火與水合為燁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軍用兵
大敗土為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
與水合穰而擁闕有獲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
金為疾為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有兵與喪
政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
易行有德受慶政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
若亡五星皆大其年亦大皆小事亦小若出者為應祿者
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入必有天應見于杓星同舍
為合相凌為關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圓為喪早赤
圓則中不平為兵青圓為憂水黑圓為疾多死黃圓則吉

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
角則水意行騎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
春風絲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
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及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
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 ○察
自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
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
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
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
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
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
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
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
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三十日復與
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
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
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廂近日曰明星系高遠日曰大將
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
半度百二十日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廂近日曰太
白系高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

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
起兵有破國其常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
方山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
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
天下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
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
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
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愛用兵退吉進
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
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
角有戰白角有喪黑角有憂有水事青角小角有木事
黃角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
乃復盛出是謂與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
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輩遺人
用之卒雖衆將為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
中國敗其色大圈黃澤時可為好事其圈大赤兵盛不戰
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
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
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
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系論間疾其下國上而疾

未盡其曰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及將其入
月將傷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關合相毀
野有破軍出西方辱而出陰陰兵種暮食出小弱夜半出
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于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
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辱出大弱是謂陽陷
于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勝北方出卯
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
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
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
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
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
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書見而經天是謂爭明疆國弱小
國疆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
其他名殷星大正營星觀星官星明星大彗大澤終星大
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察日辰之會以
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
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東盡胃
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與鬼柳東七舍為梁
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夕出
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其出入無常歲成五

未其蚤為月蝕晚為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
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
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
方大而白有兵于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
外國利無兵于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
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
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
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
下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
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
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
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
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
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
被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關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械劍
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庫太白有數
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
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援安周
星細裏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
不善矣免五色青圖愛白圖喪赤圖中不平黑圖吉赤角

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其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感熱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色夏則不長 ○角亢氐亢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參益州東井與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為負官辰星廟變夷星也 ○兩軍相當日彗彗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彗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圖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彗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充有者下大流血日彗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

陰星北三尺太陰六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大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凡星入月見月中為星蝕月其宿地蝕若亡榮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淫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受月食始日五月者六月者五月復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有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為不滅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禍其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 ○賊星出正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出正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微漢星出正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此四野星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成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熒星狀如太

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聚國吉少則凶 ○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圖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人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于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鼯 ○枉矢類大流星地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疋布著天此星見兵起 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于有道之國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從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高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德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來而聚騎氣也 ○平氣無機前卑而後高者疾前劣而高後兌而卑者鄰其氣平者其

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卑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常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杆雲類杆軸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鰲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關其直上朔所候決于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比夷之氣如群畜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卿雲卿雲見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蟇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圻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坎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梟枯桑官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

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化言誠然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騰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騰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殺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且至食爲麥食至日睽爲稷睽至鋪爲黍鋪至下鋪爲菽下鋪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

史記抄

卷之三

六

風

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收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兩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是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日黃雲

惡今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出躍畧以知口至要決畧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易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于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屬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

史記抄

卷之三

七

風

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長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累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秦暴秦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疆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于攻取丘華更起地邑數倍因以飢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慮其察機祥候星氣志意

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星唐甘石因時
秘論其書傳故其占驗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牛
象雜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有太白占于狼孤吳楚
之疆候在熒惑占于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虎危
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
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千四
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
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未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
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北純
首在龍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
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
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客外則理兵內則理
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舊異記
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父者八十日長
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
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
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
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武
之圍月堂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並晦吳楚七國叛迎
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

特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
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邪于
河戒兵征大宛星邪招搖此其準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
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
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
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
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
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
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危列宿部星此
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關狹有常水火
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
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
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
政其次修政次修讓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
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
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
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天官備矣
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黃帝行德
天矢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
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

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昂爲之圍圍三其德
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
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
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天官書

史記抄

卷之十三

手

史記抄卷之十四

封禪書封禪本幻而秦皇漢武以幻終悲夫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封禪平準以平分蓋有無
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
受命而功不至至累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
是以即事用希封禪之文不經見特助于齊桓再見于秦
漢因之以告神明頌功德大非以求仙人不死之術也及
漢興東遊海上接應齊趙任之止然亦未嘗親祀泰山漢
高祖伯也而少翁獻大公孫卿房之屬互爲其說而漢武
至死且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
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十有餘載近者
數百載故其儀闕然理藏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
舜在璇璣王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
徧群神輯五瑞擇吉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
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東后
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王三帛二
牲一死費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
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
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
孔甲淫德好神神演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
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于廷一畧大

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末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于南郊迎長日之至夏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東記抄後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維邑秦襄公政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祗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郿音行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郿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隕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

語不經見稽紳者不道作郿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帝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郿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于郿畤作伏祠磔祠邑四門以禦魘毒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亂而祀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通記抄管子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養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倍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陽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與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于是管子賂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

之封禪鄒上之泰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米三
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
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
生而蓬蒿藜莠茂鵠鵲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于是
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五月其後三置晉國之君
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
述六藝傳畧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
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
知禘之說其于天下也視其掌詩公紂在位文王受命政
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受命而功不
至至梁父矣而
德不洽洽矣不洽洽矣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而日不暇給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長弘以方
車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長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
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
而晉人執殺長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長弘其後百餘年
秦靈公作吳陽土時祭黃帝作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號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
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兩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
瑞故作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
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
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蟠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
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
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于是
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
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驪山頌
秦功業于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
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
地而祭席用菰稭言其易導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
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
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
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
之土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于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
與用于封禪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于是始皇遂東
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不得
僊生之錄而後為封禪及聞諸儒生之議而又轉而僊祠
名山川以及神仙之說神仙者又從封禪而乖其所之者
也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
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
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
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

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果。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下之徒論者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秦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倫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僂道形解銷化。依于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干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僂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及若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上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

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不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諷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術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與軼。裝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合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殺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東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褰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臚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濟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淵禘於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臚吳岳皆有堂。宋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省。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頭。水漕滂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蓋得此山川祠子。加

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嶧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屬秦
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
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
諸遠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
下邽有天神壇有昭明天子辟池于社亳有三社主之
祠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
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事
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禮因泮凍秋
涸凍冬寒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
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轅車一駟木
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
瘠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
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于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
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
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
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于天子
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苗祥輒祝祠移過于下漢興高
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
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爲沛公則祀里尤靈鼓旗遂
以十月至灊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

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
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
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
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
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禮儀因令縣爲公
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
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金
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金祝官立蚩尤
之祠于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
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
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屬荆巫祠堂下巫
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
巫祠河干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
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
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
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秦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又
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
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
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各自奉
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舍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

故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
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
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
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畝
車各一乘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王各二及諸
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于朕
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
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
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敖好律歷
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
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
見成紀文帝乃詔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
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于民歲以有年
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
子夏親郊祠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
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
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
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于是
作渭陽五帝廟同上帝一殿而各九門各如其帝色祠所
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

渭陽五帝廟南臨渭北穿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
光輝然屬天焉于是費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
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
見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
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
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
言臣候日月中居垣之口御後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爲
元年今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
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
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更治誅夷新垣平
自是之後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五
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
宇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
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
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久安搢紳之屬皆望
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
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封禪
必歷服色事未就會費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
伺得趙綰等姦利謀反案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

後六年寶太后崩其明年元光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者魯之上林中曉音氏觀神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于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問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通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上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編諸侯無妻于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實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殿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能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于是天子始親祠通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為黃金矣居久之

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他去不死而使黃鉤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真能得而海上燕齊性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音人謬思奏祠太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書言占者天子三年宜用太牢祠神三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于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書言占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音用一梟破鏡其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居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于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麒麟音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于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于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子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于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

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
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靈氣車及名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
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
天神居歲餘其方益靈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伴不知
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
問其人果是偽書于是謀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栢
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
巫醫無所不至不愈游水發根言上御有巫病而鬼神下
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
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
已大赦置酒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
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
時來來則風蕭然居室帷中時重言然常以夜天子後然
後入內坐為主人開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
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
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
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
以正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
獸曰狩六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讀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
主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

角體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于澤中圓立為五壇壇
一黃犢太一具已祠畫瘞而從祠衣上黃于是天子遂東
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
畢天子遂至萊陽而還過維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雖
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
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于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
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主
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
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
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
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
美言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
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
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信用臣臣之師曰黃
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
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故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
耳按洞冥記云元鼎五年神文國貢馬肝石半青半黑如
耳馬肝毒以和九轉之丹用試皆黑然不難用不可
此泉有白髮者服之皆黑然不難用不可
李少翁以神仙術誑帝帝以馬肝石和九轉神丹賜少
翁少翁死即文成也今人見其書有食肉不飽馬肝子誠
未為不知味之語遂謂文成食馬之肝而死非也
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

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必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其事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闕基基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子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阜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紫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上將軍太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暴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家獻寶之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搔擗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掘視得鼎鼎大異于眾鼎文綬無款識惟之言吏更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

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下薦之至中山縣臘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詣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廩未報鼎易為山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與神鼎一者當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享賜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掌祖基自羊祖牛鼎鼎及燕不與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閭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祀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于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維○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于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雙

人秦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中公申公已死上
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則生通受黃帝言無
書獨有此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
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
唯黃帝得上泰山封中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保
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
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
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僂患百姓非
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
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矣雍故鴻冢是也其後
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
帝采首山銅鑄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
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攀援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
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其弓曰烏號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
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于太室上遂郊雍至
隴西西祭崆峒幸甘泉合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
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
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醢

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牛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
下四方地為醴食羣臣從者及此斗云已祠昨餘燔之
其牛色白鹿居其中燔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
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色月赤月白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
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
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
其祠列火蒲壇壇旁亨炊具有司公祠上有光焉公卿言
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瑱于嘉牲薦饗是夜有美
光及景雲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
非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會太紀領秋及臘
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
靈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
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
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
書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
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祠跡
間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僂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
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畢如迂誕實以戲乃
可致也于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

也其春既成南越上有驍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
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
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大帝使
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于
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
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
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
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
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車泰山先
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
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
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
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手
是乃金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
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效
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頗采儒
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于詩書古
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
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君周勃圖封禪事于
是上糾偃罷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

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歲云間上不問下
下不言早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祀命曰崇高邑東上泰
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下遼東
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怖岳方者以萬數
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
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
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
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
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平方士傳車及
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
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
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
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王牒書書祕禮畢
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
下陰道內展禱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
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
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
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有光
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于是
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非

導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省如有望震于性
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
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
帛二匹復博奉高蛇音立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
下如乙卯故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
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
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
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
乃復東至海上望蓬萊諸山焉泰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
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
史記抄
卷之四
反至甘泉有司言實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
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
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
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
贊嬰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
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
云欲見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
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
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
初太山還至軻子自臨塞決河也一日沈祠而去使二卿

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減兩越越人
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
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
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難卜
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
可爲觀如緹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乎
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
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
神人之屬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更有芝生殿
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
房中坐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
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
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
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
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樊陽過彭
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殿廢險不敞上
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
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
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以拜祠

上帝焉子是上舍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赤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養曰天壇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使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殿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男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于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闕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靈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

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下夫人維陽虞初等以方祠詎句奴人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且麥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犧牢具臣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岐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其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吐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一)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忘太一及三一宜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禱凡六祠皆人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至其入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于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

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鵲巢不絕意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又幾三千言而前後血脈貫穿如一何總屬一幻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于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封禪書畢

史記抄

卷之十四

共

二百五

史記抄卷之十五

河渠書首河渠并以天下名川文辭經緯可睹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上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灋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門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漫百姓享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閼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

關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餽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蓄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特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中番條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交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

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父之河東渠田廢于越人舍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于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罷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函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于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頗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猶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王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槎天子既臨河決悼功

之不成乃作歌曰：轍子央兮將奈何，皓皓肝肝兮間殫爲。
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
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
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
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齒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
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迺兮凌流難攀長安兮
沈夷王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
乎何以禦水類林竹兮榘石留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
塞轍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
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言水利朔
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
輦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
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
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滬上
姑蘇望五湖東闢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
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
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轍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河渠書畢

史記抄卷之十六

平準書

太史公之文當以平準爲最漢武承文景之
後耗廢殆盡故興利之謀凡十數要而太史
公舉焉於工正崇
義自今上始以前皆客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輸餼作業劇而財匱
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
爲秦鑄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
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積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
馬一疋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
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
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
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
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
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
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
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畔逆鄧通大夫也以鑄
錢財過王者故吳鄒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
數侵盜北境屯戍者多泔粟不足給食當食者于是募民
能輸及轉粟于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
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
縣官以除罪益造死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興焉益增脩

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聚燕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聚，字牝者傾而不得聚。會中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畏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紬耻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燕弁蒙寵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廩服僭，干上無限度物盛，而表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

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彭吳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掠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賡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糧，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散幣于叩贊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

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于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六將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久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

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更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更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張湯治獄之條，亦從實錄，太僕來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川岐文決理，爲法尉于是見知之，法生而發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

明年淮南衛山江都王謀反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平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導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于俗稱鶻于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萬來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元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綠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其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驅出御府禁藏以贖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舊民多飢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子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于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歸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是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

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贖用而操浮滯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百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百曰復小擔音之其文龜直三百金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東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者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雖陽買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嚴更多廢免丘華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並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合代

上登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
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
之費不貲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
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
取鑄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
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顧募民自給費因官
器作者鹽官與牟盆浮食新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
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者
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
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
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難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
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
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
賦而民不齊出于南畝商賈滋眾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
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絳錢皆有老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
賈貨買居邑藉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
自占率繒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繒錢四千一
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
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繒
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

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
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第壯式
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第式入山牧十
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
第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
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
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
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
何故見冤于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
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
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
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
下勿許於是上又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
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
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于河南守以
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
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
復于縣官是時富家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
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

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屠而牧羊
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為
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
忠拜為齊下大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
大農列于九卿而弘羊為大農水滸諸會計事稍稍置
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人殺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
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錢金錢死者數十萬
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
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
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
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咸宣杜周
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
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太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
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曰今
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及四十萬本末不
相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
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
斧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
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諛諛取容矣天子既

下緡錢令而尊上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于是楊可告
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
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
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
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
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天下
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
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
盜為之上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
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
郡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如婢以千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
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
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覺鹽鐵官布多
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
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
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
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
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
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

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中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關維走狗馬七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還棄矣是時山東被河留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虞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微于是史記抄卷之六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繇用充何新秦中既得實典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富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于是天子爲山東不勝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立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

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稱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願奮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獨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運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徃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勝之然兵所過縣爲以皆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置代僅覺天下鹽鐵官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就費乃請置大農都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其官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

而北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
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
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
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
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
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
得人果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行差以復
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
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
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
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
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弘羊
羊天乃雨一策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
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
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
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
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
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統統所以
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微

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立
地力為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
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
厭糟糠有國疆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
滅世以至干秦卒并海內履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
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
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
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
重無常于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
饒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當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
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易足惟
焉

平準書畢

史記抄卷之十七

吳太伯世家

太伯世家始末甚微而具越捕兵處不如勾踐傳有神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馮鳩夷立馮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饒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裔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發之吳與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夏而奔晉

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後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以下並季札使聘列國之事而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如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如鄭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歌商曰美哉蓊

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
夏則大天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
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今德之後誰能若是
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
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
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
而不泄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
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虞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削南箐者曰美
矣猶有傲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
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
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翊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賁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
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
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
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也邑是
以免於樂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
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

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蓬瑗史狗史繡公子荆公叔駘公子
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鍾聲曰
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懼猶不足而又可以昨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燕也
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
晉說趙文子銘韓宣子趙魏獻子解曰晉國其萃於三家
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當政將
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
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
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
曰徐君已死尚誰乎季子曰不然如吾心已許之豈以
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
王吳與楚始結為敵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伐吳之
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
至郢中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十七年王
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
代立馬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
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
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王僚
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第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此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舉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濞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王嗣常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毋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索我何光曰我身之子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宮室而謂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室

室使專諸置匕首於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闔廬於楚者闔廬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欲謀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得之四年伐楚取六濞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襲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召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可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背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十出郢奔鄢郢公弟欲弑昭王昭王與鄢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

父讎十年春越開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橋亭越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到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一太子夫差謂曰爾而亡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安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灌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為有姪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祀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疆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

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緡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大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驕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頗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其子於鮑氏諫之聞而獨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氏殺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蒙舉十四年春吳王比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寅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去差怒其開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

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

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

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大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

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父士皆罷散於是

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

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

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

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

王曰彼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

此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大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操德

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吳兄弟

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

其閔賢博物君子也

史記抄吳太伯世家卷之十七

史記抄吳太伯世家卷之十七

史記抄吳太伯世家卷之十七

史記抄吳太伯世家卷之十七

史記抄吳太伯世家卷之十七

史記抄吳太伯世家卷之十七

史記抄吳太伯世家卷之十七

史記抄吳太伯世家卷之十七

史記抄卷之十八

齊太公世家

齊太公世家

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糾無知秋服

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

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

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

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

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

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十二年

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

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

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

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

游姑夢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

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屐反而鞭主屐者第三百第出

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官逢

主屐弗第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

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舍弗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戶

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

史記抄吳太伯世家卷之十七

史記抄吳太伯世家卷之十七

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
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
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
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
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
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
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
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
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侯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
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
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
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遂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
已入高侯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鈞佯死以誤管仲
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
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管歸道齊
遺書魯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譬
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聞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
於笙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
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
以堵君君將治齊即高侯與叔牙足也君且欲稱王非

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
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
鮑叔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齊後而見桓公桓公
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照朋高侯
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賄貧弱祿
賢能齊人皆詭二年伐莒桓公于奔莒初桓公亡時過
鄭鄭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齊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
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
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
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
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
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
侯聞之皆倍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
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
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
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
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人
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大饗
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成
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

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潘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十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與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與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于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舍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歲

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于夷晉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強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至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

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
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二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
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奸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
人次五公子年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
生孝公昭葛廐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
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
有寵於衛共姬因管仲豎刀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
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
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刀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
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
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
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夜歛
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
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
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
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走宋宋遂
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
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
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助已
齊也宋襄公方入孝公千乘而奔公夏宋襄公卒

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
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廐昭
公元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
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散十二年
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于舍立為齊君舍之母
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
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于舍立
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
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
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畢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
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官使庸職驂乘五
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于戎曰奪妻者
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
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
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
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
攻殺之埋之於北門晉趙衰弑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
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
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
鄭鄭伯奔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

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父。」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囚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于靡笄。丑父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屢。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敗。」言疾，恐懼士卒，願于忍之。遂復戰。傷晉將士，意戰齊急。丑父恐齊王得乃易處，頃公為右。黃屋之意，車結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之，丑父曰：『代君死而見侮，後人臣無忠其君者。』夫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令齊東畝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于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死。圍薄姑，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

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初，靈公取魯女生于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瀆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為內應，以與驪之。上太行入孟門，樂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聞莊公。實告官者，賈舉舉復侍為崔杼間，公以報怨。五月，晉子朝齊齊以甲戌襲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墮臣爭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

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闢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驍曰晏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慶封慶封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嬖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舍慶舍用政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

史記卷之八十八 齊世家

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從郭莊公伐崔杼尸於市以誅衆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潤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齊太公世家畢

史記卷之八十八 齊世家

十一 一百一十

史記抄卷之十九

衛康叔世家

篇中次宣公奪太子伋妻因驍子別
諱而殺之而子壽及子伋皆死康叔
公康公人派弟太息矣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父尚有卅季卅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王周公旦以成王命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南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大謠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

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為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爭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墓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二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公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碯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第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第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第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碯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瑤公及孔父十年

晉曲沃莊伯殺其君哀侯十八年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譏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併殺太子伋以報宣公生而子壽又過之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譏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

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奔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為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亦立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丘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譏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燮為衛君是為文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燮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公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人

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衛
得不死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
假出奔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
秦穆公卒十六年齊祁歐弑其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
卒子穆公邀立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
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
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衍
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致琴妾不善曹告之
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告曹三百八年諫公戒孫文
子甯惠子食皆往日肝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十從之
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
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筮三百乃歌
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
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
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殤公秋
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
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
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
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
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

三年是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鮪曰衛多君子
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爲驪馨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
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
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
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
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
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
子於是乃立元爲嗣是爲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
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十一年入三十八
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防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
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
徒戲陽邀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
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
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郢
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死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
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
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
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
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
夷經歸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不得入

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
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
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十二
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慚孔氏之豎溲良
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慚母太子在宿慚母使良
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
免子三死毋所與與之盟許以慚母為妻閏月良夫
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羅御
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審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
氏既食慚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假從之伯姬
切慚於廁疆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審將子飲酒炙未熟
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輒奔魯
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
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
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子路曰是公
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
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慚雖殺之必或繼之且
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
驥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
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

惺竟立太子蒯聵是為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
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
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群臣欲作亂乃止一年魯孔丘卒
二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為是戎州病之十月
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衛人立公
子斑師為衛君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衛
君起元年衛石曼卿遂其君起奔齊 衛出公輒自齊
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
元年實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
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
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昭公二十
年公子慶弑之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
公而代立是為愍公愍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愍公
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
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
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
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
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為元君
元君為魏壻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
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二十五年元

君卒子君角立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

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第
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
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
相滅亦獨何哉似申生無後天

衛康叔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十九

九

史記抄卷之二十

晉世家

晉本大國而史次晉武公以及獻公之立
世系甚明而獻公感於嬖嬖五公子相繼爭
立而晉不絕者如帶矣文公末年得復國而
以伯天下景景屬中才之主然因遺孽又
多而死國遂分於六卿以亡悲夫○史次大略
故文多可觀覽云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
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
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
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則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
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
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
子燮是為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子服人是為
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侯子宜曰是為靖侯靖侯已
恭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
周厲王迷或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
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
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簪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
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
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

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
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
能母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
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
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
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
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晉君都
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桓叔桓叔
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
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
欒氏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殺兵
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
孝侯諱欒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翼代桓叔是為曲
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
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郤為君是
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
鄂侯卒乃與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
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
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
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

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
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
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
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
侯弟緡為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
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
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
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
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
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
穆侯魯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
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輔
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
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
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
幸之八年士蒍說公曰故晉之憂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
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
子既亡奔號號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弑號士蒍
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公子乃曰
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

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

史記抄

卷之二十

四

子孫

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日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晉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

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號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號取其下陽以歸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

史記抄

卷之二十

五

子孫

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

諫其傳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千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居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醉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入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諸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蒍爲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蒍士蒍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居保其城二十一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袂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號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號公醜奔周還襲滅虞虞

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勝秦穆姬而脩成紀荀息棄所遺庫屈產之乘馬秦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夷吾欲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代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鵠秦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壤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累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于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三公子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於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殺悼子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荀息之謂平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爲禍

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異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邲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夷吾背義能無亡乎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邲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

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兒乃譴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邲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千三子曰幣厚言耳此必邲鄭賣我於秦遂殺邲鄭及里克邲鄭之黨七與大夫邲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與大夫國人附二年周使召公過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議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當流行國家代有救畜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邲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號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

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言公曰鄭不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爲右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輔原惠公馬驚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執射爲右輅秦穆公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爲繆公夫人妻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曰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我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覬之七年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姜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

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嬖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孤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孤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孤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入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三十二年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諂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獲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袂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

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癸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又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栢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史記抄卷之二十一

會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鸛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

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鸛乃私遺重耳食置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早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殺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壤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

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樂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及國為內應其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一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二月辛丑晉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穀欒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于

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脩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者若何對曰言身之過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

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然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躬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孤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趙衰舉卻穀將中軍卻縠佐之使孤偃將上軍孤毛佐之命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

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公子買守衛楚故衛不平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曹曹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過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交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惡之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已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衛雍作王宮于踐

史記抄 卷之十
上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與鄭伯盟五月
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
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玃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璜虎賁
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
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
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求其位位於是晉文
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晉焚楚軍火數日不
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
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
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賁子玉子玉自殺
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
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北歸國行賞孤偃爲首或曰城
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
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
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
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
襄王待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
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待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
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
若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

史記抄 卷之十
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會伯於是晉始作三行荀林父將
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共圍
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
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
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
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辭鄭得爲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
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
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
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
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
而去晉先軫因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樂枝曰
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
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四月敗秦師于殽晉三
將孟明視西乞弼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
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
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
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
歸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
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韓王官役也六年
趙衰成子樂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趙盾代趙衰執政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羸壁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羸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頻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村吾受其賜不村吾怨乎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皆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於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以兵拒秦之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舍孤先茂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亳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郛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墨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

患隱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及晉降秦秦使趙盾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彈欽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奔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盾圍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昧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宣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昧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鵠徇名教明為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進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淮南子曰趙宣孟活餓人明亦因亡去盾遂奔宋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

弑易。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奔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虜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樂書先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渡河。楚已服鄭，欲飲馬於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其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主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

河上恐誅，先穀計之，謂晉遂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殺穀。先穀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欲救之，伯宗謀曰：「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為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衛使恥，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然，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驪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乃使郤克樂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躒趙盾趙旃皆

為卿智肇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晉怒去
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
也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
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
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
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
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
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
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
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隊虜其將成差五年三
郤譏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
公六年春鄭僂晉與楚盟晉怒樂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
請公欲還卻至曰發兵誅逆見穰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
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拊循
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
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
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童與卻至有怨及樂書又怨卻
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

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
以事不成厲公告樂書樂書曰其殆有失願公試使人
之周微考之果使卻至於周樂書又使公子周見卻至
卻至不知見賣也厲公賂之信然遂悉卻至欲殺之八
年厲公微與姬飲卻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卻至射殺
宦者公怒曰季子欺子將誅三卻未發也卻錡欲攻公
曰我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
詐亂矣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
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卻胥童因以劫樂書中行偃子
駒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
遂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樂書等以誅卻氏罪大
矣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
卯厲公游匠驪氏樂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
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
元年正月庚申樂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厲
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雖
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
位悼公周者其大夫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
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
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

人自以疎遠母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祭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遂不臣者七人循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于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月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棧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逐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樂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樂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樂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不戍平公欲自殺范欒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樂普孫也其入絳與欒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

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欒子欒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聞晉陽荀欒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黃

趙鞅時從卒長吳三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立
簡公弟驚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
子出公鑒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
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
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
是為哀公哀公大夫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戴子
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
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
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疆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
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
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
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
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
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
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頤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
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
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
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
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弑其

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
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晉世家

史記抄卷之二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

越王本末以平約發憤於亡其國而伯諸侯情事多使使其國不克

道而范蠡事于越三易名候時逐利者妄也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

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

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

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

乃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

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射傷吳

王闔廬聞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

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

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

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

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發

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於會

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

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

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

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臣勾踐也

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

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

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

貪請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

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

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

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

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

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

若反國將為亂吳王不聽子胥救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

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知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

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

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友國乃苦身焦思置

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

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

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

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新附百姓蠡

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

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附

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達同諫曰國新附

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具懼則懼必難必至且

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其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固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讓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負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及怨王王不備伍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也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往而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請

者舉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樓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帶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素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放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悔之乃使人謂吳王曰昔置王甬東君百王謝曰吾老矣不君王遂自縊乃蔽其面曰面以見子胥也

閔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俗
東越閔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
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
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
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
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
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處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
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
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
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獨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
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
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
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
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
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
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
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
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
天下稱陶朱公序朱公居陶以下千年來獨朱公居陶
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

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
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遺其少
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
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
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
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
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
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
門所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
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
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
困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事之及朱公進
金非有意愛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
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柄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
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
楚王言某星宿集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
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
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
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當封三錢之府昨
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

虛弃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
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第令議曰放故辭生去莊生
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眾金長男即入室取
金持去獨自歎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
臣前言某是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
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
故王非能恤楚國而放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
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今論殺
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
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
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
為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卑堅驪良
遂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
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弃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
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
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
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
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此觀快國以
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

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越王勾踐世家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抄卷二十二

趙世家

趙世家趙世家以趙表所由始及所由中絕典簡

所北都林胡樓煩代中山以西通雲中九原於
以竟秦可謂其武矣惜也不幸中覺而沮至於
兩立公子分王其地遂亡沙丘宮建夫。約後
以攻秦及庫頗蘭州趙趙者李牧并平原君之
事各見本傳故
於世家不及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
有子二人而其命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
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
成王是為宅車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
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驪綠耳獻之
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
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
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
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驪宣王奄父生叔
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
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以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風晉
獻公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風為將伐霍霍公求奔齊
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風召霍君於齊復之
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獲晉獻公賜趙風耿風趙氏
當魯閔公元年也共孟生襄字子餘趙襄卜

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
驪姬之亂出奔趙襄從翟代唐咎如得二女翟以其
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襄而生晉少重耳在晉時趙襄
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
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襄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
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襄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襄既反
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
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襄卒諡為成季趙盾代
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
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
啼泣煩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
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謀之廼遂立太子是為靈公
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
自衛國以晉多難而欲立非襄公之命不可及其
自衛國之秦已而因太子母所請後自為拒之秦太子
與襄公得立焉知其不與有相銷焉乎而與日與之
襄公出秦遠矣以臣之益專輔君之益驕而又驕驕
失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驕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
膾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
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餚人及打收盾盾以得亡
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
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

故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趙盾不越境可也及不討其君而僭然於群卿大夫士之上可乎哉晉景公時而趙盾本諡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有偏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事諸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君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官中夫人置兒絝巾視曰趙盾

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疆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長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官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害我終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隱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而石而匿之官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

將而見趙趙拔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官之
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
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
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
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
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官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
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
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
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
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
自縊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趙武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樂書畏及
乃遂殺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為悼公晉由此
大夫稍張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
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
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諡
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
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
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後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
子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九年簡子將

合諸侯成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第子朝之故
也晉頃公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
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
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
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晉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
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
痛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
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
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
而藏之秦藏於其外秦獻公之亂支公之霸而襄公敗
秦師於殽而歸繆公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
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
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
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黑龍我又射之中黑龍死帝甚
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
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
厥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
虞舜之敷道余將以其曾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
于受道而書藏之以福焉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

萬敵他月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乃之
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開簡子召之曰請
吾有所見乎斯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
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
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
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
君滅二卿夫熊與羆其祖也范氏中行氏之祖也趙
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簡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
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
帝獨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
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
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
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
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
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
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
子母卿母卿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
母與卿母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
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卿最貴簡子乃告諸子曰
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

所得母卿果得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卿曰從常山
上降鐵伐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卿果賢乃廢太子伯
魯而以母卿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
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
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
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
立趙鞅也趙鞅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
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
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
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皋
繹代之荀繹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殆亂者死今三臣
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繹韓不
佞魏襄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
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下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
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
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
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
患之安子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
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車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
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

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
請畢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
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
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
陽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君戚晉定公二十一
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
文子蒯聵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
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
年定公與吳汪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
吳具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
歲越王勾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
使太子毋卹將蒞鄭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
臣請死之母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諒然亦愾知
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
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
趙襄子元年趙圖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陸閭吳王襄子
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
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除令宰人各以
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

天摩筭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筭之山遂以
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
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
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
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魯孫驕是驕驕
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
聞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
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
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
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脩有朱書曰
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
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
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鬚髮龍大臂大脰脰下
而焉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澗諸路南伐晉別北
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
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
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
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
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
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

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強
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
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
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
浣立為太子趙襄子舍其子而立兄之子浣亦襄子立
三十三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年襄子
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
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
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
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
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
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
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
與君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
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
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
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
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
仲曰方便擇其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
道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

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
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
為內史公仲止歌者田而進三子有古大臣賜相國衣
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
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
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
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夷臺築剛平以
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趙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
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
年與中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
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
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
午為相伐衛取卿邑七十三魏敗我蘭四年與秦戰高
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鄆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我長
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我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
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九年與齊戰
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
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
梁虜其太子庶魏敗我洧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
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

封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
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祿因以為梗
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
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
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緄與太子肅侯爭
立緄敗亡奔韓肅侯元年秦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
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
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
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
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
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
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祭長
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城未開決水
信臺沙也置即韓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莊與秦戰敗秦
殺莊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
桑丘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
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
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官武靈王少未能聽
父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二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冑
門我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鄆四年

與韓會于區鼠五年娶燕婦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
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合國人
謂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
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
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
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
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
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夢夢兮類若若
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贏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
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贏孟姚也孟姚
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
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履
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
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官召肥義與議天下
五日而舉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
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
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塗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
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
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
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昔

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程之利爲人臣者能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程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新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有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當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勦功也愚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開成事智者觀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制胡服使王綰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服之衆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厭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輕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

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署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繆調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衰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憐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袵跣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絁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下篇李武服其所明告庭臣者曰將以此伐中山卻林胡樓煩也然其雄心不獨爾觀其異日胡服西北秦胡地欲從漢中九原直襲秦不幸而詐為使者入秦卒為秦所害耳不然武靈王因而招胡地遠近引弓之國於以長驅秦知也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鄒微社稷之神靈則鄒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轅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鄰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而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辜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虛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充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已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

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其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泥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至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畧中山地至寧葭西畧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軍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興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鷓鴣之塞王軍取鄒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懷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具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父文王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

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太史公到此却點出秦王之心之所以故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史記卷之二十一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父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異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軌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馳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後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乎身且夫貞臣也難

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數臣在朝國之殘也護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爾得主而外爲暴矜今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速國今吾憂之夜不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史記卷之二十一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謝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轅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官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兌因圍主父富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

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
探爵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
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允專政畏誅故國主父主父私
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呂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
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
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而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
不痛乎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八年城南
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
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
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
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齊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
奉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
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擊齊人
患之蘇厲為齊遺趙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
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
鬼神也其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眾人善之
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然
秦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微兵於韓秦誠
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
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餌天下恐事之不

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
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
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
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
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敗祭器秦獨私之賦
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
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
鉅鹿欽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
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
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勾注之南非
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過於燕代馬
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王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
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
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
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
殉王之患而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振柔於
魏及至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伐而今乃抵事
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
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
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

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輒謝秦不擊齊
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
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後我兩城十
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
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
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
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
疫置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
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
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
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
封趙豹爲平陽君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
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二
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圖開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
軍開與下賜號爲馬服君二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
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
太后用軍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
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
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

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
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
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輩而行日食得毋寒
乎日恃粥耳日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置步日三四里
少益啻食和於身也太後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
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肯而臣衷竊憐
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
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
之太后日矣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
日婦人異其對日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
君太后日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
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
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
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日然左師
公日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
者乎日無有日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日老婦不聞也
日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
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需多也今
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
不及今會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

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
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於齊齊兵乃出于義聞之曰人主之于骨肉之親也
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
於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
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
繁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
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繁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
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愛
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能守上黨入
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
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
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其禍無
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
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
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厭其勞而趙
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能得之於彊
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
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
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

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
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
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
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
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
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
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
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
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
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
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
聽秦秦圍邯鄲武垣令傳豹王容蘇射中燕及燕地
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
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
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
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徙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
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府燒十四年平
原君趙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燕
王令丞相栗腹約驪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
曰趙氏壯者皆卒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

樂聞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
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
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
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卿泰將而攻代
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泰樂聞十六年廉頗圍燕
以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圖其
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
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亢汾門臨
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
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
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
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
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
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
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
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
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
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臯三年龐暖
將攻燕食其將劇辛四年龐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
秦藁不拔足時雖已解而龐暖何以能移攻齊取饒安

五年傅抵將居平邑廉令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
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
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
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邑報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
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爲武
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
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圯東西百
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
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
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
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爲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
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
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
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太史公
家國及王遷者以遷信讒誅將趙宗以廢蓋罪
之太史公凡于美刺相揭其要者此始一端耳

趙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三十三

魏世家

佐晉文公之伯者魏武襄公之伯者魏絳也及文侯則浸浸乎賢君矣然則事

卜子夏及段干木孔伋與共起事何以故事果無聞已而未造得一公子無忌然卒為魏言所間不得在國政而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象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修辱楊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

十一年曰晉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諡為昭子生魏羸羸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平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傳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憚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

生子瑩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門未嘗不執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親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

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第子二十六年號山崩遷河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伐我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釐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于滑使具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胥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比蘭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瑩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原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快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從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

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被也二年魏敗趙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堂九年伐敗韓于滄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雍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書隱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圖我襄陵築長城案周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其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欲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此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

軍消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秦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鄆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穰里子伐取我曲沃

走犀首岸門六年秦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
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
耳見衛君曰請罷衛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
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
趙斷羊腸拔闕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
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醢衛
不如以魏醢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
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
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醢衛
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
言醢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
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
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
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
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
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
曰奈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
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愛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
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
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

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
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
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重也以
魏之彊而三萬衆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
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
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
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
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卒我蒲反
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
十三年秦復卒我河外及封陵爲和哀王卒子昭王立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
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與秦河東
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
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
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
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
獨入臨淄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
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
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
梁下韓來救子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

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重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聖使欲重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最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鄭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罕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灌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是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

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出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约车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夫人大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圖而未殺范痤因上屋驕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范痤魏王曰善范痤因上書信陵君曰臣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范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

王曰千年以來絕調之文絕世之算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矣
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
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
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
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
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
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
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
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有彊秦之親
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
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以下指攻
後兵不伐楚與趙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魏而攻彊趙是復
閔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金水
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
道汝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
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
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
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以下專指秦之
魏代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垵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
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焚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

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業陽
陽與武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
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大憎韓不愛安陵
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
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
軍以至於今以下並論韓未亡而秦七攻魏五入圍中
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圖
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
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
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
山而闡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以下
秦之禍必烈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
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
爲天下爲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
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
王以下幾說縱韓及楚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
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
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
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審使道
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

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長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德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長。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秦。韓秦乃止增。三十一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遣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大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魏世家

史記抄卷之二十四

田敬仲完世家。完。田齊世家太史公前其然。仲。宮中者不。禁。幸有七十餘男。而田氏之宗。亂矣。之入也。母于。藏於。秦之。賊。而。天下。失。四十。年。不。被。兵。而。秦。且。併。天。下。矣。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上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教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鳩。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

妻完完之奔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諡為敬仲仲
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古人稱改姓者此田穉孟夷生潛
孟莊田潛孟莊生文子湏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
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
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
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
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
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衆
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以晏
子又得君之事而景公賢君也卒不能損田
氏之權此可見天心所移人未如之何也已而使於
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
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
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
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
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
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
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
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
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
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

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
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
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
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
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室中
置坐中央發臺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謂將
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
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
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
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
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事齊政四
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
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
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
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
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執
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
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
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
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

弗先禍及矢子我舍公官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舉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簡公曰蚤從御執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鷺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曹操之司馬昭父子之於魏則至琅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裕之於晉以下並本此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明帝通和而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之宗生襄子相齊常謚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繁其技固其黨與四世而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其地后滅姜齊而田齊因以立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

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四年伐晉毀黃城陽狐明年伐魯魯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執與晚救之賜忌曰不牾救段于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周齊夾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

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
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
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
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
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辜吾左右以求譽也
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
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
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
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
鄒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
是齊國愛懼人人不敢歸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
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驕忌子以鼓琴見威王
威王說而舍之右室湏臾王鼓琴驕忌子推戶入曰善
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
知其善也驕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
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醇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
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
曰善語音驕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
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
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

驕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
相也攫之深而醇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
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
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驕忌子見三月
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
驕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驕忌
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之善為說也淳于髡曰
掃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驕忌子曰謹
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
而不能傳合疏驕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
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驕忌子曰謹
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
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驕忌子曰謹
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
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
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某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
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
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之論寶其梁
誠遠矣所以能伯梁
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

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狄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憚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驕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驕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死而命在公矣功之謂也近代卒相往往以此爲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

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宋成侯不勝而奔戰國策所載戰功不待入齊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驕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失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伐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期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孫臏之謀巧於借魏之兵而因自爲功矣齊威太子申即桓公五年田忌思所不救韓於以魏楚趙之起兵救而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駟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

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後下學士復盛且數百人
氏且結而不用宣王所始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
者聲名耳而非其實也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
嬰于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
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亂馬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謂
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
以韓魏齊秦楚五國爲掌上丸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
張儀曰者秦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
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
魏氏轉韓從秦秦遂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
史記卷之五也田軫曰秦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
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焉
因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
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
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
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代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
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
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
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
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

而兵有秦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
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
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
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
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
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
年歸涇陽君于秦
史記卷之五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
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
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
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
史記卷之五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
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
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
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
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
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
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魏與伐宋宋之利王曰伐宋
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
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宋之利故願王
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

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自齊王以後齊多難而太史公本戰國策詳以如虛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謝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

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齊之疆所以之師而東舉之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以走齊王於燕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齊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攝臣而共具滑王不逐以尤有衛衛人侵之滑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魯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滑王淖齒遂殺滑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滑王之過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宮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之私通焉淖齒既以去宮宮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滑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滑王子也於是宮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宮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宮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親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親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宮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獨齊封田單為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則退兵不親遠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并

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
 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
 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強秦之兵不務為此
 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周子之言甚痛惜
 人之購卒不救趙而下系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其
 卒王建朝秦其年秦滅其國也而其事秦虜齊王
 猶可緊歎而太息也悲夫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
 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
 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
 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
 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
 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
 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
 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一併於秦秦王政
 立號爲皇帝始皇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遷
 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
 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後勝相齊多受秦間金
 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
 孫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以五
 秦兵卒入臨淄民懷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
 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

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
 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
 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
 二君專齊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連厭兆祥云

田敬仲完世家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五

史記抄卷之二十五

陳涉世家二人同起并為一傳。看此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大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間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秦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具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此敎能動人耳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

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志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奔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新藉第令毋斂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湖下乃令將離人蔣嬰將兵徇蕪湖以東攻鉅野苦柘蕪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蕪湖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華榮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皆屬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項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圖榮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榮陽兵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

爲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耶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軍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耶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耶擊大破之周文奔到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比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比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擊燕王毋殺家屬歸

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人田儋殺狄人自立爲齊王以齊及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是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具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鄆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銓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銓人董繆符雞人朱離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鄆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鄆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惡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

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鴈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荊陽謚曰隱王陳王故沛人將軍呂臣為倉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分力俱進齊王曰聞陳不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王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儼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鄆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九月六日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陳扣軍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順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顯妄言輕威陳王

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

陳涉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二十六

齊悼惠王世家

漢書本此篇全文其叙七王處廢與附有次第而生色少不如史記

烟波可愛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勲計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解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鄭侯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邯鄲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見子畜之笑曰顧而

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蹠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許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虎符將驗也而相君圖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圖王官勃既將兵使圖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齊王弟興居王一著甚孟哀已而與大史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見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言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

幸之臨前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濞既見欺不得友國乃誅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遣諸侯王書曰高皇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柔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忠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廢成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家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若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貲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運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

待約朱虛所以自衛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鉤惡矣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天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自滎陽起至齊止魏勃只是計使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繇是爲孝

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後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間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及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命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見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

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樂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於漢從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國

故以燕威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軍事決澤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令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威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

威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

七

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入於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置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以前齊始末已完以後後居志齊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西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甲歷東王雄七王興廢次第矣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官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帝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

城陽凡二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爲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爲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爲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專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時朱虛侯功尤大前盡以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細其功朱虛東牟二侯有功王室安得以功故細其功欲立齊之故其功是自此亂階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與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於漢爲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勦侯孝文帝十六年爲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

郡地入於漢舊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

六年為舊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齊天子因

徙濟北王志王舊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

北舊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舊川凡立三十五年

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

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

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

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

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於漢為膠

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

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於漢

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

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

分裂固其理也

齊悼惠王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二十七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

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

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

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

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

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

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

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

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

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

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

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

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

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

漢書載蕭何蕭王王漢中一段甚關中事計戶口轉

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道去何常與關中卒取補缺上以

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

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

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見
第能勝兵者悉諸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其計漢
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
歲餘功不啻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酈侯所食邑多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
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
墨議論不戰顧及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
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免者狗也而
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
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
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
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秦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
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按功臣多封蕭
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張敖
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
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
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
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
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

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案何欲以一旦之
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
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
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
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
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錄咸陽時何送
我得蕭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綸及高祖自將至邯鄲
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問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
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
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
平陽侯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食種瓜於長
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
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
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
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
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
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
瓘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
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

附君常復孽孽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
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貨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
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詔上罷布軍歸民道遊行上書言
相國賤贖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
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
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
收粟為食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買人財物乃為請
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
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
善居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買堅金而為民請吾苑
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
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買人錢乎且
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
國守關中挫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
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
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
擇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
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
桀紂王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

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
曰曹參何如何頃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
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
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為文終侯後嗣以
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報復求何後封續鄭侯功臣莫
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
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
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
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蕭相國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二十八

曹參世家曹參功名與蕭何為終始故首尾世家稱蕭何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吏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破之。取碭，孤父初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虛，擊章邯軍，斬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收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收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成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軍，破之。圍趙，責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從攻陽武，下轅轅侯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戶北破之。從南攻擊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軍，蓋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還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糜，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壞東及高，操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擊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毋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戚安君，而今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

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繆陰平原兩虜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繆繆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都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以上詳次戰功以下詳相齊及代蕭何為相相國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為其治要用黃

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何之公者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蕭何之微時雅善而及為將相有卻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東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蕭何之臨沒而獨薦參參之所以預知蕭何日夜去之而必以薦者以兩人同得黃老之旨故也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聞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窋二

百曰遷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

曰與窟胡治平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

察聖武就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

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

也通蕭何與參野戰之功今御史紀功則蕭何之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

守職運而勿失不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

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窟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

法類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平陽侯宿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

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

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瘳歸國立二十三

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

年卒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

除此語參看參之所以守蕭何法故於此自願放免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

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

參為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

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曹參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二十九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

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

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僅三百人

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

五世相韓故盧大經曰張子房欲為韓報仇乃捐金募

其刺客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

陳勝吳廣田儼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韓祖國之魄

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之力也其間係宜小哉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

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

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

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

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飲之為其老彊忍

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

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

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

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

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備殺人之徒，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西逐屬焉。沛公拜良為副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羽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實賢，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留壁者，嚴我陣，食者以備不時之需也。張旗幟諸山，其耳目而分其兵也。以重寶，言秦將者，解之使懈也。懈則擊而勝也。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鄼食其持重寶，嚮秦將果呼欲連和，俱西襲

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遣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佐項羽，羽曰：沛公曰：敝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實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玉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道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

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是時諸侯王初各分地而王而楚之所首忌者漢王也故一則燒殺項以堅其不乃為西顧之心一則故遺田榮反書以促其北濟之戰使良遂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越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子房自此以前種種為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越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齊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太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等人物須千古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太史公見得分明故就傳如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一生得力在此太史公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愛與鄉食其謀燒楚糧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

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燒楚糧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距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嚴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

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見立六國後一節陳涉始亂時分兵掃秦敵可也至是時則諸侯王已各裂土而守而漢且定三秦東下矣所兩爭者獨楚耳撓楚權而假六國後是以盡虎漢王輟約而欲舉人也何乎哉子房入難亦非透頭論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一在淮陰事一在項籍事此之所以亡其國盡之矣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聞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

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封爵賞賚故人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愚竊論沙中偶語未必謀反也謀反則人人自堅矣遂封雍齒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

開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道引者子房於功社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用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滛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

史記抄留侯

卷之五十九

史記抄留侯

君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君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黑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望子固不足道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以太子監兵關中尉國本也表朝成祖其征胡亦以太子監國即做此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念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顏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

史記抄留侯

卷之五十九

史記抄留侯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
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
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
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
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尚
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
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
計馬邑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
亡故不著可見史所載者少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
韓賊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秦天下振動今以三
史記留侯世家卷之十九
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良足矣
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托而達也乃學辟穀道
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
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
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
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
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沒此一段則篇首見下
合微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
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

老父予書亦可怪矣此上老人出太公兵書一節或子
半信半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
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
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
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清室

留侯世家畢

史記

卷之十九

史記抄卷之三十

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世家本陳平中所得其簡故錄以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亦耻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傭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女乎負曰：「人固有好奇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平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率皆便有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

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越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羽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讓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畏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王耳，其中未必有也。」韓侯始說平已而卒結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

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
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
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陳魏無知無
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
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
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成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
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護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
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
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
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
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舉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
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
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
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
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
恭敬愛人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
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
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
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資

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願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
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
出指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
意思信諛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
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其出入
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
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
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
疑之使使至漢漢王以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
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
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
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
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
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一千人滎陽城東門楚
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
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
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
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
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滅荼漢六年人有上書
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

而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請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韓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母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開氏圖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

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報蓋邑六益封奇計或頗私世莫能聞也太史公揚平六出奇計以予觀之平足智多謀無往非計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嬃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轡檻車傳請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嬃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故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

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尤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史記抄補卷之三十王陵曰不可問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頤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譏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頤於陳平曰計之功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頤之譏也呂太后

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合謀卒誅諸呂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君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史記抄補卷之三十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君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疆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吾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

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而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紜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史記抄卷之三十一

陳丞相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三十一

絳侯周勃世家

太史公作史記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破之魏地攻夷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葛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秦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縱氏絕河津擊趙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關章邯廢丘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峽關轉

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教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四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維陽櫟陽賜與穎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賜爵列侯剖符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砮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絛

史記抄用字卷之三十一
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困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尉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

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請特赦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為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緊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胃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重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

史記抄用字卷之三十一
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請特赦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為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緊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胃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重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

小縣顧欲及邪文帝既見絳侯傲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東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人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人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

軍約軍中不得驛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梁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陳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虜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

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吳王與太尉有郤歸後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果太子丞相國事之不得景帝由此蹶之而樂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實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齊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敵無切肉又不置樽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樽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字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

聞上上下下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諸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絳侯果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封而棄之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絳侯周勃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三十二

三王世家 漢之朝議
公移如此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跪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敗樂損節實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大常臣充太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敗樂損節實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

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宜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謹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臣且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天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傅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成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千鄴夷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

世臣請立臣閑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繼繼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與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

窮減戌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閑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大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閑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身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詩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下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閑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

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
王曰於戲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
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
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德不滅乃凶而國害于爾躬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
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史記抄卷之三十三
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董弼氏虐老獸心侵犯
寇盜加以姦巧違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厥罪萬夫長
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董弼徙域北州以
綏悉爾心毋作怨毋悞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
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
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
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

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偏好佚毋邇宵人維法
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
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
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強而王室安自古至
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
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大諱爛然甚可
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史記抄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六

齊世家

三王世家終

史記抄卷之三十三

伯夷傳以義論事

大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于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下賄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饑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

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

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

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夭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

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

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

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

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其惑焉

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

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

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

考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

伯夷傳畢

史記抄卷之三十四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
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
車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糾糾
死管仲因馬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
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
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
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
史記抄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
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
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
我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予孫世祿于齊有封
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
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
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
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
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

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嘗怒少姬南嬰蔡管仲因而伐
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
金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
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
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
其政常彊于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
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
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衛命
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
史記抄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縲
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
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
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
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客晏子
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
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
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
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

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

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太史公作春秋戰國史本書所目載與戰之左傳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策中凡盛衍于世者皆不論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

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

謂千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抄卷之三十四

三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老莊申韓列傳太史公合老莊申韓為一家而推老莊為深遠大較得之然其說不實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

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

為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子龍吾不能知其

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闕關

今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

亦楚人也史遷去孔子未五百年而老萊與孔子遊已不能定其本末如此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

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

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史記抄卷之三十五

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官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細儒學儒學亦細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太史公於莊子之學未必知其文自漢官可變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胼胝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

系子之為者空語無事實然善屬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恣以適

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濁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中不害者京人也序序廉少獨非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

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學荀卿

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欲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于非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黨而加之于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使者以武化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悲廉直不害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于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

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千萬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千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舉以密

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隱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

史記抄卷之三十

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
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纔有所出事適自以為為也故說
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
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與之論細人則
以為齟齬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害已
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傳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
意則曰怯懦而不盡屬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
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
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
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
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
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深深計
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
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
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
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任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
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
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
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開其思曰

胡可伐迺殺開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
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
其知皆當矣然而以者為殺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
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于衛公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
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間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
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
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
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
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于初也前見賢而
後復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于主則知當而加親見
憎于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
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
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
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
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
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
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
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
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

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
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
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
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
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微少恩
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史記抄卷之三十六

老莊申韓畢

六

史記抄卷之三十六

司馬穰苴傳別將帥以兵法為一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
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
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策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
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并燕晉之師穰苴曰
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
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
於是景公許之使穰苴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
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
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
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
既定夕時穰苴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
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
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
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
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
當斬莊賈穰苴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
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
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

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人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大舍井龍飲食問疾醫藥身自將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半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請於景公景公退穰苴直發疾而死田乞史記抄卷之三十七

田乞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置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開闢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史記抄卷之三十七

史記抄卷之三十七

孫吳列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東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東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東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于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于是孫子使使報吳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言于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

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自餘歲有孫臏
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
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
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
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
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將田忌善而客待
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
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_且重射臣能令
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反臨質_對孫
子曰今以君之下驕與彼上驕取君上驕與彼中驕取君
中驕與彼下驕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
王千金_三駒之說可以逐射而不可以治_{軍旅蘇老泉引之以論將界非也}於是忌進孫子
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
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
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
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闕者不搏機批
尤構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
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
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
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

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
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
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
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
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
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
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
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
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
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
軍萬弩俱發孫臏乘龐涓與韓信背水陣則不可誘之空壁
而出逐空壁而出逐則夜半所遺二千人間道而伏於壁
之旁者可以拔隨而後也漢陳彭越張敖走大梁且故知
龐涓之輕之而以齊兵為怯也日為竈則可以誘其輕
且怯我之心而借日片行以逐倍日之行以逐則多阻
隘彼且不及蒐而吾可為伏以獲之矣此等處雖是將
畧中所解藏于九天之上動于九地之下蓋不必矢石之
勝者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
堅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
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
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

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
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
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
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誓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
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
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
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吳且魯衛兄
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
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
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
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聚糧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
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
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
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
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軍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
流顧而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
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
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

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
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
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
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
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
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
實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拙吾下而位
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我文
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
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
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
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
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
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下
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
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
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
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

以懷養戰關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
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故楚之
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
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
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
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
多有故弗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
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滑明矣然不能發救
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
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史記抄卷之三十六

本

史記抄卷之三十六

吳起

史記抄卷之三十六

伍子胥傳

伍子胥傳凡二千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
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
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
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
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
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
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
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譖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
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
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
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
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譖太子於平王因
曰王獨奈何以譖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
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于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
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
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
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
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

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音能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譽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音貫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矣。伍尚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于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于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太子建之奔晉而歸以謀鄭。可謂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步走。幾不得脫。逾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渾梁氏俱。鍾離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于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妻。秦女生子。軫及平王。軫者。地也。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及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

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庸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庸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庸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鑿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魯擊王王走鄭國名郎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郎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基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

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稭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彌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晝夜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

獻遺太宰。詔太宰。詔既歎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詔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於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詔既與子胥有隙。因譏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大有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疆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輕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詔使人微伺之。其使子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諫臣詔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舍若父。顧自若未立時。諸公以下傳其子孫立我以死爭之。子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乎。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

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吳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下傳其子孫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詔。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爲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于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

開曰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
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事石乞曰事成爲卿
不成而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事石乞而求惠
主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
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蟪蛄黃雀小義雪大
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員寤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
忘臥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
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史記抄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八

八

子胥畢

史記抄卷之三十九

商君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
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音爲中庶子公叔座
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
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
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
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
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
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
見會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
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夫欲令
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
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
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
良久孝公時睡弗聽聽能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
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常道其志
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
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
而未入也請復見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

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軼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軼前以帝王二意實欲行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軼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軼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軼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而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于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史記抄商君 卷之三十六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桀不易禮而亡反古者

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闢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榮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秦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闢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為鞅為大良造○將兵國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關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徧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

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十桶橫衡丈
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刺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
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于馬陵虜其太
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
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
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
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
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
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
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
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
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
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
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
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
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
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人今
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
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

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
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
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
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
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
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
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
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
有之矣貌言華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
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穀大夫
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溺於
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
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
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
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
坐粟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
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
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穀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下也
因嬖人景監以為至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

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駁刑是積怨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撲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若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千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驕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郵勸

史記抄商君 卷之五十九

秦王顯嚴穴之上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日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若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從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

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實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

商君卑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遼東原南有
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
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
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獲
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
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
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
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
秦之所患者燕趙也燕趙之所患者秦也
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
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
矣渡漳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
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
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
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
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秦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
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
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
商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
君始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于前者今奉
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

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
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
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
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
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
異陰陽而已夫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
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
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
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
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
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
則割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
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執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
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
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
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當今之時
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
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
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
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

韓魏趙之南敵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
韓魏之傳音附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
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
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
王諸侯湯武之上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
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
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
於胸中矣豈拚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
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
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南而事
史記抄卷之四十一
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
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平
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竿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
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
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
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
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
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通質
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
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

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
其後韓守城卑魏塞其道趙涉河傳關燕出銳師以佐
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
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
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實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
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
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
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
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
史記抄卷之四十一
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會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
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
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
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
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子少府時力
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
遠者括蔽洞胃近者鏑矜心韓卒之劔戟皆出于冥山
棠谿墨陽合鐔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
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拔芮無不畢具以韓卒
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

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蓋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執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秦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鄒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東有淮潁潁南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固險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鞫音拘鞫音拘股股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林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耕東藩樂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敗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

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荅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秦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執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音縣秦何辜不伐將用斧柯前應不旋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敵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秦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敎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二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竿鼓瑟彈琴擊筑關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數萬人肩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

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慮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齊無足於秦故韓魏以事秦爲上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

史記抄卷一 卷之四十一

八

通鑑

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衛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衛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

史記抄卷一 卷之四十二

九

通鑑

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維陽車騎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貨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美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

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鳥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疆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馬行而疆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我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

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爲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愛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若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王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王父也於是乎詳作僞作而藥酒至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僞而獲酒上存王父子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遇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諱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廟宮室大花園以明得意欲破敗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

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秦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王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獲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圍樂五千衆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

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敵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奸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實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嘗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衆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萬衆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賈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警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

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王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衆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衆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專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質之秦挾質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霸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屣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

諸侯皆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主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得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至五渚寡人積甲死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地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戰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鉞戈在後決榮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

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爲寡人射其圉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戰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鄧郢郢苟利於楚寡人如自得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鄧郢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棘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龐則兼欺勇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鄧郢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二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固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蘇秦卑

史記抄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六

史記抄卷之四十一

史記抄卷之四十一

張儀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壁其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貴乎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盜反見辱於秦諸侯莫可幸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忍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陳秦之乃言趙主發金帛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卒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

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何故感怒君使臣陰來給君資蓋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噫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味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前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數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盡而壁若若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直蜀相攻擊各來生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韓各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據寶器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倫也敵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事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

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衆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率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絳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梁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梁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並其張儀

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
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
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
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
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
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
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
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
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
從者將以安社稷專主疆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
昆弟刑白馬以盟涇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
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
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
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
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
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
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
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
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高大之名而實空虚其卒雖

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
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
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
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
士莫不日夜搖尾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
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解解折
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碎
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
三歲而魏復肯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
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
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予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
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
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
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與師發兵得六
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
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地今閉
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秦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
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南

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
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
王曰願陳于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
儀厚賂之於是遂開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
至秦詳失綏國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
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
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秦邑
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
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
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
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
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
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
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
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
中之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王曰彼楚王怒
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
善新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
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
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因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

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
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
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
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
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
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毋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
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
死此謂張儀雖以相親與楚劫之以事秦而未始訟言乃
從人者之失也蘇秦死而儀之說遂絕廢於世矣乃
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九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
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山法令既明
士卒安雖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捲常山
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
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
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
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素
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
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
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貪而數舉兵
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戰栗不如者勿與
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王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

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楚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謂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

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亨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陳守微亭郭寒兒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跼蹐，音使俱跳躍也。料頭黃願奮戰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挾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

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疆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攻成臯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逆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魯王曰史記卷八十五天下疆國莫過齊者大臣父兄般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略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

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塞清河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有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駢馬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恐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忿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滎池願渡河踰渰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故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兄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池也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

先以聞於左右臣稱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滎池面
相見而口相結請索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
之時秦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結事寡人居屬師
傳不與國謀計先王素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
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
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
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
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
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
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噉反斗以擊之於
是酒酣樂進熱噉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
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
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恨秦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
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
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滎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
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
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
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
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
處雖大男子裁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

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歸報未
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
及卽位群臣多譏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
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
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
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
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
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
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
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車馬三
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
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
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
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
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
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
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
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
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

秦王以爲然故具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
果伐之是土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
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
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事寵張儀
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
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
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
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
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
忠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
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
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
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
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
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
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
飲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不信也
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
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

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止其王使人迎
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
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
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秦年
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
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
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
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
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之官對曰凡人
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
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秦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
曰善今韓魏相攻秦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
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王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
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
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
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
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而
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秦年不解是必大
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
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

國亡秦興兵而伐大趙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秦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諸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掠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市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辭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號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其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術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蘇秦張儀二傳并載國縱橫游說之詞雖以言言得所則故其失亦自有餘附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

史記抄卷之四十二

白起王翦傳

白起者郿人也太史公次白起戰功始末如掌然諱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歸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郢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二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二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

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縱氏闢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以下非起本將故也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斷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平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一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

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鄴野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國邯鄲立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能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邯鄲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

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軍入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貳代陵將入九月國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刎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荊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荊荆兵敗遂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

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潁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前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悻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灕上王翦行請笑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萬畝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怙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

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荊荆聞王
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
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
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
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
出乃引兵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
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
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
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
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
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
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
將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世者
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
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酈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
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
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建德固其根本
偷合取容以至塲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
彼各有所短也

起翦畢

史記抄卷之四十三

孟嘗君傳

孟嘗君有言曰讀孟嘗君傳能
令人好士而情誠然誠然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
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
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龍成侯實
田忌田忌懼韓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
成侯實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
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
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
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盟是歲梁
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
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
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
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
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
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
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
何也文頃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
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
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

子戶則立耳。耳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威王。威王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有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無所，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

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偏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君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少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所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

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
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
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逼韓魏今復攻秦以
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長
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韓魏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
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韓魏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
薛公必不攻秦以逼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
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韓魏以此惠秦秦
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
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
史記卷之四十五
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
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
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
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
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
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
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栗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
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劉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
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
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下將呂禮相齊欲困

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
聽親弗以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
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止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
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
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
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遣秦相穰侯魏冉
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
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
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譽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
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秦之疆秦必重子以
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秦子破齊以
爲功拔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
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
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
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走宮
逐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
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諸子
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子孟嘗絕嗣無後也以下食客之事與
別爲類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躡而見孟嘗君曰先生
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

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客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劍缺彈其劍而謂曰長劍歸來乎食無魚王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客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客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看春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音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謂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薛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

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馮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拍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拍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王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孟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轡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憑軾結轡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入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哉君急使使載幣陰迎

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幣，得復用主，齊君則雖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將士，馮軼結，刺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愚誠結刺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彊之咎。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名而後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嘆曰：「文者好客，遇客無所取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凡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

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含賜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過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太史公曰：「孟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間，止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可見好士而無所擇其禍至于身及百餘年而不衰

孟嘗君事

卷之四十五

九

史記抄卷之四十四

平原君虞卿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事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大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賢者樂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覺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平原君好士可記者衆獨法而君之後官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賢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賢子乃欲以士笑之故殺吾笑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嬖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嬖者笑人頭自造門進賢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國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美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

入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二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

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綰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

之時易聽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立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爲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與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若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辛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細公孫龍虞卿者游說之士也驢騘橋塞虞卿可見者只台從說趙楚齊以權秦一車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東甲而趙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

不布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
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
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
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
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
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有戰勝者皆在
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
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
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有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
敗趙國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
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
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
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
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
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
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
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
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
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
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

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
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
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
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
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
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
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
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
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
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不攻有以王之
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
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秦前功而挑秦禍也
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
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蓋彊之秦
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
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
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胡
孰言樓緩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
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用文伯母乎公用文伯仕於魯
病死女子為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

室傳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一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夫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音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有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八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于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于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于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

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令魏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家耶鄒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甘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平原傳畢

史記抄卷之四十五

信陵君傳信陵君是太史公傳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為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太史公品信陵君養士處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史記抄信陵君卷之四十五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於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

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故必立鄭其客謂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稱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解賓客賓客皆為酒醉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廉之為公子亦足矣廉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廉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廉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榮市人皆以廉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秦之降秦獨不憐公子

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東門見侯生且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遷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然公子過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廉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廉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止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義不

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猶子無兄弟歸養得還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鄴存趙太史公信陵所以得士譽廉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夾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

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
且矯魏王今奉青鄼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
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
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帶除自迎執王人之禮引
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事過以負於
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
也公子竟得趙趙王以鄼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
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
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
聞所在乃闚步往從此兩人游其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
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
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
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
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忘自在大梁時常聞此
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
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
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
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
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

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竟敢勸公子歸毛公薛
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
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
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請未及卒公子立變
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
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
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
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
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
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
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
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
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
使反間僞貨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
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
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
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
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
魏王屠大梁公子蒙驁之存亡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
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

布澤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嚴寬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信陵傳

史記抄卷之四十六

七

史記抄卷之四十六

春申君傳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舉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會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實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管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秦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大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番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陽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

合六聚而不敢掠王之威亦單夫王若能持功守威細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其章之彊衆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鈞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遂爲越王會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臺之下今王始是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趙魏免過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捐順首身分離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

故韓魏之不下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涇湖陵礪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動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許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猶患於是遑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秦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陰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成鄭梁氏之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于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秦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搗齊楚此四

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
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
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
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
平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
子得立其重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
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
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執慮之應侯以聞
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
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
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
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
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
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
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
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
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
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
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
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過齊

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
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
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
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
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國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
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
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趙平
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奔楚為
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三
千餘人其上客皆蹕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驚春申君相
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
西伐秦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
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外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蹙
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
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
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
今則不然魏且暮下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
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闢也楚於是
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衡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

於吳行相事參考列傳王無字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
進之其家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
不宜子恐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調歸故
失期遂請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
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婦人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
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
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
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
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人多失禮
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
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
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
也楚國豈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李園女弟謹舍而進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
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
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
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
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
之福不望而至者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

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君
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貴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
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
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
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
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操權而殺君以
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
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
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
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
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
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
朱英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
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
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
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
園施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春申君畢

之賢不足以當世賢賢者而不足以待待不不誠誠以
疑事疑事嘗嘗試試於於王王哉哉雖雖以以臣臣為為賤賤人人而而輕輕辱辱不不重重任任臣臣者
之無之反反復復於於王王邪邪且且臣臣聞聞周周有有砥砥礪礪宋宋有有結結綵綵梁梁有有蘇蘇秦
楚楚有有和和并并此此四四實實者者土土之之所所生生良良工工之之所所失失也也而而為為天天下
名名器器然然則則聖聖王王之之所所棄棄者者獨獨不不足足以以厚厚國國家家乎乎臣臣聞聞善善厚
家家者者取取之之於於國國善善厚厚國國者者取取之之於於諸諸侯侯天天下下有有明明主主則則諸
侯侯不不得得擅擅厚厚者者何何也也為為其其割割榮榮也也良良醫醫知知病病人人之之死死生生而
聖聖主主明明於於成成敗敗之之事事利利則則行行之之害害則則舍舍之之矣矣則則少少事事之之雖
舜舜禹禹復復生生弗弗能能改改已已語語之之至至者者臣臣不不敢敢載載之之於於書書也也不不足足聽聽也也意意者者臣臣愚愚而而不不概概於於王王心心邪邪亡亡其其言言臣臣者者賤
而而不不可可用用乎乎自自非非然然者者臣臣願願得得少少賜賜游游觀觀之之間間望望見見顏顏色色
一一語語無無効効請請伏伏斧斧質質於於是是秦秦昭昭王王大大說說乃乃謝謝王王稽稽使使以以傳
車車召召范范雎雎於於是是范范雎雎乃乃得得見見於於離離宮宮詳詳為為不不知知求求巷巷宮中
而而入入其其中中王王來來而而宦宦者者怒怒逐逐之之曰曰王王至至范范雎雎緣緣為為曰曰秦秦安
得得王王秦秦獨獨有有太太后后穰穰侯侯耳耳欲欲以以感感怒怒昭昭王王昭昭王王至至聞聞其其與
宦宦者者爭爭言言遂遂延延迎迎謝謝曰曰寡寡人人宜宜以以身身受受命命久久矣矣會會義義渠渠之
事事急急寡寡人人日日暮暮自自請請太太后后合合義義渠渠之之事事已已寡寡人人乃乃得得受受命
竊竊聞聞也也然然不不敏敏敬敬執執賓賓主主之之禮禮范范雎雎辭辭讓讓是是日日觀觀范范雎雎之
見見者者群群臣臣莫莫不不洒洒然然變變色色易易容容者者秦秦王王屏屏左左右右宮宮中中虛虛無
人人秦秦主主跪跪而而請請曰曰先先生生何何以以幸幸教教寡寡人人范范雎雎曰曰唯唯唯唯有有問

秦秦主主復復跪跪而而請請曰曰先先生生何何以以幸幸教教寡寡人人范范雎雎曰曰唯唯唯唯有有問
者者三三秦秦主主跪跪曰曰先先生生卒卒不不幸幸教教寡寡人人邪邪范范雎雎曰曰非非敢敢然然也
以以書書試試其其意意也也臣臣聞聞昔昔者者呂呂尚尚之之遇遇文文王王也也身身為為漁漁父
而而釣釣於於涓涓涓涓耳耳若若是是者者交交疎疎也也已已說說而而立立為為太太師師載載與與俱
歸歸者者其其言言深深也也故故文文王王遂遂收收功功於於呂呂尚尚而而卒卒主主天天下下鄉鄉使
文文王王疎疎呂呂尚尚而而不不與與深深言言是是周周無無天天子子之之德德而而文文武武無無與
成成其其王王業業也也今今臣臣羈羈旅旅之之臣臣也也交交疎疎於於王王而而所所願願陳陳者者皆
臣臣君君之之事事處處人人骨骨肉肉之之間間願願効効忠忠而而未未知知王王之之心心也也此
所以所以王王三三問問而而不不敢敢對對者者也也臣臣非非有有畏畏而而不不敢敢言言也也臣臣知
今日今日言言之之於於前前而而明日明日伏伏誅誅於於後後然然臣臣不不敢敢避避也也大大王王信
行行臣臣之之言言死死不不足足以以為為臣臣患患亡亡不不足足以以為為臣臣憂憂身身為為厲
被被髮髮為為狂狂不不足足以以為為臣臣耻耻於於以以深深入入而而國國要要之之可可謂謂破破天
戰戰國國集集能能舉舉耳耳且且以以五五帝帝之之聖聖焉焉而而死死三三王王之之仁仁焉焉而
死死五五霸霸之之賢賢焉焉而而死死烏烏獲獲任任鄙鄙之之力力焉焉而而死死成成荆荆孟孟賁賁慶
忌忌夏夏齊齊之之勇勇焉焉而而死死者者人人之之所所必必不不免免也也處處必必然然之之勢
可以可以少少補補於於秦秦此此臣臣之之所所大大願願也也臣臣又又何何患患哉哉伍伍子子齊齊棠
載載而而出出昭昭關關夜夜行行晝晝伏伏至至於於陵陵水水無無以以餽餽其其口口膝膝行行蒲蒲伏
稽稽首首肉肉袒袒鼓鼓腹腹吹吹鹿鹿乞乞食食於於吳吳市市卒卒與與吳吳國國閭閭閭閭為為伯伯使
臣臣得得盡盡謀謀如如伍伍子子胥胥加加之之以以幽幽囚囚終終身身不不復復見見是是臣臣之之說
行行也也臣臣又又何何憂憂乎乎接接與與漆漆身身為為厲厲被被髮髮為為狂狂無無益益於於王

假使臣得同行於天下，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一簡臣何患一簡臣何憂一簡臣何世而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遺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長太后之憂，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朋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生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而實於生秦王。臣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雖破，寡人豈不肖先生，乃幸甚幸甚。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生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雐拜秦王，亦拜范雐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泾渭，右隴蜀，左關阪，膏腴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闔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寒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有少蘇，右有繆，聽者范雐，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此三臣之術也。秦王曰：范雐之言，寡人聽之。於是穰侯罷相，范雐為相，左有少蘇，右有繆，聽者范雐，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此三臣之術也。

仰。此三臣之術也。又曰：先言外事，所以深因進曰：夫穰侯趙韓魏而攻齊，結善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攻者也。至不始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要，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疆則附，趙楚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附猶言和好之也。始而親韓魏者，陽子齊既已內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國者不我害也。此亦昭破韓之術也。未幾而韓魏收韓魏之兵，未嘗及魏之也。已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雐為客卿。

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換懷後二歲後
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
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
則已天下有變其為害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
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
王下兵而攻榮陽則鞏成阜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
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榮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
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固可應矣王曰善
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夫因請間說曰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
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
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
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
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
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
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夾制於諸侯制
符於天下政適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
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討曰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
其臣者卑其王崔杼淖齒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

於宿昔而死李兌趙囚王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
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
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
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下議上以成
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
諸大吏下至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
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
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
王乃得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
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開關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
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而穰侯之權以後漸衰矣
之報復觀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
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
魏親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
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
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
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賈須賈
意豪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
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
下之事皆決於相若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

謂於相君者故范睢曰王人翁皆知之唯睢亦得諷曉請
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折軸非大車駟馬吾固
不出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
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
須賈怪之至相舍問謂須賈曰待我為君先入通於相
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
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
君也須賈大驚自見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
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
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
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
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賣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却吳
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
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
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
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
死者以綈袍總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
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
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坐豆其前令兩黥

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
且屠大梁須賈歸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平原君所范
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
亦三官軍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
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
知者三也官軍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
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
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
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
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諸者非其內臣之意
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
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
飯之德必償睢耻之怨必報專要舉為睢之辱於魏齊力怨報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
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睢必報其
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
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
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
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
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

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
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
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于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
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
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
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
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
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
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
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
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
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
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指萬戶侯而問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
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
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
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
三年秦攻韓汾陞援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
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舍馬服子代庶頗將秦大破
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
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

趙應侯庸庸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
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
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
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
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
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
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
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
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
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如此結束如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
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特國秉政有之乎曰有
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居也鼻巨肩魁
頰感顴頤膝擊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盛
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
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
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
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
韓魏遇秦金帛於金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有重罪於

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
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
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
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
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
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
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
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
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
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
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
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
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
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
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
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
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
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
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

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
爲霸王稱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
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
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
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
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王聖臣賢
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
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
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
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
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
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
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
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
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
蔡澤少得問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
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
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大周公哉
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王慈
仁任忠悃厚故舊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

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故舊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然已譬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羣鵲爭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流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戮叱呼駭三軍然而身

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廉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澤若雲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越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懷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張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

謂信而不能誅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
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
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
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
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
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
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
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
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
授之退而嚴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
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
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夫易曰
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誅往而不能返
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
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足乃
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
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
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
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謂病
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見相昭王

史記卷四十七

七

范雎

范雎蔡澤畢

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蔡澤傳不詳其事東收周室
秦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
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
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韓侯侯子范雎
乃相危而不相備范雎之智士乎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
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
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爵族入秦繼踵取卿相
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
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
平史記卷四十七

史記抄卷之四十八

樂毅傳

讀樂毅傳今人頗生附屬為之憤慨而流涕云○戰國策本文好而太史公儘力摹寫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僻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東史抄樂毅之為人千歲以燕客遇之不及報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後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莫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今趙魏開秦以伐齊之利趙及楚魏之說不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遂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樂毅能入

燕而連五國之兵卒以破齊者固其計畫和以齊故嘗以兵凌五國而乘取國樂毅故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于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中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而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樂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收齊國復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于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亡軍失將破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家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

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謀寡人之便驕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相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先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太史公前紀樂毅人燕本末甚詳故于報之書如對鏡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之心故假節于趙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廟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精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且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命起立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

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太史公前紀樂毅人燕本末甚詳故于報之書如對鏡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于春秋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眾之疆國收入百歲之蓄積及至素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爾雖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于閭閻而吳王遂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賜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審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王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數言即墨不下似失之恐教亦不能無失矣而足供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

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鄒食。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忘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諍，不相盡以告鄰里。二君寡人不為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漢高帝心所嚴事孔子而號曰華成君華成君下信陵樂毅兩人而已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

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樂臣公以下太史公以文為感處於樂氏特明其世系而已然亦太史公故好黃老本旨

樂毅畢

史記抄卷之四十九

廉頗藺相如傳

兩人為一傳中復附趙者已而復續以李牧為四人傳。須詳太史公以四人線索纒知趙之興亡矣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君之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與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

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堂上，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非太史公不能信。此神也。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驕，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戒五日。令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赭，關三木，從徑道亡，

歸壁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蘭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于王而有趙故令人持壁歸聞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壁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壁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壁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壁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子秦壁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池趙王畏秦欲毋行燕頗蘭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燕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渑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前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樂請奉盆鈺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

前進饒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饒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慚爲一擊饒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鈺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頗君宜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蘭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爲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蘭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

勿頸之交以下相如相如雖是嚴廉頗東攻齊破其二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能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兵以口說而示之不能難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旣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合著射者去

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厚集其陣者使敵不得猝犯也戒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當卷甲而趨之後也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據高以據下勢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問秦之問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

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首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意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以下廉頗本末當入廉頗傳而顧入此者以趙將自余而下次復廉頗廢用括括既復廉頗頗去復樂乘乘與頗走復任李牧此趙始末次第而又以廉頗之免前廉頗頗相如者兩人為一傳故不及併入也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在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于悼襄王立使

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不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也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有他之守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軍得十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伴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

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襁褓胡破

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

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

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

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君三年秦

攻翟毋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

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

史記抄卷之五十九

反問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乃齊將顏聚代

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

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

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問相如引

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

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

可謂燕之矣小論中不及教何也

廉聞畢

史記抄卷之五十

田單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淄市掾不見知及

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

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

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

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旣盡降齊城唯

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旣殺湣

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

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

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

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

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

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

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

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

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

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田單將兵起自市伍故必

之意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

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遷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

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劍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將者盡刺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午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毋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

史記抄田單
燕軍由此益解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絲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韋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之所觸盡皆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太史公作列傳七十餘篇善者惟田單見齊田單傳後豈數千百年之間義士忠臣相繼而起此初耶太史公所謂善者在彼而不在此故遂舉落也悲夫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公燉燉之家為人灌園媿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于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死遂經其頸于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非而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史記抄田單
田單

史記抄卷之五十一

魯仲連鄒陽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倖倖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邯鄲。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

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君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齊後至，則斬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乎？」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亡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辭舍納莞攝社抱機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簋不果納不得入于魯將之薛

史記抄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五

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吊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吊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護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官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之心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請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管鄒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譖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

史記抄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四

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仲連遺燕將書齊魯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忘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而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并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

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蕭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敵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懷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意亦捐燕并

史記卷之五十五

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父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法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滅獲且荒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洽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

曹子計不於稱讓不遂遂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會將矣曹子奔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威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陰恐謀欲降齊所殺虜於齊其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訥於人寧會賤而輕世肆志焉

史記卷之五十五

鄉陽者齊人也鄉陽本不足傳太史公特愛其文辭故采自多鳴咽故愛之者易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也此文如劉鍾勇平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鄉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鄉陽客游以護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而昭王

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訛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晉下和獻寶楚王刑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下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賜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駟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輒擠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捫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肩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宜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番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令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羣臣羣臣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譙之客可使刺由許况因萬衆之權假聖王之資

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騶木根柢輪囷。離說言委曲也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鮒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巷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譖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官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趨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穽之中耳。安肯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山之卒爲上客。

太史公曰。太史公以鄒陽附魯。連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

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魚鄒傳

史記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十

史記抄卷之五十二

屈原賈生傳以議論行叙事體。變格。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諳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諂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

史記抄屈原

卷之五十二

離騷

離騷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諫諍之間。不可謂柔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志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則其詞也。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泥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

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

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其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心。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蘭。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

史記抄屈原

卷之五十二

二

離騷

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莫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汙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猶也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音傷懷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竊

寃孔也靜幽墨無聲宛結紅軫兮離愁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訕以自抑矧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麗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伺上而為下鳳凰在敘兮雞雉翔辨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差不知吾所賦仕重載盛兮陷滯而不齊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也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謂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踈內兮眾不知吾之異米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懷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史記抄屈原卷之五十一四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念兮抑心而自彊離滯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隘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類勿愛兮明以告君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

史記抄賈生

卷之五十二

五

漢四百四十四

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其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終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行聞長沙卑溼自以諱不侔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墮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鳴皋翔翔聞華音遇不才人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鉞刀為銛音咸也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棄

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騶蹇驅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履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外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兮其誰語風漂漂其高邁音邁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勿深潛自珍彌融燔以隱處兮夫豈從螳與蛭蟪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轡兮豈云異夫夫羊羴紛紛其離

史記抄賈生

卷之五十二

六

漢四百四十四

此尤奇亦夫子之辜也嗚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翩逝而去之彼華常之汙漬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鱷鱷兮固將制於螻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于舍止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當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

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應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蜂
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殪勿機無窮兮
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
域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樓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
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和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
異糾經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
物回薄兮振蕩和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繫物兮
塊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
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
史記抄賈生 卷之五十二 七 賈生傳
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
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死者死
權亦品庶焉也貪也生林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
變齊同拘土繫俗兮攔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眾
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直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
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來流則逝兮得城則止
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
淵之靜汜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
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懲創音微介兮何足以疑後歲
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

鬼神之本賈生因且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
罷曰吾又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
生為掌儀主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
生掌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
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
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
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
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
賈嘉收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非其志適長沙觀石
梁記抄賈生 卷之五十二 八 賈生傳
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
怪屈原以彼其材將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
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屈賈傳

史記抄卷之五十三

呂不韋傳不韋雖衣範而太史公文詞其美蓋本戰國策云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史記抄呂不韋卷之五十三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禍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又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太子及諸子共謀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奉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

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

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與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万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

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
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
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收歸
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
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貞母夏姬尊以為
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
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
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
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
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
史記抄本第 卷之五十三 四 加四百四
之攝蓋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
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
各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
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
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
帝益壯太后滿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
嫪毐以為舍人時縱酒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
后聞之以唱太后太后問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
許舍人以腐罪贈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嫪毐則
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髮有為

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
之詐上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毒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
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
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
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
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也始
皇九年有告嫪毐毒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
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
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
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毒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
史記抄本第 卷之五十三 四 加四百四
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
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
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
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
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
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從處蜀呂不韋自度
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
乃皆復歸嫪毐毒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為帝
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毒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

之秦王驍左有未繫上之莊郊毒惡禍起乃與軍謀綸太
后璽幾卒以及斬年宮發更攻毒毒敗亡走追刺之好時
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不
乎

呂不韋單

史記抄卷之五十五

五

五

七十

史記抄卷之五十四

刺客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
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
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
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
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
歷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
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
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
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
三戰所亡地盡復與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
之事

史記抄刺客傳

卷之五十四

七

第四百五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
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
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讐也非能為
吳吳上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
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
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
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

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宮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宮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使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閭間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伯智伯其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

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襄子斯言也其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豫之苦心史記抄刺客卷之五十四

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讐而反委質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

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以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聞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軻有聶政之事聶政者軻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寵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

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在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大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見政心事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和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家跡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

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兩莫知誰子，蓋指韓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父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於邑，猶苦也。政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政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同妾其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于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

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卿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快俠，與蘭相如。韓信、魯句踐、荆軻，皆古人文章，如波處，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從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政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震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勢易水以北，未有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片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

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合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窟也禍必不振救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城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于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鵠鷺之秦行然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騁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

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史記抄刺客卷之五十四九

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燕太子之計歸矢而謀刺荆卿無士也所可取者顧秦舞陽一言為太子謀固知荆卿非國笑猶有志士極生之風耳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荆卿不遠萬里於車騎美女之間矣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日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秦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卿請樊於期頭一節也謂非人者飾言或戰國時也當時必與太子謀取之而好秦侯節者為之也荆卿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卿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

何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脅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到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卿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避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卿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及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順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卿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

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固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面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一時倉卒之變舉為殆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

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五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迫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遂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宋子後附高漸離一義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築傍倂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者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主人召使前擊築十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父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棠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築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築重赦之乃矐其目以馬屎重矐也使擊築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傳內美蓋高漸離田武焚於期蒙嘉夏無且魯句踐已聞荆軻

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李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言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刺客列傳畢

史記抄刺客 卷之五十四

十四

刺客列傳

史記抄卷之五十五

李斯傳

按李斯傳傳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變亡秦特十之七八太史公傳高所以亂天下而所以難高之亂者並出斯為之此是太史公極用意文極得大體處學者讀李斯傳不必詳秦紀矣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騁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而面而能獨行者耳故諺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存因瑕釁而遂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

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失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駘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急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工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客斯議亦在逐中斯乃止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常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置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臣

知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駝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綯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鳴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
兵而齎盜糧者也。又說新議作籍寇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
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彊內。自虐
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待也。秦王乃除逐客
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
天下。尊王爲皇帝。斯之策功業最著。從者以此以斯爲丞相。夷郡縣。銷其兵刃。示
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
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
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
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
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
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
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
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
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
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
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
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
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
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

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
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
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
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
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
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山告歸咸陽。此
處入諸親貴盛爲三川守。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
及前。解之語。以照後事。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歎曰。嗟乎。吾聞之
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間巷之黔首。上不
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
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
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
趙高。並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
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
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
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
葬。皆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
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群
臣皆莫知也。如皇病且篤。當召大臣。顧命而後。今趙高
與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棺。輒

轅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轅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詔封王諸弟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強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史記抄李斯卷之五十五

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恬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屬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泰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縣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

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而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到此一點持孫固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此舉露於是斯乃聽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造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

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少蒙恬死和郡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無君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以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伏低伏來權臣以善言愚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更法律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

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傷死咸陽市十公主死皆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于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愛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問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案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飢噉土餽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渚水致之海而股無腠皮膚也脰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乎外葬于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者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

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若三公位如何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縱放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

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庸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彼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牾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攬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術，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滯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

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寔聽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榮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君樂，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太史公十分詳趙高奸惡，從來未聞。李斯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

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而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發縣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直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問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殿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

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矣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其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于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知識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疆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曰丞相所忠者獨高而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
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
子而二世之無道過于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
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
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
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
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
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
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
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
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
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自古以讒賊之言誅
功臣未有不誣以謀
也反者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
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
悟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
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
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
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闔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
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而立秦為
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粵以充秦

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
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刻畫平斗斛度量文
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
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
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
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
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
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
復榜之自古權臣以私憾誅大
臣大器微此而成獄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
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
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
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篇中三
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
身世之感云云貪賤必暴
富貴當貴必發允德信哉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
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子俱執願謂其中子曰吾
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
父子相哭而吏主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
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
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
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
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

齊戎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

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

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

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

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

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

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

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

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

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

史記抄李斯卷之五十五

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

適餘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傍沛公因以

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結斯之

太史公曰李斯以問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殺戮以輔

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正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

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

末乎入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

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李斯畢

史記抄卷之五十六

蒙恬傳通篇以客形主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

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臯滎陽作

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

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

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

秦法以吏為師名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

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

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

史記抄蒙恬卷之五十六

大破之拜為內史以上次蒙氏世將兵之功。以秦已下昭顯蒙恬蒙毅兄弟罪案

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

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

渡河據陽山遠蛇而北暴師于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

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

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

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諫蒙恬傳

高所以賊殺蒙氏本此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

是太史公極力着意處

此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慘世世卑賤秦王聞高

疆方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

始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蒙氏始此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敏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漸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史記抄蒙恬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開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又夫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

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官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

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髮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患。」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蒙恬分明知道趙高所為而不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

城亭障，連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蒙恬畢

史記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六

五

史記抄卷之五十七

張耳陳餘傳

漢書更工。此篇於張耳陳餘之交為精神眼目故其始為刎頸交其後

取累相殺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常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從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

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

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

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

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

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

吏嘗有過皆陳餘陳餘欲起張耳張耳之使受笞吏去張

耳乃引陳餘之弟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

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

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

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

見見即大喜陳中豪桀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

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

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

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

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羅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

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

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

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

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

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

而天下解也其於漢三年亦說漢王立六國後以楚

恐天下解也楚雖而子房以為不可細思之陳涉始亂

可也而漢三年則秦已滅矣而兩爭天下者特劉項耳

故不可天下之勢如奕局然一著先後之間便異也

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

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

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

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

三千人北畧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

桀曰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

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

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

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
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讐
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
文將卒百萬西擊秦于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
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
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
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
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
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
故吊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吊之對曰秦
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
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秦父僕敢傳音蔽以以
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
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
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若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
皆爭殺君下武信君若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
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
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
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
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

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通說范陽令開其
君中其所欲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
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
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
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趙郊燕趙郊見之皆
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
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
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
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又聞諸將
皆王邯鄲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
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
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
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
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
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
相邵騭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
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
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
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
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趙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餘說武臣曰兩人之計工矣非陳涉始相與起斬意王王趙非楚意特以

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

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

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累燕李良

畧常山張歷畧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

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

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

求趙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

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

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

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

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

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

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

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

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

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

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

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

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

遷報趙王復使良畧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

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

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

之邯鄲蓋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

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

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

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

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

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

卻發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

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趙後扶以義

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

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

其民河內夷其城郭以上秦為兩人之交以張耳與趙

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泉得數萬

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

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

大怒怨陳餘使張歷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

頸交。今王與耳日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歷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歷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鉅鹿之戰。詳項羽本紀。而此處獨通篇只欲摹寫兩人之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軍。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歷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歷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也。臣深也。豈以臣為重。也。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

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或問張耳之出鉅鹿。救可乎。予應之曰。兵必得算。勝而動。秦兵之振。天下也。久矣。當是時。章邯王離以兩軍相為犄角。其勢張而諸侯之兵。壁其旁者。衆並不救。前聞且張敖以子趙父之難。亦從代來。始遂起。望其間。非項羽之難。兵數十萬。而破釜沉舟。以督戰。鉅鹿之下。則其解趙之圍。與否。未如何如也。而過欲以還。過餘可乎哉。鉅鹿之圍。與放流涕而告之耳。未必不釋也。使快不勝起而推趙土。印解綬。則過矣。兩入者。列頭之交。卒以相殺。悲夫。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楚之王諸侯。不平。豈特張耳一人哉。陳餘之客及陳餘自怒。獨指及張耳以兩入。衆深於生平之交。故也。此是太史公點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縣也。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口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入關。五星聚東

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選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謂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漢五年張耳史記卷之五十七

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庭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曰王不反者乃軜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劍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貫高之義不肯君高祖之仁不義忠皆難事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同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使與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毋知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

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

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

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當此之時名聞

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侯於是上賢張

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

孝惠高后文帝幸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

敖高后六年薨子儻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

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

樂昌侯修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

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考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

儻為南宮侯續張氏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宿客廝役莫非

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

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

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

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太史公一

張耳陳餘傳

史記抄卷之五十八

黥布傳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

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

幾是乎人有聞者共排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

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橐祭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

江中為群盜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

兵數千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

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

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

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

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

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

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

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

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

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

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

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

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羽之

河由布先滅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
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關
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項王封諸將
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
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
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情以陳彭越二年齊
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
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
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
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
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
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
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
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
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
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
為強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
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
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
之隨何曰漢王信臣言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

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
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強可以託
國也此三句先挈布之情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為士
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乃
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
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擾淮南之兵渡
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
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
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
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加之以不
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
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
分卒守微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
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
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
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
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
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
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
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百全

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許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也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也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救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斷之以不測之計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越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越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

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囚人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布自臨始色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黃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責赫自以為侍中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來傳諸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同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責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

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
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
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
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
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
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
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
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
卧漢無事矣愚以布假令傳檄無趙當是時趙縮王燕
趙亦無事矣張敖王趙漢方定天下而趙諸侯王之
趙也布豈能為功乎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
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鴈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
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為
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
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
皆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
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
名也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山有功今楚之抗布也

史記抄卷之五十九

淮陰侯傳太史公傳淮陰不詳其兵衛所授此失
王而製土千里及報漢母與志
辱已少年故云云文終波瀾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
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
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嘗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
炊葷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
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餒飯信竟漂數十日信
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
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
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
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
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運
教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
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
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于上上拜以為治粟
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
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

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信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嗜慾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

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平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二十餘萬唯獨邯鄲欣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論漢王項王兩人得于故曰淮陰者非特將器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

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
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
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
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銕渡軍以兵法日多方
出其不意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
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趙代後九月破
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輕使人收其精兵
諸榮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
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
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虜武之策絕工而韓今乃
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
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
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
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
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闢退不得還吾奇
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
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
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

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
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
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
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
遂下或問信之下趙也以背水陣乎予應之曰非也韓
信乘閼與而下趙趙之隘口井陘使當時成安君
能用李左車之計而以奇兵絕井陘之口而觀為深溝
高壘以困之信特投虎於阱矣信如問視知成安君之
不用故敢入焉如兵入之後成安君或以為戰之少利
可以致趙人之空壁逐利非拔趙之兵安君兵失利而
不悔悟乎故兵法薄人於險利在速非為水上軍則不
可以致趙人之空壁逐利非拔趙之兵安君兵失利而
全在拔趙之壁而後動誠入虎口一舉而獲之矣信奇
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二赤旗從間道
擊蔽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
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言曰今日破趙會
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
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
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
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
久於是信張耳詳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
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
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

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泅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念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舍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

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此中真景惟信與廣武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身死抵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輸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待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解兵其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信之急於請王張耳約之曰定齊後即王其地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可也而顧今信請焉何哉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

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縣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漢王之問人張耳韓信壁而奪其軍何耳信兵以南抗楚一則恐耳信職其兵折於信一則欲收楚而生難心故為此計易置諸將以示武也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聽蒯通一說破既下之齊復遣遂至至高密信平生用兵此為失策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

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此策亦工與前廣武相似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維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

使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武涉之說爲楚也而蒯通何爲哉其言甚工假令韓信聽之而欲再分天下海內金石之聞何時而已乎大略

通特顧危之士徒以口舌縱橫當世耳非深識者也。然韓信前不能摧敵廣武君後不能摧敵蒯通亦可惜此兩人者漢所當用者也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後難於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也標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收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客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秦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執扈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敖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食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敖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

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駕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今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

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到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維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是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信於此能如魯連之辭嘗而逃海上則善矣而猶爲伍鞅鞅稱病不朝辱列絳灌及噲等非所以自取滅乎也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臂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行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此備似詔豨漢信幸臣也偶過此豨反也淮陰侯何以遽行謀反及豨反後亦無性來跡且豨之反伯周呂所信舍卒謀之安得與豨謀此豨思呂所信豨謀之不然而豨廷請臣許以此論殺之耳豨思呂所信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疆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間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

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美之乎上怒曰寧之通

曰嗟乎冤哉事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

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鳥集秦失其鹿天

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

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

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

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

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地令其

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

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烈可以比周召太

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予覽綱古今兵家者流當以韓信

為最破觀以木覆破趙以立漢赤

下故曰古今來太史公文也李詩仙也屈原詞賦

仙也劉阮酒仙也而

韓信兵仙也然哉

淮陰韓信事

史記抄卷之六十

韓王信盧縮列傳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

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

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

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

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

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

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

及其鋒東嚮可以平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為韓

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畧韓地漢王以韓王信畧韓

手雲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更以為列侯及聞漢遣韓

信畧韓地乃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

漢漢二年韓信畧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

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

三年漢王出榮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榮陽及楚敗榮陽

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

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

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

天下勁兵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

陽以韓王信王太原簡胡可也治馬邑是信上書曰國
被追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從
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胡求和解漢發
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言讓信信恐誅因與
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
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
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散兵
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
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
于離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
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
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
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關氏閼氏乃說冒
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
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
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傳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
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
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希十一
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
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無復

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賂亡走胡非有大罪
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擲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
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
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
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蠶無一罪身死
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位子胥所以
憤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且慕乞食發夷僕之思歸
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
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類當城
生子因名曰類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
年類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類當為弓高侯嬰為襄
成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
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類當孽孫韓嫣貴幸名富顯於當
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
死後歲餘說孫曾為龍顏侯類說後
盧籍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籍親與高祖太上皇相
愛及生男高祖盧籍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
祖盧籍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
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
辟盧籍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籍以客從

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當從出入
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
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
共尉破之七月遂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
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群臣缺也望
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為燕
王群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
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
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幸於漢以後遂以綰
之倍漢以取滅亡也然親愛如綰而為臧荼所殺勝所
之故反者什而漢十一年秋陳稀反代地高祖如邯鄲
七入耳悲夫擊稀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稀使王黃求救
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稀等軍破張勝
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行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
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
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稀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
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稀而與胡和事寬得長
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
師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

吳道所以為者燕王綰迺詐論仙人脫勝家屬使得為
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稀所欲舍久下下連兵勿決
漢十二年東擊黥布稀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稀
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稀所高祖使使
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主
往迎燕王因驢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
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
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
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
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
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
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
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
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
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
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
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為亞谷
侯
陳餘者宛胸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
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稀為列侯以趙社國

將監趙代邊兵遣兵皆屬焉予讀淮陰傳太史公謂諸將陰方怨漢之削其地細其爵而與諸將等也故即擊手而陰說之反於代竊疑淮陰雖怨漢不當如從擊起
反則心及諸將傳以周昌疑其賓客過盛漢且遣人殺之故故罷而反然首尾並不見淮陰佐趙之迹豈當時呂后與蕭何等自以高帝之亡而特兵於外恐信不測故詐令人誦言之而遂結信之罪或曰太史公起乎子曰古今之史以流言污職功臣頃卿者衆希常告矣高后時功臣被誅而非其罪者不特信一人也
歸趙趙相周昌見希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希所以待賓客如布衣出客下希還之代周昌乃求入見見上具言希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希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希希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希希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畧趙代上聞廼赦趙代吏人為希所誑誤劫畧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希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希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漢平懷孫故趙代吏人為希所誑劫畧者則代之士卒悅矣故常山守尉則趙代之郡縣其邑所為希下者皆可望風而反矣封趙四人則趙代之非士人思奮矣以千金賜王黃曼丘臣等則希麾下去矣以此故希何有也
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

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希反邯鄲以止皆希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希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入上曰吾知之矣廼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希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希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赦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賈賞之皆生得以故陳希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乃從山南有之遠廼立子恒為代王都中都代廡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希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六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希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呂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韓盧陳列傳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一

田儋傳

田氏兄弟相賊殺而顯緒如絲之禁也然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

橫皆豪宗潁能得人莊子此文陳涉之初起王楚也

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

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秋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

口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

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畧

定齊地秦將章耶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

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耶夜銜枚擊大破齊軍殺田

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

儋死過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

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耶追圍之項梁聞田

榮之急過引兵擊破章耶軍東阿下車耶走而西項梁

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過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

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

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

地項梁既追章耶章耶兵益盛項梁使使者告趙齊發兵

共擊章耶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肯出

兵田榮於假猶同

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頃轅

則斬手轅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

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

下則斷斷數也則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

肯出兵章耶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耶渡

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

降章耶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趙從齊王田市

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

為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

安下齊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齊北王治

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

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

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

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

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

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

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

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

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時

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梁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遷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酈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

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酈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捫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日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維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酈商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有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到舍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

謂也。前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其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
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安期生
結矣而謂通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
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盡者莫能圖何哉。

出傳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二

史記抄卷之六十二

史記抄卷之六十二

史記抄卷之六十二

史記抄卷之六十二

樊鄴滕灌列傳樊鄴滕灌以下並從高帝畧城邑

下曰破曰定曰省曰殘曰先登曰陷敵曰陷陣

以身生所曰身所曰所將卒斬曰別將此

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

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

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

薛。西與司馬尼戰。破東郤。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

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傳內凡言從者從沛公

先登。下戶。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漢書註

曰。從自。從攻圍。漢書從攻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

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

間守軍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

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序。傳內

各以從字冠首。併附因功加爵。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

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

君。從攻長社。輟輟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

犂。破南陽守。斷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

斬首二十四級。漢書斬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

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以上前紀會戰陳之功其畧及時獨沛公與張良得火會救鴻門之急爾詳如左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脅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得入營謂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卮酒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真西山據錄漢王賜卮酒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起至三百石十一人止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聚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臨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谷敵

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邯鄲里邯中咸陽灌廢立最至標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黃巢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遷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九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荼母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稀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盧縮破其丞相抵劇南抵劇南地名定燕地九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

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仇。故其比諸卿最親。先驪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出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終懼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廬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官車駕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嫗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念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

詔下史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曲周侯鄭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得數千沛公畧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陽。一節中以字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龍西都尉。此傳却與別各以以字起頭應官名於上附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拘邑蘇駟軍於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以龍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味戰疾關受梁相國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

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相人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畢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將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賞交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繡侯綰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城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景帝怒下寄更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此篇大畧與嬰齊諸傳相似而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精神事屬或不及故真西山繡不為沛厯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使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吏為高祖使節事與酈商傳法同上

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勝公

嬰為太僕始於故傳中每段稱奉車亦每云兵車趣攻戰疾戰本職事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並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而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新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李定楚至魯益食茲氏

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

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尉賴開園一角高帝出欲馳
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
嬰初詣高帝不傷已及不從惠帝魯元併入宮廢少
立代王諸事益信義人也高祖引以為大僕示報信有
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太破之以太僕擊胡騎
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以太僕擊陳
稀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
除前所食嬰自上一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
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
間也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
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
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
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入歲卒謚為文侯子夷侯寬立
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
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賴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畧地至
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
從此傳亦有從字法亦有以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
軍於杠里疾關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
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
秦軍戶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齕陽城東遂定郡

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
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
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
拔從東出臨晉開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
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
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
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
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
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
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
從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
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
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
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
破柏公王武軍於蕪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莊一
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
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耶
鄆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
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

齊軍於歷所將卒虜車騎將軍幸母傷及將吏四十
六人降下臨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龐傳破
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龐傳破
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
公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
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
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
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處徐度淮盡
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
度淮北擊破項聲郢公下下斬薛公下下擊破楚騎
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蕭相攻苦
譙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順鄉從擊項籍軍於
陳而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
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
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
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
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
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九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
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賴陰二千

五百戶號曰賴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
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
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
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碣石至
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稀受詔別攻稀丞
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
如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
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
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
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
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賴陰五千戶
除前所食邑從上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
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
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
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
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
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
榮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榮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
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
自榮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

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終。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疆代侯。十二年。疆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除國。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

史記抄卷之六十三

樊鄴滕灌終畢

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樊鄴滕灌終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三

酈生陸賈傳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食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也。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鑿。酈生曰。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傑。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洩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客言。如酈生所說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

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殲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也鞏洛以拒

史記卷六十五

七

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之要臣聞其下廩有穀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合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奉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

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疆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東方並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剗而不能投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入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

史記卷六十五

史記卷六十五

三

史記卷六十五

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
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
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
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
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
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
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
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
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
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
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
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
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
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賜
結算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
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
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
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
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却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
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
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
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
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
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
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尉他與陸生較量謝陸
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
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
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
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轡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
泮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
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
故玉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
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聞所不聞賜陸
生囊中裝直千金他送非秦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為
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陸生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
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非
趙文有功臣王封鄉侯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
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趙謂陸生曰試
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
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
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
太后用事欲王諸呂長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
之適病免家居以好時田縣名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
適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金爲
史記抄卷之六十三
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
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
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
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有脫文不鮮無久恩公爲也呂太
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
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
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
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
俸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
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
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
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
氏數事陳平用其計適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
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
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
陸生以此將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盛及誅諸呂立孝文
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
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
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史記抄卷之六十三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朱建性本義而廉特爲故嘗爲
辟陽侯畫策一節可恨
淮南王黥布相有舉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
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
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爲人
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
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
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
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念平原君發喪
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
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

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同機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朱建何不引初詔卻辟陽稅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廼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驢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平勃等誅諸呂而後見前而此獨得脫何也豈平原君從平勃開說日呂后不然理代王時辟陽侯幸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侯柳審與謀故耶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罪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

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文帝惜平原之自殺而又官其子必有一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鄢生踵軍門上謁當入前鄢生傳而今乃後出附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盡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先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鄢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舉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廼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

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夫於是酈生適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其論之

酈陸朱傳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四

傳斬酈成列傳戰功必係以從神將凡次

陽陵侯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須侯稽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信武侯斬欽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欽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擊

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
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
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邪說軍當南破之
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
十人破楚軍榮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
內擊趙將賁音都都音都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
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
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
從攻下邳鄆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
各一人降鄆從攻朝歌鄆及別擊破趙軍降鄆鄆郡
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饒道起榮陽
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鄉下邳南至蕪竹
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
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
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勿絕定食四千六
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
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軍騎別擊
陳稀丞相敵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
五千三百戶九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
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

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欽卒謚
為肅侯子平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
年奉侯國除
蒯成侯繆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
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
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難
上心以繆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
繆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稀蒯成侯泣曰
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
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
年繆以壽終謚為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
二年封繆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欽皆高爵從高祖起
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因辱此亦
天授也蒯成侯周繆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
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為厚君子矣

傳斬蒯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五

劉敬叔孫通傳。此等傳似不為李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宴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

虞將軍欲與之鮮衣晏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

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

而問晏敬晏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

上曰然晏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

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杖馬善

居岐國人爭隨之敬傳只叙四事及文王為西伯斷

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

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

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

下之中也說解于有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

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

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

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

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

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壑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

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

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

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

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

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膏

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

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聞不撫其肱相其背未

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撫天

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

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

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

秦地者晏敬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

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

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

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

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旁矜見所

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

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

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

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

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章言可擊者夫通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饋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人兒女亦仕漢將去。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于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備胡都關中夫諸侯初起時

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矣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叔孫通者薛人也。小論中世兩字。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詔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鏐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見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四衣一襲。與時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

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
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
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短衣楚製漢
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
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
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
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
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
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
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
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
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
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
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
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
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
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
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
面諛以得親貴以兩生不肯行者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
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

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
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
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
吾能為此迺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
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
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嚴傳言趨殿下郎
中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
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代以前上下同體廣清歡矣此河見為國以禮直自南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
禮畢復置酒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
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竟朝置酒無敢誼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
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
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
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
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
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

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
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
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計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
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勞
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
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
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
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
廟群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
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
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
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高廟漢太祖柁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
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
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
廟原廟起以複道故亦其文主之也孝惠嘗春出游離
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
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
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
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轡
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蓋
謂是乎

劉敬叔孫通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六

季布樂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廼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廼棄輕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

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罵。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而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實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實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實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也。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而不

重邪河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題大說引入留數月為
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
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
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索絲益匿長事索絲弟高淮夫
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
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
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高祖彭城
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
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
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
適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入
見謝拜為郎中廢相照應

藥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
質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
為人所累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
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
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
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泉彭越頭之
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斬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
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君與彭越反邪

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越亨之方提
越湯布頌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
彭城敗榮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
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
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
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
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
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
請就烹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
將軍布題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
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
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
藥布立社號曰藥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
儀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
率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
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
也故終為漢有將賢者誠重其死大婢妾賤人感慨而
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藥布哭彭越越如婦
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史記抄卷之六十七

袁盎龜錯列傳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少故為群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嘗任盎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亡。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見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旬轎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霧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

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及字與文中轉折諸法。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者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音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官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益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來。乘說盎曰。君與閹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引車攔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衛聖主不乘
危而徵幸今陛下聘六驂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
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
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
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
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
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亂乎於
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
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
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
驕日久國多姦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
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何餘事時說王曰毋反而
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
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
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
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
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說說曰君爲
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
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

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
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
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
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
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錮天下之口
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
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
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
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
吏索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
鼂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
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
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
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寶嬰爲言吳所以反者
願至上前口對狀寶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
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同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
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
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寶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
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
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益軍中袁盎自其
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益侍兒盎知之弗
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
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
見守從史適為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資置二石
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
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
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
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
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夾張道從醉卒直隄出司馬與
分皆去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馳
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
里浮沈相隨行關難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善待
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
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
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
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
騎一日有緩急寧足恃乎富人不弗與通諸公前之皆
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策王欲求

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憲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
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舉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
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
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指生所問占善占
術者還梁刺客後曹輩果聽刺殺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
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陷直刻
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傳
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
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
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
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
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
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
錯為內史錯常數詣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
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
上廟墻中門東出不得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丞
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問
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
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垣不致於法丞相相罷朝

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
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其惡為御史大夫蕭諸侯之罪
過削其地收其枝郡縣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其
敢難獨實異事之由此與錯有怨謂後今蓋錯所更
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譴疾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
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
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
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
反以誅錯為名及實嬰表恭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
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
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
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
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
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
削地以事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
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
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
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
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

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賢引義抗
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
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品錯為家今時數
言事不用後極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
私讎反以亡軀謂袁盎傳便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宜錯等謂邪

袁盎畢

史記抄鼂錯

卷之六十七

八

四

史記抄卷之六十八

張釋之馮唐列傳張釋之字季博長安人也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博有兄仲同居以皆讀為
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戚
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
請從釋之補調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
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
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
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當夫從旁代尉對上
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
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
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
也又復問東陽侯張敖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
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
豈數此畜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
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
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崩今陛下以畜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
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

善乃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
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
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
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
帝免冠謝曰教見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
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
中郎將從行至霸陵若北臨臨厠是時慎夫人從上
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耶鄠道也使慎夫人鼓瑟
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
石為柩用紼絮斷陳蔡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
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銅南山猶有刻使
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後文帝竟薄葬以
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
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
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
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
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
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
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
上使立誅之則已上亦不得立誅有罪者須下廷尉今既下廷尉廷尉

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戰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義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義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義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

世故終身不仕
次後案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建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嘗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太史公凡序人父祖兄弟朋友親故俱有為非徒顯其德者後漢書許之又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既聞良說四字便說而得辭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廉頗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解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間以內者寡人制之聞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古以來論任將者無不以此言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掇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還車千三百乘殺

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廷單于破東胡滅落
林西抑疆秦南支俾魏當是之時越幾斷其後會趙王
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川鄂開漢卒誅李牧令顏聚
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
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推牛饗賓
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
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
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
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
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
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
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
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
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
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
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
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
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
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張馮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九

萬石張叔列傳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
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
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
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
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
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
夫無文學禁誼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
太傅兄可為傳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
位以為九卿追近憚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
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
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
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
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關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
必式馬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
子孫有過失不譴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
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
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新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于家
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

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魯諸儒
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
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
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
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
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廁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
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
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
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
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
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
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
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其於萬石君建
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
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其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
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
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
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
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傅者慶自沛

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
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千孫孝其以御史
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
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
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
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開
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
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
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
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
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駕無
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
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
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
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
審謹然無他大畧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
相慶卒謚為怙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
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
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

諸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譴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遷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九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

事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于官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朝廷見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其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生耐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密，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屨袴，期不為繁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秘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辟臣路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病

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安立侯說之庶子也孝文帝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家于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其高石

史記抄卷之七十

大

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微巧而周文麗調君子譏之為其近于佞也然

篤行君子者矣

萬石張傳

史記抄卷之七十

田叔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嚴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還會陳稀反代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賁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賁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舉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賁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宜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賁高不自立傳附張敖亦附之以見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詔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

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所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賈高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先鉗隨張王赦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士聞之大怒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

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會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樂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榮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軍之長安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兩人同因同列其功而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小當壯劇易廢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安分別

平有智畧明日復會會者數百人至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若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鬻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舍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劔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言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之將軍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畧如水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

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火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謾北軍使田仁謾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司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詡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舉君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

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抄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一

六

田叔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一

吳王濞傳到底只一事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驍將從破布軍斬西會魏布走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壞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附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皆楚人輕悍又素驕悍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矣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

子故解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誅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聊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誅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祿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皆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郅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成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諸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

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繒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驢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奸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越襍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有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發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計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

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畧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誦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而結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集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魯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創訓振恐多怨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

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誅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敕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肯願以身從諸王越直詣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拊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予按吳王濞所云不如蘇秦六國連橫何則其所指七國皆漢之藩屬也漢之藩屬皆漢之臣民也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即敗也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十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

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矜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霸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齊嬰屯榮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齊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誦過諸侯削奪

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執計之乃拜盎為太常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盜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錯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榮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榮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

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
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
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
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
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
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田祿伯之策則
成吳不用田祿伯桓將軍之策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
則敗府出安危在所與謀信哉吳多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
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
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
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
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
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濞特驂漢耳乎天下非敗
將士僅有田桓二子而不能用以周自備與一節得
以一夜收兵三萬而馳身側地以至雒陽城者所備爪牙
之士也彼皆不能川之則其所與謀者可知之矣吳王
專升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
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
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
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
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

令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
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
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
人使人報吳王濞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
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
兵歸下邳未至直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
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
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
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
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
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舉人亂天下幣稱病不
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
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
賊殺大臣反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
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園御物
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
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
殺之無有所置收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
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銳甚梁孝王恐道

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
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使人告條
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
敖為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
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
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
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處
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
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吳王之保東越即武宗漢使
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縱
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子王子華子駒亡走閭越
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皆降太尉梁軍楚王
戊軍敗自殺以下以七國之三王之國皆降也三月
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
袒跣席案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
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
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也漢將弓高侯願
當遣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
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渴曰臣叩奉
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死罪

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
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而皇帝
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收亂天下七國
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
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
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
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
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
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
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
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
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衆以擅
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
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表益權說切
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
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益錯邪

吳王傳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二

魏其武安侯列傳

三篇俱以賓客相傾為精神。世系詳實后外戚世家中故。

魏其侯實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實賓客

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梁孝王者

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

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

驪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

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增愛嬰實嬰

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實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

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實母如實嬰賢乃召嬰入

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

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實嬰乃

言袁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

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實嬰守策陽

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將士賓客

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

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

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

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

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

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

死自引謝病掩趙女屏閉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

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

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

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

自喜耳沾沾自喜四字切中魏其病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

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

將軍後方盛蚡為諸卿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

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樂

孟諸書王太后賢之此一句專伏魏其所以孝景崩即

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實客計策蚡弟田勝

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

武安新欲用事為相卑下實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

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

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

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

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

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

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

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賴陰侯育之上子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賣爵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賣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醵龍下載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執灌夫之弟灌夫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與兩相結而相死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詣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請魏其侯如所

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獨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牲又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驪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籍福寧可以

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怨乃設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盼活之盼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實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故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怨我其何事

已解疆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大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程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老為壽乃效兒女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孫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不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追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索灌夫項令謝夫忿不肯謝武安乃麾驛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獄室灌夫按其前事道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史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案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孫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廷推灌夫之善

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積怨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引奈何因言丞相短時魏其發武安受灌武安曰天下平而安樂無事紛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壯士與論議腹胖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官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就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自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節此所謂枝大於本脰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丞相都尉及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

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石建所分別不載武安已

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

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

喜大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

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

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去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

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平時急

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實

欺譏勸繁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

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

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

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此必大行時皇急不及諫之

按論書獨載魏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

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

即患病弗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

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自占權臣以他

讎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

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痛共守欲殺之竟死

武安以私怨二人解所不平者二人卒爲屬子恬

見事未必真以此爲天下後世權權作威者之戒于恬

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襦禰入宮不敬淮南王安

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

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官車晏駕非大王立

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

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

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次筴而

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

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孫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

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貴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遇怒及

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

矣太史公小論言實而前修可爲實錄

魏其武安傳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三

韓長孺傳直叙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
雜家說於驪田生所事梁孝王焉中大夫吳楚反時孝
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
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
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
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
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
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
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
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
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
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
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
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佗郡縣驅馳國
中以夸諸侯今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
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
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
后言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

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愛惡其梁使厚賜之其後梁
王益親驪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自此
斷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
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君無何梁內
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田
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
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
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
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
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
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誚詭
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
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
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
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
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
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
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
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官垣等
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

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曉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官軍即晏駕大王尚誰讎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動末力棄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二年

門馬邑豪彊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更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焉翁壹不許和親則戰既和則宜守約翁壹之上并為首難自不信於單于翁壹乃遂詐斬死罪然則匈奴要背約誰格之哉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縱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于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

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
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敢褻取耳臣固知還而
斬然得先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伏廷尉廷尉當恢逗
機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
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
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
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
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
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畧智
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食譽於財然所推舉皆
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固到他皆
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依之以名相向耳唯天
子以為國需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
國行丞相事奉引隨車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
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
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天子欲用一
信手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山上谷破胡龍城將軍李
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
人明年匈奴大入追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畧數
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校

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
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
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各千
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
益東屯右北平安國不及相而卒以是時匈奴虜言當
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徙而
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下徙而
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
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歿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甲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至我輩遂之深
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
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
君子也

韓長孺事

史記抄卷之七十四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乃最名將而最無功故太史公極力舉其善事以明可涕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亂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蜀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驍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斃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

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盡立令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廣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則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安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節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過客程不識正部曲行正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正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漠邊郡李廣

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
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
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
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
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
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半
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時傷兩馬間絡而盛計
廣行十餘里廣伴死脫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
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
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
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更當廣
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廣為虜人頭之家居數歲
廣家與故賴陰侯孫并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晝夜從
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
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
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
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
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
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
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

之終不復入石矣廣所居郡間有虎韋自射之及居右
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廣得賞賜輒分
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
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其善射亦天
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其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
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闔侯以飲事以射為戲竟死廣之
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士卒不盡
食廣不食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
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後即應弦而倒用此其
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
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今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
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
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
平博望侯張敖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
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
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
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胡胡急擊之矢下
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
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
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廣

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
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
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
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
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將軍擊右賢王有
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
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
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收
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
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
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寸尺之功以
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
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
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
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
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
也廣饒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
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
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

部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
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死單于大將軍
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
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
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
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其
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
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
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
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
軍使長史持糒膠饗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
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
對廣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
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
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
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復對刀筆
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
與不知無老壯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
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
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

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尸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幸景園。賜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諸之。君無何敢從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南人之不習。予北陽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山。在甘州張掖南二百里。一名白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關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

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下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索問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婁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士君門下者。皆用為耻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言雖小。可以喻大矣。

李陵傳

卷之七十四

人

將軍列傳

史記抄卷之七十五

匈奴列傳

傳記他國太史公傳匈奴其大匈奴之俗尚及其疆弱以世襲如蓋其所改漢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騊駼騊駼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為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寡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取其妻妾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幽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管維也復居于鄆鄆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

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鄆歸而東徙維也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知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欲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匈奴破中國而因以立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維也當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涇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

義渠人荔。烏氏胸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朔州即林胡馬門即樓煩今系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
嶺山后之戎即燕平東胡地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相一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襄朝晉
後五百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
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
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
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虎豹而築城郭以自守譬則至於惠
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
了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
許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
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
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高關并在此北晉東
冷宣大之界是也下至高關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
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
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
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
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遂
公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
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

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
道自九原至雲陽勝州連谷縣本秦郡因遼山險
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探陽
山北候中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威匈奴單于曰頭
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
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
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
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
質于月氏月氏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
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
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者斬之已
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報斬之已
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
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
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
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
從其父單于頭曼儀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
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烹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
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疆盛聞冒
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

頻問群臣曰：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匈奴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項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之關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關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關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君，千餘里，各居其邊，為曉。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斷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恐，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而大共世傳不可得而次云。回鹘戰太手筆也。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官號乃可得而記云。以下幾次匈奴官制什之，并同會法律，占候喪葬，富貴之。

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賽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千、百、十，王相封都尉、當戶，且崇之，屬歲正月，詣長小會。平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登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蹄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小者，輒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以下俱冒頓軍伍中所行，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擲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

興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度屈射丁靈南昆新
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歸冒頓單于為賢是時
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于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
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
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平之隨指
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追擊冒頓冒
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
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
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
知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驃馬北方盡烏驃馬南方
盡騊駼馬高帝乃使使問單于遺關氏關氏乃謂冒頓曰兩
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
有神單于祭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
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關氏之言乃解圍之
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蒲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
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
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
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
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
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

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關氏歲
奉匈奴絮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
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
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
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舉之諸將曰以高帝
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後與匈奴和親至
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
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
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
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
匈奴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
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
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
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而後發
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後使復來
報漢天子言不來言何留留都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收約
也漢使不至言不見答也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收約
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
糧力以夷滅月氏盡以殺降下之定樓蘭西戎之威從
匈奴下唯恐漢耳止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
匈奴者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

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占單于自備得
又漢天子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
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雲淺奉書請獻牽駝一匹
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
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
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來勝不可
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
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
恙使郎中係雲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
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
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
願養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
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
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
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前單于勿
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
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綺綺
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
胥批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緋綠緋各四十匹使中大
夫意謁者令有遺單于後項之月煩死于稽瀾立號曰

老上單于老上稽瀾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
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
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
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
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
無仰于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
奴盡歸於漢矣說為胡謀誠忠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
中不稱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
去之以示不如湮酪之便美也通見於是說教單于左
右踞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廣以尺一寸
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遣及言語云云中
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十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
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
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
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
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
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
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
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
而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妾之無冠帶之

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妾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報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糴絮米穀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止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官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呂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審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重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畧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君雕渠難耶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止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關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政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絺絮金帛絲絮侏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指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

民單于無言章見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人單于遣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于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過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武帝與匈奴合無功匈奴出物犯禁私與匈奴交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食馬邑財物乃以十萬

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輟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古制虜須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赦廣放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

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第四合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犂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雅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于於單于降漢漢封於單于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雅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第五合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

軍三千餘騎第六合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此信之為漢謀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第七合得胡首虜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適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

秦中以實之不知今可散行。河南今河套是也。而秦將蒙恬斥逐得此後失之今後奪復。滅北地以西戌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散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五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第八合。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城在漢。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其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即前合與大將軍。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禱姑衍臨翰海而還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

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是史任敵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敵於單于單于聞敵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雅針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南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大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第九合。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從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

而留郭吉不歸還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
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
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
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
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
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
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
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
會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
人剛直不阿漢使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
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
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
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
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義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
貴人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辭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
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
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
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
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

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
病漢中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
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
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
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
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
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
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
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
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平單
于平右賢王欲以乘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
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
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
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
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
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
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
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
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
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

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
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
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
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
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
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
立三歲而死于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
賢王匈奴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匈奴單于弟右
賢王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即榆數百里遠者千餘里
築城郭列亭至盧朐光祿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
衛伉屯其旁使張敖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
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
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
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
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
城會單于病死匈奴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
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漢既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
欲遂因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
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
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皆充

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
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
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
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
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第十一得胡首虜萬餘級而
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
使因杆將軍數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
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
單于會合戰陵所殺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
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陟以
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
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將
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
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
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第十二貳師乃
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
滅因并眾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
得因杆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
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
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李廣利

有碑獨當諸侯今
落句奴漢之咎也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
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襲忘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句
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
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
不深堯雖賢與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與聖統
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太史公甚不諱武
敢深論特托
言釋將相托

匈奴傳

史記抄卷之七十六

衛將軍驃騎列傳

而將軍爲一傳太史公用意甚
益封山姑子夫爲皇后及姑子去病之從大將
軍而爲驃騎也驃騎將軍驍勇無匹而有大將
子夫姑子遂從大將軍而戰而有
成功并附公孫賀末尤可印證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
家與侯妻衛姬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
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
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姬姬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
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
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
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緡徒相青曰貴人也
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
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
夫得入官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如大長
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
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驃郎公孫敖
與壯士篡劫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
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詳次非華之
之福可憐可
涕悲幸並至
召貴掌兒通少公孫敖由此益貴以集取子夫爲夫人
青亦貴

青為太僕大夫。以上俱詳青之所。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史太一篇語。凡衛子夫得幸上。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累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畧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青戰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按尉尉有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虐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騎將軍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路塞絕。特橫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

捕服聽青三千七十一級。詔獲醢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人累屬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土郡殺累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三侯卿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

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
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
軍傳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
大將軍出塞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
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頰侯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
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雍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
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
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書三從再
保青大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
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
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
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
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
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
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餘人各將軍建前
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
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
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
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中

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
棄軍句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
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
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
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
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
尊寵而不敢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
之於是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
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
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
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塞大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此以下入霍去病傳無痕跡
軍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
殺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
蘇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
賢因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
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
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
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一段所以緣
官之辭也

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焉乘為東海都尉此等皆是太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蓋討遼漢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懾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

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關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夫裨咸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徵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漢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太史公一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遣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願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

邪王林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遺澤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澤邪王萬戶為渠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歷侯鷹庇為輝渠侯禽黎為河基侯大當戶銅離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澤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徼驛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未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咸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人今年澤邪王降衆數萬而明年即系以匈奴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青與去病軍同出塞擊胡而去病有功益封郎中令為前將軍諸吏卒皆侯青獨無封有不利哉郎中令為前將軍

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在營匈奴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亦縱左右翼繞單于得並驃騎當封太史公傳力舉古今人讀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來六萬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國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爭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遂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賓旗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太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將軍欲使使歸報金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軍至平更賸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計殺太史公無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

開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
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
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
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詳見前中軍既還。天子
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軍將之士約輕齎絕
大幕涉獲渠梁以誅比車者。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
涉離侯仙滑弓闊鉢復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
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禱於姑衍登臨翰海
執鹵獲醢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滅什三取食於
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封狼居胥山禱於姑衍所以五
千人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
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
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
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
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
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斬為衆利
侯從驃騎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
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為
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
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

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
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今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
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
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
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
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
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
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遺太官
餼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餓者其在塞外卒
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太史公
不滿驃騎屬種種可見古人。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
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
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餐屬國玄甲軍陳自
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
侯。去病死天子旌功制子嬭代侯嬭少字子侯上愛
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嬭卒諡哀侯無子
絕國除家無嗣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
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茂發干侯
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
年青卒國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

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太史公無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仇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總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新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

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以下附諸將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校尉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後漢書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自古君以此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病也臣以此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病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如此

後漢書

史記抄卷之七十七

平津侯主父列傳平津侯主父列傳

不拂衆望內不忤平津侯主父列傳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舉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

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

上怒以為不能弘適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後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

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舍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

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

邾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此段隱括

南夷無所用此段隱括

以為人主病不廣大此二句亦弘

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

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

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

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便此兩言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故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萬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與前布被作兩處叙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修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詳論意從非管而此要不以晏自况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洋侯弘為人意思外寬內添諸管與弘有郤者

計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從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時說政亦有似之者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者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于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驕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辜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遵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者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

不已更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
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君數
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于度嗣為
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敘事無可觀而三言
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
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

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其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
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之留久諸公賓客多厭

之乃上書闕下朝奏其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
令一事諫伐匈奴。惜乎八事不及傳而伐匈奴其辭曰臣

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
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

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
者齒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一
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悔者也
帝任戰勝之威餐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

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
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為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

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
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敵中國

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
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

下丁男以守北河秦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
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

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睡琅瑯負海之郡轉
輸凡河車二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餼女

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而
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

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
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

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
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
金夫秦常積聚衆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
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
帝下敕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

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
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
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
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
民靡敵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作章邯
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于此
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
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
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
崩不在於瓦解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
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
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
窮巷膏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
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
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
於土崩何謂瓦解秦之末世是也七國謀為大逆
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
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
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
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

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
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而無土崩之實也或曰秦
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
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旋
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為亂乎
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問
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
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全其處者矣不安故
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
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
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復導之游樂以自媚于上故
雖有強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
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于耳
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無宿憂名
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
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倖而成
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於後處尊安之實揚名
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
面負宸極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
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

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掠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衛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蜚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諒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卯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

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鄧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韓略濠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于民也行無窮之欲其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劒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愛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是謂主父蠶絲未行而禍安所指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

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
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
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
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
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
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
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
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
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
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眾之
民皆可從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
除即秦及劉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
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
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
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既日久矣夫一應傳
情事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
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
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
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眾
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

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
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通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
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我
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
乃使人以王與姊即燕王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
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
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
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
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
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
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
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
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
主父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
收者唯獨浚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
也音獨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
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學弘為舉首主父偃當
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惡夫以下俱
平津主父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八

南越尉佗列傳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
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
秦將用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
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爭天下
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彘侯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
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與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
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
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
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當死佗即移檄告
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
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候守秦已破滅佗即擊
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
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
與剖符通使和集自越粵為南越惠害與長沙接境高
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
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
從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

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
后遣將軍隆慮侯電往擊之會者澤王卒大疫兵不能踰
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
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纛稱制與
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
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
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得擊夷侯。此孝
文帝黃老之言。
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
使南越事詳陸賈傳中乃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
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
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
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遣聞高后書誅佗宗族掘燒先人
冢與上文帝即位置守邑諸
冢事相反豈隔絕誤開邪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
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
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
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
曰吾聞兩淮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
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
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
于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

王此時聞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與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人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爲文王嬰齊代立即薨其先武帝重嬰齊其人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嬰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爲后與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向樂擅殺生自然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嬰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宜其辭王魏臣等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

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爲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群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職削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子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枕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殺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注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

太后已附漢獨呂嘉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知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寡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賈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諛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繆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友自立妄如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次伐南越之兵其申建德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王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

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屬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招降樓船力攻燒敵及驅而入伏波營中舉目賊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間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論靡駱屬漢皆得爲侯戈船下屬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天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遺漢初定列爲諸侯隆

愿離淫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推漢兵臨境
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嫁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
船從徵怠傲失恩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
之轉譬若糾墨獨此小論與他篇不同似後人銘体

南越畢

史記抄

卷之七十九

七

史記抄卷之七十九

東越列傳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
也姓駒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鄒陽令吳芮所謂鄒君者
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
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
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
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
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
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
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
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
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
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閩越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
中國往救也自秦時秦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
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
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
振當安所告慰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
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閩越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

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從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繇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南越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謀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說上

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合諸校屯梅嶺待命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敖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退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濶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王餘善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樓船將軍率錢唐韓說斬徇北將軍為鄒王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不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侯成侯放為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福王子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兵

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閼越悍戾反覆詔

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按漢詔徙東越及閩越之民於江淮是時浙以東南及福建蓋空地也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孫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東越畢

史記抄卷之八十九

東越之七十九

四

史記抄卷之八十

朝鮮列傳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遼東為其遼寧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屬燕王盧綰及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馳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矣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擊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

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山城擊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道山中十餘日猶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浪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浪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浪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浪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衆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國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約降樓船往來言諭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自書兩將異指左將軍亦使人求降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交而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軍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割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

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朝鮮相及樓船之也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封參爲濫清侯陰爲菽直侯啖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垂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國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爲兵發首樓船將欲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苟競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軍莫侯矣

朝鮮

史記抄卷之八十一

西南夷傳

其西山所積綠首絕也以下並
齊次通西南諸夷本末亦可觀覽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
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懸結耕
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檉榆名爲徼昆明
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徼
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徼都最大自徼以東北君長以
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
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
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
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莊蹻之王楚
南粵一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
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
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煩略通
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
國而閉蜀故微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筏爲樂僅鬻
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
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
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犂犂犂犂江廣數
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

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犂犂江江廣百餘步
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
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
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
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犂犂江
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
郎道爲置吏更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
重萬餘人從巴蜀犂犂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
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食漢繒
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
犂犂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犂道指犂犂江蜀人司馬相
如亦言西夷叩作可置郡相如再使相如以郎中將往
犂犂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
郡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
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
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
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
專力事匈奴如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犂
令犂犂爲自葆就三關夜郎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
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印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

東南身毒國張騫之求身毒不得要領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問
印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蓋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
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
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
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羗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車
載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
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
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
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
蘭君恐遂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使
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
入校尉擊南越後始會越已破漢入校尉不下即引兵
得併定西南諸夷得併定西南諸夷遂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
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
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叩君
并殺作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嵩郡
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
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
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更卒元封二年天子發

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
誅滇王難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
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
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
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
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龍王然南夷之端見拘
營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繼則分二方卒為七郡

西南夷平

史記抄西南

卷之六十一

四

西南夷

史記抄卷之八十二

司馬相如傳

太史公序次相如傳其文賦而已

與諫諍書絕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大子相如既學慕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貴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食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事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斧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謂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性一坐盡傾酒醉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卓

將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不出相如謂王孫曰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言也為楚辭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

之苑開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賦不賦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山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于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修廢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夷中發巴蜀吏卒十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檄文告巴蜀大守蠻夷自擅不計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謝罪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嚶嚶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遠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聞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引實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擐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又借邊之綱白刃流血義不反顧計不

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列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膽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父兄子弟之事不謹也引父兄子弟之事不謹也家庶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引陛下思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給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時叩詐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叩詐丹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

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已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國時應前身為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叩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叩作冉跪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開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犍犍為徹通塞開道橋孫水以通叩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取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宜其使指合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被靡因朝將從馳定獲存叩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屬康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

患之且夫叩作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說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為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陷而不安夏后氏咸之乃堙鴻水決江皖河漉沈疇留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未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腴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璫音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騁乎燕容並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澤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計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夷狄殊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

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故
就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事幼孤為奴保業
號泣內衙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澤而恩普物
靡不得其所今獨為遺已棄禮思慕者指旱之望雨
望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
胡南馳使以請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歸集仰流願
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開沫若微犂何饒雲山梁孫原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傳恩廣施遠撫長為使就
遂不開阻深關昧得耀乎尤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
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運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
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
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
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
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鶴鳴已翔
千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蔽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
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邇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敵國靡從因遷
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
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

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
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
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節類而
殊能者故力稱鳥獲養稷育慶思勇期育臣之愚竊以
為入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獵卒然
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軍之清塵與不及還軼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
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較下而羌夷接軼也豈不殆哉
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衝軼之變而况乎逐禽馳乎
血境前有和獸之樂而內無存愛之意其為禍也不亦
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
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
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
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選適宜春宮相如奏
賦以哀二世行失也相如拜為奉文園令天子既
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
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
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

乃遂就大人賦賦不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賦
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君茂
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志取其書若不然後
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
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看長卿未
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
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
古之初肇自吳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
踵武遐聽者風聲紛綸歲稔埋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也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問若淑而不
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選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
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
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至隆大行
越成而後陵夷夷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
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述易易遵也
湛恩渙渙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也
是以業隆於繼繼而崇冠于二后換厥所元終然
未有殊尤絕述可考于今者也然猶瞻梁父登
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遠播原泉勿滴漢行勞明

雲霧霧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霜濡浸潤協
氣橫流武節飄逝通陝游原迥瀾沫沫首惡湮沒聞昧
昭哲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固
之怪獸集瑞一並六德於庖犧變節共抵之獸獲周餘
珍收龜干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貢於閒館
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
封禪蓋周躍魚頂抗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
介丘不亦應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
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德諸夏樂貢百蠻執轡德侔往
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
社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聖三神之雖缺王道
之儀群生愿焉或謂且天為質闡珍符固不可辭若然
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
世而屈說者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
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
謁款天神勅功中獄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
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
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難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
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

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據之無窮俾萬世得
 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
 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還思回慮總公卿
 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
 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易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
 濡之汜專凌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
 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
 其儀可嘉收收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
 來東觀漢記卷八十三
 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後
 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帝以享社三代之
 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燿炳燿煌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秉厥之有章
 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
 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與必愿
 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禘
 省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
 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
 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莫不書篇不采采

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
 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
 言雖外殊其合總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溢說然其要歸
 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
 篇

司馬相如傳畢

史記抄卷之八十三

淮南衡山傳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納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貴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惠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舍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劉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

子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羣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閭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敖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智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謀反事不詳見淮南王長發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十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以下次淮南王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十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素使使報但等更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蘭忌謀殺以

閉口為棺梓衣金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伴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案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且暮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囊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饑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燬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虛蜀郡嚴道叩郵遣其子子母從君縣為然蓋家室皆廩食給薪柴鹽豉炊食器席等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

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驛傳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此盎好立威名處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數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

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壽淮南王廢法不軌
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
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屬王時地
參分之東城侯良前楚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
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
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
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
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
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
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
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
以行陰德樹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屬王死時欲
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
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
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
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
物陰結賓客樹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

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
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
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金益治器械攻戰具積
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畧者妄作
妖言誦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
陵雪有口辯王愛陵雪多予金錢為中詞慶長安約結
上左右收陵雪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
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
孫衛成君女為妃王謀為反具異太子妃知而內泄事
乃與太子謀合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
謂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
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
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
為人英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
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
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
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
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
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走時淮南相怒
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中尉宏可謂人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竄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關奮擊匈奴者竄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史記淮南王傳卷一百一十三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欲

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於菰之莖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繫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辜來為大王盡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史記淮南王傳卷一百一十三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

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是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王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實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渠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

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此不平等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于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

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
裴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
羌獫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
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
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
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
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
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
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
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令穿井
史記抄淮南卷之八十三
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
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
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
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
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吳廢子孫無
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執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
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
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
潁川兵塞環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
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

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山
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
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
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
幸素能使衆者皆前蒙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
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
響應西至崑崙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
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饑饉棘矜也公何以言
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衆之驚
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
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
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
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
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指懷威動萬里
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
大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
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
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
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諸書徒郡國
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

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
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
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辨武隨而說之儻可徵
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
王乃舍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
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
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
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
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
未央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
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
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
何其謀此之田祿伯相將軍不遠遠被曰南收衡山
矣此應發豆之計也無為人擒乎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
章之口壅奪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
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
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淮南郡臣之謀本
如此是可笑於是廷尉以王
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
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名相二千石

欲殺而發兵名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
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
罷相王猶豫計未央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
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
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
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到不殊不伍被自詣吏因告
與淮南王謀反及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
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
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
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
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
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
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其大逆無道謀反
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
詐偽心以亂天下焚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
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
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依
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
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
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

知臣子之道母政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茶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斷山王父子兄弟相逆字彙盡其詳取之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英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疆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悲與美惡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死或名或後有覆案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盜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

子女弟無采嫫婁歸與姁姁又與客姁太子數謀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齋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

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姁無采與姁姁王疆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舍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徵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輜車鐵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及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

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
 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
 東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
 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奕立孝為太子奕聞即使所
 善白麤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軻車鐵矢與王御者奸欲
 以敗孝白麤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麤以淮南事繫王
 聞奕使白麤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及告太子奕所
 為不道棄市罪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
 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
 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
 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麤上書
 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
 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
 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
 大行還以聞通前結案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
 王王聞即自到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奸
 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奕坐告
 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
 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

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
 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
 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
 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僇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
 矣

淮南衡山畢

史記抄淮南

卷之八十三

六八

史記抄卷之八十四

汲黯鄭當時傳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通篇以仇直事寫汲黯為精神而不學無術亦極補見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老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史記抄卷之八十四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貴大指而已不肯小黯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人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相表蓋之為人此首發為善漢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

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合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若官無以貽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困圉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此首發為善漢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仇厲守高不能發焉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溺

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夫是時漢方征匈奴，懷四夷，黠粉少事，承上聞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
向儒術，事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
等數奏，央獄以幸，而黠常毀儒而觸弘等，徒懷詐飾，智
以向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
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黠，唯
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上言曰：「右內
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黠
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薨，尊
姊為皇后，然黠與亢禮，人或說黠曰：「自天子欲群臣下
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黠曰：「夫以大
將軍有揖客，及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黠數請問國家
朝廷所疑，遇黠過於平生。莊南王謀反，憚黠曰：「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
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黠之言益不用，始黠列為九卿，而
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黠同位，黠又非
錢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黠
時丞相史皆與黠同列，或尊川過之，黠福心不能無少
望，見上前言曰：「陛下川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
默然有間，黠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黠之言也。」

蓋甚，若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
官無錢從民，貴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人
黠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黠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
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
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
當死者五百餘人，黠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
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
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
事者，家所齒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
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
養，若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
為闢出財物乎？遑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
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
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
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
免官。於是黠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
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
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減予，然後奉詔，召見黯，黯
為上泣曰：「臣自以為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
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

入禁閨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
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黠
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黠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
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
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
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
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奸邪誤國公列九卿不
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黠居郡
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黠與息言抵息罪
令黠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黠故官
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黠姑姊子司馬安
亦少與黠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
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
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
皆嚴憚汲黠出其下特以憚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鄭莊與汲偃長隨性行不相似偃
義之士邪惜乎太史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
公不能自勸為一傳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
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
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
自喜脫張羽於危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
夜以繼日至其明日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
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
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
遷為大農令莊為大吏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
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
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
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
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
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好揚士類亦其山東
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
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
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
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就人
多誦貢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賸為
庶人司馬安與鄭莊為姑姊兄頃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
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黠始列為九卿廉
內行修潔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
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二人行旨不同而氣誼相合其廢也賓客並落故太史公冷為一傳以尊之。兩人為一傳以此而小論見之。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不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太史公感慨之言從朋友不救腐刑中來

汲鄭畢

史記抄卷之八十四

七

七

史記抄卷之八十五

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幽雅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其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傳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子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

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樂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國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遠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學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川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相繼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計

丞相御史言自此已下皆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憂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淳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宜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

石以上及更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十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太史公傳儒林不持道德之士及其說經者人云漢儒傳經而經亡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鄩同師已而鄩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鄩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歸

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繆亦嘗受詩申公宿為御史大夫臧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剛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

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太后好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勃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礪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

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閻門姓慶公為膠東內史其治官皆有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不於申公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

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桀雖放必加於首屢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臣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之說者黃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

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且書乎乃使囿入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囿直言無罪乃假囿利兵下囿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囿為庶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囿為庶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固老罷歸之時囿已九十餘矣囿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囿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召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

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宮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敏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以容為禮禮之六也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資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授受易孔子孔子卒商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高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兩閉諸陽統諸陰其止兩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懷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

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穀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皆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足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諡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儒林傳畢

史記

卷之八十五

九

史記抄卷之八十六

酷吏列傳

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火武帝

吏本傳或界而他傳及詳或兩三人錯雜判一

傳而海內莫不稱之慘如前掌矣。酷吏十

人行皆相類而叙各

不同筆力極其變化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

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

網常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族當

是之時吏治若敝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

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

國斷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悉悉不至於

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

侯封刻韓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

景時酷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實而七國之亂發怒於

錯錯卒以破戮其後有郅都壽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

直諫而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

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立殺賈姬都伏上前曰亡

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由見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公

宗廟太后何上選就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

重郅都濟南關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

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關氏首惡餘

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

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

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

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

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

諸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

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

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

乃使使持節拜都為屬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

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迫

臨門其威聞匈奴中如之矣匈奴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

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

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

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壽成者豫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

陵其長吏爲人上標下如東漢新滑賊任威稍遷至濟
南都尉而都尉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謂守
如縣令其畏都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
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都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
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其治效都都其廉弗
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備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
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
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許刻傳出關歸家稱
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賣貧賈
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
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寧成得以此
周陽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
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
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爲暴
酷驕恣所愛者撻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賊之所居郡
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
與汲黯俱爲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
嘗敢均齒伏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平權
相告言罪勝屠公平當抵罪長下受刑自殺而由棄市

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
由等矣
趙禹者秦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應爲令史事太尉亞
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
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君大府今上時禹
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
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
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遷而鼠
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
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獄堂下其父見之視
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爲長安吏
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及出
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
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爲丞相
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
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
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
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
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

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屢索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賄賂}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自結屬屬}江^{北下}湯與合飲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維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平疑法}史^{是湯巧于補廷尉}奏獄疑事必陳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獄決法廷尉挾令^{此下}下^章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卿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非用愚抵^史於此非常釋開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為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史雖文致法上財祭於是往仕釋湯所宣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平曰伍被本晝反謀而

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無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與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已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

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
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郵至月餘旬奴斬山頭而去自是
以後群臣震懼湯之客田田雖買人有賢操始湯為小
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
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
郤已而為御史中丞志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
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
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
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謁曰此殆文故人恁之謁居
病卧間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錢
為案王數訟鐵官事湯嘗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
管案趙王趙王恁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
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
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
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恁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
變告李文事下減宜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
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
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
不謝前云湯為御史大夫七年敗中云府吏其事未奏
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敗心丞相

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嘗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
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以下數三長買臣
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
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
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
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
不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
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惡人也官再至
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謝體於湯湯數
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
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劫君以宗廟事此
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至此又
史謁湯計言之曰湯且欲奏請信報先知之居物致富
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買人
報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
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
詐面欺使使八輩賁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上
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
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
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其自謂如何湯乃為書謝曰

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
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
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
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
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置案誅三長史
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相還其子安世趙禹中
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
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
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
相數歲亂忤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敖公俱攻剽為群
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
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
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通事舉為第
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
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
戚北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
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軍成家君上欲以為
郡守
附入嚴傳以客死主也御史大夫弘曰臣君山東
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

治民。抑此一段最奇先說害民之威然後說縱能上
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
軍見孔虎無值軍成之怒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
軍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軍成側行送迎然縱氣威
弗為禮至郡遂案軍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
之屬皆奔亡皆成之屬可為一笑南陽吏民重足一
迹而平氏朱灋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
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
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
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
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時縱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
而縱以鷹擊毛鷙為治後會五銖鑄白金起民為京
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
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戮
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盜不勝屈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斷
殺縛束為務聞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鄧都上幸出
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
不復行此道乎嘆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縱縱以為此亂
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

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縱棄市附見

同事歲月也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賊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御史大夫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減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母聲母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道不拾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溫舒殘暴所不能盡載本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都尉更與從事河內則楊皆廢中尉楊廣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

尹齊者東郡在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開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開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楊僕傳不詳僕本末而特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楊僕傳不詳僕本末而特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僭僭不辨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鉞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賁威必侵辱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爲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廉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更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舉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生小法抵

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入溫舒請恩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冠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負驛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姪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溫舒獨脫故其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叙酷吏。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尹去歸葬仇家燒其尸自溫舒等以惡獄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酷吏為惠而盜使直指之。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園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赭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其姦數十人數歲乃頗得其渠

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捕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抵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捳挫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載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更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自發。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殺甚衆奏事上上意任川與臧宣相編更為中丞宣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外。寬。內。深。以。宣為左

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摘者因
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譏
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事以人意指為獄獄
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
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
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
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
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
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
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
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
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
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
守其治察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
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
數巨萬矣杜周傳
太史公曰自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都
都仇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何人主與
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
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

酷吏傳畢

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數過不贖何暇論繩墨之外
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
庶以此以此叙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
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虐廣漢
李貞擅殺東郡李貞傳蒲僕錮項天水路璧推城河東褚廣妄
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瓊驚水衡閹奉朴擊實請何足
數哉何足數哉予讀酷吏傳諸所刻錄吏民蓋不咸共
人惟趙禹杜周以善終餘皆湮死甚且
族而仇家為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

史記抄卷之八十七

大宛列傳大宛以西始末如書而漢武始發後九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惡焉始倡故通篇精神歸焉

一人而諸國中推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因主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一死為精苟

匈奴傳與大宛傳體其匈奴一國而大宛諸國錯綜也

大宛之跡突然起須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被月氏王以其頭

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

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經匈奴中乃募能使

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樓胡奴甘父俱出馳

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

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

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

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

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

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

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驛抵

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

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

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嬰

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走中歸復為匈奴所得

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

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

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

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

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

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

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王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

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此歸所指

以秋分別如干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

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

北則烏孫東則杆柁于冥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

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

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龍西長城

南接卷焉漢道焉

焉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與匈奴同俗控

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焉屬不肯往朝會

焉國六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

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小南臨月氏東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

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娑水北其南則大夏

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會移徙與匈奴同俗控

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強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

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

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

臣之遂都娑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

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

大國臨娑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

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為畫革旁

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著溼耕田田稻有大鳥

如如鸛人眾甚多往往有小若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

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

言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娑水南其俗土著有城

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止兵弱民

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

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

毒國以上如基盤以下如看基大夏時見

叩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在往市之

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

同而卑溼暑熱云此以下叙張騫通大夏其人民乘象以

戰其國臨大水焉以審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

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

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

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

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

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路遠設利朝

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

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審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

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出冉出徙出叩犍皆各行一二

千里其北方開氏犍南方開犍昆明之屬無君長

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

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

東大夏道始通。漢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後結特漢然入此，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遼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嚙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背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

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國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驚，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溫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帶千金，扞祭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于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

屬者皆願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
焉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賢於外國人
由此信之自博望侯死後匈奴聞漢通焉孫怒欲
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試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
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父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群臣議
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遣父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
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
益壯更名烏孫馬謂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
築令居以西初置西國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
息奄蔡黎軒條枝等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
道諸使外國一節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
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
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
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
牂牁牂牁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
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
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
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
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
其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以南北道傳其

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
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又通前地論當言外國
怪利等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
莫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
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獲案致
重罪以激怒令贈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
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
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凡使皆貪人子私縣官齎物欲
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
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
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
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爭編言
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
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河水欲以擊胡胡
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
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遂封破奴
爲浞野侯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
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浞野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
門矣此烏孫一節以精烏孫以十四馬聘漢女漢遣宗
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何

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今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節節應前與其人俱來觀漢廣大以大烏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驢滑大益宛東姑師杆果蘇蓮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病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般抵出奇獻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般抵奇獻歲增其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誅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嗜酒馬嗜首霜漢使取其寶來於是天子始種首霜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聚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首霜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頗善市買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更精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王喜遣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城壯士車令持金驛馬入貳師此輩自己下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之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詈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如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

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徃伐宛期至
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
王恢使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
而關東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
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
食不下者數日則去古樂府中塞上曲從軍樂并少年
行皆漢曲也須本此作方有原委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
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
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
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
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
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斬斬之貳師
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
及議者皆怨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
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
偷頭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
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
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索
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九五
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

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戊甲卒十八萬酒泉
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古
塞入塞二曲入詞哀苦窮困不同皆有所有代宛之
後道遠乏食將吏又食多侵夫往者六萬人入關僅萬
人馬往三萬匹得入者止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
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轡校尉備宛擇
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
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
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
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
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死貴人勇將煎靡
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
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
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
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
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
居之敕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
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
之始成李哆等計圍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
所爲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

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侯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
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
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
壯化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
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
漢籍兵數十年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
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
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
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不肯出窺
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軍破數人
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
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
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宛已破又便攻
功成計遂此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
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却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
之斬郁成王齊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以少能斬郁
成王頭後論功封新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
將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
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
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

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
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
而將吏食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
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
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
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
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
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細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
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
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讓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
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
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
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力定大宛震
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
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
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
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
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
余不敢言之也

大宛平

史記抄卷之八十八

游俠列傳近代以來俠之一脉絕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此是游俠本領羞伐其德蓋亦

史記抄卷之八十八

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畜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躡暴及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太史公下腐時更無一人出死力救而布衣之所以傳游俠獨蘊義結胎在此

徒設取乎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

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

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

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

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

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

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

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於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

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

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

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

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彙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

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舍與

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飲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賂先從貧賤始

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軻牛專趨人之

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

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
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維陽有劇孟周
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
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
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
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
孟毋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
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矚氏
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
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史記抄漢書

卷之六十八

俠義

三

史記抄漢書

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仕
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一篇主意
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
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
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
功其陰賊著于心卒發于睚眦如故云此上一段已詳
其事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
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強必灌之人怒拔刀刺
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

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
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
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
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
名姓客欲殺之解曰若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
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
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
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維陽人有相仇
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
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維陽諸公在
此間多不聽者今予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
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
我去令維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
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
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
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
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嘗吏恐不敢不
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
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輕
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

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開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平
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醉已又殺楊季
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
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
解因求出開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報告
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
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祇有儒生侍使者坐
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
此生斷其舌更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
莫知為誰更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
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殺殺之
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教
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
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
孺雖為俠而遠遼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
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
盜跖居民間者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
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畢

史記抄卷之八十九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道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
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隱好為淫樂長夜之
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
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一
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
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
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威
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齋
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
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
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
甌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
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
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

萬華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詭置酒後宮召鬃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次酒醉千年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鬃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鬃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鬃恭謹鞠脛音侍酒於前時賜餘酒未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眇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鬃竊樂此飲史記抄滑稽卷之六十九

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令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鬃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鬃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鬃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鬃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

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梓梗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未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壙窆爲梓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

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
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
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
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
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
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
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
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
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
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
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
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
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
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
易爲漆耳顧難爲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若無
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捫頭而

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
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
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覽觀揚
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
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
令人主和謔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
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
帛五十匹賜乳母又未飲糒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

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
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
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
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
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
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
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
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
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
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漢書詳方朔本末可觀以好古傳書

愛經術多所傳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

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

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

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

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繒

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

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

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

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

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

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

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

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

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

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

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

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

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

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

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

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

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

并爲十二國未有雄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

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

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

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

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

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

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

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

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

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

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

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

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

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

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

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帝臨

視之問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速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

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復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

開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者，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逆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乎！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

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事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數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衡河立待良久，長

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媼三老不來還索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吏須吏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鄴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滑稽傳畢

史記抄卷之九十

貨殖列傳

太史公爲貨殖甚卑不足觀覽待文有尚如畫可采處而其紀五方州郡物產及其習提挾而中裁就法固森然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貨殖論不如漢書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恥訕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

史記抄卷之九十

貨殖列傳

乙

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纒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璠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謹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微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

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欽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二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東計律律

卷之九

二

李固書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

八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貲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于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東計律律

卷之九

三

李固書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執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乎之然漆寶
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
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太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穰著
率歲倍欲長錢取下殺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皆
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
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
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
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
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
已也

史記卷之九十一
貨殖傳
荷頰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
倍其價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今西北邊關秦始皇
時有之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
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肯清寡婦也能守其業
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榮女
懷清室夫保鄰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
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渠池山澤之禁是
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
徙豪桀諸侯疆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青

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
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
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君雍陳隴
蜀之貨物而多買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
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
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
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饒危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
南御滇僊僊僊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
無所不通唯褒斜綽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
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
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
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
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
河在天下之中若禹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
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
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
數被寇人民矜憤忤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
北夷桺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鴟鵂不均自
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僥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詐俗猶
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祿經營其間得所欲溫軹西

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
餘民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
起則相隨推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
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
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俗與趙相類
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
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
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
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
餘東綰穢貉朝鮮直番之利洛陽東齊魯南賈梁楚
故秦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
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
其俗寬緩濶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拙怯於衆聞
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鄉
魯滄海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鄙畧
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
及棄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
巨野此梁宋也陶甄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
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
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

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
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
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
二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
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閭廬
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
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
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即今江西湖廣其俗大類西楚郢之
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輪
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
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廬
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
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
犀瑇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
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
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
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
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誣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
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
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音疏蛤不

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言今不獨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止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鷙其賞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矚利屐目執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虎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闖難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將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貽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夫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

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觀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足羊澤中千足鼉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干畝厄蕒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饌飲食被服不足以及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闕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嚴虞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食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

歲千釐鹽醬千塊醬千甌屠生羊莧千皮販穀糶千鍾
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也此酒肆帳簿
之筆便是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鬲音休也者千枚
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庖厨千石馬蹄躉千牛千足羊
莧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
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藥麴鹽豉千答鮓音紫
千斤鯨千石鮑千鈞藁粟千石者三之狐鼯菜千皮羔
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
會食買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
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

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卓程而下較之計然白圭用鐵
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
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茂明唯卓氏曰
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
工於市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
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
君匹夫而豪此下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
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駟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
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室家致富數千
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
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
拾仰有取賈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
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
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晉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
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爭陽也民不得耕種米
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
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買任氏
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
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

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貨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膏田蘭亭家粟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畜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兩削薄技也而郭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醫馬淺方張里擊鍾碎碎不惜一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貨殖傳畢

史記抄卷之九十一

太史公自叙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聃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策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聃玄孫印為武信君將太史公既自以後而蒯聃以後當召復仲入司而匈奴歌諸侯之相王馬印一段以其顯不欲遺也王印於殷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補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嘗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交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懸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大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

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彌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夫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賄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史記卷之九十一

有策無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就，莫能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以又復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別君臣父子之禮序

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飲土刑，粢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彌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

史記卷之九十一

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然太史公敘黃道家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峯。尼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西南略。印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

史記抄卷九十一

卷九十一

史記抄卷九十一

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者矣。且夫幸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愛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敢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

史記抄卷九十一

卷九十一

史記抄卷九十一

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

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
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
子弑父非一日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
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
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
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
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
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
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
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
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

東漢書

卷之九十一

六

七

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
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
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
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
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
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
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隨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
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
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
圜牆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
不所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
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戕陳蔡作春秋屈原放
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
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
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
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
自黃帝始

太史公自序傳畢

史記

史記鈔六十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茅坤編坤有徐海本末已著錄是編刪削史記
之文亦略施評點然坤雖好講古文恐未必能刊
正司馬遷也

史要編十卷

〔明〕梁夢龍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要編十

卷》提要

刻史要編叙

史學自太史公而後無論數十百家義例各殊卷編浩瀚余生北方爲諸生時未嘗睹全史自入翰林作養爲給舍至府丞幾十年始獲涉獵十之三周流藩臬又十年到處借觀涉獵稍遍更得諸雜史涉獵之史雖數十百家其爲表爲序爲記爲考冠諸卷端者各燦然有大凡因手錄成帙余爲給舍領三邊之役左右吏多涇陽人于時好讀律周流藩臬歷覽河山邊腹都會阨塞兵馬錢穀風俗人才古今之變于時好讀史近年好讀五經尤喜易程傳常恐手錄諸史表序記考久而散逸俾二十年涉獵茫無形影可惜也公餘遂加編次爲正史

三卷編年三卷雜史三卷史評一卷
將貽諸北方之學者既成同志者覽
之曰全史罕睹豈惟北方是編也上
下數千載盛衰得失之跡大凡具在
乃考索之筌蹄獻納之關鍵也或可
備史學一種余拊巡山東託學憲周
君督儒學師生雜校之未竟有河南
之

天叙

二

命携至會省宗正西亭先生見而異之曰
余昔刻經序錄不圖今見茲編殆可
並傳因終校之繡諸梓標其名曰史
要編工竣示余曰盍叙之因漫題如
左云

隆慶六年仲冬望日

欽差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陞戶
部右侍郎真定鳴泉梁夢龍書于會

省之壯猷堂



天叙

三

史要編卷之一 正史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史記自序

司馬遷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中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

史要編卷一

一

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

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

史要編卷一

二

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

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

六史要編卷

三

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

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

六史要編卷

四

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四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遜位
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
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
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涵諸
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
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錫陵遲至赧洛邑
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
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
紀第五○始皇既立并燕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
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
紀第六○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
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
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
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
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
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
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
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

本史要編卷五

五

當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
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
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
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
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
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
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
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
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
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
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
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
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
其昭穆或殺身墮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中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
第七○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
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
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
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

本史要編卷六

六

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此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潰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蕪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絳條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旣滅太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

是師功冠群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肯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闢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旣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其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旣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瞶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旣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旣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榮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旣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

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
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
粥子牒之周用熊繹能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
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
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
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鱉與處既守南禺奉禹之祀
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
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
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
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
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騶耳乃章造父趙夙事
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
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斤嘉鞅討
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
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
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
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
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
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
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

不史要編卷一

九

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
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
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
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
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
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
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
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訕
意適代歷宗諸寶栗姬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
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謀
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
疆淮泗爲漢宗藩戍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
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
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
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
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
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圖我榮陽相守三
年蕭何鎮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

不史要編卷一

十

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入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尼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傾愛矜功幾獲于禍嘉

八史要編卷一

十一

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劒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

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旣臣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軼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忠衡秦母鑒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圖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

八史要編卷一

十二

平遂圖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訥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

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庶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晉王旣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常列傳第二十五○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

史記編卷一

十三

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陔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援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

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賴川廬縮絕籍糧餉作韓信廬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會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旣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當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

史記編卷一

十四

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渾王吳
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
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
山東榮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
近世之變寬足用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
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
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
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
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
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
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
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濩葆守封禺爲臣作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閒湍收其亡民
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
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叩竿之君請爲內臣受
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
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无爲作司馬相如列傳
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
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

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
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說
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作汲鄭列傳第六
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
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
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
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
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危
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
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
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滯
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
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
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
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
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
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
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
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

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

不史要編卷一

七

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蕪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史記正義序

張守節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

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拈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撫楚漢春秋貫細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旣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駰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揚雄皆稱良史之才况墳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

不史要編卷二

八

心觀採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蕪音解注引致傍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伴諸秘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壽茲史于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敘青斯竟

史記索隱序

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

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屬稿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錯綜彙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矣比於班書徵爲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臥良有以也逮至晉末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宋外兵參軍裴駰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爲八十卷雖粗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作音義三卷音則微殊

太史公編卷

十九

義乃更略爾後其學中廢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學宏才鉤深探賾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鄒音則具矣殘文錯節異音微義雖知獨善不見傍通欲使後人從何准的貞讓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疎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撫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

補史記序

小司馬氏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爲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遠于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叙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爲書表題目莫不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

太史公編卷

二十

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慕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誠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叙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邪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並編錄有關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即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爲蓋

闕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
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
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贅論羅
疎盖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
然其網絡古今叙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
典實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盖信乎
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
謝顗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
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陸隆政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
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並更

太史公編卷

三十一

申而述之附于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
改更其條于後至如徐廣唯略出音訓蕪記異同未
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駙實亦後進名家博採
群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
盤根錯節殘缺糾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
也今輒按今古仍以裴爲本蕪自見愚管重爲之註
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並謂
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既補史舊蕪下新意
亦何讓焉

史記集解序

裴駙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
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
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所
涉獵者廣傳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
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
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
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
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
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駙
以爲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
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
多有少莫辨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
真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
義具列異同蕪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
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
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
家蕪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
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
譬雪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集
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

太史公編卷

三十一

謂疏略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
產之博物妄言末學燕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
賢無所用心而已

史要編卷之一

太史公編卷

五

史要編卷之二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漢書序

班固

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
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
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
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
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
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
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
上下洽通爲春秋考記表志傳凡百篇其叙曰皇矣
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
干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粵蹈
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
同軌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
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
是經瓜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
紀第一○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
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
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臯不收斂官不新館陵

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
文紀第四○孝景蒞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
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
第五○世宗曄曄思弘祖業嚳咨熙載髦俊竝作厥
作伊何百蠻是懷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
迪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祭百神協
律改正饗茲永年述武紀第六○孝昭幼冲冢宰惟
忠燕蓋壽張實敷實聰舉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
第七○中宗明明貪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
遠能邇燁燁威靈龍荒慕朝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
於有成述宣紀第八○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
老優繇亮直外割禁園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
邑闡尹之咎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孝成煌煌臨
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壺闔恣趙朝政在王炎
炎燎火亦允不陽述成紀第十○孝哀彬彬克攝威
神彫落洪支底劉鼎臣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
困實撓實凶述哀紀第十一○孝平不造新都作宰
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漢初受命諸
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

史要編卷二

二

王表第二○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
茂述王子侯表第三○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弈世弘業
爵土廼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景征
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上述景武昭宣元
成哀功臣侯表第五○仁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
戚昭顯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漢迫于秦有
革有因脩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叙述古今人
表第八○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鍾造計秒忽
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歷筭道出官失學微
六家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歷志第一○上
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
衛荒淫風流民化泃泃紛紛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
禮樂志第二○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
是效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祥背本爭末吳孫
狙詐申商酷烈漢章九法太宗改作輕重之差世有
定籍述刑法志第三○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
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
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權古今監世盈虛述食貨
志第四○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裡宗望秩山川

史要編卷三

三

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臚岱
侯伯僭時放誕之徒緣間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
述郊祀志第五○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
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降應王政景以燭形三
季之後厥事放紛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
六○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適叙三代
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
之表述五行志第七○坤作墜執高下九則自昔黃
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
漢革刻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
志第八○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爲難災及後代
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文陘棗野
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
溝洫志第九○虞義書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
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
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
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
文志第十○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勝廣標起梁籍翦
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
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張陳之交游如

太史公編卷

四

父子攜手遂秦拊翼俱起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耳謀
其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三耕之起本
根既朽枯楊生華骨惟其舊橫雖雄才伏于海隅沐
浴尸鄉北面秦首放人慕殉義過黃鳥述魏豹田儼
韓信傳第三○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
江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縮自
同閉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吳克忠信胤嗣
迺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賈廩從旅爲鎮淮楚
澤王琅邪權激諸呂渾之受吳疆土踰矩雖戒東南
終用齊斧述荆燕吳傳第五○太上四子伯兮早天
仲氏王代旂宅于楚戊寅淫缺平陸迺紹其在于京
弈世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
述楚元王傳第六○季氏之訕辱身毀節信于上將
議臣震栗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
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述季布欒
布田叔傳第七○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
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
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
承我國赴赴景王佳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第八○猗
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

太史公編卷

五

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華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圖折武關解泥鴻門推齊銷印敵致越信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迺安薨范亡項走狄擒韓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勲述張陳王周傳第十○舞陽鼓刀滕公厯騶頽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述樊鄴滕灌傳靳周傳第十一○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犯上千色廣阿之屨食厭舊德故安執節責通

太史公編卷三

六

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臨杜津王基以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內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胄禮義是創或愬或謀觀國之光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迺成患害充躬罔極交亂弘大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萬石溫溫幼寢聖君

宜爾子孫天天仲仲慶社于齊不言動民衛直周張淑慎其身述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孝文三王代孝二梁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內爲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霽牛旤告妖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獻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誼傳第十八○子絲慷慨激辭納說檻轡正席顯陳成敗錯之瑣材智小謀大旤如發機先寇受害迷爰盜鼎錯傳第十九○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

太史公編卷三

七

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推賢於茲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魏其翩翩好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旤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彼若天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諺輕趙敬險詖中山淫營長沙寂漠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絕祀河間賢明禮樂是修爲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李廣恂恂實獲

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隣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
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蘇武信節不詘
王命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長平栢栢上將之
元薄伐獫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衛鞅閑合圍單
于北登闐顏栗騎冠軍猋勇紛紜長驅六舉電擊雷
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述衛青
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
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爲世純
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
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

太史公傳卷九

八

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平津斤斤晚躋
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順賢布衾踈食用儉飭身卜式
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迺爵迺試兒生壺盎束髮
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
二十八○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
旣成寵祿亦罹咎戾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
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杜周治文唯上淺
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
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博望杖節收功大
夏貳師秉鉞身繫胡社致死爲福每生作旤述張騫

李廣利傳第三十一○烏呼史遷薰胥以刑幽而發
憤迺思迺精錯綜群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
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孝武六子昭齊亡嗣燕
刺誅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圜不幸宣
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六世眈眈其欲泚泚
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偃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
善謀於國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
四○東方瞻辭詎諧倡優譏施扞偃正諫舉鄴懷肉
汗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葛繹內寵
屈釐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任敞義依霍庶幾云已

太史公傳卷九

九

弘惟政事萬年容已咸睡厥誨孰爲不子述公孫劉
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王孫羸蔡建迺斬將
雲廷訐禹福逾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述楊胡朱
梅云傳第三十七○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
末命導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
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于子而亡稔侯秋孥
虔恭忠信非世載德勲于子孫述霍光金日磾傳第
三十八○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
以不濟可上諭其信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
辛慶忌傳第三十九○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

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折會宗勤事疆外之
桀述傳常鄭仕陳段傳第四十○不疑膚敏應變當
理辭霍不婚遂遁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
仁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述雋疏于薛平彭
傳第四十一○四皓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
鄭真吉困于賀湜而不緇禹既黃髮以德來仕舍惟
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遜之好述王貢兩龔鮑
傳第四十二○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
作相漢之宗廟叔孫是謨韋自孝元諸儒變度國之
誕章博載其路述常賢傳第四十三○高平師師惟
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
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占往
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微術昧或見
仿佛疑殆匪闕遠衆近世淺爲尤悔深作敦害述眭
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廣漢尹京克聰克明
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託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
帝揚厥聲敝亦平平文雅自贊尊實赴邦家之彥
章死非辜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繁好剛輔亦慕直皆陷狂
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寶曲定陵竝有立

太史要編卷二

十

志述蓋諸葛劉鄭母將孫何傳第四十七○長倩懷
懷觀霍不舉遇宣迺拔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蹟石
許述簫望之傳第四十八○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
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宣之四
子淮陽聰敏舅氏遠蔭幾陷大理楚孝惡疾東平失
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元之二王孫後大宗昭而不
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樂葵袁袁古之
文學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安昌貨殖朱雲作妣博山
惇慎受莽之疚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樂昌篤
實不撓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武陽殷勤輔導副
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述王商
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
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
作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高陵修儒任刑養威
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
宗爲鯨鯢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統徵政缺災眚
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傳略窺占術述谷
永杜鄴傳第五十五○哀平之卹丁傳莽賢武嘉戚
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
傳第五十六○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

太史要編卷三

十一

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以章厥身述揚雄傳第五十七○獷獷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誰毀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群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典曾是強圉拊克爲雄報虐以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第六十○四民食力罔有蕪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盖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僞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王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滅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鄩鄩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宜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爲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

禹攸攸外寓閩越東甌爰泊朝鮮燕之外區漢興秦遠與爾剖符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娒娒公主迺女烏孫使命迺通條支之瀕昭宣乘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詭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祿魏宗文產德實后遠意考盤于代王氏不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興扇而不終鉤弋憂傷孝昭以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史娒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天而不遂中成乘序履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厭妹丁傳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傳平王之作事雖歆羨非天所度怨咎若茲如何不恪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姬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都煌煌假我明光曲陽歌歌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雪烈商辛僞稽黃虞繆繇典文衆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

十九○凡漢書序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隆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述序傳第七十

漢書叙例

顏師古

儲君體上坻是安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爲服應曩說踈紊尚多蘇晉衆家割斷蓋勘蔡氏纂集尤爲抵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帳前代之未周慙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

太史公編卷

十五

鬱滯將以博喻胄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啓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筭之材徒思罄力駕蹇之足終慙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推

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

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已之所見續廁其末舉較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傳族旣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櫟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

太史公編卷

十五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遞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外雜前後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蕩愆遠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爲局界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修短有節不可格以恒例

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理亂真佳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汎說非當無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爲煩冗祇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舊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六藝殘缺莫覩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

六史要編卷

六

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瑕類曲從後說苟會局塗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偕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旣多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尚遺秕稗亦爲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波討源攝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

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近代注史競爲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摘撫利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已識之優長乃効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注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岐路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秘書監○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應劭字仲瑗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管令泰山太守○伏儼字景宏琅邪人○劉德北海人○鄭氏晉灼音義

六史要編卷

十七

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旣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李斐不詳所出郡縣○李奇南陽人○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爲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爲甘陵府丞○張揖字稚讓清河人魏太和中爲博士○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張晏字子博中山人○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

侍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項昭不詳何郡縣人○帝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秘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謚文穆公○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

後漢書序

余靖

景祐元年九月秘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謬恐誤後學臣謹參括衆本旁據他書列而辯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讐對謹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已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

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賜盧植續為東觀漢紀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刻今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右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叅軍韋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註范曄後漢書儀鳳初上之詔付秘書省傳之至今靖洙悉取館閣諸本參校二年九月校畢凡增五百一十二字損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

後漢書注補志序

劉昭

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統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政作至

平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駟冠章車服瞻列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曆之篇仍乎蔡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次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畧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

太史要編卷三

三

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借泯雅言遂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解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藝文以矯前葉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煙滅焉識者恨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臚須奇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寔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成父

述者夫何易哉况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員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群歸相公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曆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缺過乎榱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壠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續緝理慙鈎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

太史要編卷三

三

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軌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筆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覲兼鍾律之妙素揖校讐參厝等之微有慙證辨星候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略時或有見頗邀傍遇非覽正鄙事乖詳露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訕

進三國志表

裴松之

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

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按乎羣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蹟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粹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撫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筆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必取以補其闕

六史彙編卷三

三

晉書考

晁補之

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氏菟鮮卑割據中原爲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曆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按歷代之史唯晉叢冗最甚可以無譏至於取沈約誕誣之說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六史彙編卷三

三

晉書載紀序

不著作者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殮羶飲漣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覬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旣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壘臨洮之險登天山

紀地脉苞玄菟欽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
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郭委以侯望始寬
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
運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賤
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
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般周之服統則愛諸并部欽
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晉
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燕齊地曜之馳旆西踰
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
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

不史要編卷三

古

或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効尤大凡
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
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
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
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
健後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
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
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
咸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
髮烏孤據廆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

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
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
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
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
咸暨人物斯在或纂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
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
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

晉書音義序

楊齊宣

晉書音義余內弟東京處士何超字令升之所纂也
令升即仲舅商州府君之子惟我仲舅實縑多才彊

不史要編卷三

正五

學懿文紹興門範剖符行節弘闡帝猷雖位望兼崇
大名猶鬱而增修益振餘慶方鍾確爾專精深期克
復時之未與衣冠之嗣曷沉道在則聞儒素之風自
遠不愼其業斯爲得與處士弟約以優閑溺於墳史
嘗評晉室之典未昭其音思欲發揮前人啓迪後進
田是博考諸傳綜覽群言研覈異同撰成音義亦足
以暢先皇旨趣爲學者司南式叙其由勸成其美三
都尚隱思旌澶洛之文五等廻封遠愧平吳之績

史要編卷之二

史要編卷之三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進宋書表

沈約

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顯商典伏惟
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
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觀亂秦餘何用知漢祖
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
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
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
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

史要編卷之三

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
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
被方策及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累家禍曠古永書
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即何承天始
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
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
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
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實生被誅大明中
又命著作即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為一
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

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
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
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
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
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
徒身為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
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
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竝刊除歸之晉籍臣
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
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踴躍覲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
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
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

史要編卷之三

南齊書序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
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
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
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
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該
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懿德非常之迹將闡而不章

鬱而不發而構机鬼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
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
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
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
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
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
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
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

太史公編卷三

三

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
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
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
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
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歿數千載
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
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
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
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
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

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
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
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
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
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可哉蓋聖賢
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
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齊
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
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
益下豈大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

太史公編卷三

四

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
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
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
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
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
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考

晁補之

梁書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三年詔
思廉同魏徵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採
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徵唯著總論而已筆削次序

皆出思廉思廉名簡以字行

陳書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謨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謨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謨於祕書內省十

六史要編卷三

五

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齊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

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自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魏書序

范祖禹

魏書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凡一百一十四篇舊分爲一百三十卷北齊尚書右僕射魏收撰初魏史官鄧淵崔浩高允皆作編年書遺落時事三不存一

太和中李彪崔光始分紀傳表志之目宣武時邢巒撰高祖起居注崔鴻王遵業補續下逮明帝其後溫子昇作莊帝紀三卷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魏末山偉以代人諂附元天穆介朱世隆與慕容紹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記一北齊文宣天保二年詔魏收修魏史博訪百家譜狀搜采遺軼包舉一代始終頗爲詳悉收所取史官本欲才不逮已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刀桑裴昂之高孝幹皆不工纂述其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咸出於收五年表上之悉焚崔李舊書收黨齊

六史要編卷三

七

毀魏褻貶肆情時論以爲不平文宣命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訴訟者百餘人評論收始亦辨荅後不能抗范陽盧斐頓丘李庶太原王松年並坐謗史受鞭配甲坊有致死者衆口沸騰號爲穢史時僕射楊愔高正德用事收皆爲其家作傳二人深黨助之抑塞訴辭不復重論亦未頒行孝昭皇建中命收更加審覈收請寫二本一送并省一付鄴下欲傳錄者聽之郡臣競攻其失武成復敕收更易刊正收既以魏史招衆怨各齊亡之歲盜發其家棄骨于外隋文帝以收書不實平繪中興書叙事不倫命魏澹顏之推

六史要編卷三

八

辛德源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義例簡要大矯收繪之失文帝善之煬帝以澹書猶未盡善更敕楊素及潘徽褚亮歐陽詢別修魏書未成而素卒唐高祖武德五年詔侍中陳叔達等十七人分撰後魏北齊周隋梁陳六代史歷年不成太宗初從祕書奏罷修魏書止撰五代史高宗時魏澹孫同州刺史克已續十志十五卷魏之本系附焉唐書藝文志又有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今皆不傳稱魏史者惟以魏收書爲主焉孔子稱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三代文章莫盛於周東周秦漢雖戰爭夜亂前古遺風餘烈流而未絕賢君忠臣蹈道之徒功業行誼彰灼顯布高才秀士詞章論議諫諍辯說嘉謀奇策皆可以驚聽動俗爲後世軌範而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學善叙事不虛美隱惡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東漢魏晉去聖人稍遠史官才益淺薄永興失政戎狄亂華先王之澤掃地盡矣拓跋氏乘後燕之衰蠶食并冀暴師喋血三十餘年而中國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鎮皆故部落酋大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爵而無祿故吏多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殘賊

不貴禮義故士無風節貨賂大行故俗尚傾奪遷洛之後稍用夏禮宣武柔弱孝明冲幼政刑弛緩風俗媿惡上下相蒙紀綱大壞母后亂於內群盜撓其外禍始於六鎮驟成於尔朱國分爲二而亡矣雖享國百餘年典章制度內外風俗大抵與劉石慕容符姚略同道武太武暴戾甚於聰虎孝文之彊不及符堅其文章儒學之流既無足紀述謀臣辯士將帥功名又不可希望前世而修史者言詞質俚取捨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終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號雜以冗委瑣曲之事覽之厭而遺忘學者陋而不習故數百年間其書亡逸不完者無慮三十卷今各疏于逐篇之末然上繼魏晉下傳周齊隋唐六十年廢興大略不可闕也

北齊書考

晁補之

北齊書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諸史稱帝號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一議者少之書今亡闕不完

周書序

王安國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

宋史要編卷

九

宋史要編卷

十

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臥予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諮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已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歛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又况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已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

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馳騫於下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怫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

六史要編卷三

上

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作膚楊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別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効

又况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

進南北史表

李延壽

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誥誓斯陳殷周之烈彌顯魯書有作鹿門貽鑒於臧孫晉乘無隱桃園取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誠之方率由茲義逮秦書既燬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目咸張自斯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曰名家

六史要編卷三

上

並已見重前修無俟揚摧洎紫氣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著述之士家數雖多泛而商略未聞盡善太宗文皇帝神資睿聖天縱英靈爰動冲襟用紆玄覽深嗟蕪穢大存刊勒既懸諸日星方傳不朽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污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說短書易爲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貿遷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則至人高跡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爲傷歎三則敗俗巨蠹滔天桀惡書法

不記孰爲勸獎臣輕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來
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爲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
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
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爲本紀十
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
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
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爲二書一百八十卷以擬
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陳齊周隋五書是真觀
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
臣所修臣既風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爲抄錄一十
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故淹
時序迄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代共
爲部秩除其冗長據其善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
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雖則踈野遠慙先哲於
披求所得竊謂詳盡其南史刊勒已定北史勘校粗
了既撰自私門不敢竊嘿又未經聞奏亦不敢流傳
輕用陳聞伏深戰越

隋書考

鄭樵

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
皆不及也正爲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實迹所以

三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
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
北兩朝紛然淆亂豈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
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
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付之志寧淳
風輩所以粲然具舉也

唐書序

文徵明

吳郡重刊唐書成書凡二百卷本紀卷二十志三十
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人劉昫撰初御史紹興
聞人公詮視學南畿以是書世無梓本他日按吳遂
命郡學訓導沈桐刊置學宮工未竟而公以憂去及
是書成以書來屬徵明爲叙按唐興令狐德棻等始
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至吳兢合前後爲書
百卷而柳芳韋述嗣緝之起義寧訖開元僅僅百餘
年而于休烈令狐岷以次增緝訖於建中而止而大
曆元和以後則成於崔龜從厥後常澳諸人又增緝
之凡爲書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曆四十卷
續曆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之言非成書也晉韋唐
命昫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然五代史昫傳不載此
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以宰相領其事邪然

不可考已或謂五代搶攘文氣卑弱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不足傳遠宋慶曆中詔翰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曆甲申至嘉祐庚子歷十有七年成新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增傳三百三十有一續撰儀衛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所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寔當時表奏之語而第賞制詞亦謂閑博精覈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當時大手筆而是書寔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字奇澁爲失體刊削詔令爲

六史更編卷三

十五

太略固不若舊書之爲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爲簡變今以古有合於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顧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救焚引燭止渴之語豈直工儷而已自是一人名言也然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段秀實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爲失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詭可喜柳宗元叙事尤號奇警且鄭重致詞上於史館若

是而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甚者詆韓愈文章爲紕謬謂順宗實錄繇簡不當拙於取舍異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闕漏是非失實者邪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檢焉彼斥新書爲亂道誠爲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此聞人公所爲梓行之意也是書嘗刻於越州卷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爲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今四百年矣其書復行而公又出於越其事豈偶然哉先是書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僅得舊刻數冊較全書才十之六七於是徧訪藏書之家殘章斷簡悉取以從事校閱惟審一字或數易歷三暑寒乃克就緒其勤誠有足嘉者因附著之

六史更編卷三

十六

進新唐書表

曾公亮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深補緝闕亡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成之

至難理若有待臣公亮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體
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
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
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誦誦六經考
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
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
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
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入耳目誠不可以垂勸
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
所閱於是刊修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
知制誥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
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與編修官禮部郎
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
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
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
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
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
傳記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
載別錄

五代史序

陳師錫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
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
剝喪之威亦其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
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戮
相高兵革不休夷滅橫禍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
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骨暴原隰君民相昧如髦鬻草
木幾何其不胥爲夷也逮皇天悔禍真人出寧易暴
以仁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收其族屬各正性命
豈非天邪方夷夏相蹂兵連亂結非無忠良豪傑之
士竭謀單智以緩民之死乃堙沒而無聞矣否閉極
而泰道升聖人作而萬物覩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
之滔天巨猾搖毒煽禍以害斯人者蹈鼎鑊斧鑕之
不暇豈非人邪天與人相爲表裏和同於無間聖人
知天之所助人之所歸國之所恃以爲固者仁而已
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盛漢唐之興秦隋之暴魏晉
之亡南北之亂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
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采
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有餘年
間廢興存亡之迹姦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

天中要編卷三

七

天中要編卷三

七

傳於後世來者無所攷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至於論朋黨宦女忠孝兩全義子降服豈小補哉豈小補哉

進宋史表

阿魯圖

竊惟周公念先業之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觀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元混一之績欽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初由宗邸親總大軍龍旂出指於離方羽葆歸登於乾御櫛風沐雨詎辭跋履之勞略地攻城咸遵稟授之筭

天史要編卷九

十九

揚舲而平江漢卷甲而克襄樊隴行吊伐之師昭受寵綬之寄及夫收圖書於勝國輯黼黻於神京拔宋臣而列政塗載宋史而歸祕府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示一統之無外樞庭偃武既編戡定之勲翰苑摘文尋纂修之旨事機有待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未遑於制作臣阿魯圖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恢弘至道紹述丕謨往行前言樂討論千古訓祖功宗德思揚厲于耿光惟我朝大啓基圖彼吳會後歸版籍視金源其未遠紉石室以具存及茲累洽之時成此彌文之

天史要編卷九

十

典命臣阿魯圖左丞相臣別兒怯不花領史事前右丞相臣脫脫爲都總裁平章政事臣帖睦爾達世御史大夫臣惟一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臣玄治書侍御史臣好文禮部尚書臣沂崇文太監臣宗瑞爲總裁官平章政事臣納麟臣伯顏前中書右丞臣達世貼睦爾左丞臣守簡參議臣岳柱臣拜住臣陳思謙即中臣幹鑠臣孔思立等協恭董治史官工部侍郎臣幹王倫徒秘書卿臣泰不華太常僉院臣杜秉彝翰林直學士臣宋瑩國子司業臣王思誠臣汪澤民集賢待制臣干文傳翰林待制臣張瑾臣貢師道宣文閣鑒書博士臣麥文貴監察御史臣余闕太常博士臣李齊翰林修撰臣劉聞太醫院都事臣賈魯國子助教臣馮福可太廟署令臣陳祖仁西臺御史臣趙中翰林應奉臣王儀臣余貞祕書著作佐郎臣譚慥翰林編修臣張翥國子助教臣吳當經筵檢討臣危素編削分局彙粹爲書起自東都迄于南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一二期考夫建隆淳化之經營景定咸平之潤色慶曆皇祐以忠厚美風化元豐熙寧以聰明系憲章馴致紹聖紛紜崇寧荒亂治忽昭陳於方冊操存實本於官庭若乃建炎紹興之圖回乾

道淳熙之保入正直用則人存政舉邪佞進則臣辱主憂光寧之朝僅守宗社理度之世日蹙封疆顧乃拘信使以渝盟納叛臣而侵境由姦權之擅命啓事繫以召兵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燭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真元之會合屬當泰道之熙明衆言散亂於當時大詛昭宣於今日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彝倫賴是而生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逃司馬寡識而輕信至若論其有弊亦惟斷以至公大槩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煩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舊史之傳述既多雜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參是非而去取權豐約以損增事嚴敢計於疾徐日積亦虞於玩愒臣阿魯圖等忝司當揆實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限而報效之志無窮儻垂清燕之觀尚助緝熙之益曰若帝堯曰若帝舜惟聖心稽古之功監于有夏監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謹撰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

進遼史表

脫脫

竊惟天文莫驗於璣衡人文莫證於簡策人主監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璣衡之精監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大史之稱然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述前代之設施大意有助人君之鑑戒遼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善鄰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斂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饑屢賜平田租至若觀市赦罪則昭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遵三歲之制享國二百一十九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釁隙生讒賊興而根本感變強爲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天祚自絕大石苟延國既丘墟史亦蕪蕪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辭乏精詳五代史繁之終篇宋舊史瑋諸載記予奪各徇其主傳聞況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仁深加愍惻嘗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歲月因循造物有待臣脫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簡寬容衆若舜好問而濬

哲冠倫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乎往牒茲修史事斷自宸衷睿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起於是命臣脫脫以中書右丞相領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臣鐵睦爾達世中書右丞今平章政事臣賀惟一御史中丞今翰林學士承旨臣張起巖翰林學士臣歐陽玄侍御史今集賢侍講學士燕國子祭酒臣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臣揭傒斯奉命爲總裁官中書遴選儒臣宗文太監今兵部尚書臣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學士臣王沂祕書著作佐郎臣徐曷國史院編修官臣陳繹曾分撰遼史起至正三年四月迄四年

六史要編卷三

三十一

三月發故府之積藏集選方之匱獻蒐羅剔抉刪潤研削紀志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是非不迷千載之實臣脫脫叨承隆寄幸覩成功載宣日月之光華願效涓埃之補報我朝之論議歸正氣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惡者懼所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各著論贊具存體裁

進金史表

阿魯圖

竊惟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徵以作隋書蓋曆數歸真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

之事國可滅史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矧夫典故之源流章程之沿革不披往牒曷蓄前聞維此金源起於海裔以滿萬之衆橫行天下不十年之久專制域中其用兵也如縱燎而乘風其得國也若置郵而傳令及燭興於禮樂乃煥有乎聲明賞循初而汔終因考功而論德非武元之英略不足以開九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四海之勢而未有壹四海之規明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能壞一代之法海陵無道自取覆敗宣宗輕動曷濟中興迨夫浚郊多壘之秋汝水飛煙之日天人屬望

六史要編卷三

三

久有在矣君臣守義蓋足取焉我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以有名之師而釋英世之愾以無敵之仁而收兆民之心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益其吭指顧可成於雋功操縱莫窺於廟筭懲彼取遼之暴容其涉河以遷太宗英文皇帝席卷雲朝而徇地并營囊括趙代而傳檄齊魯滅夏國以蹴秦鞏通宋人以偪河淮睿宗仁聖景襄皇帝冒萬險出饒風長驅平陸戰三峯乘大雪遂定中原太陽出而燭火燄正音作而衆樂廢爰及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恢弘至化勞來遺黎燕地定都撤武靈之舊

址遼陽建省撫肅慎之故墟千時張桑歸金史於其
先王鄂輯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之命見諸敷遺之
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曆推行而弗竟臣阿魯圖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緝熙聖學紹述先
猷當邦家閒暇之時治經史討論之務念彼泰和以
來之事蹟涉我聖代初興之歲年太祖受帝號於丙
寅先五載而朱鳳應世皇毓聖質於乙亥蚤一歲而
黃河清若此真符昭然成命第以變故多而舊史闕
耆文沒而新說訛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於
是聖心獨斷盛事力行申命臣阿魯圖以中書右丞

六史鉅編卷三

五

相臣別兒怯不花以中書左丞相領三史事臣脫脫
以前中書右丞相仍都總裁臣御史大夫帖睦爾達
世臣中書平章政事賀惟一臣翰林學士承旨張起
巖臣翰林學士歐陽玄臣治書侍御史李好文臣禮
部尚書王沂臣崇文太監楊宗瑞爲總裁官臣江西
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沙剌班臣江西湖東道肅政廉
訪副使王理臣翰林待制伯顏臣國子博士費著臣
秘書監著作即趙時敏臣太常博士商企翁爲史官
集衆技以責成書佇奏篇以覽近監臣阿魯圖仰承
隆委俯竭微勞紬石室之文誠乏司馬遷之作獻金

鏡之錄願摭張相國之忠謹撰述本紀十九卷志三
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目錄二卷

進元史表

宋 濂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
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用作將來之
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事兵戈而爭強
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而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
成吉思之時聚會幹難河之上方尊位號始定教條
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
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

六史鉅編卷三

五

宋徽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
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
式遵恩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亦號隆平豐亨豫大
之言壹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
之朝徒玩細娛浸忘遠慮權姦蒙蔽於外嬖倖蠱惑
於中周綱遽致於陵遲漢網實因於疏闊由是群雄
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真主
臣善長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奉天
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
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銷鴻音斯播

載念盛衰之故乃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論議之公文辭勿致於艱深事跡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足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協恭刊裁儒士臣汪充寬臣胡翰臣宋僖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埴臣曾魯臣趙汭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麓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分科修纂上自太祖下迄寧宗據十三朝實錄之文成百餘卷粗完之史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靡存已遺

元史要編卷之三

七

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送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善長忝司鈞軸幸觀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充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六十一卷凡一百三十萬六千餘字

史要編卷之三

史要編卷之四 編年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臣光言元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為皆出入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

元史要編卷四

一

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庥知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計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書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群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甚厚墮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

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
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
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它事得以研
精極慮窮竭所有目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
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挾撚幽隱校計毫釐上
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
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
三十卷又參考詳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
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
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中謝

三
史要編卷三

重念臣遠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
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駕寒無施而
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
今筋骸羸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日前所
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
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
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
懋稽古之盛德躋無疆之至治俾四海郡生咸蒙其
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通鑑歷年圖記

司馬光

光頃歲讀史患其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又諸國
分列歲時先後參差不齊乃上采共和以來下訖五
代畧記國家興衰大迹集爲五圖每圖爲五重每重
爲六十行每行紀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爲主而以
朱書佗國元年綴於其下蓋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
四五則從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歷年圖其書
雜亂無法聊以私便於討論不敢廣布於佗人也不
意趙君摹刻於板傳之蜀人梁山令孟君得其一通
以相示始光率意爲此書苟天下非一統則漫以一
國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閏而趙君乃易其名曰帝
統非光志也趙君頗有所增損仍變其卷帙又所爲
多脫誤今此淺陋之書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復其舊
而歸之

三
史要編卷三

稽古錄序

司馬光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
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爲法不善者可以爲戒自
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
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
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
行實訓述祖宗之聖謀誠爲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

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為亦不可不知也顧以年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閱而周知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為圖年為一行六十行為一重五重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劄等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并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將來讀祖宗寶訓了日若別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侍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槩見庶幾足以資稽古之萬一輔聖性之聰明取進止

通鑑外紀序

劉恕

夫計億兆者始於一總眾異者歸於同古今兼載則竹帛不能紀撮其機會則事盡於終卷六經具而諸子與文籍煩而譜牒作太史公云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咸不同乖異歷漢魏晉去古益遠眾言不本於經考者務為詭誕包犧前後逮周厲王競列年紀更相違背遼邈無據安能考質存其一說備列于下與刪棄不取者莫知孰得孰失焉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共和以後則用歲陽歲名而著於上示相別也班固謂三統曆最密杜元凱推春秋當時之曆凡二百五十五年晦朔閏及日食而云三統歷術比諸家表疏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也

進續通鑑長編表

李燾

臣燾言臣先於去年八月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敷文閣直學士汪應辰奏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今有司繕寫校勘藏之秘閣臣尋於十四日蒙恩賜對面奉聖旨令臣早投進遂除官即省燕職史局續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臨安府給札臣今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聖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年計一百八卷內建隆元

年至太平興國元年太祖一朝事迹雖曾於隆興元年臣知禁州日具表投進已蒙降付史館後來稍有增益謹重別抄錄投進外餘治平以後文字增多兼見修四朝正史未畢欲望聖慈特賜寬假臣更加整齊節次修寫投進踈遠微賤僭爲此書罪當誅絕聖主不即麾斥乃過聽而蕪收之臣死且不朽矣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僚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畧當時祖禹所修長編蓋六百餘卷

六 史要編卷六

六

光細刪之止八十卷今資治通鑑唐紀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故神宗皇帝序其書以爲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臣誠不自揆度妄意纂集雖義列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其間抵牾要亦不敢自保區區小忠前表蓋嘗具之仰惟祖宗之豐功盛德當與唐虞三代比隆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繪畫臻極訖弗能近矧令拙工疆施丹青臣誠愚闇豈不知罪然而統會衆說培擊僞辯使姦欺訛訛不能乘隙亂真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諸海嶽或取涓埃之助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

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則長編之體當然寧失於繁猶光志云爾伏惟皇帝陛下煥乎文章固已經緯兩儀黼黻萬化如臣薄技又安足陳陛下徒以祖宗之孫謀彞憲往往在是委曲加惠之使前承命距躍其肩來獻魚綠幸會得御燕閑千百有一儻符神指更擇耆儒正直若光者屬以刪削之任遂勒成我宋大典垂億萬年如神宗皇帝所謂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則將與六經俱傳是固非臣所能而臣之區區小忠因是亦獲自盡誠死且不朽矣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

六 史要編卷六

七

通鑑紀事本末序

楊萬里

初予與子求子同爲太學官子求子錄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求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憐以學子求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舉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寃而極其究遐而適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

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釋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義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爲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

六史要編卷四

八

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觀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惜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謬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闇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紆於身可哀也夫

通鑑音注序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

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謀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記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

六史要編卷四

九

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書局爲事其忠憤感槩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於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

八史要編卷五

十一

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立法制而不知述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悲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

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奮粹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汜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工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叅訂群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繁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

八史要編卷五

十二

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揚正衡唐書之竇革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珥之教詔劉范諸公群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

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
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盡又從事科舉業史
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
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携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
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
十篇自周訖五代略叙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壩
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題之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
以授其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
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
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

六史要編卷四

十三

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
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
而附註焉汜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
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
所以然若釋文之外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
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
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已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議
服應之疎紊尚多蘇晉之割斷蓋眇嘗臣瓚以差爽
詆蔡謨以抵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
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

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
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
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
而取正或勉以此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通鑑總類序

樓 鑰

資治通鑑不刊之書也司馬公自言精力盡於此書
而士夫鮮有能徧讀者始則習科舉而求簡便世所
傳節本自謂得此足矣名宦既成則又多汨於利名
之場益視爲長物矣貳卿袁公樞集爲紀事本末孝
宗一見以爲精要至取嚴陵官本以備乙覽盛矣故

六史要編卷四

十三

詹事光祿沈憲敏公少而耆學晚益不倦敎歷中外
入從出藩年登九袞神明不衰素無聲色之奉形清
氣和望之如神儼然既挂衣冠向來功名政事付之
昨夢而筆力勁敏不減少年書生取司馬公所著各
以事類編之爲二百七十一門首曰治世曰知人終
曰辯士曰烈婦而後自戰國以迄五代一千三百餘
年之事彙聚分粲然易見繁詞細故悉刪去之古
所謂老期稱道不勌者其公之謂乎公之季子守潮
陽欲鋟版以廣其傳以承先公之志俾鑰序之鑰晚
出試郡永嘉實守蕭規以自免于戾荷公忘年定交

知予甚厚又與公之子都官洎永州昆仲游爲書卷首以示後之君子使知則輩之學問云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右通鑑前編起帝堯迄戰甲辰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凡一千九百五十五年通爲十八卷二帝三王之事粗見首尾大抵出於尚書諸經者爲可攷信其出於子史雜書者不失之誕妄則失之淺陋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流俗傳聞其高者既以聖人絕世援出而太道必絕出於事物常情之表故其說失之誕妄其下者則又以世俗之腹量聖人之心故其

太史公編書

古一

說又失之淺陋惟尚書之僅存者於今爲帝王全書劉道原外紀之作尚書不入雖曰專經避聖然帝王之事捨尚書則諸家真裨官小說之流耳今不敢從外紀之例而從胡氏大紀之例焉顧尚書一經諸儒解者雖已精詳但似未嘗潛泳反覆以推篇章之全意而句解字釋意或不屬履祥因爲之注釋章指隨意所到雖不能詳然聖經之篇章與聖人之體用似或得之至於子史雜書之不棄者則以古今共傳不可盡廢帝王世遠誘者日稀禮失求諸野此不猶愈於野乎故存其近似削其誕淺或加之辨釋焉但惟

此編本名表年惟當於書史上闌之外表著其年而附證於章後爾既編年表例須表題或嫌於春秋綱目之例然所用者既史記年表之法而所表題又書經本語之文雖間成增損君子監其非僭可也周平王以後春秋自有全書但左氏收拾國史以異經事於隱公之篇多誤於莊公之篇多缺其間亦多有所遺如楚隨所以爭起於諸爵管仲所以霸本於內政皆略不書甚而孔子出處述作亦俱不書焉以其書主於解經而其事或具於外傳諸史秦誓之作在於封殺尸之後傳既不及而書序又謬其時衛輒父子

太史公編書

五

爭國夫子自楚反陳久之至衛明年即反魯而記者多謂夫子久於在衛履祥所編欲止平王而諸若此類不可不辨獲麟以後事多亡逸欲備古今以接通鑑則於春秋所不能避亦不敢盡入也春秋一書回聖人晚年哀痛之意然孔子周遊無位典冊不備未必盡得周史因見宗魯一國之策多違舊章就加筆削以示大法其餘多因舊史不盡改也則其歲月名號改以從周末必謬聖人之意況又自有皇極經世之例遂併論次以接通鑑焉嗚呼苟悅漢紀申監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

病而聞江都之變法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顧祥末學非二公比而其生不辰惟此百憂其所以拳拳綴緝者特不爲憂悴廢業耳覆瓿固可知也劉道原外紀後序傷於廢疾愚嘗三復其辭而深悲之孰知吾之所悲又有大於道原者邪幸而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於千載之下者區區此編之所望也上章執徐之歲冬之長至日

通鑑節要序

江 鎔

六史要編卷四

去 一

通鑑一書易紀傳而爲編年上下數千百載興亡治亂瞭然在目誠史學之綱領也然編帙甚繁未易周覽後之君子固嘗節其繁而取其要矣其間詳者猶失之泛畧者又失之疎學者病焉少微先生江氏家塾有通鑑節要詳畧適宜於兩漢隋唐則菁華畢備於六朝五代則首末具存點抹以舉其綱標題以撮其要識者寶之其後建寧公默游晦菴先生門嘗以此書質之先生深加賞鑒自是士友爭相傳錄益增重焉今南山主人淵力學清修有光前烈復取此書附益而潤色之增入諸史表志序贊叅以名公議論

音注簡嚴明白得失曉然以爲庭下訓客有過之曰善則善矣與其襲珍以私於家孰若錄梓以公於世主人笑曰少微先生養高林泉名動京闕帝三使人聘之終不能移其巖巖樂道之志凡著書立言亦惟自明其心非欲求知於人也先世有書惟恐人知余得其書顧乃恐人不知耶客固請余嘉其言以贊其請主人曰諾於是乎書

通鑑詳節序

元好問

六史要編卷四

去 一

中州百年有經學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表之盛唯蔡內翰伯正甫珪蕭戶部真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璫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說記誦有爲日課者故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溫公修此書十五餘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丘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爲無憾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亭州將張侯進卿晉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紀及諸儒精義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於此蓋有不可勝學者矣以爲得之易則學者衆

因錄木以傳從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軍之長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焉之間免於面牆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食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營什一耶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爲道其所以然

通鑑續編序

陳 樞

余讀歷代史輯事之大者爲筆記百卷或謂之曰子之志勤矣然周威烈王而下至于宋興其取舍之審有逾于司馬公資治通鑑者乎况朱子綱目筆削之慎耶沂而至于唐堯則金先生前編方爲世所重子

六史要編卷四

大

書無乃復乎余曰吾備吾繙閱而已豈觀與諸書並傳哉雖然盤古至高辛傳歟之言近理有徵者不可不知也契丹因俗慕華其國所志者不可不存也宋三百年之治亂興亡新史纂而寡要觀者思約而未得也吾不易舊文直書見義彷彿通鑑而規模綱目述近理而剛彘辭使志學之士開卷而上下數千年之事得以槩見可乎曰此則是也乃取筆記盤古至高辛爲通鑑世編一卷唐兵復至周亡遼夏初事爲通鑑外編一卷宋有國至歸于大元爲通鑑新編廿二卷總之爲廿四卷合名曰通鑑續編惟其及敢取

前編綱目二書以入其中故於世編之末則舉歷代有國之先後以見意焉其謂之續者取連續之義耳若曰續先儒之筆竊褒貶之旨則非知我者矣

通鑑節要續編序

劉弘毅

宋司馬公之修治鑑也斷自周威烈王迄于五代其旨微矣少微先生因其舊文纂爲通鑑節要之書以正百王之大統千三百餘年之理亂興衰得失至是昭然可考矣吁其嘉惠後學之心何其溥哉吾族叔祖仁齋先生刻深病夫是書止於五代而宋遼金元四史之事實未有爲之纂錄者乃取四明陳氏及會

六史要編卷五

九

稽胡氏所著之宋元續編刪其煩而撮其要名之曰通鑑節要續編于以繼夫通鑑節要之末學者開卷一覽自開闢至今上下數千百載之世運盛衰君臣得失洞徹無間如岷江之流達于東海崑崙之氣貫乎五嶽也則扶陽抑陰之道陳善閉邪之義皆隱然於書法之間其於名教豈小補哉若夫考覈之精取舍之審固非區區謏聞者所能盡識然舉其一而其餘者可以類見也昔司馬遷論太史公所次舊聞後世稱爲良史而吾叔祖之著此編豈非師古人而明先志乎傳之學者當與前編並行而不悖也惜乎板

行既久而字畫甚訛於是不揆謏陋著成釋義參附其中以續夫松塢王氏之志三復校讐一字不苟乃命門生鄧子英輩錄而梓之廣播海宇而推善與人同之意是亦升高自卑之一助云耳

宋元通鑑序

薛應旂

旂少讀二十一史苦其浩瀚既取荀悅袁宏前後漢紀范祖禹唐鑑歐陽修五代史讀之各成一書咸可法戒然會而觀之猶若未備及讀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先後貫穿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燦若指掌矣自宋以下雖有李燾之長篇

史要編卷

十

劉時舉陳桎之續編而紀載失次筆削未當仍爲缺典于時不自揆量妄意刪述以紹司馬氏之事而馳驚場屋勉就聲律將作復止既而奔走仕途每携宋遼金元四史以行而簿書碌碌竟未遑也迺後視學浙中校士之暇雖嘗編次未有專功歲丙辰自鄜延安歸居閒無事得以研精竭慮孰復四史於凡宋元名人文籍家記野史罔不抉擿幽隱究悉顛末日夜手書五六年間積草綴稿堆几盈篋暮年衰力旋覺倦勤幾於棄置值王兵使道行朱郡守袵遣書史騰出旂乃復爲刪潤可歟可信校計毫釐如是者又四

史要編卷

十一

五年乃始就緒追惟司馬氏振古鉅儒又助以劉恕范祖禹趙君錫之博雅歷十九年而其書始成猶謂中間抵牾不敢自保矧旂孤陋獨學無朋可以語此也哉但旂平生迂愚不敢隨人談笑蘇洵氏謂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而世儒相沿動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不知道見於事事寓乎道經亦載事史亦載道要之不可以殊觀也故旂於是編凡有關於身心性命之微禮樂刑政之大姦良邪正之辨治亂安危之機災祥休咎之徵可以爲法可以爲戒者皆直書備錄其義自見君臣士庶咸可鑒觀隨其所居各求盡分匪直可以資治而已至論其大可鑑戒者則宋初立國君子小人並用而君子多至擯斥小人多至顯融迨建中靖康間曾蔡之徒更迭爲相而南渡以後則汪黃秦湯韓史賈諸人相繼擅權內小人外君子遂致善類銷亡而士人無賴陳亮所謂舉國之人皆風痺不知痛癢竟忘君父之大讐以是遼金雖滅元遂起而乘之而宋因以亡王通氏有言曰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噫此元之所以有天下而中國盡爲夷狄也旂而天心厭亂篤生我太祖高皇帝驅元漠北復我中夏然聖度涵宏上

契天心下究時事不以滅宋爲元忽必烈之罪而曰天命真人於沙漠即位之明年遂詔修元史仰窺淵府豈但曰國可滅史不可滅亦以見元之亂華皆本於宋之用匪其人所致而千萬世之永鑑莫有大於是也故旂於宋元之際蓋重有感焉而參附遼金以爲是編誠有不能自己者矣及觀元儒揭傒斯有言曰修史在於得人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旂俛思蚤歲涉獵子史則溺意詞章依傍經典則高談性命俱無裨實用晚雖稍知反約庶幾會歸于一而不能附麗未及一二見諸行事竟罹沮尼邇幸泰道旋復優游於學稼灌園之暇而無所用心冉冉老矣不忍以藐焉之身終爲天地間之贅物以負覆載生成之德且回視宋元世代不遠人情物態大都相類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宋元固今之夏殷也所宜爲監者蓋莫切於此矣是用勉以畢初志其於學問文章知史事雖未可妄議而心術則不敢不正但一得之愚上下於宋元四百八十二年之間成茲一百五十七卷之書僭踰之罪知不能免矣倘假我數年尚當再加參校獻之闕下

元史綱目卷四

三

以舒芹曝之忱茲懼率易姑以藏之家塾未敢上瀆也

重刊續資治通鑑序

梁夢龍

史載事經載道彰往訓來表裏爲用六經自尼父刪後夫道如日中天乃歷代史體裁義例詳略激揚互存得失緣世有升降治有汗隆立言之士人品異科意表殊致由千載之下探千載之上疑信并傳取舍不一事有得失固宜然矣褚少孫裴駢而下姑未暇論事核文直不華不俚號命世宏才者是非猶謬于聖人信乎史學之難也歷代史體例爲紀表書志世家列傳載記至溫公作資治通鑑更爲編年隨時繫事易於考見蓋史學之一變也顧有宋而後尚虛筆削寔爲缺典山東左轄臨海王君宗沐學術宏鉅經濟爲心敷歷中外三領岳牧先遭忌構中值猜疑浩然歸去杜門十載生平雖若未耐著述因之益力採撫宋遼金元全史作續資治通鑑書成刊之家塾值朝廷清明求賢圖治特起君子草野之中保釐東土既至政餘出是書以諗同案余因得而讀之見其兼錄衆長條理明備至或得或失關係盛衰之際未嘗不三致意焉意深詞省事覈文徵因竊嘆曰世史名

元史綱目卷四

三

家泛書專釋豈不時有究長至盤根錯節純繆殘缺咸歛手不言是編也獨不然榮辱冠千群籍擬斷足以經邦誠胥臣之多聞溫公之善述也故宋遼金元史成而歷代之史備續通鑑成而歷代之通鑑備彰往訓來茲焉籍矣右轄徐君栻大叅劉君孝少叅朱君守約憲使吳君文華憲副周君鑑潘君允端劉君庠董君世彥何君子壽李君汝王君宗舜憲僉葉君憲甄君敬高君克謙謝君東陽署都指揮僉事李君希周張君承業僉謂可傳時代巡濠濱張公按部至歷下覽而嘉之謂不翅陳詩宜廣其傳備叅校獻納共屬鍛梓工竣諸大夫謂余宜有言識歲月不敢以固陋辭云

太史公編卷四

三

史要編卷之四

史要編卷之五

資治通鑑綱目序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朱熹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擷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始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

太史公編卷五

一

以俟後之君子云

綱目發明序

尹起莘

先正朱文公先生修通鑑綱目觀其自序有曰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槩舉而監戒昭萬目畢張而幾微著則知先正致力是書者其有補於世教甚不淺也又曰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又曰因述其指意條例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則知先正注意是書其有望於後人發揮而講明之者亦甚不淺也且夫先正書法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則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

六史要編卷

令征伐殺生除拜之類義固可見若其變例則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筆書之如張良在秦而書曰韓人陶潛在宋而書曰晉處士揚雄在漢而書曰莽大夫呂后在一統之時而以分注紀其年武氏改號光宅而止書中宗嗣聖之類是皆變文見意者也至於其間微詞與義又有不可得而徧舉如陶侃以藩鎮入擊賊而必書溫嶠以陶侃討峻褚淵以舊臣為司空而必書於齊王道成稱帝之下唐宇文士及邪佞之臣也而卒書其爵五代馮道失節之人也而卒具其官凡若此類殆未易察儆徒習其句讀而不究

其指歸則先正書法之義隱矣此固鯨生所以妄意發明有不容自己者况是書之作其大經大法如尊君父而討亂賊崇正統而抑僭偽褒名節而黜佞邪貴中國而賤夷狄莫不有繫於三綱五常之大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先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者也昔孟軻氏以孔子作春秋與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者異事而同功切謂綱目之作其有補於世教殆亦有得於春秋之旨皆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泯是為可不講究而發揚之哉今茲所述止欲發明書法指意使之顯著而已其

六史要編卷

三

問亦有先儒已嘗議論者則不復述或雖已有議論而指意不同者則自以已意附見又有雖當發明而先後義例相類如一者亦不重舉求其大要不過如是雖未能貫通輿旨然於其大義亦或略見萬分之一世之君子儻因警言而不徒以史學視之亦足以無負於先正之志矣管見之愚如此幸毋誚其僭謹序

綱目書法序

揭傒斯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為萬世之法朱子因綱目氏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

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魯史不可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人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爲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爲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言愈煩而義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得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穀梁其義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得不爲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益友遭宋訖錄閉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史其爲此書幾三十年寸寸而較銖銖而積微辭隱義高見特識既足以啓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余故曰非深

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烏乎後之覽是書者尚求其志哉

綱目集覽序

王幼學

余嘗自恨賦性魯鈍學不迨人歷代陳迹懵懵無知用是伏讀文公通鑑綱目志在涉獵冀可粗通奈其中假字古文有援引幽邃或句投疑難讀而值之訓故弗明理辭彌躡未免澄疑繹味鄭重覃思甚至移日通宵竟不會其指要迺重尋古史申請老師雖舉南榮之宿滯氷釋於一旦復苦華子之忘病尤劇於中年以故不揆筦錐妄擬闕指煩牆間之筆札勤窓下之編抄紬繹經傳群書采刺儒先彙說事必窮其波源而隨加演註字必究其巢穴而即便翻音凡載綱目文辭靡不銳心覈實至如山河形勝動植飛潛南北方言荒裔殊俗亦無放失悉用旁搜舊書之解者見有不同說或相戾茲皆兼錄務廣異聞其有所引根據未詳鑽研未至不肯鑿空決臆寧如夏五郭公句投若涉疑昧則必剖判義理而註曰句絕或備錄一句全文而註曰爲句庶爾後讀之脫復迷忘賴有此編矣猶患屬輯無倫漫然難檢遂本綱目篇

章揭以帝王載祀雖然案綱目義例以得統之國大
字特書無統之國兩行分註且無統之作動輒二三
多至十數若皆小字分註似覺要領支離今從變例
以閏泰呂后新莽劉玄南朝五季不得統者與晚周
漢晉隋唐正統之國一體特書如七雄西楚曹魏孫
吳北朝君國及諸竊號僭名俱不枚標顯列大槩欲
端緒同歸便於披閱而已非敢別爲義例而故相牴
牾也編始於大德己亥迄于延祐戊午積二十年七
易稿而編甫成以其薈叢最集頗可省覽因題之曰
通鑑綱目集覽既成六年三復警止每一過目輒見

太史公編卷

六

外遺先哲有云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噫誠哉
言也彼且云然况謾聞陋識者乎其盤根錯節尚有
望於畜德醇儒云

綱目考異序

汪克寬

謹按前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于朱子手筆褒善
貶惡明著義例悉用春秋書法一字不苟然學者鈔
錄書肆傳刊久而漏誤者多尹氏發明乃或曲爲之
說噫朱子論春秋變例謂門人曰此烏可信聖人作
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
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

其意是乃後世并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
至正之道而如此乎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
或異同皆鈔錄傳刊之失也况尹氏所紀綱目如秦
王遷太后誤作秦人隋主堅弒介公闢誤作殺慕容
泓敗死作敗死徵士陶潛作處士之類訛舛尤甚克
寬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決其必然今借躡謹
摭刊本綱目與于朱子凡例相戾者敬錄如左以俟
有識者考焉

進續資治通鑑綱目表

喬輅

太史公編卷

七

鑒戒東魯大聖刪述於前考亭大儒祖述於後此春
秋爲經中之史而綱目寔史中之經嗣是以來諸家
並作著宋史者訖無定論撰元書者罔有折衷或維
於遼金而昧正統之歸或成於草率而失繁簡之制
或善善惡惡之靡實或是是非非之弗公况其前後
抵牾予奪乖謬衆說紛紜卒未有能會于一者是誠
有待於今日也 天啓 皇明誕膺景運我

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旣表章乎經書獨
未遑於史鑑恭惟

皇帝陛下睿知聰明聖神文武重華協 帝於昭不

顯之誠五福錫民建用惟 皇之極咨詢治道日御
經筵謂經史垂訓雖殊道並行而不悖綱目傳舊而
作詞愈約而益精爰因書法同異之疑嘗有儒臣校
讐之命錄之文梓賜諸廷臣嘉惠及于萬年文教敷
于四海乃者載發九重之詔俾續二代之編跡宋元
之盛衰法儒先之袞鉞大開兩局筆札給自尚方務
備一家史官公於遴選搜羅剔抉存其信而傳其疑
討論研磨詳其大而略其細惟趙宋自建隆之創業
積而爲慶曆之昇平迨熙豐之紛更馴以致靖康之
禍亂比偏安於江左竟訖錄於海南其中命令之施
紀綱之布國體安危之係民生休戚之關大書特書
咸據往牒正例變例悉本成規彼契丹出自鮮卑女
真起于渤海皆以桀黠之虜割據於鄰壤亦爲采撫
其事附見於當時若胡元之主中華尤世運之丁極
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綱既淪九法亦斁第已成
混一之勢矧復延七八之傳故不得已大書其年亦
未嘗無外夷之意末紀 天兵之征討實彰帝業之
輝煌汎掃腥羶之風復還禮樂之俗謨邁三年鬼方
之伐威加六月獫狁之師此我

太祖高皇帝再闢乾坤肇修人紀巍巍功德高五帝

史要編卷

八

而冠百王者也臣輅等才不足以達經權之宜學不
足以盡古今之變仰承隆命愧乏良史之三長俯竭
微勞已見星霜之再易總以四百餘年之事粹成二
十七卷之書上徹經緯少塵膚覽伏願正大綱舉萬
目隆世道於亨嘉興教化淑人心保鴻圖於悠久謹
奉表隨進以

聞

綱目前編序

許誥

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因行事善惡以示勸戒以明道
義是史亦載道也唐虞三代之史爲書書之後孔子

史要編卷

九

作春秋以正王道明大法斷自聖筆故亦謂之經說
者謂春秋絕筆綱目繼作予考春秋終周敬王三十
九年庚申爲魯哀公十四年溫公通鑑朱子綱目始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中間尚有元貞定考三王夫
以五王二十國諸侯七十餘年之事廢絕不紀信史
氏之缺典也仁山金氏履祥作通鑑前編雖嘗補繼
斷缺第書法未立勸戒不明歲時間有錯誤統系亦
未詳列觀者病焉如晉侯午卒而曰晉定公卒趙鞅
卒而曰趙簡子卒陳恒弑君而曰陳成子卒之類甚
衆誥病居之餘不揣寡陋妄自稽考參酌史傳編纂

成書始於敬王癸亥終于威烈戊寅大書天王之統分繫諸侯之國事據實而直陳義因文而自見匪敢上繼春秋之後特欲下補綱目之前中間書法立例悉與弟讚訂議可否務俾不背聖經或者乃謂溫去朱子必缺此者避續經之嫌恐後學不當妄有所述予謂孔子作春秋主于明道非禁後學之著述也溫公始戊寅蓋因趙韓魏事頗重大或以此後載籍稽考可據朱子固而不改恐無避嫌之意且著述所以明道今之大嫌在問學寡昧不足明道耳使著述而能明道固孔子所不罪溫公朱子所與進庸何害焉

史要編卷

十

前有春秋後有綱目中間乃獨缺此凡有識者咸以爲憾矧編中亦有義可言歟書甲子者明天運也書周王者大一統也書列國者臣諸侯也書春者行夏時重歲首也書侵者兵非義也書取者非其有也諸侯而生名討其罪也諸侯而書卒不請命也大夫而書卒譏世卿也或不書大夫以著其擅興師旅或特書大夫以著其擅滅鄰國或原始以正其誅或要終以昭其亂或與而進之或抑而退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善善惡惡之義存焉匪敢自謂能載道也

進續資治通鑑綱目書法表

金江

伏以天啓文明百代闡圖書之秘聖宏述作萬年昭龜鑑之垂雖執中之傳載諸經而致治之蹟存乎史必知要乃能守約非稽古何以右文蓋六經之有春秋是爲經中之史諸史之有綱目寔乃史中之經故綱目追春秋而並觀斯治法與心法而胥顯藝文失紀風會漸漓宋史雜於遼金元書成於管蠡善惡靡定觀省奚裨洪惟我

史要編卷

十

憲宗純皇帝慨宋元二史之蕪昧春秋一統之義微言既絕大道斯湮遂勅諸臣續修綱目是非必錄鳳麟與魍魎而雜陳予奪攸分華衮洎斧鉞而兼著正例變例大書特書植世道之巨防界限獨嚴夷夏守王朝之定律分名尤重君臣真萬古儀刑爲諸經斷例也顧彞倫之要揭提既獨訂於淵衷而曲暢之辭發揮或蔓蕪於末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神凝聖域識際道真訟記欽天已得百王之心法箴隆敬一肇開千古之洪猷豐年屢兆於多魚鴻業重光於八葉以天子而議禮適當制作之時惟王者自得師雅意綱常之治觀史必求其體要尊經不事乎彌文臣江藪菲下材蓬茅賤士涵濡治化素懷芹曝之私沐浴皇恩未效涓埃之報幸棘

關之濫入愧花樣之不符需次家居益奮駑駘之策
研窮史學冀輪犬馬之勤嘗讀綱目至宋元深慨蠻
夷猾夏逮閱終卷歸

聖祖喜觀日月中天欲端二代之典刑必嚴五始之
義例苟義例既隱則史學不明惟廣義病於弗周即
發明亦爲未盡使書法昧於闡著定論罔從折衷輒
不自量少據盾見凡例悉遵乎劉氏訓釋一循乎宏
綱參史冊之外書創通大義倣春秋之內傳揚權微
言先後有倫類例罔缺人事之紀或略定矣軍國之
政庶幾備焉繕寫甫完謹用上進乾坤宏度尚寬書

六史要編卷

十一

蠹之魚日月貞明不廢夜虫之火儻獲取長而捨短
庶幾補一於萬分伏願 君道與師道而並行文運
與 國運而同泰立言立功立德千年貽不朽之訄
謨多富多壽多男萬世頌無疆之盛治

進續通鑑綱目正義疏

張時泰

臣聞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孔子因魯史以修春秋朱
子法春秋以作綱目皆所以正名分扶世教蓋勸善
懲惡之大法所存也臣竊觀趙宋自太祖以至幼主
凡三百有餘年胡元自世祖以至順帝凡八十有餘
年宋有宋史而謬於是非元有元書而昧於得失國

多僭偽之雜朝無正統之歸孝子忠臣有善而弗表
亂臣賊子有惡而弗誅褒貶予奪卒無定論比之孔
子之春秋朱子之綱目大相懸絕矣所以綱目之續
不能無待於今日也恭惟我

憲宗純皇帝深知其然遂命儒臣纂修續資治通鑑
綱目以頒示天下一洗前人之陋習允成昭代之全
書其所以嘉惠臣民者至矣盡矣臣嘗再拜而伏讀
之先味其綱次詳其目雖無三長之實願効一得之
愚謹摘要條發揮與旨理有合于經書者證之以經
書事有符于前史者質之以前史間附己意惟理是

六史要編卷

十三

從或爲君子而一行有虧則不隱其惡或爲小人而
一事可取則不沒其善顯者微之幽者闢之亦猶尹
起莘發明朱子綱目之意也臣於此書研精覃思十
有餘年而始克成編總廿七卷名之曰續資治通鑑
綱目廣義今已繕寫完備謹用進呈伏念臣本草莽
側微之士幸沐菁莪樂育之恩不愧麤疎欲圖補報
蓋以集輕塵於泰山納涸滴於滄海多見臣不知量
也然臣一念忠愛之誠則有非言語文字之所能盡
者况是書雖曰掇拾見聞之一二不無少補 聖覽
之萬一伏望

皇上弘天地之量寬妄作之誅萬幾之暇時賜清覽
察善惡之幾監興衰之蹟因事以檢是書因書以酌
是事善者取以爲法惡者用以爲戒則臣之心爲少
盡而臣之學爲不負矣

進續通鑑綱目發明表

周禮

伏以四海熙熙身際文明之嘉運乾坤蕩蕩躬逢制
作之良時六合同春華夷均戴蓋春秋寓予奪之公
乃經世之典綱目寔傳心之要誠諸史之尊用續尹
氏之發明竊附宋元之綱目極知僭踰無所逃誅昔
我

太宗文皇帝

古

太宗文皇帝稟出類拔萃之資任繼天出治之責德
威誕布文教聿興於六經既嘗表章獨二史乃未暇
及是蓋有待於

憲宗純皇帝也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知中正齋莊離照旁通乾剛獨運
作之君作之師爲群生之共主繼其志述其事續
列聖之洪圖待士允邁於漢唐興學遠迨乎三代恭
惟求善以如渴更羨立賢之無方臣念作養之及十
年荷 洪恩之廣博惜犬馬之庚三紀耻一藝之無
成然挾策屢聆棘闈才謏終遭擯棄追思至德難報

宋元綱目愚管序

江淵

愚
其安戒其危而永保
列聖萬年之業取所長棄所短而俯鑒微臣一得之

宋元綱目愚管序

江淵

綱目愚管集成客有見而讀者未終卷作曰杜元凱
稱春秋詞約而義微子何詞之繁也曰何敢當此本
有疑而識以俟知已竊比先儒綱目之作且不敢況
春秋乎其繁其簡亦時也勢也孟子七篇之辯欲比
洙泗論議之簡可乎程子補格致五章之缺已不可
並曾子九章之文矣世隆至宋小人迭用夷狄橫行

冠履倒植時變人情千態萬狀雖欲數句成文未必能推見至隱諸家論斷多潤色之文且甲是乙非又不止如單伯請子叔姬于齊左氏穀梁公羊之說之類作者未必皆是而無非讀者不能皆信而無惑使非即其行事觀其用心合始終而通論之後世將無所警勉矣初豈若莊周荀卿之詞欲浩乎若無窮哉方遜志先生曰學者之患在慕古而不知道聞其出乎古則以爲善雖有未至不察也聞其出于今則以爲不善雖有至者不察也管中之天小則小矣其耿耿之明亦或有可觀者子惟求其是古與今繁與簡不必拘也且篤信者信乎道人之知不知不敢必今而後當謹藏之庶免僭竊之議客笑曰且徐讀而思之未必不知子之用心也

太史要編卷五

十六

史要編卷之五

史要編卷之六

吳越春秋序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徐天祐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疆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予以告今諸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而況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爲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爲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爲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

太史要編卷六

耶睥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睥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瞭若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已君臣反復上下其論議種蠡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鑒鑒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二千年故實哉睥書越舊嘗鉅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厲學校蒐遺文修隆典乃輟義田廩羨財重刻于學不鄙諛聞屬以考訂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關不爲無補遂不得辭厥既刊正疑訛過不自量復爲之音註併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于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前漢紀序

荀悅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凰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曆

六史要編卷六

二

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之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溢爲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枯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外命亢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略舉其要假以不直

六史要編卷六

三

尚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于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繁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畧其文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

今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群后之盛勲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觀之

六史要編卷六

四

矣

後漢紀序

袁宏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爲後漢紀其所掇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畧多不次叙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

而已信足扶明義救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瞻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智經綸足爲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叙今因前代遺事畧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異言行趣舍各以類書故觀其名迹想見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吏區區注疏而已其所稱美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歿而不傳其遺風餘趣蔑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者多所以悵快躊躇操筆恨然者也

六史要編卷六

五

蜀漢本末序

方希直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媚者之所毀大賢君子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汨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憚人卑陋鬼瑣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魑魅亡嚴霜降而虫虺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

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

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螣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然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絕之緒而續之有汎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誦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干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賢君良輔之謀謨忠臣孝子之氣節斷斷乎其可徵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希直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蔣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雲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彘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雅其所由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

太史要編卷六

六

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然則是書之刻王非爲一國計也其爲天下計也夫非爲一時計也其爲萬世計也夫

元經傳序

薛收

元經始晉惠帝終陳亡凡三百年蓋聞夫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故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以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然帝衰於太

太史要編卷七

七

熙故元經首此振起之也中國盛乎皇始故元經享名以正其實嗚呼天下無賞罰三百載聖人在下則追書褒貶以代其賞罰斯周公典禮使後王常存而行焉仲尼筆削使後儒常職而述焉收授經於夫子何足以究其潭奧輒爲傳解發明師訓之一二云

大事記序

呂祖謙

司馬子長年表大事記蓋古策書遺法獲麟以上既見於春秋經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今采左氏傳歷代史邵康節先生皇極經世司馬文正公稽古錄資治通鑑目錄舉要曆輯而廣之意所未安參稽百氏

頗爲增損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云
起春秋後訖于五代分爲若干卷通釋若干卷解題
若干卷合若干卷

大事記續編跋

張統

忠文公跋涉畏途猶拳拳以續大事記爲念夫大事
記乃尚論古人賢否得失之書也書法精審炳炳如
丹然則公之自處又豈有不審者哉

元史續編序

胡粹中

皇朝纂修元史旣成惟執事近臣得賜摹本版藏中
秘人間得見者甚少其後江西張美和梁寅譔元史

元史要編卷

八

畧行于世二公蓋當時與纂修者家有令書惜其辭
約而事簡無以見一代典故觀者未能無憾焉余仕
楚之明年始閱此書終編又惜其詳於世祖以前攻
戰之事於成宗而下治平之跡畧而靡悉順帝之時
史官失職紀載闕然不能有所增益要亦未得爲一
代之完書也於是取其所詳闕其所畧凡可以備一
朝之制作者則弗之敢遺起自世祖至元十三年丙
子上接宋德祐元年迄于順帝至正二十八年爲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通九十三年凡十六卷大書以
提其綱分註以備其目雖竊取子朱子編年之法而

於褒貶之義則不敢僭一辭焉書成質諸紀善貝君
季翔命曰元史綱目余何敢直曰續編云

世史正綱序

丘濬

世史正綱曷爲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
記乎其大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
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
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記
續之可也正統有朱子之筆遵之可也奚用此爲哉
曰呂氏之記記其大而或蕪其細也朱子之筆筆其
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已細小不屑及也

元史要編卷

九

取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計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聖
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所以待後
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生小子
也何則人之生也稟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而愚者
不肖者恒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人君
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鮮愚爲此書直述其事
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粗知
文義者不待論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苟或因是而馴
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婉而正之書亦可由
此而得之矣愚所以作書之意有在於是非敢立異

以犯不韙之罪也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嚴華夷之分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華夷之分其界限在疆域華華夷夷正也華不華夷不夷則人類淆世不可以不正也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亂國不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國以持世而一歸於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夷狄不敢以亂華禽獸不敢以侵人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在乎請言其詳天位乎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物也物之動者有三焉人也夷狄也禽獸也天生人而於人生中命一人以爲君以爲人類主闡教以立人極修政以安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後其極可立也彼其所以爲生人害而使之不得安者誰歟夷狄也禽獸也爲生人主必攘夷狄驅猛獸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是則君人者之責也雖然君之所以爲此者非君之自爲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

焉奉天者必大報天焉君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禋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緯災祥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天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愛人君君之心則仁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爲其心形天之氣以爲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之理不爲物所蔽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氣不爲物所戕故凡其號令之頒政事之施教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爲民而已爲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此豈能以其獨力爲之哉亦由夫大小内外之臣以爲之腹心股肱耳目爪牙焉耳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階級相承氣脉相通各盡職以釐務畢同心以奉上君必死其社稷臣必死其職事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而百世百世而千萬世華必統夫夷夷決不可干中國之統君必統夫大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臣非有舜禹之聖決不可以言禪君非有桀紂之暴決不可以言伐君雖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之志決不可以言放非爲天吏決不可與問罪之師非奉天討決不可清君側之惡事雖至於無可奈何

非濟天經決不可用權宜之策天冠地履之分必嚴
水木本源之心必篤如是則大義立矣雖然天下之
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未
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大位必
受之於父父非真堯舜子非真朱均必不可以與舜
禹子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
攝桓位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予必子心
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之
決不可以行權非真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
受取與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

六史要編卷六

十三

正於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其位必端其
本本之所以端者身也身不可以不修身之所以修
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必當修而
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修身
修身以端其本則夫婦于焉以有別昆弟于焉以有
序諸父于焉以有善諸舅于焉以有義族人戚屬莫
不于焉以有禮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
上而效于下篤其近而舉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
以綱維之者國也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
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

華夏安平中夷狄衛乎邊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凌則
人之所以爲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而
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徇於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
熙泰和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爲人物亦得其所以
爲物天由是而得以爲天地由是而得以爲地則人
君中天地而立爲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
之意於是乎爲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
垂世立教者亦於是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一得
之愚偶有所見而妄爲此書始嬴秦庚辰之歲滅國
訖于齊世道之始變也終

六史要編卷六

十三

皇明戊申之春慧出掃于昴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
一千五百八十有九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
世之學生小子而後世之賢人君子容或有以取之
否乎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俟

人代紀要序

顧應祥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生其間人也者天地之心
也欲知天地之終始者必以人君也者人之主也欲
知人代之興替者必以君上古之時茫乎遠矣不可
得而知矣自夫書契既立人文日開於是乎始有簡
策以紀之唐虞有典三代有書以其載道而言則謂

之經以其紀事而言則謂之史其實一也春秋者魯國之史也孔子取而筆削之遂得與經並傳其餘弗傳者多矣漢司馬遷氏始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諸書上自黃唐迄于秦漢立帝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共爲一書謂之史記班氏父子繼之爲西漢書自是而後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皆宗其槩

六史要編卷六

十四

驥而莫能尚之至宋司馬溫公又取諸家之史萃而爲一以爲編年是謂資治通鑑不曰史而曰鑑者蓋欲人君以古爲鑑之義也朱子因之而作綱目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紀其實約文隱義而褒貶寓焉作史之法無踰於此矣應祥幼好讀史而苦於浩瀚嘗效皇極經世起自唐堯甲辰畫爲編年圖專紀人代以便觀覽既而病其太簡未及改也乃今謝事家居閉門杜客每嘆餘生無幾不敢惕玩復取前書重複增定秦漢以前則證之於子由古史秦漢以後則證之於二十一史通鑑纂要世史正綱諸家雜史僞史至於稗官小說釋老之書咸取而參訂之大率以紀人代爲主故於人君之創業繼統篡弒之事必求其實而詳書之雖僭僞之主夷狄之君亦必具其顛末而政事之有關於治亂興亡之大者則櫟括其語而

明白書之使善者知其爲善惡者知其爲惡篡弒者知其爲篡弒中國知其爲中國夷狄知其爲夷狄窮鄉下邑之士無書可考者一覽而得其槩矣祥也學不足以博古又無鄴侯三萬軸之蓄掛一漏萬之謂知不能免豈敢附于作者之末聊以便初學云爾

人代紀略序

顧應祥

六史要編卷六

十五

人代紀紀人代也紀人代者所以紀天地之始終也天地亦氣也氣之聚者必有散也天地既有其始安得不有其終乎曷從而知之也以人心之靈而知之也夫天地之生物物固物也人亦物也其冥然而無覺者草木也有覺而得其氣之偏且駁者禽獸也有覺而得其氣之全且純者人也惟夫人之生也指其覆於上者曰天指其載於下者曰地指其禽獸草木而曰禽獸草木是則天地萬物皆以人而得名也是故紀天地必以人也然而人不能盡紀也君者所以治人者也人之首也世道泰則統天下而一君世道否則四分五裂而互相雉長否之極也則夷狄之人亦得以其力而僭爲中國之主泰者陽也否者陰也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一治一亂陰陽消長之機也然陽一而陰二也故治日常

史要編卷之七 雜史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國語解序

常昭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
據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
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
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
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
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
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爲經軌並陳

史要編卷七

一

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
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繆至
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註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
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數而衍之其所發明大
義略舉爲已瞭矣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
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
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
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
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
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

少而亂日常多混一之時常少而分裂之時常多中
國陽也夷狄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然極盛之世
而不能無夷狄之患極治之朝而不能無小人之患
治得其道則陽足以制陰治失其道則陰反制平陽
矣是故紀人者必以君也上古之時天地初闢純陽
之氣未散在上者標枝在下者野鹿渾渾噩噩無事
可紀及乎人文漸開而治亂相尋於是平始有征伐
戰爭之事而日益繁矣譬如人焉其始也惟赤子之
心已耳及其壯也則利欲交攻而百慮生矣故紀之
者紀其略也紀其略而治亂興亡之迹可見矣觀其
治亂興亡之迹而天地之始終可見矣故曰紀人代
者紀天地之始終也由是言之則人也者天地萬物
之靈也盡人之道則與天地並立而爲三矣並立而
爲三者非謂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伍也天地之理即
吾之理天地之性即吾之性以天地萬物之理會於
吾心則與天地相爲流通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者是
已若徒以血肉之軀而貿貿焉惟欲是徇則與禽獸
草木同一物也奚貴於人哉故紀之者又將以覺夫
人也此人代紀之所爲作也

史要編卷之六

史要編卷六

上

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亦所以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汲冢周書序

楊慎

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_音準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

六史要編卷

二

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爾雅論語又似禮記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諸國夢一妖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徵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鄉生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名題漆書皆科斗文字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詔荀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著作即東晉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此晉書武帝紀荀勗及東晉傳文也又杜預

春秋集解後序亦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同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合此觀之汲冢所得書雖不可見而其目悉具於此曾無一語及所謂周書者也按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以今所謂汲冢周書校之止缺四篇蓋漢以來元有此書不因發塚始得也李善注文選日月遠在晉後而其所引亦稱逸周書不曰汲冢書也惟宋太宗時修太平御覽首卷引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蓋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充之矣是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适高氏似孫黃氏震李氏燾吳氏澄周氏洪謨號通知古今者皆未暇深攷予故錄晉書及左傳後序文于此則此書也當復其舊名題曰逸周書可也

六史要編卷

三

戰國策序

鮑虎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考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諦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讐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遠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爲之說非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略或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車舊有高誘注既踈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處於是考史記諸書爲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闕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明宣教化可以正

一史之謬備七畧之關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

越絕書序

田汝成

越絕書一十五卷凡十有九篇爲內經者二內傳者四外傳者十有三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豈其然哉內經內傳辭義奧衍究達天人明爲先秦文字外傳猥駁無倫而記地兩篇雜以秦漢殆多後人附益無疑也本事篇序則又依託春秋引證獲麟歸於符應若何休之徒爲公羊之學者故知是書成非一手習其可信而畧其所疑亦可以直埤史氏之闕脫矣

太史要編卷五

五

其曰越絕義含兩端或曰奇絕或曰斷絕句踐困憊餘魂弱身強志轉敗爲功得非夷裔雄材曠世奇事乎故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誠積於中而威發於外內能約已外能絕人故曰越絕齊將伐魯仲尼耻之子貢一出而動四國遂以興越滅吳亂齊伯晉魯恃以無恐而春秋所紀二百二十四年諸侯之事適以於越入吳終焉故解者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此辯士絕於彼故曰越絕愚謂二說殊科咸從臆決折衷確貫則前說爲優夫吳越保界遐陬勢同唇齒持信義以相恤則敗亡之禍安從

生哉而互為窺竄日尋戈矛隙劇仇深一施一復與廢之際天人昭矣方吳之初伐越也歲在牽牛史墨占之以為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越人迎擊闔廬殲焉蓋吳之遠天也是以有樵李之辱夫差畜憤父讐冀於必報人謀定矣越雖得天未可逞也句踐不納范蠡之諫而先事襲之訖用大敗蓋越之違人也是以有會稽之辱越王卑詞厚禮請成於吳吳人許之殆天意焉而越王苦身焦思約已阜民折節賢豪繕飾備利范伯治外大夫種治內計然畫策明於陰陽天人合矣夫差方且恣其淫心窮購奢靡疏子胥而昵宰嚭忠佞倒植當是時人有言宰嚭死者仲尼曰否否天生宰嚭以亡吳也吳不亡嚭將無死嗟乎天人之度不更昭乎終以勤兵遠畧而越乘虛搏之吳是以有姑蘇之辱其時越猶未能即有吳也而與之平夫差苟有志焉或能以一旅自奮而般躋趾安餘身無幾越且假仁徵譽取舍循方人事備矣天眷殷矣吳是以有甬東之辱嗣是越勢益張威振上國會諸侯於徐州主歸侵地天王致胙比跡桓文鴻烈徽名彈壓宇內謂之越絕不亦宜乎夫吳越比壤而封吳之視越也猶擾虎也跳梁不出楯檻之間其

太史要編卷

六

大小強弱不敵明甚然吳以強大而敗越以弱小而興形勢非偶安所論哉善乎范蠡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夫差拙於持盈而句踐工於定傾則其興廢之際又何疑焉文谷孔子提學兩浙得是書而悅之曰入其疆而不習其故非學也校其訛舛而付梓焉以予為吳越之遺黎也屬序於予為之引端若此而歸之天人之度焉嗚呼順天者祥逆天者殃修人者昌怠人者荒豈惟吳越為然持以考百代之推遷其故可立睹也

晉文春秋跋

吾衍

太史要編卷

七

晉文春秋於劉向校讐未之聞余於近年與楚檣杭併得之誠奇書也不著作者名氏觀其篇目次第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雖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晉乘楚檣孔子修春秋多取之余嘉其書因鈔寫以備三史之目

楚史檣杞序

王衡

孟軻氏曰晉之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其義一也春秋魯史爾聖人修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左氏公穀俱為註釋我朝永樂間纂修春秋大全經筵以進講庠序以設官貢舉以取士雖閭里小子亦莫

不知有春秋也自櫛杙見於孟子後世無聞焉雖老
師宿儒亦未之見也戊戌春二月余以御史出
守淞郡因政暇時與少叅葉公廷茂論及春秋公出
楚史櫛杙一帙示余披閱再四所志者莊王一君未
敢遽信以爲櫛杙也其間克鄭問鼎合於左氏伐鄭
圍宋同於公羊隱戲絕纓之屬古人率多引用若可
信矣但申叔時所云教之春秋而聳善抑惡爲可疑
焉雖然夏五郭公春秋尚爾又何怪乎櫛杙而有是
哉按楚本芊姓子爵莊王名旅五伯之一立於魯文
公十三年卒於宣公十八年二十三年之間僭王問

太史公編卷七

八

鼎憑陵諸夏春秋惡之似無足道者然而爲國不敢
驕士爭過而還晉師虞丘子之薦賢孫叔敖之相國
與夫士慶杜子諸御已之諫申公子培洎絕纓者之
忠之類亦有足取焉者故以伯者之功效計之則莊
亦得爲春秋之賢君以王道之軌轍範之則莊不免
爲三王之罪人所謂功之首罪之魁矣故曰五伯者
三王之罪人又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其
以是與余嘉其詞義高古信爲史筆遂命工鋟梓傳
之四方與凡好古君子共之未必不爲勸善懲惡博
物洽聞之一助云

蜀鑑序

李學

蜀在禹貢一梁州爾文王興於岐西而從武王牧野
之師者乃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說者謂文王化行
江漢之所被信矣三代以來秦得蜀以并諸侯漢高
由蜀漢以定三秦諸葛孔明三分天下僅有其一而
伸大義於季漢非以其地西接嶓函南連荆吳扼關
河之勝則爲右府之固合吳蜀之長則據上流之重
險要雖控於一隅而形勝實關於天下歟中興南渡
首吳尾蜀有常山之勢前褒後劔得金城之險乃春
西顧護蜀如頭目保蜀如元氣世歷百年歲經三卯
外有虎噬之虞內懷鵠勞之憂而蜀之爲蜀非全盛
時比矣文子久仕於蜀身履目擊而動心焉燕居深
念細繹前聞因俾賓中郭允蹈緝爲一編起自秦取
南鄭迄于王師平孟昶凡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險阻
邇雍而隣荆者稽之舊史按之圖志悉紀于篇西南
夷爲蜀後戶未形之憂難忽而已事之鑒可師則又
條其本末而附之間又論其得失之要者定爲十卷
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見于此意蜀在
宇內九之一爾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竊之則亡覽是
書者可以鑒焉因名曰蜀鑑云

太史公編卷七

九

兩漢文鑑序

邵寶

或有問於余曰子之馳騁古今貫穿史傳而謂史可節乎它史猶可而謂漢唐三史可節乎今子之纂節三史固矣又何爲摘出三史之文而別爲一編試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漢唐正史萬代取信奚庸一字加損特以科舉之習不容不纂取其要余白首場屋深知其然漢唐三史連編累牘寸畧之間何能遍覽書肆節本十不一二無可搜閱余是以冒然爲之蓋有得夫先正採取史集要言之義至若名公鉅卿忠言嘉謨見之史傳不可槩舉何敢一字妄加節略惟其不容節略是以別爲一編故不摘出無以表一時言論之切不繫諸朝無以知當時聽從之美觀一代之奏言則知一代興衰之故觀一篇之首末則知一篇奏述之由史有不足則旁搜飽書如平子之賦二京張說之頌封禪韓子之原道柳氏之饒歌要亦吾儒之不可闕者或取之選或取之粹或取之集中皆此類也漢唐史節積十餘年而功始竟三史之文編纂告成姑以述其大槩云爾妄將末學破裂舊史知我者其以是乎罪我者其以是乎

兩漢書疏序

邵寶

文之高下或繫于世或繫于人世日以降而人有能反之力君子不謂世焉故有諸葛而後有表裏訓命之表有昌黎而後有追配典雅之碑文之繫於人者如此若以世論戰國之文不逮春秋春秋不逮西周不逮商商不逮夏夏之文視唐虞又何如哉大賢淑世其次表世其次同世以一勝衆宜難爲力也故夫人之同世者多矣故曰或繫于世或繫于人此之謂也周以後之文惟漢近古而西京爲盛其間優劣雖以人異要之後世蓋莫加焉漢文之製其大者爲詔爲令爲書疏詔令以代言固卑于者事然其用弗恒惟書疏用於事君輔德弼違非是莫宣陳惻建明非是莫達故於學者尤爲切近講之不預其可乎哉今之論策固將爲書疏地而諸生師法太近考業之餘寶竊病焉乃謂萬載教諭朱憲錄自董子迄程朱數君子奏對大作集爲一篇刻畀諸生俾之讀之繼而憲使周公文化復出是編乃其先大夫怡菊先生所集蓋兩漢之作皆萃於此遂并刻而通畀焉夫漢之人固有不局於漢者况吾前所集亦不淺於文矣今求之體裁則此集所載又近古之世也以人訓焉積欲其厚以世訓焉取欲其詳則於道也可以進矣而

史要編卷

十

史要編卷

十

何有於文乎由是益懋厥修涵泳六經步趨三代視力所至淑則淑表則表而不其於同世將自我重焉則其所繫獨文也哉文之所用獨書疏也哉書刻於九江藏於南昌分司工費取諸學役餘錢治其事者兩學職張輅邵清而李守哲實乎書先生以憲使貴封監察御史平生好古文類其志序校精密類其政秘不自露以遺其後人類其德欲知先生者于是編亦可少見矣

西漢會要序

徐天麟

臣聞興一代之治者必有憑藉扶持之法傳千古之

太史公編卷

十三

信者必有會粹總括之書仰惟國家稽古右文歷世一軌聖經賢史均務討論凡帝王心傳默畀之旨修身體道之要聖性高明固已融會於精神念慮之表至於本數末度宏綱懿摹大關於治道細極於彌文莫不蒐羅摘撫以備參攷所以廣帝學之緝熙監舊章之粹駁而集治功於大成者也自建隆初司空平章事王溥因唐蘇冕崔鉉會要增爲百卷以獻太祖皇帝詔藏史閣溥又採梁開平至周顯德事爲五代會要亦獻之迨仁宗皇帝在御始詔史臣王洙章得象等修纂國朝會要自建隆迄于慶曆爲書百五十

卷熙寧以後設官置局繼續修纂英規茂矩罔不登載藏之金鎖副在有司真足以貽萬世之典則張聖世之宏休矣竊惟三代而下言治者必首漢唐今唐有會要而漢獨未備是謂闕典臣究心班史垂二十年嘗觀漢接殷周而興承秦滅籍之餘先王制作漫不可見高皇帝以寬仁英武統一函夏干戈甫定疇賢東能協濟康功或次律令或申軍法或定章程或制禮儀或造新語以至王同姓封功臣彬彬然有三代之遺意當時號爲規摹弘遠其後惠帝蠲苛法文帝除肉刑武帝表章六經改正易服昭宣而隆藩飾愈備皆所以昭一王之丕式垂百世之令猷然紀傳表志第存史法而典章公華本末難見是用不量謏薄輒倣唐及國朝會要厘分昉析輯成西漢惠要七十卷專以班固漢書本文編次其或與史記互有發明間取一二以附益之其餘如荀悅漢紀范曄後漢書與夫漢官儀漢舊儀官解詁漢官典儀三輔黃圖之類雖合採用止附注於班史本文之下井井繩繩不錯不紊窮以歲月顛末粗備於是西都一代之制燦如日星與唐之制度紀綱皆得媲美聖朝高文大冊同垂不朽誠非小補意文獻不足證而夏商之禮幾

太史公編卷

十三

於無考太平之書存而成周之法度可舉而行邇流
尋源循末推本則由西都之制可以求三代禮樂之
遺因漢唐之粗可以彰聖朝文物之盛斯亦列聖垂
摹之本意也故序所爲作之意以冠於篇首庶其有
補於聖治之萬一爾

東漢會要序

徐天麟

臣頃於嘉定四年九月表進臣所編西漢會要七十
卷際遇寧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稽古右文日新聖
學旣塵蠆濩之覽乃十一月丁卯有旨付尚書省藏
之秘閣竊自惟念臣役以庸愚妄倣前賢纂輯遭逢

太史要編卷

十四

聖明不棄葑菲俾得晉聯廣內之儲豈意書生有此
榮遇當時三館之士被命看詳間謂臣言兩漢治効
上軌殷周制度文物炳耀青史今詳於西劉而略於
東都豈不猶爲缺典臣退而自忖所幸精力未疲迺
因公退之暇繙閱范史旁貫諸書復加哀次成東漢
會要若干卷竊惟炎運中興禮樂庶事視西都爲加
詳建官置兵以節約而鄉簡雖建武改制事歸臺閣
中世失權政移戚官然猶足以綿延二百年之祚比
隆於高文武宣者以紀綱法度猶有可以憑藉扶持
者也自蔡邕作十意補續前志其文旣已湮沒范曄

亦欲徧作諸志依準前書然徒懷著述莫究羣功雖
又嘗以十志託於謝儼搜撰垂畢值曄傾敗委棄弗
存其後劉昭因曄遺緒以注補之今八志所述綱目
粗備然食貨兵刑學校選舉之類皆缺弗著學者病
焉臣不量疎謬復茲編綴以備一朝之典庶聖當極
酌古御今庶有裨於乙覽之萬分凡八志已詳者今
特撮其綱要志所未備者則詳著本末又間以已見
爲之論述使議禮者參兩漢之沿革以求三代之遺
範則是非得失粲然在目孰爲可法孰爲可鑒於是
攷而證諸其於世教詎云無補乎

太史要編卷

十五

西漢詔令序

蘇天爵

先王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何其義理精微忠厚惻恒
感人之深能若是歟蓋情之發于中者實則言之著
于外者切德澤之及于人者深遠也三代而降文辭
近古者莫兩漢若一時典冊詔令混于紀傳有能取
司馬班氏書離其說次其先後俾讀者見其愛民憂
世恤刑薄賦遣使求賢乞言圖治詞氣溫雅制作森
嚴甚有古之風烈夫明君賢臣訏謨于嚴廊之上旣
務合乎典禮發號施令敷布于海宇之內必能格于
人心斯其上下之交孚治忽之所關豈偶然哉有虞

之朝龍作納言夙夜出納帝命惟允鄭伯爵也爲命
禋諫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入子羽修飾之東里子
產潤色之况後世有天下者渙汗大號鼓舞非民皆
出治之本經國之要豈可以私智獨見而爲之乎我
國家累聖相承興崇治化凡議大政皆命文學老臣
共之故詔令之頒渾厚質實及貢舉試士詔誥亦用
古體其軫念黎元追古制作誠非近代所能及焉然
則帝王之制固本於五十八篇之書而兩漢詔令亦
不可忽也是編吾家所藏西漢十二卷吳郡林處錄
東漢十一卷四明樓昉錄及官渚省與憲使王公議

六史要編卷七

六

刊行之向聞於潛洪咨夔亦嘗纂次成書事著其略
帝繫之說惜乎不傳獨得其總論刻置卷首又命進
士高明輯其目文學掾許益考正其訛或謂兩漢季
年權姦柄用擅政稱制文宜刊削夫命令雖出于當
時而善惡悉著于史策錄之以示訓不亦可乎

東漢詔令序

樓昉

河汾王仲淹續書以存古欲取兩漢制詔接應
周之緒君子議其僭雖然世有華質道有竊隆則一
代之號令文章亦與之爲升降若周之委曲繁重固
已不如商之明白峻潔而所謂灝噩云者視渾渾之

風則已漓矣然謂書之後不復有書是誣天下後世
也走幼嗜西漢書每得一詔輒諷味不忍釋意一何
其沈浸醲郁雍容雅裕入人之深也暇日常欲掇其
散在志傳者附之本紀攷其歲月以類相從粹爲一
編因循未果而吳郡林君德祖之書傳焉走可以無
述也然東都二百年間王言帝制雖乏西京渾厚之
氣若光武與隗囂公孫述竇融等書則有以見心事
之磊落焉勅鄧禹馮異岑彭等書則有以見機神之
英晤焉頭髯爲白之言平定安輯之訓與夫責劉尚
以斬將弔人之義有以見不得已之心焉驚河西感

六史要編卷七

七

市掾不待識者而占其中興矣明章二帝雖不逮前
烈然永平即位之詔有曰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元
和擇吏之詔有曰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
小心畏忌忠厚惻怛藹然見於言外而所與東平王
酬答者讀之使人流涕也和安以降政出房閭權歸
宦孺陋矣而勞來勤恤之意猶時有前人之遺風焉
是未可槩以爲華不副實而併棄之也或者又曰帝
王之言出於其心而發於其口故言即其心兩漢以
來率付詞臣之手亦何足錄邪嗚呼此又未深攷者
爾武帝以淮南王善文辭每爲報書輒召司馬相如

視草天水多文學掾光武有所辭答特加意焉未必無儒生學士相與彌縫於其間也至觀文帝與尉佗書自謂高皇帝側室之子光武以司徒比堯必非代言者之所敢道矣由此觀之漢之制詔非若後世一委之詞臣也竊不自揆倣林君前書之體纂次成之目曰東漢詔令非敢傳之他人亦聊以備遺忘與我同志者幸訂正而刊削之毋以河汾譏我

史漢異同跋

楊士奇

右史漢異同近從鄒侍講借錄凡三冊此書吾郡前輩家有之相傳作於須溪而編內不載觀其評論批點臻極精妙信非須溪不能然文獻通考云倪思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思以班史仍史記之舊而多刪改務趨簡嚴或刪而遺其事實或改而失其本意因其異可以知其優劣所論政與今所錄者合而卷數亦同豈非書作於倪而評論批點出於須溪邪

西京雜記序

黃省曾

漢之西京惟固書為該練非固之能爾亦其所資者繕也仲尼約之實書馬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右皆然也暇得葛洪氏西京雜記讀之云為劉子駿所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比固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

異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予於是始知固之漢書蓋根起於子駿也乃邇憶其所不錄之故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畧閑漫無歸與夫杳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也其猥瑣者則霍妻遺行之類是也其閑漫者則上林異植之類是也其杳昧者則宣獄佩鏡秦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忌者則慶即趙后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披金置沙法所刪棄矣至於乘輿大駕儀在典章鮑董問對言關理輿亦皆擯落而無採宜書而不書者何也豈不幸存於雜記歟但今所傳且失其半又非洪之故簡矣嗚呼後之代儒安得如子駿者選收彙集以待班固者出歟誠為史家之一慨也

史要編卷七

十九

史要編卷之七

史要編卷之八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進順宗實錄表

韓愈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不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常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

六史要編卷八

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謹隨表獻上

貞觀政要序

吳兢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

明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四維之不張每克已勵精緬懷故實采嘗有之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叅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

六史要編卷八

于左

開天傳信記

鄭棨

余何爲者也累忝臺郎思勤墳典用自修勵竊以國朝故事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參於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殞墜輒因步領之暇搜求遺逸傳於必信名曰開天傳信記斗筭微器周鼎不節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觀其志寬其愚是其心也

東觀奏記序

裴庭裕

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自壽邸即位二年監修國

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以宣宗懿宗三朝實錄夫修歲月漸遠慮聖蹟湮墜乃奏上選中朝鴻儒碩學之士十五人分修三聖實錄以吏部侍郎柳玘右輔關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胤太常博士鄭光庭專修宣宗實錄庭裕奉詔之日惕不敢易思撫實無隱以成一朝之書踰歲修例竟未立國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注逐季送史館史館別設修撰官起居注外又置日曆至修實錄之日取信於日曆起居注參而成之伏自宣宗皇帝宮車晏駕垂四十載中原大亂日曆與起居注不存一字致儒學之士閣

太史要編卷一

三

南唐書序

馬令

傳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唐季五代大盜割據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風往往有之南唐寢滅史官高遠慮貽後悔悉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鉉湯悅奉太宗皇帝勅追錄所聞而忘遠取近率皆踈略先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知多南唐故事旁搜舊史遺文并集

諸朝野之道其事者未及撰次遽捐館舍今輒不自料纂先志而成之列爲三十卷雖有愧於筆削而誅亂尊王亦庶幾焉

五代史缺文序

王禹偁

臣讀五代史總三百六十卷記五十三年行事其書固亦多矣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迹傳于人口而不載史筆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簡牘漏略不有紀述漸成泯滅善惡鑑識豈不廢乎因補一十七篇集爲一卷皆聞於耆老者也孔子曰吾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義也

太史要編卷一

四

聖宋遵堯錄序

羅從彥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訖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玉清宮等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邪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

張終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心
缺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
金人犯關之變蓋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
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剗熙豐
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室太平矣
議者猶謂金陵之焰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
而救之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吳兢作
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然哉因採
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 相北類
纂錄之歷三季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錄其間事之

八公集編卷八

五

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
未明者則釋以祭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
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
顥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其後若乃創始
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
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
爰及熙豐之弊卒歸于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
萬餘言欲進之黼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問已爽忽
矣然事固有始睽而終合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者
古人有之若周成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不久朝廷

清明金人竄伏且當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歲月以
俟採擇

進東都事略表

王 稱

伏奉告命除臣直祕閣者謬述一經冒徹宸旒之邃
誤膺再命踞陞芸閣之華省已兢惶荷恩深厚臣稱
伏念賦才冗瑣受學空疎蚤結髮於薦紳粗服膺於
簡策未聞儒者之六藝安有史官之三長念昔先臣
少登鼎甲忝耳泉之侍從陪南度之衣冠曾與編摩
肆堂書命臣猥名牛馬之下走敢謂箕裘之故家聞
詩禮以僅傳撫輦瓢而無恙冥搜故實坐閱歲時璽
璽記錄之多寢寢編帙之廣念食芹而甚美亟抱璞
以直前上祈以折衷於聖人下將以俟命於君子曲
荷帝心之善貸驟加儒館之清名幸則已多報於何
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睿謨天錫聖學日新事深鑒
於本朝政若稽於先烈宏遠之度同符於藝祖忠厚
之澤合德於仁宗前事誠後事之師家法乃治法所
出致茲管削亦與甄陶臣敢不博采舊聞仰副洪造
不與校讐之列夢長到於石渠遠瞻咫尺之威心自
懸於魏闕謹奉表陳謝以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序

李心傳

心傳年十四五時侍先君子官行都頗得竊窺玉牒所藏金匱石室之副退而過庭則獲剽聞名卿才六夫之議論每念渡江以來紀載未備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將之行事猶鬱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間兵戎財賦之源流禮樂制度之因革有司之傳往往失墜甚可惜也乃緝建炎至今朝野所聞之事凡不涉一時之利害與諸人之得失者分門著錄起丁未迄壬戌以類相從凡六百有五事勒爲二十卷或謂心傳曰子之是書固學者之所宜究也况言人之善而不及其惡記人之功而不錄其過是書之行於世也則宜雖然子以論著之餘而紀見聞之故凡有所取則未及乎取者必以爲見遺凡有所揚則不足乎揚者必疑其見抑吾懼夫兩端之怨詈將不得免于安用此其以賈禍也可不慮哉心傳謝曰下國山野之人上而名卿才大夫下而巖穴幽棲之士其未之識者衆矣遠而朝廷四方久而二萬七千八百四十有八旬之事其未聞與未知者亦不少矣事苟有所畧人苟有所遺蓋孤陋寡聞之罪非敢去取乎其間也罕有所得屢書不一書而后已可乎哉旣以告人遂筆其辭于編首

三朝北盟會編序

徐夢莘

嗚呼靖康之禍古未有也夷狄爲中國患久矣昔在虞周猶不免有苗獫狁之征漢唐以來如冒頓之圍平城佛狸之臨瓜步頡利之盟渭上此其盛者又其甚則屠各陷洛耶律入汴而已是皆乘草昧凌遲之時未聞以全治盛際遭此其易耳酷也揆厥造端誤國首惡罪有在矣迨至臨難無不恨焉當其兩河長驅而來使有以死捍敵青城變議之日使有以死拒命尚可挫克燭而折其姦鋒惜乎仗節死義之士僅有一二而偷生嗜利之徒雖近臣名節俯首承順惟恐其後文吏武將望風降走比比皆是使彼公肆凌籍如無人焉故也尚忍言之哉縉紳草茅傷時感事忠憤所激據所聞見筆而爲記錄者無慮數百家然各有所同異事有疑信深惧日月浸久是非混并臣乎大節邪正莫辨一介忠疑湮沒不傳於是諸家所及詔勅制誥書疏奏議記傳行實碑志文集雜著事涉北盟者悉取詮次起政和七年登州航海通好之終紹興三十二年逆亮犯淮敗盟之日繫以日月以政宣爲上帙靖康爲中帙建炎紹興爲下帙三朝北盟集編盡四十有六年分二百五十卷其辭則因元

本之舊其事則集諸家之說不敢私爲去取不敢妄立褒貶參考折衷其實自見使忠臣義士亂臣賊子善惡之迹萬世之下不得而掩自成一書以補史官之闕此集編之本志也若夫事不主此皆在所畧嗣有所得續繫于後如洪內翰邁國史李侍郎肅長編并四繫錄已上太史氏茲不重錄云

建炎時政記序

李綱

臣某伏被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臣省記編錄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時政記繕寫成冊進御以侍制詔頒降史館臣仰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

不史更編卷八

九

撫中興之運方時多艱入繼大統龍飛宋都爲天地神明萬物之主嗣位之五日即布大號考孝宗其相首及微臣特達之知非常之遇古無與比顧如臣者所以報稱眷待之意宜如何哉然臣志廣材疎學識荒淺徒有愛君憂國之心初無用身防患之術備位宰相纔兩月餘功効無毫髮可稱罪戾有丘山之積奉身以退何補國家辜負明恩爲罪大矣臣自去魏闕七更歲華薦致人言自取顛躓伏蒙皇帝陛下矜憐孤跡始終保全天地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奉詔旨俾追記往事編錄成書將以付之太史氏顧臣自

經憂患衰病交攻心志不寧動輒廢失屢遭盜賊文籍散亡極意追思曾不能省記十之一二至於日侍清光親承訓勅則銘鏤心腑豈敢弭忘謹以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事實刑黜陟之大畧著于篇至于日辰有不能省記則闕之庶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意謹繕寫成上下兩冊冒昧投進以塵一夜之覽宣付史館備採擇焉

靖康傳信錄序

李綱

元正月三日差克行營司參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克留守五日改克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

不史更編卷八

十

事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克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還次封丘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政差提舉亳州明道宮尋落職十一月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寧江以二年春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幾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念自己巳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

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其變耶然一

歲之間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
病源於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
寇其病源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
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
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遯求一切與之既割三
鎮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
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賊將士
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劫寨之
小衄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得

宋史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
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
病者證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斃得安疾必再
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
相伴何止相什百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死以徇
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
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
持宗社保全家室爲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媚疾諸
慝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於此錄記其
實而無所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金志序

葉隆禮

宋史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金國本名朱里直蕃語舌音訛爲女真或曰慮直避
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慎氏遺種渤海之別族也
或曰三韓辰之役挾氏於此地中最微且賤唐貞觀
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
白山下其山乃鴨綠水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
渤海鐵離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挾婁元魏所謂句吉
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
部即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
深二十丈餘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者至百步居江之
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者謂之
生女真亦臣服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宣命爲首領號
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又云
契丹乘唐衰併吞諸蕃三古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
女真爲患誘豪右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
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欸自咸州東北
分界入官口主東沐江中間所居之女真咸隸兵馬
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抵凌而野居者謂之
黃頭女真又居東沐江之北寧州江之東地方千餘
里人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止是族帳散居

山谷間自推豪傑爲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蓋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過而復始或又云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其自此傳三人以至阿骨打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稱爲大金

遼志序

宇文懋

契丹之始也中國簡冊有所不載遠夷草昧復無書可考其年代不可得而詳也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地也里沒里復名陶猥思沒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

本史要編卷

三

自中京西馬盂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曰暴羅箇沒里復名女古沒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潢河是也至木葉山合流爲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山顧合流之水與爲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一曰祖皆利部二曰乙室語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顛沒部六曰內會鷄部七曰其解部八曰奚盪部立遺像于木葉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後有一主

號曰廼呵此主特一獨體在穹廬中覆之以氍人不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爲髑髏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復有一主號曰啞呵戴野猪頭披野猪皮居穹廬中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復又一主畫里昏呵惟養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馬次日復有二十口如之是三主者皆有能治國之名餘無足稱焉異矣哉氍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首服豕皮罔測所終當其隱入穹廬之時不知其孰爲之主也孰爲之副貳也荒

本史要編卷

四

唐性誕訛以傳訛遂爲口實其詳亦不可得而詰也自時厥後牛馬死損詞訟龐淹復遭風雨雪霜之害中遂衰微八郡大人後復稍整兵三年一會於各部內選雄勇有謀略者立之爲主舊主退位例以爲常至阿保機爲衆所立後併七部而滅之契丹始立其國大原興自阿保機至耶律德光而浸盛遭五季之衰天未厭亂石晉胎孽產禍諸華毒痛四海飛揚跋扈貪殘僭擬中國帝王名數盡盜有之冠履倒植薰蕕共染干戈之慘極矣迨宋真宗屈已和戎不復以一矢相加含容覆護百有餘年聖興道三主以來天

誘其衷華心慕義貪婪歲幣願借盟好銷鋒寢折號稱無事南北皆不知兵各保首領以沒茲非以德懷遠之明效與祖宗列聖之德可謂至哉若遼之威服諸夷奄有全夔何其強也天祚昏孱女真啓心深入一呼土崩瓦解何其弱也且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好還盛極而微理固然也故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悲夫今撫舊聞衷其本末雖未能考其異而訂其同要之大略其不相遠後之英主忠臣志欲溯今洄古可以爲鑒矣

庚申帝大事紀序

葛權

太史公編卷

五

庚申帝元統以來十五年之事余昔嘗聞之矣當時又得於學士大夫相傳者頗多於是總前後凡三十八年之事筆於書號曰庚申帝大事紀庶於上裨太史采覽然其地方人名歲月參徵出於一時傳聞紀億無文書可以檢尋恐多牴牾惟太史氏據天下圖籍之要祈必有以正之或曰子之爲史得無僭乎余曰予食官祿受命訪求史事既幸有所聞敢不從實紀錄具報官府初非有欲上入之心也何僭之有故爲之序

史要編卷之八

史要編卷之九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通志略序

鄭樵

百川異趣必會于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于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踳跡於七

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傳不足也凡著書者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閒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挿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檣杞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

太史公編卷九

二

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儻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儻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實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

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疆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耻况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胷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柰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

太史公編卷九

三

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于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問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處之意况謂爲贊豈有

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慮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

不史要編卷九

四

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爲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爲寇北朝指東晉爲僭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齊史稱梁軍爲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爲義乎隋書稱唐兵爲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爲義乎房玄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

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爲叛臣王凌諸葛誕母丘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遷法既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爲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于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祐之與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

不史要編卷九

五

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爲豈不知其克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以爲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太原起於

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畧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

路史序

羅泌

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戲而上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予違太史公藐千三百載矣又上詠之萬載之前非取鑒於聖人也以學者猶欲言也神翰雌雄之書輶軒黃車之錄充棟連牀曜聯而較繁矣然

太史公編卷九

六

心術或蔽遠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故觸途而輒覓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史攷張惜之系譜馬總之通歷諸葛耽之帝錄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鑒外紀亦粗詳矣而其學狹淺不足取信太史公丁孤羸威學之後首撥墜緒既足通遺而蘇子所述窮發明索隱之舊茲固未足爲全書而予之路史所爲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天地並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財成焉賞善罰惡天地有不及聖輔相焉其所以贊天地之化毓者至矣是故天地雖大非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之

出類而人道之極摯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菴藹而不昌得亡惜乎或曰今古異道古之不可施於今猶燭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廬臧譽獲蒙蒙亡志者之屏見念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伏羲以來炎黃小顓顓嚳陶唐姚虞伯禹俱以是傳以今並之雖前乎千萬載稽符合節是且莫之轍也風容皐皞之徒英靈猶在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特方其所表見可得而言矣曷古今之異哉雖然清穆之編詎宜辱於樛鉉之手邪式爲抄類而獲奇紀且太史公來百千賢之論話詳矣語留千載此其時也故予論世

太史公編卷九

七

天皇以還尼于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之亡其有所明則諉之私屬疏之下方夢嵩之論歸誦碩人亦徒以移衆云

十七史詳節序

李堅

建陽書坊重刻十七史詳節點畫偏傍之間有不任刑天千歲之誤巡按侍御程公時言屬郡守張侯公瑞諸堅校訂以行既因爲之序曰十七史者自有物之始迄五季之衰上下數千載間宇宙興廢人物淑慝之故具在焉顧全書浩穰代自爲編窮鄉下邑有志博古者恒病於勢之弗能盡致也今是編也刪蕪

擷菁統異歸同信古敏求之士殫其旬月繡繹之勤而千載之故可領會其梗槩矣抑卷帙簡約家致而人挾之無慮煩費也東萊先生嘉惠後學之賜其不可涯哉夫宇宙相尋日新而人性所習則固無甚遠者雖千古在前千古在後然正良之相求而邪惡之相濟其軌轍不殊而質劑昭契也士於考道博古時取是編而熟復之雖黃甲乙正良邪惡之涇渭中心嚮往正鵠已豫立矣一旦措之於用規爲從舍按往古以鏡方今是非順逆初志堅凝而英偉光發爲第一流人物者取善得師之地要自前時考道博古致之則是編所裨豈直藉括矢商羊之殫洽而已哉東萊先生編輯初心固以是爲之後學而侍御公與郡侯今日校訂以行要不出諸此也不佞之詞輒書以諗于同志者

古史序

蘇轍

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殺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古史要編卷九

八

古史要編卷九

九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踰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胥臣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億之儒者留於度數而智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

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犧神農
訖秦始皇帝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
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
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
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也而或又失之此古
史之所爲作也

皇宋類苑序

江少虞

古之史者載籍極博其所表見皆不虛書其軼多時
時見於他說不可不知也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至於分散數家之事則甚多疏略後世猶或非之

不史金編卷九

十一

然則自漢已來千有餘歲君臣善惡治亂之外紛紛
籍籍日有日繁使論著之人隨世哀掇有所未盡況
軼放他說者歷年浸久踈殘之餘不少槩見則史失
甚矣史冊所無有學者不道也錯亂磨滅不可復知
者可勝計耶我宋肇興聖神克繼垂二百年太平憲
物容典踵治古而增華未有緝熙炳煥可考如今者
也不刊信史誠足以表覈萬代然而秘省邃嚴非外
學所得見若其遺文逸說事美一時語流千載者縉
紳先生尚能言之往往皆前世命世巨公名卿老師
宿儒以其所接於耳目可以警憲於世者筆之載錄

傳紀無慮數十家常惜其畔散不屬難以稽考曩因
餘暇備極討論自一話一言皆比附論類而整齊之
去其文不雅馴或有牴牾者自餘據實條次不敢以
一字增損總凡會目合爲一書名曰皇宋事實類苑
聖謨神訓朝事典物與夫勲名賢達前言往行藝術
仙釋神怪之事夷狄風俗之殊纖悉備有釐爲二十
八門選義按部考詞就班如出一家語不待旁搜遠
覽而太平逸遺之美麗具在足以觀見當時風政庶
幾乎尚有典刑哉此學士大夫之所欲聞亦喜傳而
樂道也深愧識見淺陋擇焉不精取焉不詳故於每

不史金編卷九

十二

門之末不敢斷意訖詞篇篇存之將有望於後之君
子云

宋史略序

梁寅

宋遼金三史既纂修之後鄉里後進之士猶罕見李
燾宋鑑既拙於叙事而首尾亦缺余老居草野偶得
宋編年備要蓋倣朱文公通鑑綱目而爲之然以其
爲宋之臣其書遼金事悉用漢世書匈奴之例亦非
垂後一定之書也余因取其事爲宋史略四卷其褒
貶大過則更而正之昔嘗聞三史之方修也正統之
論紛紜靡定或謂宋既失汴宜以金統宋或謂宋當

始終統遼金揭文安公時總裁史事斷之曰正統之論姑置之莫若但謂之三史而各尊其所尊衆論乃定余今所編既非本之全史亦姑備其要略以便學者若夫偏有抑揚私爲予奪則吾奚敢觀之者當有以見之也同邑友宋大寧金川鄒牧南俱肄業於予將以是編刻而傳之余因序其槩如是

史纂左編序

唐順之

左編者爲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則妃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篡方鎮夷狄草莽之亂而總之將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

不史要編卷

上

所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爲諸儒傳經生訓詁文詞筆札儒之別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嚴整而龍光於朝英主亦往往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爲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誣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丘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蠱之禍則其爲奸

不可窮詰其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儒術與二氏相晟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矣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二氏傳而總之爲左編附云

史纂右編序

唐順之

古今宇宙一大碁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陰易人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碁局中所載也古聖人經天緯地畫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內幽明人鬼不相瀆擾奸良淑慝鳥獸戎夷各止其所所以界碁局

不史要編卷

上

也至於奕數之變縱橫翻覆紛然不齊雖其紛然不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畧備矣自三代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事理亂成敗愛惡利害情偽凶吉成敗之變雖不可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曲爲之慮者雖不可爲典要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云人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奏議者奕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背立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

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爲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史記言也

通史補遺序

邵寶

六籍皆古之史也據事直書未有予奪褒貶之義迨夫刪述之筆加焉公彰善癉惡微顯闡幽誅往者於前懼來者於後於是賢否以明心迹已判宏萬世不刊之典易史而爲經矣斯意也尤莫備於春秋之筆削故特爲五經之斷例後世史家若遷之史記固之漢書歐陽之新唐書司馬之資治通鑑皆詳于述跡而略於誅心好惡之意微則勸懲之指晦惟朱子綱

本史事編卷

十四

目寔倣春秋而爲之誅心而不誅跡其義並顯而益彰矣吾邑儒者鄒君辰父宋忠公浩之十四世孫也明敏卓犖博綜群書嘗以習經餘力搜羅諸史剔抉隱微得其所遺百有餘事繫之評評繼之詠援經抒史如執權衡以較輕重精而深切而當名之曰通史補遺蓋有得於史外傳心之要者也或曰是編論列史不闕文何以謂之遺也曰謂有遺義非遺文也義苟遺而文不遺則勸懲無補謂之闕文亦可也姑舉其一二言之武王滅商大封同姓而不知首及微子漢高滅楚大封功臣而不知追錄紀信曹參守畫

一之法而挾書偶語之禁不除嚴光應世祖之徵而加足帝腹之非不免皆所謂遺義也此義一發雖武高叅陵復作吾知其不能自解其失矣其餘失得是非豈不昭然黑白間有偏於深刻駭人觀聽然舊論古人寧刻毋恕寧深毋淺固亦史家揆事之體當然也嗚呼自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何足以與於此哉蓋凡爲學之道貴有得於經綸之餘使徒入耳出口拘拘於章句之末剽竊糟粕簸揚糠粃如矮人觀場隨衆悲喜而不自覺其非是特陋儒之淺見不可與君同律語也

本史事編卷

十五

歷代帝王紀年纂要序

程鉅夫

史莫信于書春秋莫博於遷史記後之稽古者舍此何以哉然孔子斷自唐虞信而足徵司馬乃上述黃帝以來又遠詳其世次先儒固嘗疑之至於諸家編紀沿襲舛訛莫相統一皆好博之流弊也後惟康節經世書以歷紀之始明白可信然好奇惑異猶不能據依著述紛然平章白雲翁以政事餘暇取諸家紀載而集正之一以經世書爲準名曰歷代帝王紀年纂要亦上及義農者備博覽而已於戲白雲之所去取哉白雲信道篤學博觀約取於天下之務莫不盡

然不獨是書也是書既經一覽復徵余序夫康節所以可信者以其信孔子也白雲所可信者以其信康節也然則可信者莫若孔子信孔子者莫若康節信康節者莫若白雲信白雲者端在此編矣

史要編卷之九

太史公編卷九

十六

史要編卷之十 史評

真定鳴泉梁夢龍選

史通序

劉知幾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知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燕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卜筆不休遂盈篋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曰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

讀史管見序

胡大壯

讀史管見先伯父侍郎論史之書書名所自命也一氣分陰陽而爲天地萬物生值其間惟人爲靈號曰三才出類拔萃之謂聖參天地贊化育裁成輔相之

伏義分陰陽爲奇耦畫卦以明理倉頡因物形製字
書以記事後聖明理以爲經紀事以爲史史爲纂經
爲斷史論者用經義以斷往事者也夫子生知大聖
贊易定書記古之事斷自唐虞因魯史以作春秋垂
法萬世與堯舜禹稷水土耕稼同功六聖生而知之
常人則學而知之不學不知則不得爲靈而與物等
耳先大父文定以經學受知於高宗皇帝奉詔纂修
春秋傳弘綱大義日月著明二百四十二年之後至
於五代司馬文正所述資治通鑑寧雖備而立義少
伯父用春秋經旨尚論詳評是二非非治亂善惡如

太史公編卷

二

白黑之可辨後人能法治而戒亂趨善而去惡人君
則可以保天下安兆民而爲明君人臣則能致其身
盡臣節而爲良臣士庶人則可以不陷於不義而保
其家於天地間豈小補云乎哉苟不知著書之意從
耽玩詞采以資爲文以博聞記則失先賢之旨而無
益於大用矣書成於紹興乙亥踰一甲子衡陽郡守
孫侯德興爲政之初即崇庠序之教與郡之廢隆次
第修舉於是訪士求書得家藏讀史管見脫藁善本
刻而傳之自春正月至冬十有一月告成可謂知所
先後矣晚學小子輒不自揆謹序所以仰明先志以

啓後人伯父名氏言行家有狀史有傳

唐鑑序

范祖禹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
臣祖禹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皆隋
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
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
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
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
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
於上人離於下宇內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
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
策顯不可掩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
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商臣謹采唐得失之
迹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爲十
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略可睹
矣

太史公編卷

三

涉史隨筆序

葛洪

凡今徵官泊布衣求進謁於廟朝者懼其無因至前
必託曰有已見以爲之先而覬倖一日之呼召廟朝
不逆其情呼而前叩其所言自漸進正憐外往往訖

無他說習常成俗上下恬不以爲怪是直相與從事於欺而已而洪固不敢爲欺也比以憂居取歷代史溫繹以自遣間有所見與夫或得於前修之說師友之傳則隨而筆之因擇其可裨廟論之萬一者二十六篇以獻名曰涉史隨筆特欲借是以蓋已見之欺非敢自詭有助消塵云也雖然昔人有言郢人遺書燕相者以夜作書而命左右舉燭因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得書省之而喜曰夫燭在下則翳翳則不能以分白黑在上則顯顯則十步而見鬚眉賢士大夫固亦朝廷之燭也不可以不舉也是直教我

不史彙編卷

四

上兩漢筆記劄

喬行簡

臣昨任國子司業日於延見諸生之次聞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嘗從故實謨閣學士楊簡遊蓋其深所推許今寶章閣待制袁甫昨任徽州與故大府寺丞鄭之悌守嚴州日皆嘗一再禮聘泣講

郡庠遠近士子翕然雲集已而得其講篇其於辨析義理參錯事物發明疑難有以起人臣是時心已屬之其後知紹興府汪綱亦嘗延請至郡臣始屬綱求其所著之書有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四書管見及尚書啓蒙詩學管見周易釋傳兩漢筆記國朝編年等作益信其學之有所詣其作兩漢筆記類皆痛漢氏襲秦之弊而尤反覆致意於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盛又見其學之爲有用臣遂因綱以延其來與之相見而欵扣之見其夙負才識尤通世務自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孰知之靖康間其大父覺值睦寇陸梁兀术入浙糾率扞禦幾著奇功朝廷嘗爲之立廟封爵而時亦人物魁岸慷慨激昂有乃祖風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此亦奇士而不使得爲世用私竊惜之此者伏讀國史至直宗皇帝於禁中壁間見穆修所作詩句深切數嘗即問侍臣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士之遺逸者固大臣之所當言亦聖主之所樂聞者也時嘗請漕司文解比歲已該永免而場屋竟不足以得之其志方將玩聖經以自隱儻今不加收用使之終老山林則國家有遺而不舉之才大臣有知而不薦之

不史彙編卷

五

欲矣臣愚欲望聖慈且與錢時特補迪功郎昇以秘閣校勘仍乞下時本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乙覽如其果有可採則乞次第錄用庶以究其所蘊有補斯世伏候勅旨貼黃臣洵有奏聞臣伏見成忠即吳如愚墮身右列早歲兩爲筦庫尋即隱居官簿當進亦不自言垂三十年矣雖居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不可得多有爲臣言其人行醇而介氣直而溫講道窮經騰有著述凡士大夫之仕于朝與三學之生員四方之士子苟有志於問學者莫不造門質疑皆克然有得而去今年踰七十略無倦容臣竊伏思念輦轂之下有此佳士可謂蘭蕙衆根蕭韶群調者矣近在目睫儻不示以旌別則天下何觀焉臣愚欲望聖慈特與如愚換授從事郎併充秘閣校勘如此則陛下一日之間度越拘攣而得二士可以勸後學而厲人心可以抑奔趨而獎廉靖其於治道不爲小補取進止

史義拾遺序

陸松

史以紀時事而其義斷自聖賢若孔子所謂竊取之者是非公于天下後世可懼也已嗚呼麟經絕筆作者何人惟朱子綱目詞嚴義正無容議者然揭其大

而或遺其細嗣是會稽楊鐵崖先生有史義拾遺之作焉元泰定間先生以經學擢上第爲赤城令徙錢清海鹽咸不獲行其志輒棄官入天目山放于宛陵毗陵玉笥若雪洞庭錢塘之間如司馬子長之遊者既而避地于松江九峯三泖之上作寄寄巢立言自况摘古史而直斷以義或觸興而於詩歌焉發之公是公非嚴如烈日秋霜亦可以誅奸雄于既死而昭懲勸于將來者也余嘗訪其故跡旁搜遺書有以考見先生之所養矣方少時築萬卷樓去梯藏修輒輶傳食者垂五年用能充其警敏之才肆其宏博之學百千萬言頃可立就卓然成一名家而况其正聲勁氣薄九霄而凌鏤一世至于今誦之凜然可畏可慕焉者李翰論其文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貝瓊謂其天才似李白而學力過之其果誣人也哉

宋論序

吳琛

讀史非難評史爲難何者史雖浩瀚然能循行數畢口耳佔畢或可誦其文悉其事固不爲無得至若數百年政治得失數十帝心術邪正一展覽之餘瞭然於心鏡確然於筆談非見道分明識見高遠孰得而

容喙此予讀劉文安公所作宋論不能不爲之起敬而仰歎竊有以知公之史筆絕人也公江右永新世家尊甫良齋先生以儒鳴世深於易學嘗取永樂戊子鄉第經魁不樂仕進遂隱居教授公天資穎異日侍顏誨世有之書無不讀書載之理無不窮以致學問博浹文藻英特童年時即能肆意辭賦文不屬稿遂舉宣德乙卯鄉薦明年禮闈第一廷試第三賜進士及第拜翰林編修歷洗馬侍講學士再陞太常少卿國史總裁尋進禮部侍郎知制誥置諸內相光輔聖君自始至終日處翰苑宥密之地優游涵

宋史要編卷

八

泳德與年俱進學比前益富於製作之暇乃取宋史自太祖起至帝昺止節文以提要雄辭以立論微顯闡幽褒善貶惡輕重予奪不假毫髮誠三長之史筆一代之文鑑發前史所未發者也淺材末學不敢窺其涯涘公謝世後貽稿於家主器稼集而繡梓公弟寅之少叅湖漕政暇持而索予言引其端嗚呼予何敢言哉蓋公之德望稱重天下文章黼黻皇猷相業昭於汗簡製作式於後世如麒麟鳳凰人皆知其爲祥瑞如金玉錦繡人皆知其爲珍貴鄙俚之言奚敢輕重品藻雖然良賈深藏至寶莫窺必藉傍人指

其粵道其實而後得以彰露曰此寶藏也此玉府也此珠璣也此錦笥也予於公之文亦若云爾故敢以鄙辭託名於簡首而覺我形骸有所不顧也公名定之字主靜贈禮部尚書謚文安云

宋紀受終考序

程敏政

傳疑史法所以示慎重于方來而不敢苟焉者也然亦有本無可疑之隙不深考者遽生異論好事者從而和之不據其所可據而疑其所不當疑若宋太祖太宗受終之際豈非甚焉者哉宋事莫核于長編尤莫嚴于正史長編謂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太祖召

宋史要編卷

九

晉王屬以後事癸丑夜四鼓太祖崩王繼恩召晉王自開封入宮甲寅晉王嗣位甲子之先後日夕之早晚人事之往來出入可據無疑而不深考者謂太祖崩于壬子夜出于太宗之篡弒譬如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自出已意鉤致非辜偶有刻吏見而喜之相與逞慧筆而竟其獄言之可悲聽之可駭故歐陽玄諸公修正史者反覆長編知異論之不足據而筆之一言曰癸丑夕帝崩凡世所致疑于斧聲燭影及宋后德芳之事皆削之可謂有功于史矣奈何史出未幾而天下亂板燬于兵歐陽諸公之說未能盛行而

四明陳極續編之書出刪節附會益有加焉由是太祖太宗之事見于長編正史者反以爲可疑開于好事之口者直以爲可據極蓋不能忘其責矣此者

詔編宋元二史綱目走不佞預事其門始克備考長編諸書又得一二鉅公先見爲之主竊不自揆商諸同志篇爲之辨序而藏之嗚呼歐陽文忠有言弑逆大惡也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末減意獨謂有疑之可存焉者爾若太宗之事人徒見其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遂直據其後來之過而逆探其有今將之心焉是豈所謂傳疑者哉

宋史綱目

夫千載不決之論可以懸斷者理與事耳以事言之長編正史之文核且嚴矣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弑者多出於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爲萬一僥倖之圖於大內者觀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非病狂喪心者其孰肯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哉且宋三百年立國仁厚號稱有道之世使其開基者取殺身之禍嗣統者蒙首惡之名比而書之其何以昭天常植人極而示大戒于天下後世哉此置辨之意也後之撫是編

者平心易氣而勿主以先入之言則凡捃拾小說強爲之辭以滋無窮之惑者固當犁然以解渙然以釋有無事乎多言者矣

讀史膚見序

余鐸

粵目司馬遷作史紀之後歷代名儒假輯歷代史書其於詳畧得失先儒已有正論矣近代新安廷芳胡先生作十七史纂其議論尤爲精密然世未嘗乏公正之人亦豈無能言之士攀逸駕於前賢者乎南平趙先生稟中正之德蘊卓越之才夙以明經修行舉任師模屢典名邑之教年至古稀致政寓居晴川安

宋史綱目

士

貧守道以著述爲娛嘗作雪舫膚見上自三皇以迄於宋其於外紀之迂誕與夫褒貶之不公歷代名臣之謬誤皆論辨於正以卓異之識超出人之意表足以擴前賢之所未發也先正有曰作史無定法本之春秋有定法考史無定論本之春秋則有定論惟文公綱目本之於春秋誠萬世不刊之典也先生於是編實祖綱目之意觀其褒崇賢善貶斥姦回所謂美忠骨於九原憐邪屍於幽壤皎然如青天白日風雨雷電交作使人驚駭而思齊省也先生之文乃道之所寓也況乎觀善鑒惡之美詎可不傳於後世也於

是與同寅建安陳公偕諸士夫損資命工繡梓以廣其傳悖雅君子必有所取焉先生名弼字輔之雪舫廼隱號也

史衡序

陳堯

往聞之揚子雲曰衆星紛錯縣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夫聖遠言湮是非倒植后生牽制文詞塗塞耳目安從著鏡以求其是正乎余來貴陽臺中多暇稍習文史以永朝夕因念天下如此其大古今如此其遠凡國家興衰理亂之機君子小人用舍行藏之故具載簡編靡有遺闕辟諸基譜變能錯出自善奕者觀之勝敗昭然自不善奕者觀之祇見其憤亂而已此有智無智所由分也余乃紬繹舊聞附以一時臆說雖不敢上儗作者之林庶幾微顯闡幽用訓蒙士焉耳矣但道遠無書未暇檢閱挂漏之失疇能免乎傳曰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寢寢言不聽奸乃不生余小子何讓焉

史要編卷之十

史要編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梁夢龍編夢龍字乾吉真定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諡貞敏事迹具明史本傳其書雜採諸史之文爲正史三卷編年三卷雜史三卷史評一卷自序謂學者罕睹全史是編上下數千載盛衰得失之跡大凡具在蓋爲鄉塾無書者設也

左國腴詞八卷

〔明〕凌迪知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至五年吳興凌

氏桂芝館刻文林綺繡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國腴詞

八卷》提要

左國腴詞叙



嘗先學論文有二弓山
唯悴者山林乎唯之文也
豐綽雄偉妍氣者廟廟
文也其出成文悉自肺腑
政而二之者何其居史然也
林之士樞密困厄其志屈
其雅教而若拘廟廊之士
操柄其志伸故其言奮揚
宏此其大義然也左國之
後六經馳驅求其嚆嚭

左國腴詞叙

一

肯之選選其播詞之能藻以謂
 廟廟者闕者是已若人乃謂左
 氏而貌其失也孝豈其然哉
 宣尼父治鄭國之為命迺以淫
 色終之以無煙於富貌為也至
 於以言繁易又自名曰文惟文
 新美、新是傳而行於是乎遠
 富貌也烏乎徒求談左國嗜其
 詞之腴也迺摘而錄之彙編存
 塾好事者諒擇選擇之唯良工
 不示人以朴學文者其可詳察
 於華楮間乎所敘諸首以質同

志

第曆丙子冬十一月長至日吳
 興凌迪知也於萬雪山高



左國臆詞目錄

卷一

象緯類

八風篇

歲時類

艮月篇

災祥類

有蜚篇

左國臆詞

八目錄

邑里類

巖邑篇

山川類

澗溪篇

君道類

完聚篇

設官類

乃老篇

封人篇

左集

臣道類

彊諫篇

人倫類

元妃篇

貳宗篇

性行類

純孝篇

驕奢篇

卷二

祭禱類

左國臆詞

八目錄

禋祀篇

宴饗類

大羹篇

賞罰類

策勳篇

有寵篇

舉賢類

選親篇

兵戎類

左集二

卒乘篇 軍實篇

交際類

辱貶篇

卷三

左集三

盟要類

交質篇

愛民類

告饑篇

左國史詞
目錄

法制類

請囚篇

文學類

問名篇

言語類

徵辭篇

動靜類

釋憾篇

身體類

假手篇

飲食類

肉食篇

冠服類

來見篇

卷四

左集四

良賤類

左國腴詞
目錄

義士篇

婦人類

美豔篇

宮室類

考宮篇

旅寓類

羈旅篇

凶喪類

歸賄篇

音樂類

六羽篇

器皿類

筐筥篇

卷五

舟車類

挾輶篇

左國賦詞

目錄

五

寶貨類

五穀篇

蔬穀類

滋蔓篇

果木類

楠木篇

羽族類

鶴乘篇

左集五

毛羣類

牲牲篇

發語類

覬覦篇

誰能篇

雙字類

融融篇

卷六

象緯類

左國賦詞

目錄

六

天駟篇

歲時類

先時篇

山川類

墮山篇

邑里類

旬服篇

祭禱類

國集一

卷七	國集二	祇祿篇	災祥類	薦降篇	建儲類	順德篇	治道類	守命篇	臣道類	獻詩篇 保任篇	人倫類	主子篇	福德類	逢福篇	鑑戒類	追鑑篇
----	-----	-----	-----	-----	-----	-----	-----	-----	-----	------------	-----	-----	-----	-----	-----	-----

耀德篇	兵戎類	國子篇	求賢類	惠東篇	愛民類	曹好篇	風俗類	語犯篇	言語類	老謀篇	謀慮類	月會篇	自修類	文恭篇	德行類
-----	-----	-----	-----	-----	-----	-----	-----	-----	-----	-----	-----	-----	-----	-----	-----

交鄰類

郊勞篇

官制類

舟虞篇

卷八

國集三

職守類

御事篇

財用類

農桑篇

禮儀類

火朝篇

功賞類

庸勳篇

宴樂類

湛樂篇

肢體類

左國腹詞 八目錄

九

視遠篇

宮室類

寧宇篇

法度類

步武篇

刑獄類

協姦篇

服飾類

采章篇

珍寶類

改玉篇

飲食類

啗我篇

音樂類

中德篇

役使類

左國腹詞 九目錄

十

隸農篇

澤物類

夏稿篇

器用類

金積篇

寵嬖類

女漿篇

背叛類

左國股詞

藏惡篇

患難類

疾債篇

傲戾類

苛慝篇

襍類

何德篇

左國腴詞目錄終

士

左國腴詞卷之一

左集一

吳興 凌迪知 稚哲

同郡 閔一崔 聲甫

象緯類

八風篇

八風 隱五隱公問習數於衆仲對曰夫舞所
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閭闔風
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
如雨 莊七夏四月夜中星隕龍見 莊二十九
如雨 如雨如而也與雨借也龍見 新作延廐

左國腴詞 卷一

凡土功龍見而畢務九月龍星角亢
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
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水昏 又水昏正而裁
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 謂今十月定星
昏而中於是樹 日至 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枝幹而與作 日至 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雲物 隱五九分至啓閉必書雲 隱石 謂星隕
化爲石其隕霜 倍三十三冬十一月隕霜不
數五也 而隕霜 倍三十三冬十一月隕霜不
微而重而重而能 木冰 記寒過節冰封木冰
殺草所以爲災 木冰 記寒過節冰封木冰
南風不競 襄十八師曠口吾驟歌北風又歌
仰膏 襄十九季武子小國之仰膏雨焉 蛇乘龍 襄

十八表蛇乘龍地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
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於虛危之下為
乘玄枵又星火中昭三火中寒暑乃退心以
中而雨電時常雪雨電故以為災藏冰又占
寒退雨電時常雪雨電故以為災藏冰又占
出北陸而藏冰西淒風苦雨又無風六
陸朝而六氣謂陰辰不集于房昭十七夏辰
氣昭六六氣謂陰辰不集于房昭十七夏辰
不安其舍則食日月天事恒象又謂天不言而
也歲星淫又口歲行其大也赤烏夾日
之戰有雲如衆赤日始有謫也日食之候也
烏夾日以飛三日日始有謫也日食之候也
左國曆詩卷一

火伏哀十二冬十二月姦仲尼曰左國之
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歲時類

良月篇

良月日不可使共叔無后於鄭使以十月以
日良月也故盈數焉數始於鄭使以十月以
一盈於十故以十月為良月日中九物日中
而出口中而入日者日之分至啓閉九分
長短與夜中分謂春分秋分至啓閉九分
至啓閉必書雲物分謂春分秋分至啓閉
夏至啓謂立春立夏立秋謂立春立秋至
及夕我對日朝不及夕何以待中宿信二

晉文公讓寺人披曰命汝三宿汝
中宿至言不待三宿次宿即至終朝信二
楚使子文治兵於暎終履端於始舉正於中
朝而畢謂旦至食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
歸餘於終文元言日月運轉千天猶人之行
為術之端首謂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
至為曆首日月之行又有遲速必分為十二
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冬日夏日文七趙
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冬日夏日文七趙
之日趙盾曰文九日不假寐服將朝尚金
服坐而假寐不解衣當夜宣十二序常其夜
辰成九決辰夕修又夕以一星終襄九歲星
左國曆詩卷一

周天是一詰朝襄十四謂日旰又旰晏也其
星終也詰朝明旦也日旰音古旦反其
莫于西郊言其日之暮也不及五稔襄二十
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降婁中而旦三
也熟也穀一熟故為一年降婁中而旦三
降婁至婁旦視陰昭元趙孟視陰陰日景
也五月之候視陰昭元趙孟視陰陰日景
窮陰淫寒固陰互寒於深山中窮谷日月以
窮陰淫寒固陰互寒於深山中窮谷日月以
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明月又齊燕
云猶言明疾日昭九居刺曰辰在子卯謂
明年也疾日昭九居刺曰辰在子卯謂
亡故以為忘一昔期一昔為一昔之庚癸三

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諸庚西方主穀癸
北方主水時吳子不恤上卒故三不勝飢渴而
呼庚癸冀翌歲豐明也
有年熟曰有年
年數有年數矣言非一年使之年使言其年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又絳縣老人曰臣
臣牛之歲正月甲子朔望歲若如望歲焉歲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日日以幾又日日以幾
也

災呼類

有蜚篇

卷一

有蜚隱元八月有蜚不妖由人與
人與無蜚負蟻也
蜚長短龜長為四晉獻公以驪姬
焉妖不自作筮短龜長為夫人十人口筮短
龜長不如從長言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後以先為象也筮數也象在先數在
是而後為象也
巫王信二十一大
公以平舞等不雨
被髮而祭於野
上向致早欲焚之
神姦宣三使氏知神姦
見被髮而祭於野曰
不若謂圖畫鬼神百
魑魅魍魎又魑魅水神
物之形使民逆備之

人天宣十六人火口問繇繇繇兆辭問
先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能言或馮焉不然則
孤棘矢以玄冥回祿昭十八禘矢其出之也
除其災玄冥回祿昭十八禘矢其出之也
肅如五氏上過之難故慎為備
將不咸不可以行事也
兆不再令上不宜重上
聖人不煩上筮謂不疑
故也

邑里類

巖邑篇

卷一

五

巖邑隱元叔段請制莊公百雉又都城過百
方丈曰城三堵曰雉侯伯之城方五百
經三百雉故大都不得過百雉制也
又叔段以爲邑邑貳兩屬也謂不度又鄭叔
收鄭西鄙北鄙之地以爲己邑
祭仲曰度非制也鄭叔段略地隱五公曰吾
請京不合法度非制也鄭叔段略地
者總攝巡固圉隱十一鄭不入許不唯許國
行之義
重汾隰候于汾隰汾隰汾水邊
啓土十八

晉之啓上言 **遠市** 又達市謂城內 **地墳** 晉獻
大開土宇 **遠市** 又達市謂城內 **地墳** 晉獻
公祭之地地墳言毒 **還寧** 寧而止還便旋也
酒至地地墳言毒 **還寧** 寧而止還便旋也
不調故墮泥中 **土宜** 文六道之以禮使民由之無
失其土地 **勝國** 文十下九勝國威之謂勝人
之所宜 **勝國** 文十下九勝國威之謂勝人
晉井 烏反字林云井無水也 **達路** 又塗
軌日 **不如捷之速** 成五晉伯宗辟重重八日
王風 成九范文子口樂操十風不 **達淖** 成
六 淖遠避也 淖泥也 淖音開 **披地** 將崇諸侯
左傳 卷一
之義而按其 **邊鄙不聳** 邊四聳驚也謂 **郊保**
也披分也 **邊鄙不聳** 邊四聳驚也謂 **郊保**
郭外也保守也 **塾隘** 謂雨水而泥濘也
井埋木刊 井則埋塞之有木則刊除之 **京陵**
又為掩書上田辨別之有木則刊除之 **京陵**
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淳鹵** 又淳
薄之地表異之 **疆** 計數滅其租入 **偃猪**
輕其賦稅也 **疆** 計數滅其租入 **偃猪**
又偃猪下濕之地 **原防** 又廣平曰原防隈也
規度其受水多少 **原防** 又廣平曰原防隈也
田故別 **隰臯** 濕為芻蕘之地 **行沃** 又行沃平
作小町 **隰臯** 濕為芻蕘之地 **行沃** 又行沃平
奔中 狹路之中也 **基井夷竈** 又謂演塞塞軍
中夷平

軍中 **辱在泥塗** 又使吾子辱 **塞谷** 又新伯
之塞 **辱在泥塗** 又使吾子辱 **塞谷** 又新伯
其人曰公在 **興國** 昭四四嶽三塗陽城大
谷謂窟室也 **興國** 昭四四嶽三塗陽城大
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 **經略** **正封** 昭七
馬之所生無與國焉 **經略** **正封** 昭七
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天子經營天下略有其
海故曰經略諸侯封疆各有定分故曰正封
駘防岐畢 昭九此周也 **蒲姑商奄** 又此周之
濮楚鄧 又此周之 **肅慎燕毫** 又此周之 **走集**
昭二十三沈尹戌曰險其疆場日 **駘防岐畢**
走集謂險其邊境之壁壘 **疆場日駘防岐畢**
安也 **里而裁** **廣文高倍** 裁廣文高倍謂
左傳 卷一
築為壁壘周而去蔡城 **閉塗** 謂閉塗不通外
一里壘厚一丈高二丈 **閉塗** 謂閉塗不通外
使 **石田** 京十二子胥曰得志於齊猶獲石隙
地又宋鄭之問多隙 **石田** 京十二子胥曰得志於齊猶獲石隙
地焉謂閒田也

山川類

澗溪篇

澗溪沼沚 隱三谿亦澗也 **沼** 潢汙行潦 **潢汙行潦** 又潢
水行潦 **宵濟** 閔二謂夜 **鮮濟** 信二十宋襄公
仲聞之曰以欲從人 **素裏山河** 信二十八城
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素裏山河** 信二十八城

曰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波及又其波及晉
無害也言晉國外河內山國者君之
也其何朝濟信三十燭之武見秦伯曰朝濟
以報君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言昔
秦之厚水深成六士厚水深居山澤林鹽
之不疾高燥故也
又山澤林鹽踐履成十三政履山川草險阻
國之寶也踐履行爲踐履猶行也
又踰險阻下上流襄十四人壽深澤
日險阻上日阻上流襄十四人壽深澤
汗藏疾襄十五川澤納汗山藪藏疾
窮谷昭四其蕪冰也深山窮谷
積水固陰江漢江漢漳漳楚之望也
日池江漢漳漳楚之望也

君道類

完聚篇

完聚隱完大叔完聚完城郭無生民心又公
日請除之無生民心言叔段久弗納于邪子
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弗納于邪
石碏諫曰愛子教之鳩民成三國公使衆仲
以義方弗納于邪鳩民成三國公使衆仲
對曰君什三國之圖兩政耦國恒十七子代
以鳩其民鳩集也兩政耦國恒十七子代
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有寵於桓王
政臣擅命耦國都如亂周公弗從故及於兩
惠工問二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於
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其利斧

用千時文五天為一陽德猶事典文六宣于馬
典常質要又宣于馬國政由質要秩禮又宣
也國政本秩禮貴出滯宣于馬國政由質要
國政不失其本出滯宣于馬國政由質要
質要治舊泮本秩禮宣于馬國政由質要
行諸晉國樹之風聲古之土者知命之不辰
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古之土者知命之不辰
土地風俗為立風教之法分之采物又穆
云旌旗衣服著之語言又善言也為律度
各有所分著之語言又善言也為律度
之律度著之語言又善言也為律度
所以治歷明時藝極又陳之藝極藝極
法表儀又引之表代引道防利又教之防利
常秩又委之常秩委任也訓典又告之訓典
遠方圖物德宣三楚子問鼎王孫滿對曰在
方圖物圖畫山川不愆于素宣十一城沂事
奇異之物而獻之不愆于素宣十一城沂事
戶素不過素七德又禁暴戢兵休大定功安
所慮之期也七德又禁暴戢兵休大定功安
酌於民成六調樂武于日子為大政將酌
讓下競襄九君明臣忠上讓下競民柄襄
上讓下競民柄襄
執民柄執民柄又季孫曰册

如欲廢同常 **越思** 功日一夜思之思其始而咸
 蕩覆公室 功日一夜思之思其始而咸
 無越思而後行之行 **節宣** 昭元子產曰朝以
 以修令夜以安身於足 **守宇** 昭四司馬侯曰
 子節宣其氣宜散也 **作法於涼** 又渾罕曰君子作
 則四垂為字 **民各有心** 又渾罕曰政不率法而制
 也 **事以制** 昭六叔向曰先王設事以制不
 昭十一叔向曰力盡而敵之是以 **民知義所**
 無恤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 **布賞無藝** 昭二十晏子
 義所不知義所在也 **故府** 定元士彌平曰晉之從故者新
 言布政 **徵人** 又士伯曰薛徵於人 **泣政** 又魏子泣
 也 **周索** 定四子魚曰彌以周索疆 **擇不取費** 哀
 子晉曰閭廬擇不取費 **城係於德** 哀七子服
 選取堅厚不尚細靡 **事克政重** 哀十一公叔務人見保
 係於城 **布德兆謀** 哀十一伍員曰少康兆
 重賦稅多 **設官類**

乃老篇 乃老 隱三石碯諫鄂州吁不聽桓公朝衆
 八衛侯以其國讓其父兄 **胡考** 值二十二宋
 子弟及朝衆謂在朝之臣 **夾輔** 信二十
 子魚口今之勃者皆吾敵也 **國老** 信二十
 反胡考獲則取之謂元老也 **置善** 文六趙孟欲
 劉齊侯曰夾輔成王言周公太 **先職** 文子范
 公相成王為左右故言夾輔 **寡大夫** 又伍卒問應乃後
 治兵於陳國老皆質子文 **諸侯之選** 昭五城濮之後韓起率趙成中
 謂卿大夫之致仕者也 **日官** 恒十七天子有日官諸
 立變則國事長則順 **封人篇** 封人 隱元類考谷為類谷
 言稱先成不忘本 **大閹** 莊十九楚人以爲大閹若
 也謂先父之政官 **筮仕** 元
 苗賁皇皆諸侯之 **固位** 莊六衛侯放公子黔午乃即位君子以
 選也言非凡人 **後立** 哀馬 **高位** 莊二十二齊使敬仲為卿辭不敢也

1

士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綬四國糾述王應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握節文
襄公之難大司馬公下印握節以成故書八
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成示不廢命效
節又司馬蕩意諸未奔效節於府弗敢失隊
文十八季文子曰先大夫藏仲教行名居
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名居
宣二翳桑之餓人也大臨鄭國十二楚子圍
趙盾問其名居不應大臨鄭國十二楚子圍
無二信信無二命宣十五宋囚解楊獻諸楚
之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宣十五宋囚解楊獻諸楚
實欲為義者不行兩信欲行信不受二命箴
王闕王闕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台百官官箴
補察襄十四父兄子弟以補察傳言襄十四
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傳言
君過失傳告大夫灑灑其心
其心壹灑灑其心
以待人恪居官次
書殺之其弟齊太史崔杼弑其君崔子執簡
又崔杼弑其君南史氏守不假器
聞太史盡成執簡以往守不假器
餅之知守不假知禮也小知翼戴
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翼戴
子而加之君耳君目
共翼佐也君耳君目
明也奉初以還
奉初以還昭二十司馬奮揚口臣不

初命以獻可去否
周旋君所謂可去否又晏子曰君所謂可而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
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十二魏獻子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
於諸侯疾遲速哀序於是焉在哀差也謂等差
初危反勤戍
不二匱哀六齊悼公曰君與于器不
人倫類
元妃篇
元妃隱元惠公元妃孟子九人
逆女紀裂繻
來逆女弟
逆迎也弟
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貌
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懸貌
隗為內子而巳下之
卿之嫡妻為內子
姨子
姨子
寡君之貴介龍子
弟也介大也龍子
餘子庶子
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樂羣
昆實受其貺時晉求婚於楚故云內主
昆兄也謂君兄之孫也
玄妻仍生女

黑而世美光可以鑑彌甥哀二十三以肥之
名曰玄妻以髮黑故彌甥得備彌甥也也
照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孫孫
可以稱族繁乎父之舅氏故稱彌甥也
家二十五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
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從去聲

貳宗篇

貳宗 桓二晉卦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大夫有
貳宗適子為小宗次者為二宗以相輔
受室 桓六鄭大子忽曰今以君以其族行
信五宮之奇以其族行言其族也
去適他國以避禍又云盡室而行行懿親信二
王怒將以狄代鄭富辰曰兄弟致美史佚曰
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
兄弟致美各盡
其美義乃終
室其子 宜十四衛人以女勞
復室其子謂以女妻
之裔襄十四四嶽之裔**宗祊** 襄二十三
裔昭元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亢
禽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雁也納朱用雁亢
宗又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直鈞昭元徐吾犯
聘直也子南用戈子晉直也
子產力未能討故曰直鈞也
禮之大司**枝葉** 昭三公室將甲其宗族枝葉
也辨別也
之有枝**曠宗** 昭十昭子曰吾先德曠宗以及其
葉也
二物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天**天明**

又子產曰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亞
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
辰也
家施不及國 昭二十六晏子

性行類

純孝篇

純孝 隱元穎考叔純孝也
弄戲**樹德** 信十五姑樹德焉以剪以賜諸侯
宣十二楚靈鄭鄭伯曰其勇以賜惠顧則好
諸侯使臣安之亦惟命勇前也
又楚靈鄭鄭伯曰若惠顧則好惠顧則好
厲宣桓武鄭要福千四君使社稷不減後福
上儉而壹襄二十六子展儉而用心**年鈞擇賢** 襄
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則古之道也
文叔美秀而又**競爽** 昭三晏子曰二惠競
無瑕以戮人言無瑕指可疵者不以回待
人昭二十仲尼曰君子不蓋不義昭二十仲
不蓋思純昭二十八成鮑曰樹德莫如滋
伍員曰樹德莫如滋
滋去疾莫如盡
驕奢篇

驕奢淫佚隱二石碯諫發州吁曰驕奢淫佚

六逆六順又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

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謂六順也

長惡不悛隱六五父誅陳族長惡不悛

日失其序隱十一郭伯入許

效尤莊二十一鄭伯效

天奪之鑒信二號公敗成于桑田晉上

不穀信七申侯有寵於楚

疵瑕信七申侯有寵於楚

交憤信十

聚慝信十

其良穆六秦

盈貫宣六中

宣淫宣九洩治諫曰

不天宣十二楚圍鄭鄭伯曰

奪之魄宣十五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

鬼食冒成十二諸侯貪冒好財無慧成十八

命莊三晉侯既而出曰寡人有弟不

行嬀襄十四

伐枝襄十四

專欲襄十四

留慝襄十一亮之盟曰

不執襄二十三閔子

不執襄二十三閔子

不執襄二十三閔子

不執襄二十三閔子

不執襄二十三閔子

不執襄二十三閔子

不執襄二十三閔子

不執襄二十三閔子

不執襄二十三閔子

不執襄二十三閔子

不執襄二十三閔子

不執襄二十三閔子

昭元樂出駢字而敬字變包藏禍心又子羽
 也元樂出駢字而敬字變包藏禍心又子羽
 以圖之 惛憂 昭二叔曰君曰不楚辟我
 東 昭六叔向曰楚辟我衷若 徵幸 又有爭心
 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困危 溲利生孽 昭
 文以生爭緣微幸以成其巧偽 溲利生孽 昭
 乎利生孽姑使無溫 買且 昭十四雅子自知
 賈怠 昭十四穆子曰獲一邑而教民怠 食茲
 昭二十仲尼曰君子不食姦謂 蓋失數美
 知其不善而受其祿食姦也 蓋失數美
 子曰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謂蓋覆過 賈私
 失數其休美猶云隱惡揚善也 數音所 賈私
 左國語 卷一 王
 昭二十六單劉贊私立少 狡狴 又王子朝曰
 以間先王言助其私意 狡狴 又王子朝曰
 助狡 穢德 又晏子曰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
 穢之 掩謗 昭二十七法尹成曰仁者殺人以與
 何損 掩謗 昭二十七法尹成曰仁者殺人以與
 不亦異乎 狼子野心 昭二十八長叔姒生男
 也狼子野心非是 惡直醜正 昭二十八鄭書
 莫喪羊舌氏矣 惡直醜正 昭二十八鄭書
 實蕃有徒醜亦惡也言世 徵怨 昭三十二周
 哀道徵反以正直為醜惡 徵怨 昭三十二周
 一人無微怨千百 奸義 定元應矣曰大事 啓
 然微怨召謗也 奸義 定元應矣曰大事 啓
 寵納侮 又七伯曰啓寵納侮開 十急 公十急
 寵過分則納受侮侮 十急 公十急

左國語 卷一

王

而好絮卡 怙富 定四子太叔卒趙簡子曰驕
 躁急也 怙富 夫子語我無始 既無怙富驕
 能以能驕人 基間 又管蔡啓商基間 王 偃蹇
 寒六城父之戰曰彼皆偃 銳敏 哀十一孟 蹇
 蹇將奔子之命偃 蹇驕傲 銳敏 哀十一孟 蹇
 不顏羽而賢於 洩子 隋 崇崇 惟其口 隋 黨
 羽銳敏言精銳敏 疾 洩子 隋 崇崇 惟其口 隋 黨
 崇雖而懼諸侯或者 難 以霸 復而好勝 哀十七
 乎言墮毀黨與崇 難 以霸 復而好勝 哀十七
 鄭駟弘口智伯 復而好勝者

左國腴詞卷之二

左集二

夕與 凌迪知 釋哲輯

同郡 閔一崔 聲南校

祭禱類

禋祀篇

禋祀隱十一鄭伯入許元能體祀許乎潔啓

蟄桓五秋大雩九祀啓蟄而郊啓閉蟄又始

嘗開蟄而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閉蟄又始

萬物皆成可存者衆故烝祭宗廟矯舉季梁

諫隨侯祝史矯舉以祭嘉粟又季梁諫隨侯

也栗謹祝史正辭又謂不虛稱血食甥請殺

敬也祝史正辭其君之美也血食甥請殺

不血食而君焉取余九宗廟之祭必薦毛血

故有幣無牲莊二十八九天災有幣無牲謂

已歸胙曲沃歸胙于公神其吐之乎信五

奇諫虞公不聽曰若晉取虞而不臘奇又官之

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呼之乎不臘奇又官之

族行曰度不臘矣神不歆非類民不祀

其族信十改祀命信三十一衛成公命祀相

文逆祀文二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齊侯

居閔上故執膳受脰成十三國之大事在

有受脰禮無隱情無愧辭襄二十七年趙孟

之大節也無隱情無愧辭襄二十七年趙孟

言於晉國無隱情無愧辭襄二十七年趙孟

史昭信於鬼神無愧辭襄二十七年趙孟

封祀祭禮食有祭示所有先也祀盛德必百

祭遠敬所祭不恭祀百

世祀昭八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薦信

昭二十祀史薦信君貫瀆昭二十六子朝曰

有功德祝史陳說之貫瀆昭二十六子朝曰

清易物典策物典策物典策

也物典策

福假靈昭三十二周天子曰今我欲微福假

祭不越望哀六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雅

宴饗類

大羹篇

大羹桓二戚家舊諫納鼎大羹又羹食

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羹食又羹食

夏襄十宋享晉侯舞師題以旌夏賓榮襄二
伯有志誣其上也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
其伯未有其實趙孟伯賦詩以爲賓榮言誣則
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
賓榮享頻也頻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

策勳篇

策勳桓二公至白唐戶行飲至舍爵策勳狀
億二十八晉侯入曹數之以其不伐也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之大也
其無德居位者報宴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
多故責其功狀報宴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
以覺報宴明報功宴樂親以聽命成十八
聽上禮食襄三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
旅會今欲顯絳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
故特爲設禮食獻捷產獻捷于晉利淫襄二
十六子木曰與其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又子
失善寧其利淫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又子
古之治民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又子
刑以秋冬順天時也沮勸襄二十七子鮮
我者成賞罰無德賞襄二十九公治致其邑
章何以沮勸德賞也言公畏季氏曰我必無以
見服缺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曰我必無以
氏而賞其使非以我爲有德野賜昭元伯州
賜之是委君加命昭二子大叔曰無陪敦完
既於草莽也加命加命矣命有常陪敦四

之魚曰以昭周公之明德分
之士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

有寵篇

有寵隱四陳桓公不食吾餘莊六節余曰人
自害其甥必二五耦東關發五卒與梁五
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暱之息曰宮
五耦言二人共娶傷晉室也暱之息曰宮
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蕩公信三齊侯
舟于有蕩公蔡姬之必輕其言蕩公信三齊侯
齊侯夫蕩公蔡姬之必輕其言蕩公信三齊侯
大捷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必
大勝元龍宣三鄭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
亢龍亢極也言賀遷成六冬季文子如晉天
極時其寵也賀遷成六冬季文子如晉天
誘其衷即楚謀我天誘其衷行憂偶逃楚可
以紓憂也得舉襄三解狐得舉祁牛得位伯
紓緩也得舉襄三解狐得舉祁牛得位伯
恤棄四晉忘其國恤而思其長青襄九肆青
恤棄四晉忘其國恤而思其長青襄九肆青
過也承天之休襄二十八子大叔曰宋之盟
以禮承天之休襄二十八子大叔曰宋之盟
休休福祿也令圖必元臣聞君子能知其過
兆憂又齊衛陳三大夫兆憂焜耀昭三齊侯
兆憂又齊衛陳三大夫兆憂焜耀昭三齊侯

植善者其韓子乎五子盍與乎及言之

千
旅
弓
矢
千
弓
一
矢
百
矢
千
則
弓
十
可
知
旅

黑邑諸侯賜弓矢左旂又城濮之戰晉中軍
得專征伐旅音盧步師信三十三弦高橋秦
旆大旆旗名繫旆步師信三十三弦高橋秦
日旆通帛日旆步師信三十三弦高橋秦
步師出於敵四乘人共乘甲棠旆十二楯
邑步猶行也四乘人共乘甲棠旆十二楯
走林屈蕩搏之得抽矢敢又每射抽矢敢納
其甲棠下日棠抽矢敢又每射抽矢敢納
最好箭也右轅車又楚代鄭軍行在左追
最音都左者追車之者執轅為戰備左追
蓐卓在左者追車之者執轅為戰備左追
無也如左者追車之者執轅為戰備左追
行前如有斥候中權後勁又中軍制謀後游
又潘黨率游闕四上車補闕者以脫局又兵
為左拒以從上軍游車補闕者以脫局又兵
舊醫卷二
闕介鳥而成二齊侯不介鳥寓乘又蔡毋張喪
請寓乘註賦輿又賦兵車戰器成十六子反入
寓寄也對日德刑詳組甲襄三使鄧廖師組
義何如對日德刑詳組甲襄三使鄧廖師組
組甲漆甲被練又鄧廖師組甲襄三使鄧廖師組
成組也被練又鄧廖師組甲襄三使鄧廖師組
子湯怒以弓括華弱於朝言張軫車鄭人賂
乃以貫於頸若括之在手也軫車鄭人賂
晉廣車軾車衿甲襄十八皆衿甲面枕轡襄
軾車兵車也衿甲襄十八皆衿甲面枕轡襄
十五枕轡而寢枕去聲菟乘襄二十六雅子
故枕轡而寢枕去聲菟乘襄二十六雅子
也閱垂藥垂藥而入藥弓衣也音高繁弱四

諸侯之繁弱封父古闕鞏又甲
軍實篇
軍實篇五臧伯伯信諫觀魚曰歸而飲至以數
三覆聽九公子突曰昔為三治兵伯諫觀魚
日出而振旅又入而飲至又歸而當寇九
治兵振旅又入而飲至又歸而當寇九
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當寇而侵軼又懼其
也懼為步兵也試敵之堅瑕而後擊之盡
侵軼為步兵也試敵之堅瑕而後擊之盡
中表左拒右拒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
如字左拒右拒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
舊醫卷二
謂為左右能軍又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
軍結方陣能軍又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
故言師又少師修請羸師以張之大閱桓大
云羸師又少師修請羸師以張之大閱桓大
閱簡車師昏桓六齊侯以文姜娶鄭太子忽
馬也師昏桓六齊侯以文姜娶鄭太子忽
是以師偏敗桓八楚子伐陳陳侯禦之季梁
昏也師偏敗桓八楚子伐陳陳侯禦之季梁
宵潰桓九鄧師大敗鄧師銳師桓十一闕廉曰
于鄧謂精成軍又成軍以出又何覆桓十二
銳之兵而覆諸山下謀之又使伯嘉謀之三
其北門而覆諸山下謀之又使伯嘉謀之三
覆伏兵也浮去聲亂次以濟謂亂水無扞采
驟亂次其前後行伍之次以濟謂亂水無扞采

樵者桓十二楚伐終屈瑕曰絞小而輕 狃於衆狃者以刑狃宣令也 無次又次以 信又九師再 次信又九師過 輒亂旗靡莊十齊 不然莊二十三曹肅諫公觀社征伐襲 十八葉子元曰婦人不 漏師信二齊寺人 寺人閭官名貌多魚地名貂於 失援秦餓乞 此始檀貴寵漏洩桓公軍事 羅于晉慶鄭 征繕信十五呂甥曰征繕以輔 日失援必斃 聲氣也命鼓以聲氣也謂鼓以佐士衆之氣 也勅敵 勅敵信二十二宋師敗績 薛三舍又信二 公對楚子曰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誰君三 舍三十里爲一舍其辟楚三舍之地以報楚 德辭巡城 從國子巡城謂中警守備 告急信 十七朱公孫如晉 獻俘授信二十八城濮 告急信 言獻猶言告難也 伐有信二十九 侵信二十九 因於廟也伐有 夜縋而出信三十城而下夜縋出 襲不倫曰襲

使不欲令人勤而無所信三十二秦伐鄭 見之勤音墜 勤而無所信三十二秦伐鄭 有恃心將害良民 厲兵信三十三鄭穆公使 秣馬失謂擊鼓惠惠不累臣擊鼓曰君之 磨厲兵器 擊鼓惠惠不累臣擊鼓曰君之 殺人以血塗鼓儼又戰于泓子魚曰聲盛致 鼓謂之衆鼓鼓儼又戰于泓子魚曰聲盛致 陳謂之衆鼓鼓儼又戰于泓子魚曰聲盛致 追逃文七逐寇如追 交綏文十二宣子曰 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志未堅 未愬又秦 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未愬 夜昔未愬也愬缺也 薄人於險又謂穿當軍 士皆未愬也愬缺也 固軍又秦不能久請深壘固 期而薄於險無 固軍又秦不能久請深壘固 勇也薄迫也 不狂軍事又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坐甲又襄 甲固敵是求謂戰土被甲 振廩同食文十六 不得復臥坐而待敵也 振廩同食文十六 自廬以往往振廩同食振發也 救賦文十七 稔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 救賦文十七 兵故謂兵爲賦 巡功宣二宋城華元爲植 事觀兵宣三觀兵於周疆 不能軍宣十二晉 能軍宵亦終夜有聲不 觀衆而勤又謂武子 能軍宵亦終夜有聲不 觀衆而勤又謂武子 師觀衆而勤又謂武子 勤觀衆而勤 武之善經又楚伐鄭知難而退軍 之善經又楚伐鄭知難而退軍 經也律竭 師出以候人 候人又言取辱候人者 經也律竭 師出以候人 候人又言取辱候人者

靡旌又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掉鞅又

也示間暇挑戰又楚之致師者請挑戰

七覆又士季使華荊韓穿帥七覆于席於軍

門之外又趙施夜至於楚軍席於軍分謫又

李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

而云之分謫生民又楚人收晉尸以為京觀探甲

生民又京觀借二又齊侯對晉師曰請合餘

兵又探甲執借二又齊侯對晉師曰請合餘

禁石又禁石以投賈余餘勇又齊高固入晉

奮餘勇又賈也滅此而朝食又鞏之役齊

已勇有餘欲買之又張侯曰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滅此而朝食又張侯曰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血多汚又師之耳目援抱又張侯曰師之耳目

而鼓又晉齊師左并轡右越于車下又越

餘燼又燼之役請收合畏君之震又齊人對

君之震又齊人對偏師又齊人對開

剪又齊人對度劉又輔氏之役

度劉皆又固壘固壘又持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

殺也又固壘陳不違晦又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今

焉又陳不違晦趨風又免冒而趨風言

離局又離局趨風又免冒而趨風言

恭謀又恭謀整暇又今兩國治戎行

合於大渠又鄭伯以距其車前輅音逆不傲

覆之言又鄭伯以距其車前輅音逆不傲

臨事而食言又鄭伯以距其車前輅音逆不傲

不可謂暇又鄭伯以距其車前輅音逆不傲

之左右又鄭伯以距其車前輅音逆不傲

三軍又鄭伯以距其車前輅音逆不傲

成十六不順又鄭伯以距其車前輅音逆不傲

時妨農業又鄭伯以距其車前輅音逆不傲

疲民以逞又鄭伯以距其車前輅音逆不傲

又范匄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加囂又郤

疏行首又范匄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加囂

合而加囂又范匄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加囂

宜靜而益有聲又范匄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加囂

微達也又范匄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加囂

札言其能陷堅又范匄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加囂

左國腴詞

卷二

士

左園詩

卷二

十四

左園詩

卷二

十四

告廣也展義莊二十七年公會紀伯如于沸非
度狎所以勤我傳三楚伐鄭伯勤伯欲成孔叔
宣布德義勤我不可曰齊方勤我勤恤鄰難
助請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求多
信七楚文王將與申侯之盟曰後之人將
求多於汝汝必不免謂以禮義大望責之
招攜又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受玉情信
一晉侯受玉於齊侯遠以信攜離也
玉曰晉侯其無後乎不可狃信十五晉惠
可狃況國波及波及信二十三晉文對楚子曰其
乎狃狀也與君周旋又重耳對楚子曰若其不獲命
君與君周旋其左執轡而右屬橐鞬以與
國語卷二
君周旋周旋見之見之信二十四晉頭須彌藏
相逐逐也以逃及人求見曰國君
而仇匹夫仇者衆矣僕人以分訪又吾以分
告公處見之言勿遽而見之分訪不致使
韓氏獨受保聚信二十六齊伐我北鄙齊侯
殺人之謗保聚信二十六齊伐我北鄙齊侯
用不敢保聚用此舊亢讎信二十八子犯曰
盟故不敢聚聚保用舊亢讎信二十八子犯曰
常也雖謂禁也東道主道主鄭在秦東故
云一日之積一夕之衛信三十二弦高以牛
吾了將步師出於敝邑取綽從者居則具登
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積糗米菜薪
成拜又三晉侯降登成拜禮過數成江秦伯

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隣國敵惠敵怨史駢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
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怒
過求又季文子將聘于晉而求遭喪之禮
節文十二晉襄仲辭王賓答曰不腆先君之
出聘必告廟故繞朝贈策文十三會歸自秦
稱先君之器繞朝贈策秦人繞朝贈之以
策曰莫謂秦無人吾謀德刑鄭怒其貳而哀
適不用也策馬箠也失辭又趙括曰行人
其甲叛而伐之服失辭又趙括曰行人
而舍之德刑成矣失辭又趙括曰行人
從者又曰趙括諸從者獻功其治國若征伐
國語卷二
之功於德類成二晉欽肅同子為質齊人
牧伯德類成二晉欽肅同子為質齊人
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善視之成三荀
類也乎不以孝德錫同類善視之成三荀
實出之言制義成八季文子曰大重勤穆姜
以禮待制義成八季文子曰大重勤穆姜
出于房再拜曰敢如天之福成十一邠至如
拜大天之重勤如天之福成十一邠至如
福兩君相見何以大造成十三秦師克還無
代此下臣不敢大造成十三秦師克還無
秦也造成也睡就親也親就寡人睡
猶言有功睡就親也親就寡人睡
成十六以魯拜嘉襄四鹿鳴君所以嘉
之密邇仇讎拜嘉襄四鹿鳴君所以嘉
如初善之如初一介行李襄八鄭式子使
如初善之如初一介行李襄八鄭式子使

絕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底告襄九無
居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
底音問對于襄十一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
也重大大襄十四大叔儀曰敢拜君命不
相能襄二十一蔡桓子娶于范宣生懷子范
族大夫而不相能言同廷勞襄二十九范獻
官叔延勞去聲如舊相識子產如舊相識
王去聲勞去聲如舊相識子產如舊相識
謝過襄三十召之修成襄二十六泰伯之弟
報歲誅求無時襄三十一以畿邑福小介以
之成誅求無時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
居言詠責需瞻事展物又子產曰隸人牧圉
求無有常時瞻事展物各瞻其事百官之屬
各展其物瞻視客所當得展陳贏諸侯又趙
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好見之昭元我好
曰信我實不得而以隸人見之不知
之垣以羣諸侯羣受也好見之昭元我好
其有與志也郊勞昭二公叔聘於晉報宣子
故傷而歸郊勞昭二公叔聘於晉報宣子
近刻若使卿往敢辱大館昭三晏子曰若惠
勞之勞上聲敢辱大館昭三晏子曰若惠
來繼舊好合使成惠顧昭三晏子曰若惠
臣之祿也敢辱大館惠顧昭三晏子曰若惠
賜之內主豈唯寵分君薦聞昭四敢不為聞
至昭五城濮之役求諸報志報又城濮之召其
侯而康至康也

也其肅有報志言求貺昭六武子曰苟免於
吳有報楚意也求貺昭六武子曰苟免於
微加又武子曰下國君之諱也敢私面又奔
鄭伯以乘馬八匹恩賓又奔疾在鄭舍不
私面昭十六子產曰僑聞國非不能事
大字小昭十六子產曰僑聞國非不能事
寧齊言以安寧告也厚酬之昭二十一公
之規求昭二十六侵欲無厭規反賜昭三十二
也規求昭二十六侵欲無厭規反賜昭三十二
川公疾偏賜大大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號
一環一壁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
斃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以獎天衷定
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以獎天衷定
則公辛曰君若傾報周室施偽不見虎偽不
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偽不見虎偽不
見猛者言偽顛又猛逐之頑而無繼蔡吳
伴若不見偽顛又猛逐之頑而無繼蔡吳
一子晉懼曰是蔡吳也夫蔡養
也若人養犧性非愛之將殺之地主歸餽哀
二千員曰侯伯致禮地主歸餽哀
地主所會主人也饋生物也告之故哀
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甚善之又楚太子建
以劍不動勝曰云云甚善之又楚太子建
於鄭鄭人展謝哀十七趙孟告於吳子
甚善之展謝哀十七趙孟告於吳子
左國腴詞卷之二

左國腴詞卷之三

左集三

吳興 凌迪知 穉哲 輯

同郡 閔一崔 聲甫 校

盟要類

交質篇

交質 隱三周鄭交質謂交請成隱六鄭伯請

平也請與渝盟恒元盟日渝盟行成莊四使

講好結成渝盟恒元盟日渝盟行成莊四使

楚為成許賂大夫云云既而不與承命又

左國腴詞 卷三

命 師謂迎勞也稿音靠 盟府 在盟

府謂要言信二十八載書要郊勞信三十

盟之府要言信二十八載書要郊勞信三十

莊千來聘自郊勞至干贈來繼舊好文四衛

賄迎來日郊勞勞去聲 盟主 為盟主也宜哉

今陪臣來繼舊好也 盟主 為盟主也宜哉

謂主盟 文九無德何以主弗與成宣元

于中國主盟 文九無德何以主弗與成宣元

侵崇秦與國也 唯命 宣十二敗不唯命 盟

成二齊畏晉而竊與楚 兩釋成三兩釋景四

盟故曰盟盟之也 背成 又秦伯歸而晉

會所 言約會之處 背成 又秦伯歸而晉

言約會之處 背成 又秦伯歸而晉

言約會之處 背成 又秦伯歸而晉

言約會之處 背成 又秦伯歸而晉

佩聽成 成十二鄭伯如晉聽得請成十六承

以請若得所請 借助 執事朝夕之命 司馬

吾子之賜多矣 借助 執事朝夕之命 司馬

邑福小國而為罪寡 杖信 襄八杖莫如信言

君是以願借助焉 杖信 襄八杖莫如信言

信 驛旄之盟 襄十五賴之而賜之驛旄之盟

舉其契 又不能舉其契 襄要約之辭也 有如

日 襄二十三宣子曰所不請於君焚有崇昭

吳濮有衆 徹命 昭二叔弓聘於晉曰寡君使

徹命於執事 徹達也 拜德 昭十六子產拜宣

言得達使命於晉 拜德 昭十六子產拜宣

不拜德言 拜矯命 昭二十七日矯子之命以尋

請恩德也 矯命 昭二十七日矯子之命以尋

盟 昭三十二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干盟

定十俘不干盟 寒盟 哀十一年貢日盟可尋

謂干犯盟誓 寒盟 哀十一年貢日盟可尋

也 盟 哀十一年貢日盟可尋

也 盟 哀十一年貢日盟可尋

也 盟 哀十一年貢日盟可尋

也 盟 哀十一年貢日盟可尋

愛民類

告饑篇

告饑 隱六京師來告饑公為之告糴莊二十

城孫辰告 荐饑 僖十三冬荐饑使乞糴于秦

糴于齊 荐饑 謂連年麥禾不熟荐下去聲

糴于齊 荐饑 謂連年麥禾不熟荐下去聲

糴于齊 荐饑 謂連年麥禾不熟荐下去聲

糴于齊 荐饑 謂連年麥禾不熟荐下去聲

閉糴儲十五晉饑秦輸之粟秦伯代晉貶食儲二十

皇賦文仲曰修城郭賑食省用務勸分儲十二

謂勸富民分財重施國政重施於民會治文

粟以賑貧民鮑暘其粟而貸之材人又下子

六宋饑公鮑暘其粟而貸之材人又下子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也

饑國之材人勦民平相子欲還曰鄭及於鄭

無不事也勦民平相子欲還曰鄭及於鄭

而勦民穀出不過藉穀出不過藉穀出不過藉

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已責逮鰥無德以及遠

力而治之稅不過此已責逮鰥無德以及遠

方豈如惠恤其民而善其乃大濫年一毫

尹已責逮鰥奔通責施及老鰥

之盟曰凡我同盟母當年使民不嚴

謂道積年穀而不郵災也

韓曰崔子將有大志其來也不量入修賦

寇使民不嚴不嚴欲得民心也

掩書土田量入修賦量九賦車藉馬

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車藉馬

賦車藉馬藉其毛民參其力

色歲齒以備軍用民參其力

入於公而食其今無資

一言公重財欽

亟急勤恤其民哀元閭恤勤恤其

也勤恤其民民而與之勞逸

胥曰無俾邑種類

邑易種轉生種類易種

法制類

請囚篇

請囚莊九管仲請囚仲知鮑叔殺莊十二

仇故牧于門批而殺之萬多面縛縛六許男面

公自縛其手於伏劒而伏降服而囚

後唯見其面伏劒而伏降服而囚

言出上服日深室深室二十八貢諸

拘囚以謝罪深室深室二十八貢諸

納索饘馬索衣索饘馬索衣

故親以承食為已職索音托饘音施

如追逃逃言不可殺

以戈殺之捕猶衡也

謂以拊咽疾拊音春

舊賦詞卷三

賊陰彈人又晉靈公從臺上彈人而視其辟

害也彈人丸謂以彈九彈之而觀其能避與

笑以資自拘以司敗謂日四也

伯肉初牽羊以逆言和衣至

肉示服為臣僕也祖但去聲

也普度劉成十三度劉我邊

各反度劉成十三度劉我邊

僞訟者言偽若將伏辜又鄧氏既

執曲直於郤氏者伏辜又鄧氏既

而扶其不勉者自後縛之

之逃其大十六今楚多淫刑

蔡叔蔡素選

葛反放也

鐵范昭二十九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錡刑鼎著
竹刑定九鄭駟顯殺鄒析而用其竹刑謂改
法書之於竹屬劔於頸辭曰云云屬音燭謂
簡謂之竹刑屬劔於頸辭曰云云屬音燭謂
自以劔生拘之哀十六白公奔山而縊其使僇
注頸也生拘之哀十六白公奔山而縊其使僇
謂囚拘也生拘之哀十六白公奔山而縊其使僇
生之也乾其手曰必斷而足謂抵手屈肘如
形乾

加尸履賤踊賔昭三齊之諸市履賤而踊賔
僕區昭七吾先君文王作僕區刑書名僕區
也區匿也作爲隱匿同罪僕區刑書名僕區
之區匿也作爲隱匿同罪僕區刑書名僕區
蔡獄罪在雍子雍子納止食墨賊殺又夏書
女於叔魚叔魚蔽罪刑候貪墨賊殺又夏書
賦殺也鬻獄又鬻也鬻末減又三叔魚之
刑也鬻獄又鬻也鬻末減又三叔魚之
輕也賈罪昭十六晉獻子曰且吾以王震曜
昭二十五子產曰爲刑罰威德使民畏忌
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重曜天之威也鼓

問名篇

問名莊六公問公於申繆對曰名有五有信
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以物爲假取於父爲
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川不以隱疾不以
畜牲不以簡書豺狼不可厭也詩云豈不懷
以器幣簡書豺狼不可厭也詩云豈不懷
奔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也詩云豈不懷
樂而敦詩書襄二十七年晉作三軍謀元帥
禮樂而敦詩書襄二十七年晉作三軍謀元帥
禮樂而敦詩書襄二十七年晉作三軍謀元帥
晦婉而成章晦婉而成章晦婉而成章
約言以記事寓書襄二十四鄭伯如晉子產
事敘而文微寓書襄二十四鄭伯如晉子產
寄賦詩襄二十七鄭伯享趙孟子陞隴子產
也賦詩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
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貶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
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
之責責趙孟曰林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
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
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
武請受其辛章子大叔賦蟋蟀趙孟曰善哉
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
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
平

周禮在魯昭二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三墳五典八索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九丘昭十二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
三墳三皇之書也五典五帝之書也
入索八卦也九丘九州之圖籍也
入問子馬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殖生長
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口新日益
然又言諫鄭執事憫然授兵登曲直以赴禮
昭一十五子大叔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
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
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言語類

徵辭篇

左國史記

卷三

七

徵辭隱十一不徵辭鄭伯入許言語相恨
宣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闕
言桓二華督為大宰因民之裏言莊十四鄭
人出伯父無裏言言甘信十帶重而明徵其
入又不念寡人言言甘誘我也
辭信二十八伐原民易資其音云信二十九
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言猶在耳
音云問之而信謂其聲如此也
穆羸謂宣子曰今君雖終猶言在耳
而奔之若何謂屬託之言猶在耳
肆文十二史駢曰秦使者日動而言肆懼我
也蓋目動則心不安心不安則聲容失節
語倫將不能齊君之語倫謂苟且也口衆我

寡宣二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藉口苟有
以藉口藉視速言疾成十五右師視速言終
藉也去聲
襄三魏絳至要言襄九公孫舍之曰昭大
言語方卑
虎襄十四城紇哈嚙嚙
理疾衛侯與之言是
語洩則職女之由邊言又楚子囊還自伐
子庚必口實襄二十二若不堪其患而以口
城鄧有其侍言襄二十七子木與之言弗能對
言而已侍言使叙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
也侍言謂寬言又亦無寬言
侍坐代言寬言謂寬假之言
牀第之言有賦
左國史記卷三
鵠之責責趙武曰牀第之言不志以定言
踰闕况在野乎第簣也側里反志以定言
屬蘭曰氣以實志志以定言淺昭二十五言
言在心為志發心為言言淺昭二十五言
成謂所言甚口昭二十六有君子白哲鬚噴
泄露也
有煩言定四謂敬子曰會同難噴有煩
言哀十二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
言必不免其成於夷乎謂文子夷方言好
復言哀十六葉公曰吾聞勝之所許必欲復行
之不顧道不洩人言又勝曰不為利諂不為
理好去聲
能無肥乎謂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衡

口又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舉趾高桓十
口其口於四方謂寄食也志氣揚揚則舉足高
謂人不已若也莫敢舉趾高蓋驕甚
蕩心蕩武王伐隨將齊入告夫人曰
道嗟臍曰三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蚤圖後
君嗟臍謂若噫甘心莊九管召仇也請受而
腹臍喻不可及
唇亡齒寒之奇說曰一之謂其其可再乎
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之謂其其可再乎
寒者其其號之謂也反首反首其十五晉大夫
謂散頭髮并脇觀其裸浴薄而觀注駢合也
使下垂也馬脇觀其裸浴薄而觀注駢合也
畜膿
卷三
脇肋也聞重耳駢脇也蓋舉玉趾齊伐我北
腋公使展喜犒師曰寡人聞距躍曲踊
君親舉王趾將辱于敝邑距躍曲踊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起越也曲踊跳躍
也百音所猶厲也謂犯三次勉厲而行
監其腦又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
寓目又得臣與寓目降心又今天誘其衷使
言降下捉髮走出至喜捉髮走出君枕之股
其心捉髮走出至喜捉髮走出君枕之股
又枕之股而哭之遂目豺聲文元楚子將以
謂以伊枕於股也遂目豺聲文元楚子將以
諸乎上曰是人也遂目豺聲文元楚子將以
聲忍人也忍行不義豐下也豐下必有

後於魯國豐生心復發秦師將生心謂將生
下面方也生心復發秦師將生心謂將生
害謀畏首畏尾文十七畏首畏尾食指動宣四
之食指動以示示家曰他日染指又染指於
我如此必嘗異物第二指也染指又染指於
之布腹心宣十二鄭伯肉袒率羊以逆楚師
舟中之指可掬又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
舟舟中之指可掬又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
也為聞有賞之令藉口以藉口而復於寡君
藉藉屬耳目又先入必屬耳目於我為我功
燭視流成六視流而行解體成八四方諸侯
有叛搏膺成十晉侯憂之萬被髮及地搏膺
心搏膺成十晉侯憂之萬被髮及地搏膺
膏盲又居晉之上膏之下若我引領我君景
公引領西望猶痛心疾首又諸侯備聞此言
所謂翹首也痛心疾首又諸侯備聞此言
之甚逞志又穆公是以不克逞息肩息
肩于晉以負藉手藉手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
誓為晉也藉手藉手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
苟有以藉手觀心觀心十五能官人則民無觀
鮮不救有觀心觀心十五能官人則民無觀
之心布四體襄二一臣戮餘也特歸於幸
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授手陳知其罪
焉言布陳其四體無所隱也授手陳知其罪

援手于我言其男女自心競襄二十六不視
 因待命是授手于我嘉容襄三十一居
 躁而足高足高心在他矣嘉容襄三十一居
 感而有嘉容童心年矣猶有童心人心如
 是謂不度童心年矣猶有童心人心如
 面又子產敗謂子面之不同如其面外心昭三
 寡君而固心甚長又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
 有外心心甚長又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
 可信燠休又晏子曰民之痛疾而或燠休之
 也無復民將焉辟之燠休痛念之聲燠休之
 喻與憂郁四音殊虛去聲又如字精爽昭
 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魂既生魄陽曰魂用足
 物精多則魂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足
 畜賦
 不良是謂足病發也視下昭十一單子會
 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無守氣又無守氣
 成乎言其體過下端端然無守氣又無守氣
 不守其體將食色昭十五圍鼓三月鼓人食
 成之微也食色昭十五圍鼓三月鼓人食
 色姑修而城有搖心昭二十三吳公子光曰
 食色言未絕糧搖心昭二十三吳公子光曰
 心矣謂心白哲昭二十六冉豎告平子曰有
 以搖動白哲昭二十六冉豎告平子曰有
 色之潔鑿又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獻
 白也鑿又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獻
 體昭二十七公子嘉宴王僚蓋者獻體坐行
 又蓋者坐行而賜昭二十八今子少不賜
 入謂膝行也賜昭二十八今子少不賜

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掩耳昭三十一荀
 以已也如是幾平聲掩耳昭三十一荀
 若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展四體定四子魚
 國之難掩耳示不忍聽展四體定四子魚
 以幸舊聽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援手
 共二微大罪也謂展布四肢之力援手
 涉佗援衛侯手屬之目定十四屬之目謂
 手及腕接臂也屬之目定十四屬之目謂
 指廬陽將指謂大指將去聲寒心伯曰寡君
 是以奮心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拘於國
 戟其手必斷而足謂抵手屈肘如戟形
 肉食篇
 肉食莊十齊師伐我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
 者飲之酒莊十二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
 聲南宮萬多力故縮酒信四無以縮酒九祭
 設計先醉之以酒縮酒信四無以縮酒九祭
 酒為縮楚貢包七年信十五改館晉侯饋七
 茅不入故云七年信十五改館晉侯饋七
 牢薦羞信十七維平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
 任故以滋味進九獻信二十二上公之醉而
 雍巫易牙也九獻信二十二上公之醉而
 遣之酒使從者載之而去秦餽信二十八

纓傳二十八初楚子目為受并玉纓瓊美玉
 纓升皮弁纓所以結於頤下而垂者此蓋以
 正飾纓而和服通於夏姬皆來其和服以戲
 於朝初服女藍纓宣十二華路挾纓多寒王
 人近身衣藍纓宣十二華路挾纓多寒王
 三軍拊而勉之二軍之士皆如挾纓纓
 也如挾纓之緩言說以急寒纓音曠投
 袂而起宣十四楚子聞之投袂強冠成二二
 強冠之謂欲使攝戎車左右故強南冠成九
 冠之使若成人強上聲冠去聲南冠成九
 而繫者誰也南冠楚冠也韎韐之跗注成
 所繫楚囚也南冠楚冠也韎韐之跗注成
 六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韎亦也結任成十
 附注戎服若袴而屬於附與袴連結任成十
 左傳謂卷三
 言結任而偽訟狐裘羔袖襄十四衛右宰穀
 者言結棠際也狐裘羔袖襄十四衛右宰穀
 言一身盡善惟少有惡喻巾節又秦以巾節
 已難從君出其罪不多巾節又秦以巾節
 妾子中脫手者稱重爾衣裘襄二十一叔豫
 莊髮者言為夫人重爾衣裘襄二十一叔豫
 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畧闕地下冰而
 林焉重爾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
 口齊則甚矣拂衣襄二十六叔向拂綰帶紵
 而血氣未動拂衣襄二十六叔向拂綰帶紵
 水與之綰帶子產謝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黃盛飾昭元子哲盛飾游服昭八桓子聞子
 紵盛飾昭元子哲盛飾游服昭八桓子聞子
 之游也升髦子垂髦加冠必以弁蓋緇布冠
 之服也升髦子垂髦加冠必以弁蓋緇布冠

也既冠冠則端委昭十晏平仲端委立於
 拜之不復用端委昭十晏平仲端委立於
 結過結贈之中有禮帶有結視不復陶昭十三
 皮冠秦復陶鞞被哲憤狸製定九哲憤而衣
 豹易復陶鞞被哲憤狸製定九哲憤而衣
 齒上下相值製袒裘哀十七紫衣狐裘至
 仰裘也音策袒裘哀十七紫衣狐裘至
 製杖戈哀二十七成子衣製杖戈
 立於阪上衣製雨衣也

左傳謂

卷三

大

左國腴詞卷之四

左集四

吳興 凌迪知 穉哲 輯
同郡 閔一崔 聲甫 校

良賤類

義士篇

義士

桓二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甲首桓

鄭太子

忽大敗我後甲首莊二齊侯

三百言

被甲者三百首二齊侯

使敬仲

為卿辭曰驕旅二齊侯

之臣

驕奇也旅客也二齊侯

登僕

國遇太子太子

使登僕

忽如夢而相二毛傷二十二君子不

見故使

登車為僕二毛傷二十二君子不

頭黑白

有紀綱之僕二毛傷二十二君子不

二色者

紀綱之僕二毛傷二十二君子不

驕洩

又子紀以壁授公子曰臣二齊侯

輿人

信二十八楚師背鄭而舍晉侯二齊侯

有行者

誰扞牧圍養二齊侯

牛曰牧

養馬曰圍二齊侯

是乎此

子也才二齊侯

也才

世濟其美二齊侯

已氏

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其甲也二齊侯

又所不此報者非三雋才宣十五鄒舒有三

天也言非丈夫也三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

俊執斷執成三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

也人索客成十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開門

音姦軌又臣聞亂在外朱儒襄公曰吾君小

子米儒是使謂敢告僕夫又虞人之歲辭敢

敢訖短小也若而人襄十二天子求后於諸侯對曰

尊故但云難其人襄十三晉侯難其神主襄十

若如人也難其人襄十三晉侯難其神主襄十

八晉侯伐齊獻于神主襄十

背盟凌虐神主襄十

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隸新襄二十一州綽

也自恨以私意待人隸新襄二十一州綽

但為僕隸皂牧又其次皂牧與馬其小者衣

尚新耳皂牧又其次皂牧與馬其小者衣

皂至牧凡八等之人皂僕賃襄二十七僕賃

僕賃襄二十七僕賃

貨博物君子昭元晉侯聞子產之言三老

昭三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謂里旅又晏子

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上隣又且

頻里旅里衆也不敢勞衆為已宅上隣又且

遺直也言叔向之遺風庸次比耦昭十六子產曰
相從遺愛昭一十子產卒仲尼聞不颺昭二
耦耕遺愛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吾幾失子矣謂貌不揚常隸社稷之常隸也
隸也舊德定六公叔文子曰以不成丈夫十
一武叔曰是謂不衷又叔孫曰天若不識不
謂不善迹人哀十四迹人來告曰逢澤有涉
之人介廉焉迹人之主迹禽獸者
人過也涉人謂度舟之人優狡使優狡盟拳
排優也排優也

卷四

婦人類

美豔篇

美而豔桓元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未亾人
莊二十八年尹子元欲惡文夫人夫人泣曰
今尹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亾人之側不亦
異乎婦人既寡孕過期懷子曰孕過期過十
月不產也官女又妾為宦女焉妾與兄如夫
過平聲又齊侯多內龍內侍執巾櫛太于質於秦
人嬖如夫人者六人侍執巾櫛
將逃歸謂羣氏曰與氏歸乎對曰寡易內二
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

十八慶封嗜酒遷于盧蒲癸氏女而不婦襄

易內飲酒謂交易其妻妾也

如子謂宋其姬女而不婦言其助蓬昭十

子使助蓬氏之無簪副倅也蓬氏之女為僖

子副倅別居在外故倅子納泉丘人女令副

然之聲嫠婦嫠婦昭十九初昔有婦人苦于殺

不恤其緯昭二十四人亦有言曰嫠婦

寡婦也識者常苦緯通室昭二十八晉祁勝

少寡婦所宜憂也通室昭二十八晉祁勝

將執之謂二尤物又叔向之母曰夫有尤

人易妾也尤物物足以移人尤異也鍾

美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玄

妻又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

嬪御嬪御焉嬪音牆

宮室類

考宮隱五九月考仲蒐裘隱十一隱公將授

邑之宮室音徒求宗祐命莊十四鄭厲公曰

祐宗祐廟中藏主石室闕西辟伯享王十一鄭

言世為宗廟守臣闕西辟伯享王十一鄭

西辟伯享王十一鄭

千之之西偏辟平入反丹楹丹楹桓公之楹

刻桶壯二十四刻桓宮外府唐二荀息請以
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觀臺唐五
實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觀臺公既
實則遂登觀以望而書禮也觀臺觀臺二
臺上架屋可以遠觀者也觀育觀育觀育
資空虛也縣平聲家及溜堂也溜堂雷即中
伏而望公不省故又前彫牆又言靈公不君
及中溜之地溜去聲彫牆又言靈公不君
也室皇宣十四楚子按牙而起鏡地室成十
地室而縣焉謂軍門圭竇人軍門柴門圭竇之
為樂室於地下軍門圭竇人軍門柴門圭竇之
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尤其室向戌來聘
狀如圭也言其大微賤也尤其室向戌來聘
舊臆詞卷四
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闔廬襄十六某等
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闔廬小人皆有闔
廬以辟燥踰隱襄二十三督成從之踰先人
濕寒暑之救廬又齊侯有先人之微廬在妾不得與
郊堞其宮襄二十七盧蒲姜帥甲以攻崔氏
窟室襄三十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
入閉閑襄三十一高其棟折棟崩又子棟
折棟崩將厭牆以蔽惡昭元人之有牆以
為蔽不盡言牆以蔽惡也牆之於人
也也秋隘置塵昭三子之宅近市秋隘置塵

爽塏又請更之爽塏里室又及晏子如晉
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糞除又自子之歸也小
為里室皆如之舊而糞除又自子之歸也小
意謂掃幄幕昭十幄幕昭十幄幕昭十
除也幄幕昭十幄幕昭十幄幕昭十
今幄表著昭十一幄表著昭十一幄表著昭十一
帳房表著昭十一幄表著昭十一幄表著昭十一
也宇下昭十三幄表著昭十一幄表著昭十一
十及閑中齊氏用戈土方昭三十二土方
擊公孟閑曲門也土方昭三十二土方
相也相取徒庸又土庸又土庸又土
今之方面徒庸又土庸又土庸又土
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象魏象魏
舊臆詞卷四
立子象魏之當公家元逢滑當公而籍圃十
外謂門闕也當公家元逢滑當公而籍圃十
籍圃十籍圃十籍圃十
旅寓類
羈旅莊二十二齊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
羈旅莊二十二齊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
弛擔又弛於負擔弛於負擔弛於
保於逆旅改館信十五改館信十五改館信十五
為客舍改館信十五改館信十五改館信十五
舍也食楚軍穀三日館穀信十五館穀信十五
十八晉師三日館穀信十五館穀信十五館穀信十五
舍也食楚軍穀三日館穀信十五館穀信十五館穀信十五

齊桓
 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

大去

國也。韋翰會又攄有四阿。棺有飾。棺上飾亦皆王禮。沈溺。

重腿 成六於是平一弱重腿之 不食新成

不食新言其必火 卽世 成十三歲公卽 祈从

使其况宗祈疾言求成也 居疾 襄九居疾

謂葬埋也 寃張倫 卒而視不可舍 襄十九二

徒門二反窈音夕 死而視不可舍 月甲寅卒

樂不可受含猶今言口眼不閉也 生从骨

肉 襄二十二吾見由叔夫子所謂生从而 姻

寒 又公有姻妻謂 郊弔 妻於郊使弔之 荆曰

植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 自刃 襄

先人之微瀝在下妄不敢與郊弔 自刃 襄

十五請自刃於 爲崇 昭元寢人之疾病實沈

道殣 昭三道殣相望殣言近餓殍 天札 昭四

天札短折爲 葬鮮 昭五不 强从 昭七西夫匹

强上聲 藉从 昭二十一吾小人可藉从言不

難 桶 昭二十五唯是桶棺所以藉葬者 襄

事 定十五葬定公雨不克襄 不慈遺 襄十六

已丑孔丘卒公諱之曰其大不弔不慈遺 襄

老婢屏予一人以在位 榮余在夜鳴呼哀

哉尼父無自憐慈且 也謂不且遺留也

音樂類

六羽篇

六羽 隱五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入於而也

仲於是始獻六羽 歌舞不倦 莊二十王子頓

律故曰歌舞 樂備 莊二十一謂燕享之時

樂及偏舞司義 肄業 文四備齊式子來聘公

以爲肄業及之也 徹樂 成五伯宗曰山崩川

謂樂工肄習樂歌 徹樂 竭 爲之 不來降服

膳微減 南音 成九百侯使吳之琴 金奏作於

下 成十二節至將登金奏作於 歌鍾二肆 襄

肆列也 縣鍾也 言擊鍾奏樂也 金石 二入

之樂 又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 踞轉 襄二

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也 言贊 觀優 襄二十

踞 衣裝而鼓琴元開暇轉去聲 觀優 襄二十

觀 能憂之數 觀樂 襄二十一 吳公子札 五

節 昭元醫和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 故

容 彈矣 煩手淫聲 樂者五降不怠則律聲

奏非彈之
正故云
撞鐘舞女
昭二十
撞鐘舞女
窈窕
與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
鐘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樸則和於
物之和則嘉成窕謂纖細不滿也樸謂橫大
不入
既食又奏
以修食也

器皿類

筐筥篇

筐筥錡釜
無足曰筥有足曰錡
奉匱沃盥
丁寧
及鼓附着于丁寧以

十三匱沃盥器也
奉匱以供沃盥也
丁寧
及鼓附着于丁寧以

卷四

貫於筥較丁
鼓附
宣四伯勞射王太輔
執
成二右援抱而鼓
執
承飲造于子重檢飲

器音世
綆
九陳絳柳具綆舉棋
裏二十

入聲
綆
九陳絳柳具綆舉棋
裏二十

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
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五材
竝用之謂金木水火土
豆區釜鍾
齊舊

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
登一
氏三

量皆登一焉登加也加
家量公量
又陳氏三

一謂加舊量之一也
家量公量
又陳氏三

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
錐刀之末
昭六叔

以公量收之言借多收少
錐刀之末
昭六叔

力之末將盡爭之雖刀筆鉅
未至細也喻細微之事
筆鉅
雖有挈瓶之知
守不假器禮也
鉞秘
昭十二尹路曰王命
挈鉞輸小智
鉞秘
昭十二尹路曰王命
玉以飾斧柄
方鼎
又賜子產書
魯壺
昭十五

密須之鼓
又密須姑姓國在安定陰密縣
闕鞞之甲
所出之體
鉞鉞鉅鬯
黑黍鬯香酒

甲父之鼎
昭十六路以甲父冠法
昭二十三

而與之謂作冠模法妖今之帽
編管秉
書指字註云履法也以片煖為帽蓋編管秉

杆
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焉國人投之遂弗

卷四

焚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堂音奸今
人編茅以覆屋曰苦蓋杆古但及禾藁也謂

以二物
鼓鐵
昭二十九遂滅晉國一鼓鐵以

為之鼓
結筏旃旌
名也通帛為旃析羽為

胡簋
哀十一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

胡簋禮器名夏
虎幄
哀十七衛侯為虎幄於

之始食鳥謂幄幕
旌繁
哀二十三繁

以虎皮為飾也
旌繁
哀二十三繁

左國腴詞卷之四

左國腴詞卷之五

左集五

吳興 凌迪知 釋哲

同郡 同一崔 聲甫

舟車類

挾輶篇

挾輶隱十一類考叔挾輶以走輶輶錫和鈴

桓元錫在馬額輶在輶和輶錫和鈴

衡鈴在旂動皆有聲輶音揚魚軒輶公于無

軒車以魚皮為飾輶公于無輶公于無

秦伯伐晉濟河焚輶駕載燧輶文十宋田孟請

命諸侯從田者輶駕馬於輶王宣四伯焚射

車載燧以備取火之用輶王宣四伯焚射

附若於丁寧以貫笠輶太過也輶笠轂又太

貫笠轂過車輶上輶太過也輶笠轂又太

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輶音立谷

南輶輶言不欲戰乃回軍南輶輶路又華路也

輶車輶又使輶車逆望塵輶又使輶車逆之滿堂

望其車塵起樓車輶宣十五鄭人四解易獻諸

則將至也輶楚楚子使反其言二而許

之登諸樓車謂輶繁纓成三仲叔于奚請曲縣

車上登櫟也輶繁纓成三仲叔于奚請曲縣

也輶中臥車也音棧寓乘輶又請寓乘謂

成五山崩川竭君為之不樂車輶成十六楚子

舉降服乘緩緩車無文者輶樂車登樂車以望

晉軍乘車車上為櫟輶重輶言步挽重車如役

者楚共王升其上為輶輶推輶又滅孫說曰衛

舟輶人苦人先濟輶推輶又滅孫說曰衛

者輶後送為推輶音曉推吐雷反超乘輶襄

十三輶請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

命驅之出漢請輶曰之公宣子逆諸階仇其

手略之以曲舟發梁輶水而戕舟發梁謂戕

沃超跳上也戕舟發梁輶水而戕舟發梁謂戕

害其舟揖發壞其橋梁使澤可以鑑輶又慶

不得救難也戕在羊反澤可以鑑輶又慶

無入于兆謂載
極之密車也

寶貨類

五穀篇

五穀莊十八晉侯初王賜玉五穀
莊二十二年實庭之所實陳也百重
品也言庭之所實陳也百重
錦大雙行故口兩三兩重錦之細熟者以二
返璧馬公子受餐返璧公子重耳也國寶
成二雲之役子束錦襄馬先吳尋夢之鼎
得其國寶獻於
生國賦詞卷五
州幣昭元后子晉侯造冊于河上里舍車
西幣自雍及絳歸取冊幣終事八反酬幣
也瑤璽玉積瑤璽耳不克而還瑤璽
共王無嬈過與巴姬厭紐又楚平王勿抱而
密埋璧於太室之廷厭紐入再拜皆厭紐微
見璧紐以玉環昭十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
為審識玉環商蓋玉環同工共璞自為璞
者璿玉璿又若我用璿玉璿鄭必不火
璿璿玉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璿
火幣錦二兩璿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
謂定也二龍輔昭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
兩蓋二尺龍輔昭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
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云云束帛十端
為五尺作一束也乘韋熟韋四張也乘去聲

蔬穀類

滋蔓篇

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莊二十二年實庭之所實陳也百重
品也言庭之所實陳也百重
崇聚不莠晉侯六周桓公言於王曰周之東遷
也莠至也嘉崇聚不莠晉侯六周桓公言於王曰周之東遷
其器反也嘉崇聚不莠晉侯六周桓公言於王曰周之東遷
使連稱管至父伐公而立莠莠莠莠莠莠莠莠莠莠莠莠
瓜時而往曰瓜分而代莠莠莠莠莠莠莠莠莠莠莠莠
生國賦詞卷五
上之不吉且其聲曰專之渝懷公之賄一黨
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董香草猶臭十年有
臭言善易履新登臺而履薪焉謂臺下薪之
消惡難除履新登臺而履薪焉謂臺下薪之
以柴使與臺連昌歎聘享有昌歎謂高蒲菹
故履薪乃得通昌歎聘享有昌歎謂高蒲菹
也歌反白黑又白熬粉國香有國香麥麴山
感反白黑又白熬粉國香有國香麥麴山
麴窮宣十二問有麥麴乎曰無有山結草宣
五窮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不辨菽麥
躡而顛後人言結草以亢杜回杜回不辨菽麥
成十八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大豆
也口與麥殊形易別亦不能辨菽麥大豆
音和班荆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

果木類

左國賦詞 卷五

楠木篇

楠木 莊四楚代隨王遂榛栗莊二十七女費
 行卒於楠木之下
 墓木拱矣 諫之公謂之曰爾何知爾墓
 之木拱矣 諫之公謂之曰爾何知爾墓
 合手口拱 尋斧 諫之公謂之曰爾何知爾墓
 也若去之則木根無所此豈矣此 醫桑 靈微
 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舍于翳桑謂桑 觸槐 觸槐而歎美 積 襄二初
 之多陰翳者 觸槐 觸槐而歎美 積 襄二初
 擇與槓以自 部婁 襄二十四太叔曰部婁無
 為觀與頌琴 部婁 襄二十四太叔曰部婁無
 無松栢大木喻 嘉樹 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
 小國不及大國

五

羽族類

鶴乘篇

鶴乘 閱二衛懿公好鶴鳴有乘軒者伐
 能六 益 飛過宋都風也 烏鳥之聲 襄十五齊
 戰六 益 飛過宋都風也 烏鳥之聲 襄十五齊
 曠曰鳥鳥之聲樂也 先鳴 襄二十一州韓曰巨
 蓋得空營故樂也 先鳴 襄二十一州韓曰巨
 子鳴蓋比於雞鬪似鼠 襄二十三孫見齊
 勝而先鳴蓋比於雞鬪似鼠 襄二十三孫見齊
 穴於寢廟畏人故也 鷹鵠逐鳥雀 襄二十
 日祝民如子見不仁者 誅 雙雞 襄二十八公
 之如鷹鵠之逐鳥雀也 雙雞 襄二十八公
 竊更之以驚御者知肉汁也 燕巢于幕 襄
 其肉而以其泊饋泊肉汁也 燕巢于幕 襄
 將近師 為鶴為鵠 昭二十一衛公子朝與華
 其御頭為鶴為鵠 昭二十一衛公子朝與華
 鶴鵠皆陳名奚義又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
 儀也孟曰難其憚為鵠 鵠來巢 昭二十五有
 人用乎人則異於是 鵠來巢 昭二十五有

左國賦詞 卷五

六

曰宿敢封殖此樹以無忌角弓逆賦未大必
 甘棠宣子曰起不獲也無以及召公未大必
 折 昭十一申無字曰尾大不計 檟 檟 檟
 可材也吳 豫章 事君不可以沸終扶豫章以
 其心乎 豫章 事君不可以沸終扶豫章以
 殺 而後成 豫章 事君不可以沸終扶豫章以
 豫章大木也

所無也此鳥穴居不在魯界介雞又季郈之雞闔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白鴈哀七曹鄆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擇木哀十一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余翼而長之哀十八子西曰勝也如卵余翼而長之

牲牲篇

牲牲和六公曰吾牲牲肥腍博碩肥腍又奉
告口博純色曰牲全體曰牲碩肥腍比臯比臯比而先犯之臯比虎皮族羣
又不族族羣謂皮毛風馬牛偪國齊伐楚
無不齋說文云乾瘍風馬牛子使與師言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虞君之涉吾地也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牝牡相誘亦不相干也六畜不相爲用九宋人執勝宣公云云欲以屬東夷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六畜牛馬羊犬豕雞也不相爲用謂若祭馬先鹽虎形僖三十王使周公闞不用馬之類鹽肫資餽牽唐三十三秦伐鄭鄭使皇武子肫資餽牽齊馬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肫資餽牽竭矣熊蹯文元楚王請食熊牛羊豕曰牽熊蹯而食熊掌也鹿死不擇音文十七音所秣蔭處古字聲同文馬百駟言畫馬爲文者四百匹嗾獒又公嗾夫獒焉獒伏嗾獒犬也獒之爲與伏

甲號或使盾號素叟反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宣司馬十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狼子野心又子文曰狼子野心射麋麗龜宣十藥伯追晉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雖鞭之也龜背之隆高心蓋射麋而咎其心長不及馬腹宣十五宋人使索嬰寄告急于晉晉侯欲殺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駢結或二駢結於木而止之長不及馬腹駢結馬結於樹不能進不介馬又鞍之役予姑翦此而後朝馬逸又逸不詛止鼯鼠食郊牛角成九春王正成逸奔也鼯鼠食郊牛角鼠食郊牛角改上奮腰詞卷五牛驪鼠又食不在馬成十六其銜驪額不其角乃免牛不在馬在馬言心不在馬六馬羣驪知禮六驪六閒之驪詳見周禮馬首東襄十四樂驪曰晉國之命未角倚又范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班馬之聲襄十八齊師之遁那諸戎持之與晉師之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謂食肉寢皮襄二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十一州綽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若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其未足以爲勇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襄二十四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步馬襄二十六左師曰人馬善驚襄二十八慶氏之馬善驚之步馬者步馬習馬也馬善驚襄二十八慶氏之馬善驚

士皆釋甲東 薑尾 昭四子產作丘賦國人謫
馬而飲酒 黃熊 昭七昔堯殛鯀于羽淵其
賦毒害百姓 牛雖瘠償於豚上 昭十四牛雖瘠
實為夏郊 賈馬 昭二十八平子每歲買馬
不能當也 封豕 昭二十九貪婪無厭念類
乾侯賈音 弄馬 弄馬又子常曰君以
古買馬也 爽 兩肅爽馬駿焉名 弄馬 弄馬又子常曰君以
爽 兩肅爽馬駿焉名 弄馬 弄馬又子常曰君以
身 燧象 師謂燒火繫之象尾也 婁豬艾
殺 定十四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兆
大子朝噴獻孟于齊過宋野人歌之曰
左國賦詞 卷五 九

魚龍類

觀魚篇

觀魚 隱二公觀 貳 莊十八秋有貳蓋以舍
魚于棠 沙射人為災或短狐也 蠶
蠶有毒 僖二十二君其無謂邪 解 宣四子
動以示子家曰必當異味及入宰 深山大澤
夫將解龍相視而笑曰意必驗矣 深山大澤
實生龍蛇 襄二十一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
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

曰深山大澤 實生龍蛇 彼 吾其魚 昭元微禹
美余懼生龍蛇以禍女也 魚鹽蜃蛤 昭三魚鹽蜃蛤
龍關 昭二十鄭大木龍關於汧關國人請焉
龍關 昭二十鄭大木龍關於汧關國人請焉
我乃 蟲莫知於龍 昭二十九蟲莫知於龍以
止 龍醢 飲食之其後一龍成醢氏以事孔甲能
如魚龍尾 哀十六衛侯貞其辭曰如
發語類

觀龍篇

觀龍 桓二取郤雍于宋納于廟滅哀伯諫曰
是以上位 不違 是也 不違 是也 不違 是也
前 不悛 入我河曲謂不改於厥心 厚誣成
日 賈人如晉曰吾小 不道 成十五九君不道
三 賈人如晉曰吾小 不道 成十五九君不道
人 賈人如晉曰吾小 不道 成十五九君不道
執之則曰 某侯不然則否 覘之 成十七使覘之信遂
其侯不然則否 覘之 成十七使覘之信遂
何 覘之 成十七使覘之信遂
周 覘之 成十七使覘之信遂
也 不說 初 襄十四右宰穀逃歸衛人將殺之
之 不說 初 襄十四右宰穀逃歸衛人將殺之
耳 說音悅 不朽 襄二十四太上有立德其大

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
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難未歇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難去
聲也充斤寇盜充斤充滿斤見言多也
也元泰楚匹也言彌縫昭二季武子曰敗
彌縫也廢至昭五求諸侯而廢至言廢失圖
補合也廢至昭五求諸侯而廢至言廢失圖
昭七唯襄公之辱臨我喪馮依又四匹婦
猶能馮依於相蒙昭八子大叔曰甚哉其相
人焉音憑相蒙昭八子大叔曰甚哉其相
也擱然又晉讓鄭今執事擱然授兵登偏介
左傳詞卷五
昭二十晏子曰偏介之關暴征豐省昭三十
其私註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豐省舊有豐
有省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
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省所
反多方又亟肆以罷之拾潘哀三富父槐曰
猶拾潘也潘汁也北人呼汁為憚之齊簡公
潘拾潘言終不可得潘音審憚之齊簡公
之在象也開止有寵及即位使為廩然哀十
政陳成子憚之謂畏憚其得君廩然哀十
子使大夫之尸註廩然傾動貌殷之五衛侯
然頃大夫之尸註廩然傾動貌殷之五衛侯
為靈臺于藉園與諸大夫飲酒焉諸師聲子
將而登席公怒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
見殷嘔吐也音壑先道見君之入也必先道

焉始衷終哀二十七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
衷與中同
誰能篇
誰能間之隱三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
無有實誰無乃不可乎隱四石碯諫龍州
能間之無乃不可乎隱四石碯諫龍州
而速之無乃可以逞計逞無寧茲隱十一齊
乃不可乎乃可以逞計逞無寧茲隱十一齊
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無有幾信二十三
寧寧也茲此也言寧止此有幾信二十三
人能靖者與有幾言所信二十四晉文公曰
能有幾人不多也所信二十四晉文公曰
左傳詞卷五
有如白水請侯君間文十六公有疾使季文
誓辭也請侯君間文十六公有疾使季文
齊曰請侯君間文十六公有疾使季文
開如字疾廖也惜也宣二孔子曰趙宣子
受惡惜也又成三而許之宣十五謂三誰居
成二居辭也猶庶有豸乎使卻子逞其志庶
言誰歟居音基庶有豸乎使卻子逞其志庶
有豸乎從政快志以止亂敢私布之私布之
卻子從政快志以止亂敢私布之私布之
不亦難乎又已則不信而殺職女之由襄九
而洩則職君民者臣民者君民者豈以陵民
女之由君民者臣民者君民者豈以陵民
社稷之主臣民者豈將可乎哉又審子可謂
為其口實社稷是養將可乎哉又審子可謂

閱憂挺挺局局哀五周道挺挺我心痛焉
赫哀十五赫赫榮哀十六榮哀余有
縣哀十八縣縣初生也

左國賦詞卷之五

圭

左國賦詞卷之六

國集一

吳興 凌迪知 釋哲 輯

同郡 閔一霍 聲甫 校

象緯類

天駟篇

天駟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析木之津日在天駟之津

析木其名尾十一度為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星

在天鼇天鼇星名也北維北星與日辰之位皆在

左國賦詞卷之六

須女口在北維北維之津辰在斗柄協風協風告有

故樂大師知風聲陰遁陰遁而陰氣在下陽

氣迫之使恒象善象善象吉事惡象凶辰角見

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也天根

見而水涸天根之根元氏之間也涸竭也寒露雨

皇皇天道皇皇日月以明法微行明者以爲

足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薄食陰

蔽陽察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太顯露爲陽察也

還形得時帝成天有還

歲時類

先時篇

先時先時五日初吉太史穆曰自今至于夕

極初國極至也明而動晦而休無人以下

晦真也月度天月以月度天月以

解木見而草木之枝節解月度天月以

也謂建戌之中戒寒寒謂霜降之後

清風先至所以除道雨畢而成梁水涸而備

藏草木節解而備來具具齊語朝夕之急

無君朝夕之急也宿而至命使三日若宿而至

急也願由今日承慕殺之後嫌臣下不從

約以此夕君告之平公怒將殺豎襄叔向聞

語日日已甚氏之饒日已甚日臣營上

於天月日口鵲火火次名同分野也季

年會其季年可玄月九月為玄越語

也季末也

山川類

墮山篇

墮山不墮山崇數不崇數崇高也寶澤不寶澤

居水也寶澤也不為墮高埋痺痺高埋痺

此四者為其反天性鍾水豐物鍾聚也封崇

痺謂地澤鍾水豐物鍾聚也封崇

大也崇高也決汨決汨也豐殖豐殖也

也汨越宅居宅居也豐殖豐殖也

水無沈氣沈伏也宅居宅居也豐殖豐殖也

軌儀軌象禹之功度之軌儀軌象禹之功度之

兩水格有似于關周關周也規方千里規方千里

也規方千里印浦印浦也規方千里規方千里

利迎之以印品處庶類品處庶類

也庶衆也品高下品高下柔嘉材柔嘉材

明以生柔嘉材五穀五穀也豐長豐長

嘉善和而物生之國之國也導氣導氣

家和而民附之國之國也導氣導氣

汾海沂淮汾海沂淮導氣導氣

也鄭大風海鳥爰居於魯國東門之外三日

戒懼焉故志謂所口族類教之訓典使知族

治道類

守府篇

庶乎以行之義宜也庶衆也孚信
也當制立寧宜爲衆所信而行之
以和惠民也考中度衷也考中
後猶拂也考中度衷也考中省已
如心以度人之忠光有天下古之
心知也以臨之臨事國域邑也
有天班事班次也執事之有次
下民無淫心用足故無承命承命
事有序神無閒行閒行如神民無
淫隘之心承命承命所以守業格
定武烈明其文昭而定武烈言能
咨於故實咨謀也昭定其武使之
故實故事之是者時無逆數逆數
舊史詞卷六
監於世監觀也現世成攝固攝持
則合民事於內朝合神事於外朝
於內朝合神事於外朝言與百官
事於外朝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
業土朝而受業講貫書爲講貫計
受事於朝講貫書爲講貫計過而
而賦事蒸而獻功屬也冬祭曰蒸
穀布帛男女效績男女效績愆則
之功也男女效績古之制也績功
書考夕省夜儆諸侯朝修天子之
百工使無愆其國職夕省其典刑
澤而後即安朝考晝講夕序夜庀
考其職晝

請其庶政夕序其業夜業用擇其善者而業
流其家事治也魯語業用之業猶創也
與王逸王故與王賞謙覆露是主先主覆露
成宣也也不敢不成孤欲長其顯出令將不
承業取不承業承彊志而用命其壯也彊志
未二十時志識無流心有質直而無勇不疚
也命父命也無流心有質直而無勇不疚
於刑能斷決也勇啓土辟晚蓋彼將惡始
晚蓋者也美善也晚後也天聚必武族也聚
蓋掩也以後善掩前惡也天聚必武族也聚
財衆貳無成命貳疑也疑則守天之聚之聚
左國服詞卷六
將施昭先君之榮君若昭先君之榮整師以
於宜昭先君之榮復強周室重耳之望也
集德歸載重耳若獲集德而歸好惡不易好
謂君是啓土安疆之職文之業定武王章章表
以表明天子美惡不踰信下君心則美惡上
與諸侯異物美惡不踰信下君心則美惡上
下不干信于名則上下不干名時無廢功信
令則時無廢功從事有業信於事則民從
奪其時則有成功從事有業信於事則民從
民各得其內墜而後圖外吾聞人臣事內墜
時業次也內墜而後圖外吾聞人臣事內墜
順於典刑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咨於耆老家

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風聽臚言於市風采
容於考老而後行之辨妖祥於謠辨別也妖惡也
所傳考惡之言辨妖祥於謠辨別也妖惡也
謠丙之類是也考百事於朝職事問謗舉於
路問謗舉於路有邪而正置服是君之不置
置而不遂繫而晝選男德以象穀明擇有德
不勝遂成也晝選男德以象穀明擇有德
者而親近之以象宵靜女德以伏蠱惑也伏
人食穀而有聰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惑也伏
去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
去已蠱害之病言蠱害猶女害男也且
識地德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其陽
左國服詞卷六
政而習羣象合羣象比於民之行道者合會
地之德羣象合羣象比於民之行道者合會
謂考其德行道設象設象以爲紀設象也
藝而與賢者設象設象以爲紀設象也
權治政用民使均平相應也比綴比綴以
其衆寡綱連也連縛肇肇本肇未縛等也肇
其夫家也度法也連縛肇肇本肇未縛等也肇
正其違其達違違其達違違其達違違其達
未也違其達違違其達違違其達違違其達
德明器明德教以厚民性厚其性厚其性
定物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
名育長也歲國厚成歲國以待之汪土汪土
類善也歲國厚成歲國以待之汪土汪土

有德也致遠以爲明能致遠人也同宴思樂在樂思
善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飲食思禮無有歎焉勤民自封
勸勞也赫赫君臨赫赫顯盛也楚語猶世覺悟王心
封厚也持盈以沒盈滿也沒終也救傾以時
世繼也日長炎炎年穀時熟日長炎
時不失時也通商寬農通商利
輕關易道輕關輕其稅也協職牧協職周禮
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也浚膏浚民之青澤單
犧牲合其物色之數協革工協革工百工之官旱更
畜賦謂卷六
均竟能單均刑法以儀民保教無反則撫
民保教以須之撫民保教事無同時
保守也越語

左腓部

卷六

十

11

保任篇

五
行

本園設

卷六

主

荐可替不

耶檀

以億于私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也外內行爲外內行不爲易行豐約舉臣之事君也不爲外內行不爲獻善敗于寡君焚語無阿孤皆以情告無也辟易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狂農夫作耦譬如農夫二耦爲耦以刈殺四方之疾猶農者之有鴟夷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其猶農者之有鴟夷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華裳以成其事也鴟夷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吳語君行制臣行意意制法也意志也越語人倫類

左傳

卷六

夫

主子篇

主子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嗣也昆后民生於三君父師也如三服勤至也商末也民生於三君父師也如三服勤至也以相心目上下左右以相敬賢於請實倫也執恭敬愈敬相待如賓如賓也亂災姓畏亂災也請求也敬相待如賓如賓也亂災姓畏亂災也異德合姓同德合義也合義以德義相親壹事之非教不知故壹事之不穀大國於壤內

自稱不禮先一飯天差日寡人禮先一飯言數晉語禮先一飯已年長于越王覺差一飯求免也越語

福德類

逢福篇

逢福也昨以天下皇天嘉之昨以嘉祉謂能以嘉祉富生也壽寵壽寵老壽而長利長利長有福天將啓之天將啓之啓開也福祿立至德不施而福祿並天之所啓所啓

左傳

卷六

七

不若皇神相之能媚于神故皇神相之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微天之衷微要唯天所授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吳語

鑒戒類

追鑑篇

追鑑是以及公而不獲追鑑鑑鏡也言書而不法君舉必書而休憂休憂於君以觀晉動也視諸侯所爲故無不戒也爲諸侯載

左國腴詞卷之六

諸侯載載見千
書爲後戒也
修天罰
晉爲盟主而不可以
之鑒
是夫天奪之命而益
事也前代夏
在輿有旅賁之規
規規謀也旅
之位門屏之間謂之
倚几有誦訓之諫
誦訓
師師長也典常也
之千几也
居寢有執御之箴
箴近
臨事有
誓史之道
事戎祀也晉樂太師掌詔
左國經詞
卷才
太
師工之誦
誦樂師工管嘯
訓御
御進
懲戒
書
自誥
誥告
敷宣
敷宣
規瑱
規瑱
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
口實
口實
口實
口實
爲鏡見形
式靈
先王之鐘鼓寔式靈
不鑒於
齊侯任不鑒於楚任齊景公之孫
楚也不鑒不以楚敗爲鑒戒吳語

左國腴詞卷之七

國集二

同郡	閔一霍	聲甫	校
吳興	凌迪知	穉哲	輯

德行類

文恭篇

文恭敬文之恭文者德之文實忠文之實忠
文實文孚信文之孚文慶仁文之慶仁文制
義文之制義所文興知文之興知所文帥勇
以制斷事宜畜廉詞卷七
 師行其心義文施敦文之施所以文本孝文
之帥謂以勇言人始於事親文慈惠文之慈文材讓文之本
也孝為文本親文慈慈愛也文材材材用
 也象天象天能敬言能帥意帥意能忠帥循
是象天象天能敬言能帥意帥意能忠帥循
而行之思身思身能信思誠愛人愛人能仁
為忠仁利制利制能義以利事建事建能知能處
為帥義帥義為勇循義而行故能施辨施辨能
道化能辨明昭神昭神能孝昭顯也尊慈和
慈和能惠慈愛推敵推敵能讓與已體敵谷
和陸故能惠也

好以示容合好也樹惇犬戎樹惇樹立也動

莫若敬居莫若儉敬易容也周語聰慧質仁解

性也甚精必愚發聞發聞於鄉志重

也重悼重也惠以有謀而惠以有謀文以

忠貞趙襄其先君之戎御趙多識以恭敬賈

公族也而多守學彌惇惇惇厚也恪以臨事恪

德以臨事能勤小物無君子能勤小物故猶潔

其何不濟能勤小物猶潔

人無敏而有文敏達也文章也約而

左國腰詞卷七

不諂晉公子約而不諂在約孝德有孝德以

為公族恭德有恭德以升在武德有武德以

溫德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多聞以待能

者能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使非學不入生

入非於道晉語知人不詐為詐則仁人不

宣朗能光遠宣光照聽徹其明能光昭之也

光烈先聖之後之有齊敬齊敬之齊肅華

國以子為夢且華榮華也國華以德榮為國華

以為文蓋其質言有美質加于

自修類

月會月會計也計一旬修修一日之中日完日完

不忌日完完一日之所執秩執秩法秩常也為善

執法也膺保膺保保明德膺保弭謗弭謗止也為善

於家與其為善於里也終歲之計士莫敢言

皆有其終終身之功士莫敢言終身之功君子能

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勞勞貴而不驕怒不及色過也

惕惕惕惕以宗人又不能修身而堅樹在始樹

也始根日考而習日考而習而戒備畢矣日自

畢畢矣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退

由至矣聲一無聽五聲雜然物一無文五色

晉語味一無果五味合然物一無文五色

後成味一無果可食果美也物一不講講論

心類德音心類德音以得自壽壽係狷潔狷潔
猶省前已之志不從日惕惕是之為日關籥關籥蕃
人也不索非索行也日惕是之為日關籥關籥蕃
離為之關籥離為之關籥蕃籥蕃籥落也落也閑關閑關也也隕懼隕懼隕
隕越也隕越也

謀慮類

老謀篇

老謀老謀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不
能為膏能為膏離也離也膏肓也膏肓也非謀不卒時非謀不卒時卒盡也卒盡也

畜慶詞

卷七

四

時非有善謀不能盡時非有善謀不能盡非人不免難非人不免難非得人免
于難于難無知是也無知是也非禮不終年非禮不終年非有禮法不能終十
吁是也吁是也非義不盡齒非義不盡齒齒年壽也齒年壽也非有義非德不及世
世嗣也世嗣也非有德惠不能及非有德惠不能及非天不離數非天不離數離歷
有天命佑助不竄謀有天命佑助不竄謀竄微謀而無正求而思
始無正從也始無正從也衷中厭適衷中厭適遠不為郵遠不為郵厭
逐遠也逐遠也入服不為郵入服不為郵失心度失心度十也十也單善單善若
通近也通近也逐求也逐求也郵過也郵過也心度心度十也十也單善單善若
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單盡也單盡也外盡善意
待大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而其心無不移

傲無辱

以傲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

倭之見倭

于外以倭備于戎翟無耻辱于國

詐之見詐

詐之見詐詐之見詐詐之見詐

戒莫如豫

戒莫如豫戒莫如豫戒莫如豫

盈願

盈願盈願盈願盈願盈願

聚闕

聚闕聚闕聚闕聚闕聚闕

況固其謀

況固其謀況固其謀況固其謀

素見成事

素見成事素見成事素見成事

小喜而遠其大憂

小喜而遠其大憂小喜而遠其大憂

安受其燼

安受其燼安受其燼安受其燼

玩於股掌之上

玩於股掌之上玩於股掌之上

婉約從逸王志

婉約從逸王志婉約從逸王志

司吾閒

司吾閒司吾閒司吾閒司吾閒

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恒制成利

恒制成利恒制成利恒制成利

天因人聖人因天

天因人聖人因天天因人聖人因天

天因人聖人因天

天因人聖人因天天因人聖人因天

象聖人從時臣聞從時者猶得時無怠時則之救火追之人也得時無怠無怠時再來贏縮為常為常贏縮以為常以四時為紀四時以紀四時有轉安步以安步王銓度銓度無以也用兵有利鈍也安步志步行也銓度銓度無以天下之衆持盈持守也定傾定安也上帝不寡銓稱也考考成也言天時未知辱知辱可辱可辱成越當守天時知辱知辱可辱可難必移始願及者至也越語

言語類

語犯篇

左傳

卷七

大

語犯語犯見單子其語透語透見其語透于語伐語伐好自伐其功語盡語盡齊國佐見其語意善惡意善惡寡敗善敗於是乎興善敗於是乎興文告之辭有文告陵人陵人語犯則誣人誣人誣人語透則掄人掄人語則能受盡言能受盡言能受盡言思過唯故以言爽言爽日反其信言敬必及天言敬必及天乾言乾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信必及身而後言仁必及人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義必及利

然後言知必及事能處事言勇必及制以義

言教必及辨辨別也分別是非言龍龍龍亂貌

言之大甘言之大甘吾言吾言既往食言食言苟

不食其言不食其言盡辭盡辭而久固所愿也言置言置其言

貌為置貌為置三掩人於朝三掩人於朝其言立於後世其言立於後世

之門之門且夫口三五之門也且懼有口且懼有口

齒牙齒牙如機如機大言以昭信奉之如端辨端辨正

皆在口也皆在口也如機如機大言以昭信奉之如端辨端辨正

也辨也辨食言食言甘言甘言辭告辭告

仲欲以辭告仲欲以辭告典言典言婉以從令婉以從令

典法也典法也諸侯之屬諸侯之屬婉以從令婉以從令

言言陰謀陰謀也也諛諛諛諛巧辨之巧辨之

風俗類

曹好篇

曹好曹好曹惡曹惡狎政狎政和協和協

睦睦睦睦睦睦睦睦睦睦

睦睦睦睦睦睦睦睦睦睦

睦睦睦睦睦睦睦睦睦睦

乎成敦厚也語畏威如疾畏威如疾民之上也
也龐大也周語從懷如流思如水流民之下也從心所
見懷思威見懷思威民之中也威畏也見國
人叛弗竭公所為晉語接辭明曰臣軍接辭
上下皆辭也吳

愛民類

惠本篇

惠本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惠本謂樹不愛衣

國語

卷七

八

食于民有惠勤恤民隱勤恤民隱而除其害

民勞則思民勞則思思則思思則思思則思思則思

遂滋民與無財遂有也滋長也貧無救之振

滯救乏救絕也振極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棄責

除宿責也施施德也舍舍匡困資無匡正也

之資無救救以日信考訊其阜訊問也阜

然後出軍用師民心可畜民能欣

之戴也授情謂許立其子晉語恤民之羸

求賢類

國子篇

國子國子諸侯考老考老考老考老新不問舊夫

新不問舊寄政事可以隱合可秀民其秀

秀民秀民之秀出者也秀出於眾有秀勇股

國語

卷七

九

居則下之此三人者公左右之此三人

之獻能進賢獻能而進賢國人之屬耳目

故不取屬猶匡也昭舊族昭舊族昭舊族

近官近官十一族伯先羊伯先羊董韓寔掌諸

姬之良姬諸姬之良掌其遠官臨長臨長臨長

之能掌其遠官臨長臨長臨長

滅除餽殮宣璧璧殮璧殮成幼而不倦居則

成幼自幼至成人也官師所材古之裁字

兵戎類

耀德篇

左國腴詞

卷七

+

耀德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
誅不以小小武震
武震師君之武
勤民於遠增修德
而示威武
勤勞也周語
暴露敕邑便君盛怒以暴露於敕邑之野敢犒與師
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守則同
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
軍門執抱
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
膏沐犒師以膏沐為禮欲
以又服齋明
與師敢犒與師
大攘諸夏攘卻
悉帥獎賦賦兵
解諸侯不甲解累解駑不
解累所以盛甲也解駑不

解路將所以蔽兵也
選具牛馬選具選數也齊語
被羽被羽先外逐克之羽鳥羽繫于背若軍將負此矣
苛我邊師前
也果於衆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賴
士衆者衆歸必狃狃擊而不擊歸必狃狃狃也
衡雕戈衡橫也雕饅也戈戟也
州兵二千五百家爲一州長各帥
其屬籍甲兵也
面夷將止不面夷戎將
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若三舍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二十里三舍爲九十里退不退過三干行千犯也行無備

左國使詞

卷七

4

十

11

交隣類

郊勞篇

郊勞晉侯郊勞也逆於境迎也艾人必豐樹於

有禮
也艾根也豐厚也列樹道無列樹古者寄

寓無寄寓施舍無施舍施舍賓客負任之處鄙

食離食以守距四距郊國有郊牧牧國外
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交牧曰郊牧放牧之

之逆迎也端節爲言力立候人爲節實至

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也爲導于朝出送之境

除門也尹除門尹司門授館司里授館司

館次千卿也具徒司徒具徒具徒視塗司空

觀險入材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積薪甸

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也
監燎大師監燎大師司火燎庭燎也
監濯水師監濯

水師掌水監膳宰致餐
滌濯之事者致餐修意
先王之訓

則修意意志意也謂邦畿之內有違闕不供
日祭者先修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

修言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修文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修名有不

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修德有不王則修德遠人

夫

七

之君實庇陸膏澤傳召伯旅人也言
客寄之人靖端晉國其誰不為子從言晉
不從違命靖端晉國其誰不為子從言晉
皆從子之命何以惠誅怨
但蘇大夫乎以忍去過
義斷波及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還輪於諸侯報波流也晉語
四時相聘問之車後橫末也言
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謹之美
玉鳴其佩玉以相禮謹之美
相緬然引領南望猶楚語也
也成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戎兵也
約甲也成平也言不如設兵自守甲約其
左傳語卷七
辭以求平于布幣行禮布帛也
吳民必喜布幣行禮布帛也
告于下心孤孤心孤句
執事也心孤孤心孤句
而白骨也緊是也
白骨生肉德至厚也申禍無良
也草鄙草鄙
鞭笞寇令君王不以鞭笞使重罪頓顙於邊
大王豈辱裁之豈征諸侯
能辱意裁制之征諸侯
明聞於天下明聞於天下
未乾未乾荒成荒成不盟
喻近也荒成荒成不盟
釋言乃使行人釋

夫解釋也以言辭帥不腆寡人帥不腆吳國
白解歸非于齊帥不腆寡人帥不腆吳國
齊水名犯獵犯獵吳國之師徒
年次對長弟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
節而征伐同聽命於藩離之外藩離壁
日至也禮世不續伯有蠻利之莫禮世
備駁朝聘之禮不得過賓以爲過賓於宋以
之郭郭也託爲過賓而焚其北郭焉而過
郭去其守備使不致出吳語賂君之辱夫差
請以金玉子辭卑禮尊辭卑禮尊
女賂君之辱辭卑禮尊辭卑禮尊
先今雖先秋諸侯將乏無所欲
取徹聲聞聞于天王徹達也
也越乃必有偶
官制類
舟虞篇
舟虞舟虞
虎資天子有虎資
武教也旅資
禁也貳車
害也貳車
陪乘陪乘
百吏百吏

左國腴詞卷之七 終

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不損取

今我任晉國之助不損晉侵官非其官與進
秉筆贊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賦職任功公屬
賦職任功屬會也賦授社稷之守居者為社
語民神不稊稊會也謂司民令尹秩之秩常

財用類

農祥篇

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

農祥

卷八

順時觀土古者太史順時陽瘳憤盈瘳厚也

盈滿氣俱升上膏欲動當即發動發寫

更氣不熱則肺滿氣結一墜一耕一墜一墜

無耦以班三之終食終畢也紀

農協功紀猶綜理也協同也出帶陰陽分布

也帶分日夜同大狗大狗師公卿大協入協

入場人掌園委積協出九穀出入之數春揭

之珍物斂而藏之春揭春揭

名士龍也揭羿士之器春揭春揭

奧草野無奧草皆懇更積野有更積更積

以紓執事紓久也紓緩也執事齊有師也紓

執事財用蕃殖財用蕃殖財用蕃殖

日服其縛疆料民料民於太原協孤終司

協孤終司協孤終司

以登鍾而藏之生張之處鍾聚也謂為東

藏王所籍田名姓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

始生吹律合協旅合師旅之眾周語助時

而社助時也十發春分也土乃藉田以力

制土藉田以力制土制其肥磽以為產也藉

受田五十畝賦里以入無里厘也以入計其

六十還田也賦里以入無里厘也以入計其

利入多少而量其財任力以夫任力以夫而

謂役以夫以夫霑體塗足霑濡也夷斤屬

惡金以鑄鉏夷斤屬惡金也夷斤屬

以割草平地斤形似鉏而小屬所也所轄田

賞衆以田易疆界也茂穡勸分茂勸穡

分無稔餼稔餼稔餼

也稔餼稔餼

年穀既孰言國無道而年穀既孰穀與蟲災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蟲伏穀與蟲伏穀穀不虧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矣縣磬室如縣磬縣磬言縣磬也省用足財省減省空虛但有縣磬如縣磬也害金害金言其財求財求大也其財求大也其財求大也母權子母權子言其財求財求大也其財求大也其財求大也子權母子權母言其財求財求大也其財求大也其財求大也去藏翳去藏翳言其財求財求大也其財求大也其財求大也

義以道利有義則利隨之如穀之滋嗣續其祖如穀之滋言晉子孫計億事材計算也材兆物收經十億曰兆從入行垓極十等至十數萬方轉相生故有求財於有方使各以其方而求財聚民利以自封聚民利以自封而春民也君安得肥君安得肥言將有患穡地所

不奪穡地穡地之國馬國馬國馬足行軍行軍馬公馬公馬足行軍行軍馬家貨家貨足行軍行軍馬之以大利楚語

禮儀類

火朝篇

火朝火朝觀火火心庭燎庭燎謂之火燭于庭王御王御不參一族故取姪嫁以備三不參三族之女

不腆

不腆不腆先君之周旋序順大采朝日大采朝日

天子大采朝日禮天子以春分天威不遠天威不遠

咫尺達遠也命圭命圭受賜圭

禮從尊卑之等

功賞類

庸勳篇

庸勳鄭世有功而獻功而獻功

宴樂類

湛樂篇

湛樂虞于湛樂虞穀烝親戚宴餐則有穀烝
 鉏謂之房王公立飲則有房烝房大俎也
 析俎也房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
 之房百邊酒醴品其百邊籩豆謂半解其體升
 也四升其實棗栗糗餌之屬簠簋修
 龍簠修備也簠義象犧牛象象尊以象骨爲
 簠黍稷之器也犧犧牛象象尊以象骨爲
 之尊彝出其尊彝尊彝鼎俎陳其鼎俎俎設
 飾魚鰾鰾皆受酒之器鼎俎于左牛豕爲一
 列魚鰾鰾皆受酒之器鼎俎于左牛豕爲一
 一列膚時于東巾幕謂其巾幕靜潔也歲飯

飲不徹行飲 淳濯饗醴淳次也濯洗也
 禮不至於鉅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醴 薦酒也周禮鬱人掌裸品薦醴
 也掌共酒 優笑優笑在前優 日引月長國家
 引不月長引實爵實爵與史卒爵史蘇卒爵
 中也長益也 實爵實爵與史卒爵史蘇卒爵
 庭實旅百九獻庭實旅百九獻十公之卒
 晉語牛饗國若以牛饗諸 羊饋大夫有羊饋 豚
 犬之奠士有豚大之 魚炙之薦庶人有魚炙
 以籩豆脯膾籩豆脯膾則上下共之 不羞珍
 左國腴詞 卷八
 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衆 璧侑饗之以璧侑
 以璧侑 食楚語

肢體類

視遠視遠日絕其義言日絕其宜也足高足高日弃其德人君容上佩玉

踐履也動履情心有重耳敢怛怛顏君怛怛為

德行周語信人信於君心不以愛憎心瘠色瘠色請無

貌瘠洵涕無洵涕無涕為洵涕也插膺也膺膺也

之燕閒燕猶蹶蹶也蹶蹶也蹶蹶也蹶蹶也

欲觀其非德宇寬裕也德宇何不情之華虎

情之華也容貌貌之機言貌之機也情之華虎

目豕喙豕喙而銳目豕豕豕牛腹豕豕有井

晉語也剛四支體剛強也正七體以役心

役營也七角犀豐盈角犀謂額角有伏犀豐

體七竅也長鬣之士長鬣美手拇毛脉也毛指

鄭語也大能掉小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掉醜然

也大能掉小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掉醜然

人面猶禽獸也越語

宮室類

寧宇篇

寧宇各有寧宇寧宗祊大泯其宗祊泯滅也

弛宅文公欲弛孟文厚棟重厚大也任勝也

闕門闕門與之言非吾宅夫若是誠之兆也

非吾所壘培尹鐸為吾陽曰必墮鎮奠也

斷其椽而簪之椽椽也密石天子之室斷其

后焉密密理石謂也土木勝其不安人也

先祖磐之加以密也言不丹鏤鏤無形鏤形丹也

而丹鏤鏤無形鏤形丹也厚墉墉猶無基

日夕盛也其墉也無望國氛高不過望國

晏豆有折組簋豆之陳榑度于大卒之居

謂足以臨見之臺度于臨觀之高下觀上

使屋樹不蔽瘠瘠瘠瘠之地於是乎為之目

觀則美若於目觀則美縮向檐大夫向檐

短垣君有短垣而自臨之垣垣也短垣

圃草數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圃有

圃草數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圃有

木池積水也宸宇宸屋雷宇邊也言越君若

也越語

法度類

步武篇

步武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墨丈墨丈尋常

為墨倍憲令周語德義之府先王之法

生民之本德義生德義之府先王之法德義之府先王之法

刑誅之以法志允令之允

信也順其憲則朝常不

易朝易物之由釐改制量

釐理也革典釐改制量

量度也革典釐改制量

謂擅發舉以有為也

刑獄類卷八

協姦篇協姦司寇協姦司寇刑官也掌

民斧鉞大刑也刀墨刀墨有斧鉞

以刀刻其類而墨室之人儀人儀謂難也為人儀

儀實也糾虔天刑糾虔天刑糾虔天刑

見殺也糾虔天刑糾虔天刑糾虔天刑

有放也齊語囚命公予囚命公予

刑官司大戮施大戮施其尸也

行刑不戾也行刑不戾也

殺也殺也

獄殺也獄殺也

有罪有罪有罪有罪

有獄而以為入之干王鄭語

服飾類

采章篇采章采色

采章采色采章采色

偏袞袞之偏袞偏袞袞之偏袞

端委端委端委端委

心之文心之文心之文心之文

文錯其服文錯其服文錯其服文錯其服

珍寶類

改玉篇改玉篇改玉篇改玉篇

載璧載璧載璧載璧

白珩白珩白珩白珩

龜珠龜珠龜珠龜珠

齒角齒角齒角齒角

火災角所以為弓弩
齒象齒所以為弭
寶鄭人以名寶行
成名寶重寶
先王之玩玩弄之名

飲食類

啗我篇

啗我主孟啗我啗啖
也孟或作益
辟莩不餐辟去也真置
不足狃也食祿也狃貪也
柔嘉無亦言之柔
無亦不亦也柔
和五味是以和五
嗜其疾味
生疾害論好不善也
觥飯壺餐觥飯不及壺
飯謂盛餐未具不能以虛待
之不及壺餐之救飢疾也
一食三歎吾子
之間而三歎
良食子尚良食尚猶強
何也晉語也良善也楚語

音樂類

中德篇

中德中音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中德中
庸之德舞也中音者中和之音也
第以及羽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鑄之金
鐘也磨之石磨之石以繫之絲木繫絲木
越之瓠竹越瓠竹以為節節之鼓節其長
管越謂為之

八風日所以遂八風遂猶也傳
宣養六氣九德九德一偏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
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
厚生
五聲昭德昭德謂此平贊陽出帶金奏
贊陽出帶也贊性也大條正聲為商故金奏
為金奏所以佐陽發也
先樂金奏金奏
伶簫伶人樂官
寶鑄鑄小
寶實風德以廣之風德謂其德廣于四方
所實風德以廣之
是風山川以遠之遠遠其風物以聽之風化
物莫不傾
耳而聽
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詠之修

車園譜

卷八

主

役使類

隸農篇

隸農隸今之
奔刑之臣奔刑
敢煩當日當日
也遽人遽人來告紀綱之僕人實紀綱之僕

所以設國紀綱也 奉匪沃盥 公予使奉匪沃
為之備衛僕使 羣隸臣 羣隸臣也隸役之
本匪盥揮灑也 羣隸臣 羣隸臣也隸役之
羈紲之僕 繼言二者臣僕之役也晉語曰
承承序 承受事業序 繫匪隨御奉匪沃盥御
近臣官豎 前馬 身親為夫差前馬也 納宦疾
之屬失語 宜其子官仕也 身與之市 市利也
貧病者教之京以食之也 一介咳姓 請明
簪屬國家 入宦于吳 臣謂之 一介咳姓 請明
以身隨之 一介咳姓 請明
一介咳姓 請明
左衛腰詞 卷八 十

澤物類

夏稿篇

夏稿 禁置羅網魚鰲以為夏稿禁不得施
也稿機也稿乾也夏不得取故于此時
以爲夏儲 槎蘗 山不槎蘗所伐天澤不伐
未成昆魚也鰲未成魚也 麋麋 獸長麋麋
曰天魚鰲也鰲未成魚也 生 蚺 蚺蟲也
曰麋鰲卵鳥翼鰲卵翼成也 蚺 蚺蟲也
子也 可以爲醢蟻復 良 良善也
陶也可食舍不取也 良 良善也
器用類

金積篇

金積 積金也金以游車 游車游戲
絳之富商韋藩木捷以過十朝 金玉其車
商之富商韋藩木捷以過十朝 金玉其車
金玉其車 乘綬 乘綬無文也不舉策于上帝綬車
乘材 乘材而乘材兩轂皆乘
寵嬖類

女榮篇

女三為榮 榮美貌 好內好外 公父父伯卒其
周語 好內好外 公父父伯卒其
左衛腰詞 卷八 五

開好內女之好 好內 好內適子殆社稷
外士之難必作難 大其私 大其私
私昭昭私必作難 大其私 大其私
也去舊昭昭私必作難 大其私 大其私
也婦人夢妾也 中軍 中軍之司馬日前日也
也 惑以生 惑以生 惑以生
語 御側也 妖試 妖試 妖試
妖嬖之臣用之于位侯幸 富都 富都
之人置之于側也 鄭語 富都 富都
謂也 那美也 那美也 那美也
言取美好不尚德也 楚語 孩童 孩童
吳 孩童 孩童 孩童

公懼乘驛自下脫會脫會遁行潛逃之言也鉤近於祛申叔之天
鉤近於祛申叔之天寄拏與賄寄拏與
不許賄王室方騷屏營王親獨行屏
財也也鄭語營營傍皇於山
林之一個負矢百羣皆奔體有所傾譬如禽
中則百羣皆奔言吳民臨陳就戰或一個被矢
然也方收以沒王年夫婦三百唯
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王所安以沒
奉之所安謂可以居者雖竭諸焉避之
木虫也譜從中起如可間多為之故以變其
喝食木木不能避也志志少疏乃可間
左國賦詞卷八
也故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撓志抑撓志以
志志少疏乃可間間亦離也撓志從君為廢
人以自利也撓屈利方利方利方以求成人吾不
也人為申生也地墳祭示有先也墳起也去
不能為也地墳祭示有先也墳起也去
情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覆校自申理也誰
鄉而入誰鄉入雉經頭搶而縣灰也寬惡
寬惡寬釋言釋還也釋言以多讒在側仲
隱也環釋言言自解釋也多讒在側
沒矣多讒在側沒終也處以念惡處居也居
讒謂易牙豎刀之屬罪吾來謂吳民離妖孽吳
國出則罪吾眾失體有所傾之屬妖孽吳

國當襲吳也飲食不致味
樂不盡聲聲不盡五側席而坐不歸去并側席
背檐而立檐屋外
語不與皆數語皆俱也
傲戾類
苛慝苛慝也逞違逞違也逞違逞違也逞違逞違也
也罰猶散遷解慢言為之法制備悉如此尚
也罰猶散遷解慢言為之法制備悉如此尚
左國賦詞卷八
承職承職也佻天佻天以爲已利淫其利淫矣流之
業淫之事耳佻天以爲已利淫其利淫矣流之
放也放之若何非度非度非度也非度非度也
蕩以爲魁陵魁陵魁陵也魁陵魁陵也
阜曰魁陵止也言幽王敗亂周之法度
魁陵魁陵也魁陵魁陵也魁陵魁陵也
必以隕越隕越隕越也隕越隕越也隕越隕越也
何以懷與安實救大事救大事救大事也救大事救大事也
訓矣懷與安實救大事救大事救大事也救大事救大事也
日懷與安實救大事救大事救大事也救大事救大事也
實夜大事效郵效郵效郵也效郵效郵也效郵效郵也
求用於人而求人不先施德於人中不勝貌
中不勝貌中不勝貌也中不勝貌中不勝貌也中不勝貌中不勝貌也

而多力功也將自**急救**急救而**回富**且秦
伐其知自多其功也**急敎**重敎**回富**楚匹
也若之何其回也**假貸居賄**居賄也**富半公室家**
半三軍以泰於國於國塞其忠**忠**自背其信而
絕信反必弊弊也**天昏**天昏地暗**得國而狂**
媼居國斯無刑媼居幸生刑也**得國而狂**
得國而狂狂也**崇以怒大國**崇高
公也狂也**膏梁之性難正**膏肉之肥者梁食
事大國事率多驕放**膏梁之性難正**之精者言食肥美
其性難正也**忼日漱歲**忼倫也歌**冢君侈驕**
冢大冢大**同裨同**若以同裨同盡乃弃也裨益也
也無所**淫德**侯淫德而加之**頑童窮固**頑童
成也固也**謂皆暗昧窮詐而不知**以詐行謀而
陋不識德義者鄭語非知道也**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毅果也衷中
也善**蒙耳**子聞而弃之猶**疾胥**疾猶災**不違乃**
也夫不違乃違也夫**豈敢自多**夫差豈**蓋威**
違不違乃違也夫**奚隆於越**大奚隆於越
知君王之蓋威以奚隆於越**狠天**狠天而代**淫名**
大虞越會足以爲大**狠天**齊狠天而代**淫名**

太史華句八卷

〔明〕凌迪知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至五年吳興凌氏桂芝館刻文林綺繡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史華句

八卷》提要

太史華句序



昔人間揚雄作賦之法迺
曰須讀古賦千篇此長袖善舞
多財善賈之說也曷友三代時
寡妻怨女燈老田夫點畫聲香
為情如也而言出成文聖人則
詩不采之以風世又何說邪友
文貫道之器有因文見道之士
而亦有發諸情靈者因文以
見是讀愈多愈益厚而發法性
靈何庸章句為也至於善援古
者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則片

太史華句叙

一

吾門弟子

言集句又何以步零而忽諸太
 史公史記囊括千古淹貫百家
 揀焉燥焉若雲漢之章於天余
 讀其全編矣尤嗜其句之華者
 摘而彙之名曰古史華句按之
 梓人史讀之破第卷下筆如石
 神余能以全章大篇裂之哉昌
 黎為東坡序僅得相華經一鳴
 字而盡之子孫言乃知善文者
 不在闢廢而諱多也余之輯是
 書適為陶治舍而點鐵成金良
 工自得之而已矣

太史華句叙

二

沈嘉禾

萬曆丁丑初夏
 石士凌迪知書于雲華閣



太史華句叙

三

沈嘉禾

太史華句目錄

卷一

天文

時令

災祥

山川

邑里

形勝

祭祀

君德

治道

符制

臣道

官制

職守

功勳

吏治

卷二

性行

志量

修身

文學

言語

倫理

謀慮

宮室

音樂

宴飲

卷三

交鄰

交際

風俗

賢豪

用人

禮賢

稱謂

仕宦

財賄

服飾

珍寶

器皿

卷四

戰陣

兵法

將帥

兵仗

刑法

水利

田獵

車馬

卷五

身體

舉動

報施

威勇

傲戾

酷暴

黎庶

農田

良賤

役使

美婦

卷六

寵嬖

權倖

叛亂

變法

游說

異端

夷狄

歸化

卷七

防患

讒抑

毀譽

貧困

占筮

技藝

仙異

疾病

凶惡

卷八

鳥獸

花木

魚龍

引論

發語

襍錄

單字

雙字

太史華句目錄

終

太史華句卷之一

吳興 凌迪知 釋哲

弟稚隆 以棟

天文門

天極篇

天極

天官書中宮天極星注楊泉物理論云

陽極

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為太

一行

注正義曰天一星疆闊外天帝之神

一主

戰關知人吉凶明而有光則陰陽和萬

物成人主吉

不然反是 賢人之牢 在斗魁之中賢人之

名曰

三能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賤人之

牢

有句圖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注索

雲

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鬱紛紛蕭索 太一

注索

隱曰按春秋合誠圖云 權衡 注孟康曰

為衡

太微 注索隱曰太微 日中星鳥 五帝紀

鳥以

殷中春注日中謂春分 三光之廷 注三

之日

也鳥南方朱鳥宿也 天高聽卑 微乎世家景公曰歲飢民困

也月星

天高聽卑 吾謂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

萬物回薄

賈誼曰萬物回轉 瑤光 司馬相如傳

瑤光

注漢書音義曰瑤 舍富 左玄冥而右舍

義曰

舍富 注漢書音義曰 磬磬鬱律 崑崙鬼磬

天上

造化神名也 磬磬鬱律 崑崙鬼磬

注漢書

音義曰雷室雷淵也鬼谷在北辰下

眾鬼

之所聚也 磬磬鬱律 崑崙鬼磬

正義曰

張云崑崙鬼磬不平也 獲耀日月

之末光

獲耀日月之末光 駭颺 注雨雅曰暴

廳曰

獲耀日月之末光 駭颺 注雨雅曰暴

時令門

五氣篇

五氣

五帝紀軒轅乃修德振兵治 迎日推策

獲寶鼎

迎日推策 注王肅曰五行之氣 迎日推策

也贊曰

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 迎日推策

敬道日出

敬道日出 注王肅曰五行之氣 迎日推策

務農

書 始皇紀初令 終始五德之傳 推皇

始五德

之傳 注索隱曰謂五行之德始終相 推皇

始五德

之傳 注索隱曰謂五行之德始終相 推皇

時

歷日縣長 四年于今歷日縣長 雞三號

歷書注索隱曰**曉暄**封禪書至中山**曉暄**有
三號三鳴也作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旦暮之人晉世家
出清濟為晏晏而溫也

矣旦暮之人瓜代齊太公世家瓜時而往及
曾不能待瓜代齊太公世家瓜時而往及

月及瓜謂曠日彌久荆柯傳太子曰太視日
陳涉傳周文陳之賢人也當為項燕軍視日

日注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旦
司馬遷曰旦日謂明日日中會於軍門日暮塗

遠伍子胥傳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例行而
且或遂不遂本心今幸宿夕有宿夕之憂

而報豈論道理乎宿夕有宿夕之憂
本史華句卷一

好朝惡暮孟嘗君傳非好朝而惡暮所欲物
中所欲之物移日與尚祖語未嘗不移日也

含凍裂地涉兵揭河夏司馬相如傳其北則盛
注言水漫凍不解踐更游俠傳解乃陰屬尉

地折裂也揭蹇也踐更游俠傳解乃陰屬尉
至踐更也遲暮也待天微明也

時脫之遲暮也待天微明也
災祥門

災祥門
蜚鴻篇

蜚鴻篇
蜚鴻滿野五帝紀注索隱曰按高誘曰蜚鴻

蜚鴻滿野五帝紀注索隱曰按高誘曰蜚鴻
蜚鴻也言飛蟲蔽日故為災也

蜚鴻也言飛蟲蔽日故為災也
河魚大上始皇紀注索隱曰謂河水溢

或竟天龍虎成五采項羽紀五令入望其氣
子氣六鵠退蜚宋微子世家注六鵠退蜚過

惑守心心楚惠王滅陳焚惑守機祥荀卿傳營
機期應紹至司馬相如傳符瑞眾變期應紹

山川門
披山篇

披山篇
披山通道五帝紀注索隱曰披音如字謂

披山通道五帝紀注索隱曰披音如字謂
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

原九州德水始皇紀更名河曰德水波惡
江水經地注陵作隄繇不息封禪書注隄

波惡灌輸河大海機相灌輸陵水經地異俗
陵水經地注陵作隄繇不息封禪書注隄

陵水經地注陵作隄繇不息封禪書注隄
陸河溢臯陸注師古斷二渠以引其河注漢

陸河溢臯陸注師古斷二渠以引其河注漢
書音義曰斷分也二渠其一出一具河孺

書音義曰斷分也二渠其一出一具河孺
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漂川河孺昭曰

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漂川河孺昭曰
孺音而緣反水湍石道果便近而水岸善崩

孺音而緣反水湍石道果便近而水岸善崩
謂緣河邊也水湍石道果便近而水岸善崩

謂緣河邊也水湍石道果便近而水岸善崩
乃鑿井嶺阮商若傳魏居嶺在德不在險

乃鑿井嶺阮商若傳魏居嶺在德不在險
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

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
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

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
在德不在險

在德不在險
在德不在險

水急旋回如蛇 **蜿蜒膠戾** 注索隱曰司馬彪云雲屈曲也

踰波趨浥 注踰波後陵前也趨浥輪于溪泉也 **苙苙下瀨** 注司馬彪云苙苙聲也音趨

批巖衝壅 注司馬彪云利師古曰漸疾流也此反擊也壅曲隈

犇揚滯沛 注郭璞云沛沛灑散貌 **臨坻注壑** 注爾雅云

水泄曰坻 **澆漕實墜** 注說文云水之小聲也 **湛湛隱隱** 注壑墟也

磅礴訇磕 注正義曰磅礴謂反哺蒲黃反訇呼宏反磕晉蓋反皆水流鼓聲也 **湔湔涵涵** 注徐廣曰一云吸呬 **治渠鼎沸** 注郭璞曰皆水流微細湧貌

馳波跳沫 注徐廣曰一云吸呬 **汨湊漂疾** 注索隱曰音一云湊音華

木史華句 **卷一**

給反郭璞云汨 **灝灏潢漾** 注皆水無涯際也 **蜀石黃** 注急急轉貌也

硲 注郭璞曰蜀石黃色也 **水玉磊砢** 注郭璞曰水玉精也 **龍從**

差峩 崇山龍從崔巍差峩注皆峻貌 **截薛** 注截薛山在池陽縣北 **巖**

陀廐錡 **摧委屈崎** 注索隱曰陀音豸皆降屈衆折貌 **振谿**

通谷 注振猶灑之也 **唘呀豁聞** 注皆調谷之形容也 **阜**

陵別島 注正義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水中山曰島 **歲硯崑**

痍 注皆高峻貌 **窟囂** 丘城窟囂注皆推隳不平貌 **隱轡鬱岵** 郭璞曰皆其形勢也

陵三襲之危 注漢書曰三成之山下積歷

之坻 注郭璞曰積歷阪名也 **餘** 注通谷

夢 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翳夢今注 **九垓** 注古曰垓九垓下并八垓注漢書曰暢達

八垓 也垓重也并流也垓若八垓之際也

避隱爲光明 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欲相

基置 貨值傳銅鐵則千里往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基之置也

邑里門

太史華句 卷一 七 士

宇縣篇

宇縣 始皇紀大矣哉宇醜地善地項羽紀

湯沐邑 高帝紀以沛爲朕湯沐邑一成

負郭 陳丞相世家負郭隨平至其家

接境壤界 蘇秦傳且夫

午道 張儀傳注鄭玄曰一縱

康莊之衢 騶奭傳注爾雅曰四達謂之

股肱 郡季布傳河東

世縣 淮南王傳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

地重 貨殖傳殖五穀地重注

介居 張耳傳獨介

金城千里 始皇紀自以關中

趙之南救 蘇秦

太史華句 卷一 八 士

金城篇

形勝門

相錯如繡 范曄傳唯說昭王曰秦

用險制塞 延袤

遶蛇而出 遶蛇而出

峭壑 李斯傳注

被邊 書曰國被邊

形束壤制 城數十形束

壤制注蘇林曰言其土地**掄剽**西南夷傳西
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
二方注索隱曰掄謂被分割也言**饒厄**貨殖
被掄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
蜀亦沃野地饒厄注徐廣**縮轂**其口注索隱
口厄烟支也紫赤色也
日稟斜道狹縮其道口有**要道**唯京師要其
若車轂之輳故云縮轂也
其路**踔遠**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
也
戰之國趙世家樂閒曰**閉道**大宛傳為句
鹵貨殖傳太公望封于營立
地渴鹵注渴鹵鹹地也

祭祀門

太史華句 卷一

明水篇

九

明水五帝紀毛叔鄭奉明水注周禮曰司烜
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玄曰鑑鏡屬也
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布茲**衛康叔封布茲
素氣陳明水以為玄酒
藉席之名諸**贊采**召公奭贊采注正義
疾病曰負茲**贊采**曰贊伍也采幣也**被齋**
周公乃被齋注被為質注正義曰音至周公
謂除不祥求福也
伎齋曰以贊**肅恭明神**祭肅恭明神
幣告三王
祠陳涉世家又問今莫廣三才近所**奪精**日
祠旁祠中注張晏曰叢鬼所憑也
傳夫上而不審不見奪精**況榮**司馬相如
注王逸曰精米所以饗神

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注大顏云
蓋欲也況錫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賜
榮名**儲祉**上帝垂恩儲**三神之驥**下謙
也
發也**三神**之驥注索隱曰**修德**錫符夫修
三神謂天神地祇山嶽也
錫符奉符以行事不**謁欸**謁欸天神注欸誠
為進越注越踰也
亨翮封禪書皆嘗亨翮注徐廣曰翮亨
衰也音傷皆嘗以亨牲牢而祭祀

常畏篇

常畏過行文帝紀朕雖不敏常畏
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約則修德**

十一

滿則弃禮佚則思初安能惟始樂書君子不
滿則弃禮佚則思初安能惟始為約則修德
膏澤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明習國**
家事陳丞相世家孝文皇帝**高世之行**袁盎傳
有高世之行三者**湛恩汪濊**武紛紜湛恩汪
此不足以毀名
濊注韋昭**澍濡**羣生澍濡洋
云湛音沈
天貳地地注索隱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貳
地也地與已并天**蓬涌原泉**大漢之德蓬涌
為三參天也
漢德蓬涌**財察**酷吏傳雖文致法上財**君能**
如泉原

制命為義趙世家解揚曰君能制與世推移

屈原傳夫聖人者不疑**至人遺物**賈誼傳至

道俱**德洋恩普**司馬相如傳蓋聞中國有至

其休德**德侔往初**功無與二

遷思回慮朕其試哉

治道門

三正篇

三正五帝紀自絕于天毀其三正**開業**秦紀

太史華句**卷一**

致伯諸侯畢賀為**比率從事**孝文紀他不在

後世開業甚光美**法正則民慤**朕聞法正則民

澤歌咏勤苦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修功行**

賞齊世家修功行賞親**循禮無邪**商君傳杜

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自治**穰侯傳昭王少

獨化於陶鈞之上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

卑亂之語注索隱**提福**司馬相如傳中外

濡浸潤濡生之類**通陝游原**迴闊泳沫

書音義曰邇近也原本也迥遠也閭廣也泳

湑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

長利始皇紀夙興夜**端平法度**端平法度

定四極皇帝之德**大治濯俗**成化廉清

文帝紀邊臣兵民又不能**躬化**禮書孝文好

論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躬化**道家之學以

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民不齊出於南畝**平

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

於賢趙世家從政有經今行為上明

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賢**觀鄉而**

太史華句**卷一**

順宜因事而制理聖人觀鄉而順**陰定下民**

朱微子世家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注

孔定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

有常生**化馳如神**淮南王傳今雖**斷雕為朴**

之資也**化馳如神**淮南王傳今雖**斷雕為朴**

酷吏傳漢興破觚而為圓斷雕而為

朴注應劭曰削雕為璞雕謂刻鏤也**教之化**

民也漢于命**老莊傳教之化民也****漢于流水**

之源如流水之源**轉敗為功**善因禍而為福

寬天下之繇霍去病傳滅隴西北地之繇**危**

法酷吏傳太后聞之**文罔**大宛傳時并當世

法禁
也
傳不于時強諫振百姓之急
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

先功篇

先功 五帝紀臣小子受先功注國實 魯周公

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周實注徐 典

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實也 典

宋微子世家殷其典遂陳於上我祖遂陳 於上注孔

安國曰言湯遂其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 世趙

功陳力於上世也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 世趙

家循法之功不足以制今世繼體守文 自古受

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世繼體守文 自古受

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注索隱曰繼體謂 非創業之主而嫡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

也守文者變古者失其國蒙恬傳子嬰進諫 殺其良臣李牧而用趙聚燕王喜陰用荆軻

之諫而倍秦之約齊王建去其故世忠臣而 用後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踵武司馬相

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踵武司馬相 適踵武注徐廣曰遺德垂法秦紀先王崩尚

循省近世之遺跡遺德垂法秦紀先王崩尚 令德之後德之後誰能若是

符制門

合符篇

合符 五帝紀合符釜山注索隱曰合符瑞 瑞瑞五

瑞瑞五 瑞瑞五 瑞瑞五 瑞瑞五 瑞瑞五

五禮 五禮 五禮 五禮 五禮 五禮 五禮 五禮 五禮 五禮

親以嘉禮親萬民也五玉 注鄭玄曰五瑞 瑞瑞五

玉三白 注孔安國曰諸侯之玉也 瑞瑞五

卿執羔大夫執鴈也引籍 注外戚傳行詔門若引 瑞瑞五

上詔令通名狀於門未中旨 注高祖傳鞅復見 瑞瑞五

使引入至太后所未中旨 注高祖傳鞅復見 瑞瑞五

未中旨 注高祖傳鞅復見 瑞瑞五

官 范曄傳秦王乃拜范曄為相收獲侯 瑞瑞五

昭云凡初崩為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注韋 瑞瑞五

當駕馳傳 陳丞相世家陳羽檄 瑞瑞五

晚出馳傳 陳丞相世家陳羽檄 瑞瑞五

以北皆稱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魏武帝 瑞瑞五

奏事曰今邊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魏武帝 瑞瑞五

也乘傳 陽田儉傳田橫更與其客二人詣維 瑞瑞五

徵何奴傳陽田儉傳田橫更與其客二人詣維 瑞瑞五

地為最位習隸 趙今羣臣習隸注索 瑞瑞五

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趙 瑞瑞五

爲蟲也可優押
然其喉下有逆

史 138-641

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
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注索隱
曰謂庶幾 **專復疆諫** 伍子胥傳吳太宰嚭既
於善諫 **奉教陳忠於前** 蘇秦傳蘇秦說
胥專復疆諫 **奉教陳忠於前** 趙肅侯曰天下
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
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日久矣 **出身狗**
主 春申君傳應侯曰臣為 **先國家之急而後**
私讐 趙相如專相如曰疆秦之所不敢加
之勢而後私讐也廉頗問之肉袒負荆 **不**
自重其死 樂布傳布哭彭越趙湯如歸者彼
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古烈士
本華句 卷一 七
何以 **畢議願知** 鄒陽傳今臣盡忠 **日月爭光**
加哉 **畢議願知** 竭誠畢議願知 **日月爭光**
屈原傳推此志也雖 **睠顧** 睠顧楚國 **敢布腹**
心 豫讓傳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
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三躍而擊之 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
可以下報 **終無離上心** 荆成侯縹傳徐廣曰
智伯矣 **終無離上心** 叔孫通傳人臣無將 **趣**
為信武侯戰不 **無將** 叔孫通傳人臣無將 **趣**
湯禁布傳趣亨之方提趣 **賢者重其死** 受辱
差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 **引大體** **慷慨**
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引大體** **慷慨**

袁盎傳盎名重朝 **擊轡**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
廷常引大體慷慨 **擊轡** 馳下峻阪袁盎騎並
車擊 **騎衡** 百金之子不騎衡注如淳曰
轡 **騎衡** 騎倚也衡樓殿邊欄也 **引卻**
東盎引卻 **死節官下** 酷吏傳鄧都嘗自稱口
慎夫人坐 **死節官下** 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
職死節官下終 **愚忠** 秋山曰臣周愚忠若
不顧妻子矣 **愚忠** 御史大夫湯乃詐患 **同**
命 項羽紀噲曰此迫矣 **社稷有奉** 吳太伯世
臣請入與之同命 **社稷有奉** 家苟君無
廢祀民人無廢主社 **為法受惡** 楚世家宣子
稷有奉乃吾君也 **為法受惡** 良大夫也為
法受 **臣能承命為信** 趙世家解揚曰君能制
惡 **臣能承命為信** 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
難至而節見累至而行明 且大貞臣也難至
至而行明子則 **死賢於生** 范曄傳臣死而秦
有賜而忠我矣 **死賢於生** 治是臣死賢於生
冀幸君之一悟 屈原傳繫心懷王不忘 **二心**
豫讓傳讓曰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 **國士**
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國士**
遇我 智伯以國 **不敢辱先人之教** 蒙恬傳自
守義者不敢辱先人 **世無二心** 今恬之宗世
之教以不忘先王也 **世無二心** 無二心而事
卒如 **幸為謝信項王** 淮陰侯傳雖死不 **載人**
此 **幸為謝信項王** 易幸為謝信項王 **載人**
之患懷人之憂死人之事 吾聞乘人之車者
衣者懷人之憂食人 **不以親為解** 袁盎傳夫
之食者死人之事 **不以親為解** 一旦有急

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注凡
人之於難濟危多有以父母為解
始皇紀封子弟輔拂之臣無輔拂
功臣自為枝輔拂之臣無輔拂

官制門

雲師篇

雲師 五帝紀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注應劭
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

諸節 文王以伐不取自專注司馬司徒司
空諸節注馬融曰諸侯符節有司也

大良造 秦紀十年衛尉尉官表曰衛尉秦官
執為大良造

內史 佐弋 內史建佐弋竭注漢書百官表
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

斗食 軍歸斗食以下注漢書百官
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

謁者 謁者使東方未注漢書百官
表曰謁者秦官掌贊受事

祕祝 祕祝文
帝

廷尉 將作少
尉

主爵中尉 景帝紀更命廷尉為大理將
作少府為將作大匠主爵中

長信詹事 長信詹事為將行大長秋
詹事詹事為將行大長秋

奉常 奉常為典客典客為治粟內
史

武功爵 平準書議令民得買爵
及贖禁周免減罪請置

國冠之上 楚世家陳軫曰今君已
為令尹矣此國冠之士

注索隱曰令尹國中最高尊故執帛
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執帛
卿也或曰楚官名執主注如齊曰執
無兩 歲為將相持國秉資重矣於人臣無兩
著籍 梁孝王傳梁之侍中郎謂者著籍引出
籍謂名簿也若今異姓大夫同姓大夫
通引出入門也

異姓大夫 同姓大夫
世有異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注索隱曰

內言同姓大夫是也外疆君連城 疆君連城
今言異姓大夫是也外疆君連城教成者

疆君連城 疆君連城
教義殆使為諸侯王授以連城之任大臣何

勸典職數十年 伯夷傳堯將遜位讓於虞舜
勸典職數十年

守藏室之史 藏室史乃周藏書室
數十年

右更 右更里子傳秦惠王
也

夷門監者 夷門監者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

有秩以上 諸大
吏

吏 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田部吏
傳趙奢者趙左徒屈原傳注正義曰益

爵 爵與會傳賜上間爵注孟康曰不戶者
之田部吏也

里監門 里監門
得入里監門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

連 連
羣臣

連 連
羣臣

連 連
羣臣

教淮陰侯傳信公楚歸漢未得 儋石守儋石
闕卿相之位注晉灼曰揚雄方言 常奉卓侯
嬰傳因復 主柱下方書張蒼傳秦時為御史
事在版也謂音 左遷周昌傳高祖曰吾極知
左遷為職志注索隱曰 材官蹶張
官也中候 任教傳蒼任入為中 材官蹶張
中層嘉傳注如淳曰材官之多 待詔博士叔
力能脚踰強弩張之故曰蹶張 待詔博士叔
通傳秦時以文 稷嗣君漢王升叔孫通為博
學徵待詔博士 稷嗣君士號稷嗣君注徐廣
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 夾乘袁盎傳盎兄子
節夾乘注索隱曰持節夾乘 書獄典文學蒙
傳恬嘗書獄典文學注謂恬 太常掌故鼂錯
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注應 門大夫家令注服
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 門大夫家令注服
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嗇夫張釋之傳虎園
掌虎園百官表有 中涓注如淳曰主通書謁
卿高此其類也 中涓注如淳曰主通書謁
命入萬石君 戲車注如淳曰主通書謁
左右 人舍長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

號云舍 驍騎韓安國傳衛尉李 輕車太僕公
長也驍騎 驍騎廣為驍騎將軍 輕車太僕公
將軍將屯 材官大中大大夫李息
護軍御史大夫韓安 武騎常侍李廣傳李廣
為郎皆為武騎常侍注索隱 黃頭郎倭幸傳
黃頭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 黃頭郎倭幸傳
郎頭 彊弩都尉匈奴傳漢復使因杆將軍數
山剽姚 衛青傳大將軍青受詔狗監 司馬相
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 待詔公車日者傳東
注郭璞曰主獵犬也 待詔公車日者傳東
方士待官屬丞史 鄭當時傳其推轂士及官
詔公車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
文學卒史滑稽傳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
與太守俱 職守門
持祿取容始皇紀大吏持祿 敦事蒙恬傳帝
於事也注徐廣 備員中屠嘉傳娛姪廉謹 職
耳主季布傳朱家曰臣各為其 受成事始皇紀
大臣皆受成如職所奏 職所奏注言但守職

分而已不別
屢采錯事
司馬相如傳願陛下有所奏議也
神先生之畧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
屢采錯事注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
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
明以展其官職沒錯其事業也
克位
承相取

功勳門

循功篇

循功
文帝紀乃循從代來功
捷功臣
蕭相國
已捷功臣
注按循謂次及之也
饒人以爵邑
陳丞相世家人王能多封蕭何饒人以爵邑士之頑

本史華句

卷一

三

鈍者嗜利無耻
隨先王而舉之濟上
樂毅傳

道先王而舉之濟上
齋器設於寧臺
注索隱曰

也
大呂陳于元英
注索隱曰大呂齊鐘名也
故

鼎反乎磨室
注索隱曰燕鼎前輸于齊今
汶

篁
注索隱曰燕鼎前輸于齊今
謙於

志
故先王以為謙於志
上首功
魯仲連傳齊秦

重封
注索隱曰重封

適會其成功
兵適會其成功
上功莫府

馮唐傳斬首捕
封狼居胥山
禪姑衍
臨

翰海
匈奴傳漢兵與左賢王接戰與胡首虜

奮行者官過其望
注師古曰言

適過行者皆紕其勞
注師古曰言

論德約功
趙世家非以養欲而樂志
功無二

於天下
淮陰侯傳此所謂功無二
戴震主之

威
威足下戴震主之功
休烈顯乎無窮
傳故體烈

吏治門

主吏篇

主吏
注孟東曰主吏功曹也
主進
注索隱曰

報政遲
魯世家及後聞伯禽報政遲

不治常給事於中
陳丞相世家左丞相

執勇
注言恭謹敬勇猛不

比眾
正以靜可以執上
吏跡
疑傳

比眾
正以靜可以執上

吏跡
疑傳

吏跡
疑傳

項植

也布被平津侯傳弘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許也深中隱厚

韓安國傳太史公曰壹遂之深中寬緩不苛

李廣傳寬緩不苛少言不泄霍去病傳驃騎士以此愛樂為用

重少言肅氣在中帶芥司馬相如傳其於

芥刺鯁也莊見憚汲黯傳孝景時黯為太

隱曰莊者嚴非公正不發憤伯夷傳時然後

憤也謂嚴威也家行石建傳為齊相舉賢彊相周昌傳趙

獨宜為趙王門不受私謁申屠嘉傳嘉為人

置賢彊相王門不受私謁廉直門不受私謁

不以百金傷先人名田叔傳叔以官卒魯以

曰不以百金斬頭陷胃竇嬰傳灌夫曰今日

韋昭云言不面折汲黯傳黯為人性倨少

能忍見合已者善待之不數犯顏色數犯好直諫

之顏守成輔少主守伉厲守高不能屈福

心不能無少望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

志量門

喜施篇

喜施高帝紀仁而愛人折券兩家常折

索隱曰周禮云司寇云聽稱責素易諸吏

以傳別鄭司農云傳別券書也素易諸吏

易諸吏無所詘遂坐上坐無所詘自負高

乃心獨喜自負注鄉往孔子世家雖不能

應劭曰負博也鄉往至然心鄉往之不

視家生產陳丞相世家其嫂嫉平之不視家

音核音灼齋用益饒平既娶張氏不問出入

漢王出黃金四萬勛與陳平反間隱忍就

功名伍子胥傳隱忍就功名屈首受書蘇秦

其書過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不詘於諸

疾鄒陽傳太史公曰魯仲連其指意雖不合

諸侯沾沾自喜多易後豈以爲臣多愛不

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輕易之行也五

鼎食大夫生不五鼎食文罔游俠傳注索隱

法禁也度量相越量相越豈不遠哉

修身門

微眇篇

微眇文帝紀以微眇之身憫然故憫然念於
索隱曰憫寢陳紀世齊桓公欲使陳
視不安之貌負擔完卿完曰羈族之臣幸
得免負擔持滿越世家蠡曰持滿者與待罪
君之惠也三王紀陛下過聽使狗名伯夷傳烈士
行間臣去病待罪行間狗名伯夷傳烈士
權注索隱曰言權勢以矜夸砥行立名問巷
者至成不休故云成權也砥行立名問巷
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常有以自下者晏
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常有以自下者晏
傳晏子長不滿六尺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自
者妄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晏
言臯過以負於魏信陵君傳注索閔然不敏
不敏傳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濯淖汙泥之
中故反泥音奴計反憂愁憂思憂愁憂
離蟬蛻於濁穢音注正義曰蛻曉然泥而不滓
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懷瑾握瑜何故
滋垢喻然泥而不滓者也懷瑾握瑜何故
握瑜喻然泥而不滓者也懷瑾握瑜何故
令見放為重仁襲義重仁襲義今謹厚以為
也自紕無汗我叔孫通傳魯兩
合古無汗待罪李布傳李布因進曰臣
往矣無汗待罪李布傳李布因進曰臣
狗馬病力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召

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汗恩施甚美淺
漢書曰有狗馬之心病力恩施甚美淺
聞不能究宣儒林傳恩施甚美小史淺聞自
鏡古之道所以自鏡也久受尊名不祥趙世
蠡曰久受尊名自勝商君傳自勝之謂強注
不祥乃歸相印自勝索隱曰守謙敬人自伏
非是為自勝若不自得孟嘗君傳齊王不
是者乃為強不自得孟嘗君傳齊王不
得一作德羞伐其德能羞伐其德
文學門
薦紳篇
太史華句卷二
薦紳先生帝堯紀薦紳善其所私學始皇紀
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竟學項羽紀略知其
立注徐廣曰私一作知竟學項羽紀略知其
閔覽博物吳世家其閔覽折中孔子世家自
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其學無所不窺老
傳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其學無所不窺老
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寓言
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注索隱記府
曰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寓言記府
傳乃書而揣摩蘇秦傳於是得周陰符伏而
藏之記府揣摩蘇秦傳於是得周陰符伏而
以說當世之君矣注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
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

厚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
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相之尊
者乎期年揣摩成索隱曰王劭云揣摩摩意
是鬼谷之二章江濠曰揣摩人主之情摩而近
之其意 **嫺於辭令** 屈原傳博聞強志明
當矣 **嫺於辭令** 於治亂嫺嫺於辭令 **異采**
文質疎內今衆不知吾之異采注徐 **皆好辭**
而以賦見稱 屈原既歿之後楚有宋玉唐勒
稱 **以書稱說** 最錯傳因上便 **繁孟諸書** 傳紛紛
辨有口學繁孟諸書注孟康曰孔甲恢奇多
聞公孫弘傳弘爲 **緣飾儒術** 有餘習文法吏
六史華句 卷二 六 百三
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悅之注索隱曰謂
以儒術飾文法如衣服之有領緣以爲飾也
六藝之園 仁義之塗 藝之園驚乎仁義之
塗注按此獵 **修容乎禮園 翱翔乎書園**
具官待問 儒林傳實太后好黃老之術故 **靡**
然鄉風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
斌斌多文學之士 史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師悖 太史公自序懲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
也 紬史記 紬史記石室金匱 **隱約** 詩書隱約
者欲遂其

志之思也注按謂其 **訓經宣達** 始皇紀專隆
達義隱微而言約也 **儒者一師而俗異** 趙世家儒者一師而俗
曲學多辨 窮鄉多異 **累世不殫其學當年不**
究其禮 孔子世家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
能究 禮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
其禮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風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文約辭微** 其文約
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矣 **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其稱文
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結髮游學** 結髮游學四十年
太史華句 卷三 七 百三
崇論閎議 司馬相如傳必將崇論閎議 **清流**
微波 英聲 茂實 波蜚英聲騰茂實注索
隱曰胡廣云飛揚英偉 **襲六爲七** 藝將襲舊
之聲騰馳茂盛之實也 **辭微指博** 儒林傳因史記作
六爲七注六經 **論次詩書** 論次詩書春秋以當王法其
增一爲七也 **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興禮以爲天下先** 其
禮官勸學講議給聞 **無傳疑** 申公以詩經爲
興禮以爲天下先 **乘軺傳從** 申公乘軺傳
闕不傳 **家人言** 後好

老子召韓固生問老子書曰此是家壁藏
人語耳注師古曰家人言僮僕之屬
秦時焚書伏閉陽從陰求而閉諸陽
生壁藏之

之空言 見之於行事之空言不如長於變
易言天地陰陽四長於行禮經記人倫長於

政事故長於政長於風詩記山川谷禽獸
於長於和樂所以立長於治人春秋辨是非

文成數萬 春秋文成數千禮義之大宗春秋者
萬其指數千

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書故明堂石室金匱
宗

玉版注如淳曰刻補藝略為太史公書序成
玉版以為文字

家之言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弦次初詩
游俠傳延年王承上意弦次

初詩注初詩即新造樂文

言語門

食言篇

食言 五帝紀朕不食言注索隱曰左傳云食
言多矣能無肥乎是謂妄言為食言

端言 始皇紀畏忌諱諛遮說高帝紀新城三
不敗端言其過

重一言 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曰
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

言

言注索隱曰謂間行言之
申叔時之語

間行言之 越世家種止勾踐
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

送人以言 送人以言
注索隱曰間行猶微行

辨數 陳涉世家自辨數乃置注索隱
以言

開說 得開說以為常
有故舊

過今日 陳平世家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
事驗也

兒婦人口不可用 鄒語曰兒婦人口不可
說梁孝王世家大臣及東益等有關於說

詳哉言之 晏子傳及晏子春論其軼事
不得

至言實 苦言藥 甘言疾 商君傳商君
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語以泄敗 韓非傳語以
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惡之事如是者身危

黜其辨 端木賜傳子貢利口貌言華
悟便成

至言實 苦言藥 甘言疾 商君傳商君
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可發口言 楚王張
尚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

可發口言 楚王張
而攻秦陳軫曰

語未及卒 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
多詞

句也

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
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
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語未究**語見上稽語未究王稽
知范**宣言**蔡澤傳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溪語**
雖矣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
呂不韋傳乃**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樂毅
引與坐溪語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
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若寡
人不為**豈移於浮辭**鄒陽傳兩主二臣剖心
君取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人人各如**
哉**阿偏之辭**於世繫阿偏之辭哉
其意所欲出賈生傳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
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

太史華句

卷二

十一

四百五

出諸生於是乃**請對以臆**口不能言**嘔嘔**陰
以為能不及也疾傳項王見人恭敬愛言語嘔嘔注**長短**
索隱曰嘔音姁鄧展曰嘔嘔和好貌周昌傳周
說田儵傳謂通者**為人吃**期期昌廷諍之
疆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
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注師古曰吃口難也
以口吃故**第言之**鄭食其傳騎士曰沛公不
重言期期**第言之**好儒未可以儒生說也
生曰第**有口者**陸賈傳呂太后欲王**毋甚高**
論張釋之傳釋之因前言便宜事文帝**且以**
質言問釋之秦之必且以**恣言極切**萬石
也

事有可言人恣言極切**口報**無因欲發舉事乃使
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無文書**聲疾雷霆**南
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王傳口雖未言**相提而論**寶嬰傳擁趙女屏
而聲疾雷霆隱曰相提**咕囁耳語**今口長者為壽乃效兒
猶相抵也咕囁附耳**浮說**韓安國傳安國謂孝王曰大
小語聲注索隱曰說漢書作**誠語**何奴傳何奴曰非
林說文云林誘也司馬相如傳余尚惡聞若說
與誠**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
觀也也關說侯幸傳注索隱曰關通也**解紛**傳
言微中亦**喜隱**齊威王之時喜隱注索**眇論**
可以解紛貨殖傳太史公曰雖戶說以眇論**飾虛亂實**
終不能化注按眇如字言微妙也始皇紀語皆道古以**受書其言**封禪書神君
亂今飾虛言以亂實其言**言不足以采正計**張儀傳言不足以采
受書李斯傳胡亥輕財好**喧言**淮陰侯傳使
士辨於心而誦於口李斯傳胡亥輕財好**辨於心而誦於口**
李斯傳胡亥輕財好李斯傳胡亥輕財好**一諾**
不如得李布一諾李布傳得黃金百斤**噤口**錯傳臣恐天下
也言開陳其端陳其端令入主自擇**耳語**灌夫

太史華句

卷二

十一

四百五

程不識 **言不可極** 滑稽傳言不可極極之而衰 **抵掌談詠**
耳語 **傷孟** 即為孫叔敖 **一言泣數行下** 韓安國傳
不冠抵掌談語 **梁王念太**
后帝在中而諸侯憂

倫理門

王父篇

王父母弟 周紀注鄭玄曰王父母弟祖父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文帝紀注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 **義嗣** 吳太伯世家君皆選歸家重絕人類也
義嗣誰敢干君

注王肅曰義宜也嫡 **一繼一及** 魯世家叔牙子嗣國得禮之宜

魯之常也注何休曰 **強葆** 成王少在強葆之
父歿子繼兄歿弟及 **家督** 越世家朱公長男因請欲行朱公

丈夫子 有若傳瞿年四十後當 **奉祀之日新**
張儀傳寡人年 **裁如嬰兒** 雖大男子 **王家** 孟

幼奉祀之日新 **屬籍** 商君傳宗室非有軍
文侯主家待賓客 **家次** 注索隱曰
入屬籍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 **處人骨肉之間** 范曄
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

人骨肉之間願效愚 **大期時** 呂不韋傳大期
思而未知王之心也 **一尊** 李斯傳秦始皇
時注索隱曰人十月生 **帝故云一尊** **父客** 張耳傳注如淳

親 今吾三族皆以論 **孽孫** 韓信者故韓襄王
孽孫 **姪屬** 樊噲傳呂須 **戚里** 其家長安中

戚里注索隱曰小類云于上有 **先後** 封禪
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 **為人父**
陵女子歿見神於先後宛若今姻婢也

母為業至長久 齊太公世家周公作無逸
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今姻婢也

本史書 **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 馬

相如傳然此非獨行者之難也 **振女** 淮南王
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

宗家 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 **肺腑** 田蚡
行宗家 **冠帶之室** 匈奴傳長城以內冠

謀慮門 **搏牛篇**
以肺腑為京師相注顧野王云肺腑

搏牛之蝨不可破蟣蝨項羽紀注索隱曰顏師古言以手擊牛可

以殺其上蝨而不能破其內蝨喻大行不顧

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大禮不辭小讓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

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

方為刀俎我為文論高帝紀項伯欲活張良

魚肉何辭為文論高帝紀項伯欲活張良

羽詐楚將軍紀信乃乘王猶豫未決

將軍紀信乃乘王猶豫未決呂太后

灌嬰兵與齊合觀變文帝紀願大王稱

而發猶豫未決觀變文帝紀願大王稱

者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長終是圖

命三王維持滿之術楚世家不若引兵而去

長終是圖持滿之術楚世家不若引兵而去

定傾越世家定傾者與人注虞故智

祖張儀響之應聲曰齊世家淳于髡說騶忌子

之故智響之應聲曰齊世家淳于髡說騶忌子

應聲智者備禍於未形仁者變萬物智聖人

甚禍無故之利王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奇

曰聖人甚禍王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奇

無害蕭相國世家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注

律有無與客狙留侯世家秦始皇東游良與

害都吏與客狙留侯世家秦始皇東游良與

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縞素為資為天下除

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縞素為資為天下除

素為資為天下除

公反秦者秦服儉素以為藉固要結賓

將也常為謀楚權

權籍前箸張良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

復撓而從之六國立者復彊要

杖劍亡陳丞相世家平偽聽

以梁委之周勃世家亞夫請上曰楚兵

之周勃世家亞夫請上曰楚兵

注索隱曰以梁委之於事以密成

吳使吳兵不得過也事以密成

敗閔廊溪遠

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

絕應卒

卒謂急舟中敵國

志見敖於民

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無過 循禮無邪 杜摯曰利不百不變

古無過循禮無邪 杜摯曰利不百不變 法功不十不易器法

無行危 慮之而無行危 其於計疎矣 傳今

見與國之不親也 越人之 寧許以負秦曲 相

如傳相如曰秦以城求壁而趙不許曲在趙 趙予壁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

許以負 奇偉倣儻之畫策 魯仲連傳魯仲連

倣儻之 詳計 願公詳計而 亡意亦捐燕弃世

東游於齊乎 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

金華何 卷一 六 奇貨 呂不韋傳不韋賈郎

世東游於齊乎 奇貨 呂不韋傳不韋賈郎

居可 釣奇 以取魚喻也 衆終莫能就 聶政

欲使人刺之 不能無生得失 得多人不能無生

言將人多人往殺使累後 傷長者之意 荆軻傳

有被生擒而事泄也 傷長者之意 荆軻傳

因戰而遂忍之 注索隱曰言 斷而後行 疑

猶豫後必有悔 斷而後行 疑 斷而後行 疑

駢除注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 間不及

謀 趙高曰時乎時 觀指觀歸 遷徙無常就變

而從時見未而知本觀指而 反用門者以令

里中 索隱曰按門者即餘門也 自以令里中注

號令里中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 出萬死

更別求也 益敵 遺人立六國後自爲 傳檄

下除殘也 益敵 遺人立六國後自爲 傳檄

而千里定 此臣之所謂傳檄 時間不容息

毋失時 要之置 貫高乃壁人栢人要之 疾

間不容息 要之置 貫高乃壁人栢人要之 疾

走漢并力 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

金華何 卷一 六 力注索隱 百全 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今

日構成也 百全 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今

月我之取天 籌策之計 勝公言之上曰臣客

下有以百全 籌策之計 勝公言之上曰臣客

策之計 權大事 淮陰侯傳今臣敗亡之 刀筆

吏周昌傳周昌笑曰亮年少以權大事乎 刀筆

日刀定畫 高后簡牘書有差謬以刀削之故號

下便事 口畫天下便事 坐見短 劉敬傳劉

還報曰臣徒見羸瘠老弱此 事久慮易 主父

觀成多佗利害吳王濞傳多佗利害未可知也注師古曰多佗利害謂事

不測非重濶納偏指不參彼已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濶納其說

言便偏指不參彼已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濶納其說

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淺武帝方銳意匈奴而言者務進諂以使之會

兵法曰知彼知已計不旋踵不參彼已之勢也司馬相如傳義

巧發奇中時封禪書注如淳曰時空質楚世

吾抱空質而行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不義於天下也

者不謀於信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信不通

人大觀屈原傳通人大觀中國以為天下樞

范睢傳王其欲霸必信必然之畫蔡澤傳司

必然之畫二人者皆信人所徇者貴而人所徇者賤

成敗在於決斷淮陰侯傳蒯通曰賢賤在於

於決斷以此參計不失本末計不可紛以辭

遺天下之大數審毫釐之小計無不善畫者

田橫傳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注五百人

皆賢無不善於籌畫者乃莫能圖謀以并其

國何不知所出周昌傳帝曰吾私知天之天

哉

鄼商傳知天之其計畫無復之耳季仲傳其

之耳注復知者不再計再計勇士不怯死

宮室門一作冀

寫放篇

寫放始皇紀秦每破諸極廟更命信宮為極

隱曰為宮廟象甬道應劭曰甘泉前殿象天極注

天極故曰極廟甬道應劭曰一級治馳道注

行外人于中見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

宮文帝紀注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

高臺榭美宗室蘇秦傳秦成則高其戶耳

君傳必受命于戶則尚衣軒中帝起更衣子

夫侍尚衣軒中得幸注正義曰復道留侯世

尚主也於主衣車中得幸也復道

淳曰上下有道司馬門朝太子與梁王共車入

故謂之復道司馬門朝太子與梁王共車入

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建章衛青傳注

車司馬門乘輅傳者皆下建章衛青傳注

晉灼云建章甘泉居室衛青常從入至甘泉

上林中宮名甘泉居室衛青常從入至甘泉

甘泉中徒休舍高帝紀乃以秦王屬史遂

所居也休舍高帝紀乃以秦王屬史遂

室伏甲士于窟室堙垣堙垣注宮外垣也

懷璧璫

司馬相如傳注韋昭云裁玉為璧以當懷頭

輦道纏屬師

相連屬也

築堂

堊臺注郭璞曰堊山名平

奔星更於

張揖云重疊而成之故曰增成

宛虹拖於楯軒

注顏云宛虹屈曲之

也

楯軒之闌板也言室宇

之故星虹得經加之

青蚪

注青蚪加於上也

繫石祿崖注祿整

磔磔

注我磔磔貌

振崖

也整頓池外之崖

磔磔

注我磔磔貌

嶢嶢

然若雕刻也

勿唐

注唐言盤薄

瑣瑣

廣曰瑣音班

赤瑕駁華

注索隱曰說文云赤瑕

之小赤色張揖云赤玉

本史華句

卷二

也

南榮

清注西清西

鳩鵲

露寒

棠梨

棠梨息宜春

金馬門

注滑稽傳金馬門者宦署

之曰金

馬門

高捆

注捆門服也

邑屋

是邑德不修也注師古曰

邑屋猶言村舍巷舍也

音樂門

鐘鐻篇

鐘鐻

始皇紀銷以為鐘

案署不移徙

惟帳鐘

鼓美人

充之各案

朱明

西皞

玄冥

禮書注鄭玄曰朱絃練

署不遷徙

朱明

西皞

玄冥

禮書注鄭玄曰朱絃練

西皞冬

溺音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

歌玄冥

樂舞象

箭南箭

大武

見舞大武注賈逵曰

樂武象也箭舞曲

大武

見舞大武注賈逵曰

也南箭以箭舞也

樂韶護

見舞韶護者注賈逵曰

也

也南箭以箭舞也

之難也

注按難言時處其難

也

也南箭以箭舞也

不得已而放伐故有慙德也

大夏

見舞大夏

注賈逵曰

之樂

招箭

見舞招箭注服虔曰

箕子操

家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影君之惡

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

奴遂隱而鼓琴以自謳者

外戚世家子夫

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謳者

外戚世家子夫

為平陽主謳者

竿鼓瑟

具民無不吹竿鼓瑟

靈鼉之鼓

斯

傳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注

鄭玄曰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

從金鼓

吹

鳴籟

義曰相和也籟籟也

榜人歌

注郭璞

歌也

顛歌

文成顛歌注文類

云文成遠西

船也

顛歌

文成顛歌注文類

云文成遠西

其人能

作西南

族舉

遞奏

鼓音

正教者始於音

於音音正

而行正

脾商動肺角動肝徵動心羽動腎和正聖商
動勝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
動心而和正義羽動腎而和正智決決乎
大風吳太伯世家歌齊曰決決舒緩深遠有太和
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能夏則大此之謂
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
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
也注夏聲諸夏之聲也

宴飲門

為壽篇

為壽

始皇紀始皇置酒咸陽高會項羽紀乃

太史華句

卷二

三

賁酒

高帝紀嘗從庶羞酸鹹為禮書口甘五味

以致其美注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鄭玄
曰羞出於牲乃禽獸以備其滋味謂之庶羞
鄭眾曰羞大羹玄酒調以鹽菜也玄酒水也
者道也

謁飲

吳太伯世家謁王僚染指鄭世家子公

之而

出注左傳彊飲外戚世家子夫入宮平

飲

梁孝王世家太梁肉孟嘗君傳

肉而

上不加餐後為帝加一餐梁肉孟嘗君傳

食飲

甚設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

持梁

刺齒肥考曰吾持梁刺

齒肥注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片其
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法
酒隱曰師古云法酒者猶言禮約精醪李廣
將軍使長史二參消穉傳飲可入斗而醉二
持穉醪還廣二參注二參十有二參醉也
為具司馬相如傳令有十日之飲范曄傳歷
日之數見不鮮陸賈傳一歲中往來過他卒
飲謂時時來見不鮮言必令鮮脫粟之飯弘公孫
美作食莫令見鮮之物也
注脫粟纔脫殼而
已言不精整也

太史華句

卷二

三

三

太史華句卷之三

吳興 凌迪知 釋哲 韓

弟稚隆 以棟 校

交鄰門

業已篇

業已講解

項羽傳沛公之有天下業
于世家魯使滅文仲平水潛公曰舉
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
叔虞世家厲王囚六日成於十日庚午智瑩
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難與大夫盟而立之

太史華句

卷三

一

足以為與

魏世家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
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

春秋者以秦之疆足以為與也

注鴈行頓刃
冠蓋相望

魏使求於秦

韓世家乃警公仲之
西購

於秦

戰國策作請亦謀議
鴈行以來

秦來戰猶德於王

故不為鴈行以來言不同

進也肆志於秦

以楚徇韓
於秦不殺將以

楚徇韓

於秦不殺將以

從也也言以成助韓

辟宮舍之
潘王出公之

衛衛君辟
要盟
凡世家凡子曰
恐惕諸侯

蘇秦傳衛人日夜務
要約
通實到白馬而盟

魏各出銳
交臂而服
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

天下笑無
市怨結禍
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

也虛喝
進兵虛作恐喝之辭以脅韓魏也
寄

質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
列在商乘而寄

形親之國
張儀傳今秦與楚接壤
百相背

百相欺
漢侯傳大三晉之相與也秦之
計不

太史華句

卷三

一

獨生而令趙亡

信陵君傳公子自度終不能
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

公守事於韓

春申君傳重世
魏而有累世之德於韓

注索隱曰重

今楚
趙使欲考楚為璆瑁簪諸

世猶再世

侯害齊潘王之驕暴
樂毅傳諸侯害齊潘王

侯害齊潘王之驕暴

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

齊東君歸趙

廉頗傳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

矣雄天下

秦仲連傳方今
光燭鄰

燭鄰

李斯傳今乃存黔首

業諸侯使天下之籍於諸侯

者皆為大大而

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注劉氏曰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厚自託以鄉楚而欲厚自託北首燕路北首燕路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從風而服告齊齊必從風而服數有過則謝以質小謝過齊乃歸所侵魯之鄒人有過則謝以質小謝過齊乃歸所侵魯之鄒過親與國而儲萬乘信陵君傳太子得立其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

太史華句

卷三

三

交際門

客之篇

客之 吳太伯世家楚之功臣伍權利盡而交陳鄭世家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辱幸世客與不遠千里厚交臂齊太公世家秦逐張辛至弊邑之廷交臂齊太公世家秦逐張弗與荆軻傳劉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注請臨親修具田生子請張雅故今呂氏雅高祖就天下注索隱曰謂呂氏素心奉雅奉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徒然也

錢三 蕭相國世家高祖以吏錄咸陽吏皆送五百終善遇之管仲傳鮑叔糾善以身下之也仲叔既進管儼然辱而臨之端木賜傳王仲叔以身下之儼然辱而臨之端木賜傳王然辱而臨之挑藜藿入窮閭原憲傳子貞相挑藜藿入窮石交譽而得石交者也長賓符曰其大上計破數讓之秦坐之堂下賜僕泰其次必長賓也數讓之秦坐之堂下賜僕之稍稍近就之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振暴其短太史公曰然世惡蘇秦者側行微

太史華句

卷三

四

席 騶衍傳平原君側行微席注蒼訓詰云微賓主之擁彗先驅如燕昭王擁彗先驅注索禮也衣袂擁帚而行恐塵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就已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就已最下坐 獨問客莫能對最下以身為盟富賢多士貧賤寡栗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富賢多士貧賤寡富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富賢多士貧賤寡友富賢多士貧賤寡爭相傾以待士是時齊魏有信陵楚有春申危苦之時易德有盡散故爭相傾以待士

於饗士方其危操右券以責且虞卿操其刃
苦之時易德耳以責其報德曰豪舉信陵君傳平原君之游
言責其報德曰豪舉徒豪舉耳注索隱曰謂
舉者已報使范雎傳王稽遂與范習於相君
者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詳為好書秦昭
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唯必報其讐乃詳
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
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急士之窮不
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假節於魏
傳世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論行結
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
交論行而結交者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相蘭
如傳注索隱曰崔浩云要以市道交趙奢傳
齊生歟而刎頸無悔也以市道交
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
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有何紹介注索隱曰禮賓主必因介以傳辭
怨哉紹介注索隱曰禮賓主必因介以傳辭
紹者繼也介不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故禮云紹介而傳命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鄒陽傳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注索隱
曰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輒車對語兩蓋
相切小剖心拆肝相信兩生二臣剖心拆肝
敵之義剖心拆肝
按劍相眄聖王之資乎人無不按劍相左右

先為之容蟠木根抵輪囷離詭而為萬象器
隱曰左右先加固謝固進奉黃金百鎰為
謝政母壽嚴政驚怪其厚盡與其賢豪長者
相結荆軻傳荆軻為人所沈深好書其所傍惶
不能去高漸離聞其家堂上以故致千里客
張耳傳張耳以刎頸交餘年少父事張耳兩
雅游陳餘傳張耳雅游注雅游言舊故與陳
餘戰敗念諸侯無可歸者漢王如生平驩
與季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
如生平驩
平驩相然信以死太史公曰張耳陳餘始居
哉溪相結陸賈傳君何不交於諸呂至朱建
陽侯於諸呂至注索隱曰小顏上謁鄒生傳
云謂與諸呂相知情義深重也
兵過陳留鄒生踵軍門上謁注失謁跪拾
謁使者懼而失謁幸有親哀益傳益乃驚謝
穎曰言汝刀決張道注如淳曰張音帳索隱
有親老刀決張道
也望精光扁鵲傳未嘗得望幸而臨之吳王
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輕重不得灌嬰傳
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

爲太僕與長樂衛尉嘗甫飲輕重不引繩批
得注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
根實嬰傳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
根注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
賓客去之者引重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
重注張晏曰相臨況灌夫曰將軍乃肯游知
薦達爲聲勢
交鄭當時傳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爭交驩
游快傳關中賢豪知與奉觴上壽滑稽傳序
不知問其聲爭交驩解奉觴上壽滑稽傳序
親有嚴客起恭恭鞠鞠解奉觴上壽滑稽傳序
歷奉觴上壽起數飲不過二斗經醉矣歡
然道故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經醉
太史華卿 卷三
矣分廷抗禮貨殖傳子貢結駟連騎束帛
無不分廷與之抗禮賈而爲交者爲賤也君曰賈而爲
交者爲賤也富而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爲交者爲賤也富而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信陵君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贏感於心合
於行親於膠漆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
哉得以交足下之歡用爲夫人蠶厲之費得
以交足哀憐之交而葬所哀憐之交仰衣
食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一坐盡傾司馬

傳相如不得已儼然造焉耆老大夫薦紳先
強往一生盡傾儼然造焉生之徒二十有七
人儼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游如父子
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游如父子
厭恨相知晚也獨生且終不令灌仲容客益
落鄭當時傳中廢家貧賈以灰倍吾心哉世
家始吾已心許之
豈以灰倍吾心哉
風俗門
率怠不和股紀注馬融曰衆民
率怠不和股紀注馬融曰衆民
紀普天之下傳心揖志注索隱曰傳古
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傳一揖音集
文帝紀天下人民未有謙志異趣以爲高李
注謙字如大學自謙音解
傳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矜慎伎貨殖傳地邊
爲高率羣下以造謫矜慎伎貨殖傳地邊
民矜慎伎注晉懷急民俗懷急注推剽相隨
灼曰慎音慨懷急民俗懷急注推剽相隨
注索隱曰即推剽少慮言人民雖悍少慮注
然人而剽掠之
也異取以爲高始皇紀夸主以爲宣省習俗
宣省習俗大治濯俗威化廉清俗俗不長厚
黔首瘠瘠大治濯俗威化廉清俗俗不長厚
相如傳寡廉鮮纖儉纖儉習事跼蹙鼓鳴瑟
耻俗不長厚

躡履注贊曰
躡跟為站也

賢豪門

材士篇

材士 始皇紀盡徵其材士注正 節俠荆軻傳

而使人疑之 立名義不侵為然諾 陳餘傳

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 立然諾 上賢貫

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 立然諾 上賢貫

然諾 生平為氣 張耳傳 相貫高故 獨患無

身 彭越傳 彼智畧絕 孰視之 俛出 蒲伏

淮陰侯傳 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

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注正

義曰俛 國士無雙 蕭何曰諸將易得耳 英俊

烏集 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材武 韓王信傳

材高陽酒徒 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 復賢

豪不敢役 狂生 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任俠 其氣力俠之言俠也以權力輔人也 使

大俠 汝陰侯滕公 摧剛為柔 當是時諸侯皆

為氣蓋關中 季布弟季心 長者為行不使人

疑之 荆軻傳田光曰吾聞長 趙人之志 傳專

越人之志 軀借交報仇 郭解少時陰賊慨不

甚已之私 軀借交報仇 權以睚眦殺人行國重 齊太

報仇 睚眦殺人行國重 權以睚眦殺人行國重 齊太

家夷吾所 妄從博徒賣漿者游 信陵君傳今

居國國重 妄從博徒賣漿者游 吾聞之妄從

博徒賣漿者游 有賢操 賈人有賢操

公子妄人耳 有賢操 賈人有賢操

用人門 不隱篇 不隱子 晉唐叔虞世家外舉 卑不

不隱仇 不隱子 晉唐叔虞世家外舉 卑不

謀尊 疎不謀戚 魏世家李克對曰臣聞之

關門之外 尊官 陳丞相世家平居家時盜其

不敢當命 尊官 陳丞相世家平居家時盜其

中又王尊官之選臣 孔子曰政在選臣 附

驥伯夷傳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附

驥伯夷傳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附

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 誦於不知已 信於

顏回因孔子而名彰 誦於不知已 信於

知已者 晏子傳石父曰吾聞君子誦於不知

不知我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

中**欵關請見**商君傳由余觀**不可索**牛原君

可索取於食**穎脫而出**注按字書穎一曰錐柄脫而

出耳**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二陽傳此

宦於朝假譽於左右**公聽竝觀**公聽竝觀垂

然後二主用之哉**胡越為昆弟**意合則

私近觀謂所見同也**骨肉出逐不收**逐不收則骨肉出

人夢是矣**越學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

曠之道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牛驥**

同阜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注索隱曰言

云阜歷也又郭璞**誹俊疑桀**屈原傳注索隱

云阜養馬之器也**裹足不入秦**李斯傳裹足不入

人才曰桀**以目皮相**卿生傳大足下欲與天下

而齋盜**計偕**儒林傳二千石謹

之能上為足下失之**居官相事**五帝紀有能奮

計吏俱詣太常也**賓其所以賓者**賓其所以賓者

無因至前之壁以間投人於道路

無不披劔相盼者何**關茸尊顯**尊顯今讓諛

得**一軍皆驚**淮陰侯傳拜將者**忌壯士以資**

敵國李布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國器**韓

儒傳天子**用臣如積薪**及賄傳諸見上言曰

後來者**功令**儒林傳太史公曰余讀功**鄉之**

居上**籍奏**太常籍奏即有秀

上亦鄉之於是招方**禮賢門**

執鞭篇

執鞭伯夷傳假令晏子而在余**前席**商君傳

孝公與語不自知**虛上舍而自館之**張儀傳

其膝前於席也**舍業厚遇之**孟嘗君傳孟嘗

舍而自館之**不敢復相士**平原

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從車騎虛左**信陵君

平原君已定敢復相士**編贊賓客**公子引侯生

乃置酒大會賓客坐**故過之**公子親往車騎自迫羸

定公子從車騎虛左**公子親教存之**居者公子親教

存小禮無所用所以不報謝者以乃間步往
之公于問所在恐其不我欲恐其不我過也
乃問步往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我過也
乃裝為去不足從游乃裝為去踞而請范曄
王屏左右宮中虛以寡人恩先生是天以寡
無人秦王曰恩音胡警動樂毅傳趙封樂毅於
注索隱曰恩音胡警動觀津號曰望諸君尊
困反汨亂之意警動觀津號曰望諸君尊
寵樂毅以警寥廓之士郭陽傳欲使天下寡
動主於位寥廓之士郭陽傳欲使天下寡
權主於位寥廓之士郭陽傳欲使天下寡
勢之資寥廓之士郭陽傳欲使天下寡
夜供太宰具饌物問進祖韞陳餘傳
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祖韞陳餘傳
太史華句卷五
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祖大喜過望
上食注徐廣曰韞者臂捍也大喜過望
傳出就舍帳飲食從官委心歸計淮陰侯
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委心歸計淮陰侯
心歸計願時時問鄒食其傳沛公時時
足下勿辭莫為
我先鄒生謂騎士曰沛公真倨見長者起
攝衣鄒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
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鄒
生上坐日聞無不聞橐中裝陸賈傳留陸
謝之日聞無不聞橐中裝陸賈傳留陸
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無不聞賜
陸生家中某注仲古曰無底曰橐言其寶物
賓賓南價重可往請注漢書音義曰請若問
入黃髮往請注漢書音義曰請若問

紀方溪念陳丞相方溪念飲食費陳平廼以
居馬五十乘金五百奉百金往稅陽侯乃奉
萬遺陸生為飲食費奉百金往稅陽侯乃奉
百金往稅奉百金往稅陽侯乃奉
水服曰稅奉百金往稅陽侯乃奉
推轂田蚡傳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紹
推轂田蚡傳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紹
下之如為之折節不肅折節不肅
推轂田蚡傳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紹
欲令士折節屈下於無留門者鄭當時傳客
已不然而天下不肅無留門者鄭當時傳客
留門幸舍君遷之幸舍解衣推食淮陰侯
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意未嘗不在鉅鹿
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意未嘗不在鉅鹿
太史華句卷五
也馮唐傳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朝
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朝
奏暮召主父偃傳上書闕不冠不見及傳
不冠不見及傳
見也使人可其奏帳上中使人可其奏過於
平生大將軍遇
稱謂門
鮑生篇
鮑生項羽傳注服虔武負漢高帝紀嘗從王
淳曰武負也俗謂老太母終長者平準書天
曰阿負終長者平準書天

終長者故尊下執事越世家使陪臣文主臣
顯以風百姓種政告下執事
陳丞相世家注張晏曰魁然眇小丈夫
若今人謝曰惶恐也孟嘗
藉公為魁然也今觀之皆笑曰始以不佞
樂毅傳臣雖不佞注索御者漢王使臣敬進
隱曰不佞猶不才也平原君傳太史
書大王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公曰平原君
御者翩翩濁世之佳公子
住公子也

仕宦門

白頭篇

太史華句

卷三

主

言

積

白頭游敖

齊世家中國白頭游敖之交青雲之

士

伯夷傳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巖穴之

士

堙滅不稱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久

宦

張釋之傳釋之曰避賢者路萬石君傳丞

不

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倦游司馬相如傳長

印乞骸骨

歸避賢者路賜告汲黯傳上常賜

游宦也

宦游長卿久宦賜告告者數注賜告

與告居官

避世於朝廷謂避世於朝

廷間

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

志焉魯仲連傳仲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
脫身游張耳傳張耳故隱屠耳信陵君傳臣
能知故隱屠耳資逢世資逢世資逢世
資才也適值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
世得聘其才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
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朔據地
可以避世今何必溪山之中

業劇篇

太史華句

卷三

去

文

業劇而財匱

平準書作業藏益齊民無藏益

重難用更

蓄積餘業物踊騰糴逐利之民

令民鑄錢

蓄積餘業物踊騰糴逐利之民

甚也

物踊騰糴逐利之民

子

際畔言隣接相次也或曰垆等也修賣

爵令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輸粟除

罪

吏徒復作得輸廩吏皆滿都鄙厚貫朽不

可校

陳陳相因克溢露積校太倉之粟

陳陳相因克溢露積校太倉之粟

外至腐敗而不可食債而不得聚會

有馬肝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債而不得

至會注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

聞則相踞故役財役財蕭然煩費江淮之
斤不得出會同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賦稅留蹄
無所食注索隱曰蹄音滯謂積也謂富虛郡
國倉廩以振貧民是入丁遣使者虛郡國倉
層以振轉載百數廢居居邑
富商大賈或蹄財役貧轉載百數廢居居邑
言其乘時算輅車賈人緡錢皆有老異時算
射利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索隱曰說
人經錢皆有老請算如故注李斐曰緡絲也
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索隱曰說
文云輅小車也傳子言漢代錢乘輅今則輅
之言算輅車者有輅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
訾給毋乏訾給毋乏而己筦天下鹽鐵盡代
天下鹽鐵費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注索隱
鹽鐵費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注索隱
也牟利富商大賈無所牟大世世無所與帝
紀以沛為湯沐邑復節事地注索隱曰國語
以作與言地能財成萬候時轉物逐什一之
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候時轉物逐什一之
利時紬舉贏今年早昭侯不以此時恤民之
重弃財是少與我俱見苦無訾省五宗世家
為生難故重弃財無訾省五宗世家

心慚遂為無訾省注蘇林曰訾財權會施王
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訾財也權會施王
使使即縣為賈人排會注韋昭曰平會兩家
買賣之賈也推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
廢舉瑞端賜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粟如丘
山蘇秦傳帶甲數邑入孟嘗君傳其舍人親
百萬栗如丘山邑入孟嘗君傳其舍人親
頭會箕歛張耳傳頭會箕歛以供軍費注
箕歛天下轉輸鄴食其傳大放倉方船而下
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注轉輸久矣方船而下
索隱曰方船謂並船也私養注謂私原即山
鑄錢吳王世家吳王乃益騎益即亂天下幣
鑄錢山鑄錢注索隱曰即者就也亂天下幣
本吏華卷三
注如淳曰幣錢也以裁取為用實嬰傳上拜
私錢沛亂天下財裁取為用實嬰傳上拜
賜金千劬嬰以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
輒令裁取為用注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為用
也饒財大宛傳大宛聞漢先本紬末平準書
末以禮義虛積聚以救民齊太公世家齊景
防于利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傳魏子為孟
聚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傳魏子為孟
救民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傳魏子為孟
一入三十種率主父偃傳轉輸北河白選
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二千注索隱
日顧氏按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
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赤側銅注如淳曰以赤
蘇林音選擇之選赤側銅注如淳曰以赤

賈鐵器苦惡賈賈注索隱曰苦賤之徵賈

賈音古言器苦惡賈賈注索隱曰苦賤之徵賈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賤極則人必棄 經至輻湊太公望物其女功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賈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 膏家致富數

於綵
曲也
粉粉袞
注索隱曰郭
廣曰袞衣袖也帥占曰袞曳也
張揖云揚舉也卹削刻除貌也
廣曰纖音莢郭璞曰
纖袞衣飾髻髻也
張起也萃
蔡水聲也
鵲蘇
注郭璞曰蘇鵲蘇注徐廣曰蘇尾
被幽文注索隱曰與服志云虎黃
騎鵲冠武文單衣卽此班文也
褕施
注索隱曰張揖云施袖也郭璞云
獨蘭蘭絲也埋咎曰施衣長貌也
易以戍削
注徐廣曰閭易衣長貌
戍削言如刻畫作之
服婆娑貌
鵲鵲貝帶
注依辛傳孝惠時郎侍
中皆冠鵲鵲貝帶注
漢書曰鵲鵲鳥名以
毛羽飾冠以貝飾帶
衣聚
注孝文帝夢欲上天
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聚注
索隱曰聚音篤聚衫襦之橫者
生及拜爲二十石佩青綬注
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

也 砥礪 結綠 縣黎 和璞

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

聖王之所弃者獨宛珠之簪 傳璣之珥

不足以為國者乎 宛珠之簪 傳璣之珥

傳注索隱曰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傳者謂以璣附著於珥珥者填也璣是珠之不

圓者 赤玉玫瑰 注郭璞曰赤瑾也見楚辭玫瑰

石珠 琳璫琨珌 注漢書音義曰琳璫功玄厲

也 反徐廣曰璫音次于璫石武夫 注徐廣曰璫

琰 琰 岷山得二人曰琰曰琰琰愛二女斷其名

是琬華之玉若 珠璣犀璫瑁果布之湊

果謂龍眼離支 之屬布葛布 器皿門

宗彞篇

宗彞 五帝紀班固宗彞注鄭 瓊水 高帝紀注

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 象箸 宋徽子世

瓊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 禮六樽有儀象箸 周 褐器 越世家乃裝黃金

樽 梁孝王世家有罍樽直千金 九鼎大呂 平

君傳使趙重封於九鼎大呂 飲器 大宛傳匈奴破月氏

注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 算器 食 鄭常時傳饌進人

王以其頭為飲器 不過算器食注徐

廣曰 竹器

太史華句卷之四

吳興 凌迪知 釋哲

弟稚隆 以棟

戰陣門

致師篇

致師 五帝紀武王使尚父與百夫致師注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者致其必

戰之遲還 泰紀臣老遲還恐 墨衰經 遂墨家志也 不相見注遲待也 墨衰經 遂墨家

避秦兵 樹赭其山 始皇紀始皇大怒使刑徒於殺 樹赭其山 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

太史華句 卷四

山 望屋而食 陳涉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注索隱曰言不裹糧

要市 章邯因以三軍之衆鉏耰棘矜注服虔要市於外以諫其上 鉏耰棘矜 注服虔

柄及棘作矛矜也 如軍無見糧 項羽傳軍無柄及棘作矛矜也 如軍無見糧 項羽傳軍無

淳曰擾堆塊堆也 軍無見糧 見糧乃飲酒淳曰擾堆塊堆也 軍無見糧 見糧乃飲酒

高會不引 沈船破釜 無一還心 項羽乃兵高會不引 沈船破釜 無一還心 項羽乃兵

渡河皆沈船破釜餓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渡河皆沈船破釜餓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

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

軍遇九戰絕其甬道一以當十 諸將皆從壁上軍遇九戰絕其甬道一以當十 諸將皆從壁上

道大破之殺蘇角 一以當十 視楚戰士無不道大破之殺蘇角 一以當十 視楚戰士無不

常十部勒賓客 梁嘗為王辨陰以兵法部勒常十部勒賓客 梁嘗為王辨陰以兵法部勒

交戟之衛士 樊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三匝交戟之衛士 樊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三匝

圍漢王 扶義而西 高帝紀不如更遣長者扶於三匝 扶義而西 義而西注正義曰遣長者扶

扶持仁 却縱 軍縱注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扶持仁 却縱 軍縱注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

義而西 却縱 軍縱注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義而西 却縱 軍縱注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

項羽也 燁風 禮書卒如燁風注正義曰卒項羽也 燁風 禮書卒如燁風注正義曰卒

望敵知吉凶 律書注正義曰凡兩軍相敵上望敵知吉凶 律書注正義曰凡兩軍相敵上

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 聞聲效勝負 正義曰周禮云太師執同律 駘藉 大官書注蘇

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 駘藉 大官書注蘇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 駘藉 大官書注蘇

登攝 軍却 吳太伯世家 傷牯 魯世家無敢陽登攝 軍却 吳太伯世家 傷牯 魯世家無敢陽

太史華句 卷四

也 牛羊牢也 今臣無 飲馬於河 楚已服鄭欲飲也 牛羊牢也 今臣無 飲馬於河 楚已服鄭欲飲

傷其牢恐牛羊逸 飲馬於河 楚已服鄭欲飲傷其牢恐牛羊逸 飲馬於河 楚已服鄭欲飲

馬於河為 試身於所末 越世家兵者凶器也馬於河為 試身於所末 越世家兵者凶器也

名而去 試身於所末 越世家兵者凶器也名而去 試身於所末 越世家兵者凶器也

之末也 陰諫逆德好 觸戰 悉五千人觸戰必之末也 陰諫逆德好 觸戰 悉五千人觸戰必

用兵器試身於所末 觸戰 齊世家泰兵卒入用兵器試身於所末 觸戰 齊世家泰兵卒入

言悉五千人觸戰 莫敢格 臨淄民莫敢格者言悉五千人觸戰 莫敢格 臨淄民莫敢格者

或有能當吳兵者 莫敢格 臨淄民莫敢格者或有能當吳兵者 莫敢格 臨淄民莫敢格者

壁不肯戰 賈賈輒壁不肯與戰 啜汁 魏世家壁不肯戰 賈賈輒壁不肯與戰 啜汁 魏世家

子戰攻欲啜汁者衆 給軍食 蕭相國世家鎮子戰攻欲啜汁者衆 給軍食 蕭相國世家鎮

食 暴衣露蓋 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食 暴衣露蓋 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

封先至城下為多注**文** **被甲銳兵** **刃殺** **弩**
持滿 **子先** **擊至** **不得入** **先擊** **曰天子** **且至** **刺**
輕 **亞大** **請上** **曰楚兵** **行微** **五宗** **世家** **行微** **耶**
謂巡微而伺察境界 **抱鼓之急** **援抱鼓之急**
其身 **立表下漏** **索隱** **曰立表** **謂立木為表** **以**
視日景下漏謂下 **三令五申** **孫子** **傳** **約束** **乃**
五申 **收弊於魏** **是我一舉** **解趙之圍** **而過半**
之 **龐涓** **行三日** **大喜** **曰我固知齊軍** **倍日并行**
怯入吾地 **三日士卒** **亡者** **過半矣**
大史華句 **卷四**
弁其步軍與其輕 **苦兵** **伍子胥** **傳** **奢** **曰楚** **先**
銳倍口并行逐之 **苦兵** **國君** **臣且** **苦兵** **矣**
受矢石 **堅執銳** **以先受矢石** **駢脅** **力而駢脅**
者為 **關戰** **持矛而操關戰** **雖如鋒矢** **注蘇秦** **傳**
喻雖小矢 **解如風雨** **戰如雷霆** **練士厲兵** **承**
大王之明詔委社稷 **輕走易北** **張儀** **傳** **其卒**
奉宗廟練士厲兵 **輕走易北** **張儀** **傳** **其卒**
北 **踐鞠科頭** **虎賁** **之士** **踐鞠科頭** **注踐鞠**
踐鞠科頭謂不 **貫願奮戰** **可勝計** **注索隱** **曰**
者 **虎賁** **入敵** **捐甲徒褐** **秦人** **捐甲徒褐** **以**
入敵言其勇也 **捐甲徒褐** **秦人** **捐甲徒褐** **以**

號也 **楊** **按據** **白起** **傳** **以按據** **上黨** **民注** **索隱**
祖也 **斥兵** **趙軍** **士卒** **犯秦** **斥兵** **注索** **不頓舍** **王翦**
人因隨之 **三日** **舉烽** **信陵** **君** **傳** **公子** **與魏** **王**
三夜不頓舍 **舉烽** **博而北** **境** **傳** **舉烽** **注文**
類曰作高木櫓櫓上 **作** **信** **博** **而北** **境** **傳** **舉烽** **注文**
以相 **雲翔** **春申** **君** **傳** **魏** **之** **兵** **雲翔** **而** **士辱兵**
告 **范雎** **傳** **士辱兵** **頓** **皆** **借賊兵** **齎盜糧**
遠交近攻 **此所謂** **借賊兵** **齎盜糧** **者** **也** **王不**
得尺則王之尺也 **今釋** **政適伐國** **莫敢不聽**
此而遠攻不亦謬乎 **政適伐國** **莫敢不聽**
大史華句 **卷四**
注徐廣曰 **政** **批患折難** **蔡澤** **傳** **治亂** **疆兵** **批**
適音征敵 **批患折難** **蔡澤** **傳** **治亂** **疆兵** **批**
患謂擊 **鹵獲** **樂毅** **傳** **燕昭** **王** **百金之士** **李牧**
而却之 **鹵獲** **樂毅** **傳** **燕昭** **王** **百金之士** **李牧**
金之士 **五萬人** **注管子** **曰** **穀者十萬人** **注索**
能破敵 **擒將者** **賞百金** **穀者十萬人** **注索**
教謂能 **悉勒習戰** **佯北不勝** **以數千人**
委之 **悉勒習戰** **佯北不勝** **以數千人**
曰委謂弃之 **爭塗** **田單** **傳** **燕軍** **攻安平** **城壞**
恣其殺掠也 **爭塗** **田單** **傳** **燕軍** **攻安平** **城壞**
為燕 **暴師** **蒙恬** **傳** **遠蛇** **而出** **暴師** **關士** **內使**
所虜 **暴師** **蒙恬** **傳** **遠蛇** **而出** **暴師** **關士** **內使**
不相信而外使 **先嘗** **張耳** **傳** **令張** **歷陳** **澤** **壁**
屬上之意也 **先嘗** **張耳** **傳** **令張** **歷陳** **澤** **壁**

餘旁張放亦北伐兵得萬餘兩龍方關越彭
傳劉越日兩龍數以少敗眾以少敗眾軍
方關且待之鋒漢書作前鋒木壘鎮渡軍兵從夏陽伏
徐廣曰以木押縛墨飯以渡其鋒不可當議欲下
勝而去國遠關車山從間道車山而望趙軍
其鋒不可當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銳精持
自覆殊必戰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銳精持
鋒且天下銳精持鋒欲効首虜諸將皆効首
日如淳云効致也音灼曰効驛兵牛酒日至
數也鄭玄注禮効猶呈見也
以饗士大夫驛兵注劉遠曰全兵韓王信傳
驛酒也謂以酒食養兵士也
日胡者全兵注漢書音義卻敵樊噲傳會與
日言唯弓矛無標仗也
東卻敵斬首十五先登常從沛公擊章邯虎
級賜爵國大夫
爭天下南越王尉佗傳項羽劉季陳勝吳廣
偏袒奮棘襟偏袒大瓦合儒林傳陳涉起匹
月以前拒呼而天下從風
王楚叔孫通傳曰漢王方蒙矢斬將塞旗
矢石叔孫通傳曰漢王方蒙矢
注言斬將塞旗之士推鋒吳王濞傳吳王問
注贊曰拔取日事

推鋒之數十縱中賢人將射雕射雕中賢人將射
計可耳數十縱射雕中賢人將射
雕者也注服虔縱馬臥李廣與十餘騎奔射
云雕大驚鳥也殺胡白馬將而復還
至其騎中解鞍國陳李廣為圍持滿毋發漢
今士皆縱馬解鞍國陳李廣為圍持滿毋發漢
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黃射
其裨將注徐廣曰南都賦曰黃問機張善考
名回遠東道少回遠不屯行大軍行水草少
張晏曰以水草候騎匈奴傳注索隱曰當路
塞匈奴與漢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微
極而取之趙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
謂要其疲資私從馬資私從馬九十四萬匹
極而取之資私從馬資私從馬九十四萬匹
私募從者凡過當衛青傳青奔大軍數百里
十四萬匹過當衛青傳青奔大軍數百里
隱曰按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獍驁霍去病
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
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率以軍糧接食
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統驛注索隱曰說文
行疾貌踵軍步軍轉者踵軍數十萬注正義
數十人力戰溪入之士敢力戰溪入之士
萬相紛拏注正義執鹵獲醜有四百四十三萬
奴相紛拏注正義執鹵獲醜有四百四十三萬
日紛拏注正義執鹵獲醜有四百四十三萬
級連行殊遠而糧不絕大凱既平天子大凱

注應劭曰大凱用踵糧以行輕兵深入糧食
禮還師振旅之樂使天下非芻輓馳車擊轂合
重不芻輓輓粟使天下非芻輓馳車擊轂合
父事連騎發軍與制司馬如傳注索隱曰發
車擊轂發軍與制司馬如傳注索隱曰發
起軍渠帥也聞烽舉燧邊郡之士攝弓而馳皆
渠帥也渠帥也聞烽舉燧邊郡之士攝弓而馳皆
引而馳荷鍛甲砥劍橋箭今天下鍛甲砥劍
兵而足樹兵始皇紀天下初定又本謀齊太
箭正曲樹兵始皇紀天下初定又本謀齊太
使曲也樹兵始皇紀天下初定又本謀齊太
家後世之言兵及周之東馬懸車西伐大夏
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東馬懸車西伐大夏
馬懸車投石超距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
登太行投石超距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

兵法門

控捲篇

控捲孫子傳夫解襍亂分糾者不控捲注索
隱曰解襍亂分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

可控捲而擊搏救關者不搏戰注索隱曰
之捲即奉也搏戰救關者不搏戰注索隱曰
解之無以手助相搏搏虛批元持虛注索隱
橫則其怒益熾矣搏虛批元持虛注索隱
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允必用兵如刺蜚秦
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用兵如刺蜚
傳此必今言如循始如處女後如脫兔用
環用兵如刺蜚始如處女後如脫兔用
傳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
距注索隱曰言始如處女較弱敵不為備後
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部伍行陣李廣
疾走忽遇敵忘其所距也部伍行陣李廣
擊匈奴李廣行無部伍行陣注索隱曰將軍
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
部有曲曲有刁斗便不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
軍候一人也刁斗便不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

將帥門

蠶起篇

蠶起之將項羽紀注如淳曰按轡徐行介
胃之士周勃傳大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
亞夫持兵揖曰介胃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 **真將軍** 文帝曰嗟乎 **悉取** 之 **糧**
見 **享士卒** 司馬穰苴傳士卒次舍水飲食問
疾醫藥身自附循之悉取將軍之資
糧享 **與士卒分功** 田單傳田單知士卒之可
功 **易置之** 淮陰侯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
將 **將** 兵而善將 **不從中擾** 馮唐傳賞賜夾
也 **世世受射** 李廣傳李廣家世世受射注
號而歸 衛青傳大將軍青立號而歸注索隱
常選 霍去病傳驃騎將軍常選注索隱曰
本史華句 卷四 九

兵仗門

鉏耨篇

鉏耨白挺 始皇紀陳涉以戌卒散亂之眾奮
注孟康曰 **信臣精卒** 利兵而誰乎 **外繇** 平準
漢書音義曰 **夾持鉞** 吳太伯世家自王宮
繇謂戌邊也 **夾持鉞** 至光之家門階戶席
皆王傳之親也 **人夾持鉞** **七首** 使專諸置七
注索隱曰鉞兩刀小刀 **七首** 使專諸置七
中注劉氏曰 **習流** 索隱曰流放之罪人使之
七首短劔也 **習流** 索隱曰流放之罪人使之
習戰任 **教士** 君子 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
為卒伍 **教士** 君子 人注韋昭曰君子王所

親近者猶吳所謂 **諸御** 諸御千人伐吳注索
賢良齊所謂士也 **諸御** 諸御謂諸理事
之官在軍 **時力距來** 者注按時力者謂作之
有職掌者 **時力距來** 者注按時力者謂作之
得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敵也 **咳肉** 隱曰
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 **陸斷牛馬水截鵝鴈**
咬與駁同謂相殺也 **陸斷牛馬水截鵝鴈**
如字謂擊牛馬水截鵝鴈也 **被堅甲躡勁弩帶利**
皆陸斷牛馬水截鵝鴈也 **被堅甲躡勁弩帶利**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被堅甲躡勁弩帶利**
劔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 **被堅甲躡勁弩帶利**
廣曰 **勝甲** 韓侯傳臣聞魏氏悉其 **傳鐵籠**
由冉反 **勝甲** 百縣勝甲以上戊大梁 **傳鐵籠**
田單傳田單定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
而傳鐵籠注索隱曰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

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與轂 **長**
齊以鐵縹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 **長**
鉞專諸傳夾立 **傳刀** 張耳傳慈父孝子莫敢
廣曰停音薛李奇曰東 **營衛** 樊噲傳營衛止
方人以物插地皆為 **營衛** 樊噲傳營衛止
帳 **大黃** 李廣傳黃矢盡廣乃令士持滿每發
下 **大黃** 而廣身以大黃射其裨將注徐廣曰
南都賦曰黃間 **武剛車** 霍去病傳注孫吳兵
機張善弩之名 **武剛車** 霍去病傳注孫吳兵
武剛 **樓船** 南越王尉佗傳令罪人及江淮以
車也 **樓船** 南越王尉佗傳令罪人及江淮以
船也 **雕弓** 司馬相如傳左烏單之雕弓注張
掩博龍鬚髯黃帝弓 **勁箭** 箭注徐廣曰
羣臣抱弓而號故名烏單 **勁箭** 箭注徐廣曰

夏夏刑也矢室名曰服繁弱等繁弱注正義
呂靜曰步又謂之服也繁弱曰繁弱夏后氏
良弓濡縷注以七首試人血出足以沽濡立
名也

刑法門

三就篇

三就五帝紀五服三就注馬融曰三就謂大
氏既服五刑五度三居注馬融曰謂在八議
當就三處五度三居注馬融曰謂在八議
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罷技鬼新紀輕
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本華句

卷四

二

者為鬼薪注應劭曰急法於是急法籍其門
取薪給宗廟為鬼薪急法於是急法籍其門
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逐問黔首或刻
注索隱曰謂籍沒其一門之遺御史逐問伏鉄
皇帝歿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伏鉄
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伏鉄
質項羽傳此孰與身伏鉄質妻于屬吏紀乃
以秦王尋端治之謀反述見而公卿亭端治
屬吏之注韋昭曰謀以鐵為鉞金列侯失
之鉄左趾之著左趾以代刑也鉞金列侯失
侯者百桎梏齊太公世家絕叔牙迎受肉袒
餘人桎梏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受肉袒
面縛宋微子世家注索隱曰肉袒者袒而露

輸織室外戚世家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獄
市為寄曹相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獄
市者所以并容也注漢書音義曰大獄市兼
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寬無所容寬久
必為反接陳平世家高帝謂信曰若不知
亂辭之勃恐不知置辭兵之伯夷傳伯夷
置辭周勃世家逮捕勃治兵之伯夷傳伯夷
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
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
扶而駿刑商君傳殘傷氏以駿掠管張儀傳
去之駿刑刑是積怨畜禍也掠管張儀傳
儀掠管數百棍質范雎傳今臣之削不足以
不服醉之棍質當棍質注索隱曰棍者莖

本華句

卷四

主

棍也質對刀也謂湯鑊之罪唯君外生有
腰斬者為棍質也湯鑊之罪唯君外生有
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摧髮須賈曰須賈擢
胥後令趙奢傳注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
令從吏訊郭陽傳卒從吏城旦李斯傳戮為
也從吏訊郭陽傳卒從吏城旦李斯傳戮為
者醫藥上筆奔灰商君之法刑奔灰於道搏
種樹之書奔灰者注奔灰於道者黥也搏
必隨于刑搏必隨于刑則盜賊不膠致張耳
高以誰白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注正義曰
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輜車膠致注正義曰
至京刺刻者注索隱曰按刻亦刺也
師也刺刻者注索隱曰按刻亦刺也

之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注瑣曰以私情相問復與

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注連引陳希傳

韋昭曰與今與壯人與以行連引乃令

人覆案孫客居代者財獄覆夏侯嬰傳注韋

物諸不法事多連引昭云獄辭翻覆

也清室袁盎傳絳侯之田人告以為密微繫

罪之室若鏹殺吳王濞傳吳王出勞軍即使

今鍾下也鏹殺吳王濞傳吳王出勞軍即使

載謂居室灌嬰傳丞相劫灌夫罵坐不敬繫

之鏹居室灌嬰傳丞相劫灌夫罵坐不敬繫

也勿濫誅在赦前單于勿濫誅即訊淮南王

有詔即訊太子注索隱曰即訊淮南王

就淮南按之不逮詰河南也胥靡胥靡申公

本史華司卷四主

注胥靡末隸司空城旦書太后怒曰安得司

微賤之人司空城旦書空城旦書乎注徐

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漢書曰亭疑法酷

水利門

興人篇

興人傳土五帝紀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

州之土地也行山表木注索隱曰傳即付也謂令

槁泥行乘槁注孟康曰乘槁山行乘槁注如

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乘旅注九山乘旅

山已槁木通道而旅祭也

田獵門本史華司卷四

拊兔篇

拊兔驪鹿射藥脚麟司馬相如傳注徐廣

拊足驪車轆韋昭割鮮藥輪注郭璞曰鹽浦

云脚謂持一脚也射中獲多微欲與孟獸

鮮生肉也矜而自功矜而自功微欲之恐懼

微欲受詛注郭璞曰微而取之嬰嬰勃罕

注索隱曰嬰微增出纖纖施弋白鵠

連駕鵠注郭璞曰野玄鶴加注

為誤注郭璞曰將膊解脰陷腦前不苟害解

項也游臬蜚虞日泉泉羊也似人長唇

反踵被髮食人蜚虞鹿麟麟觀徒車之所轉

頭龍身神獸操指也轉轉注正義曰麟

踐也轉蹂若廣曰蹂音人久反蹈籍倦

欲極倦欲注徐廣曰音劇佗佗籍籍伏不彼

創刀而歿者輶輶隱曰言輶野深貌也軼

材之獸不存之地存之地注索隱曰謂所

不慮而猛獸發也

車馬門舟附

主馬篇

主馬於汧渭之門秦紀周孝王召使主馬於

二水之間在橫船項羽紀烏江亭長橫船傳

龍州以東結軼以道文帝紀使者冠蓋相望結

岸也輿錯衡禮書人體安駕金輿錯衡以繁其飾

金錯衡注周禮王之路有金錯衡以繁其飾

諸木大路越席越席結枯草以爲席也溫

車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鈞行鈞駒子不

能共鈞駒注伏式結軼注索隱曰軼音煙軼

天子駕駒馬副車留侯誤中副車注索隱曰漢官儀

結如副車天子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

奉車郎御佐刺船陳平世家乃解擁大蓋策

而從後馬晏子傳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

駟馬間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

馬意氣揚揚蹄間三尋張儀傳張儀後蹄

甚自得也後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纖離之馬

之劍乘纖離之馬駿良駢駢駿良駢駢不實

注纖離駿馬名駿良駢駢駿良駢駢不實

駢音失駢音提周書朱輪華轂張耳傳范陽

曰正北以駢駢爲獻朱輪華轂今乘朱輪華

轂使駢駢輻輳叔孫通傳使人人輻輳季布

燕趙郊輻輳叔孫通傳使人人輻輳季布

家迺乘輕車之洛陽注索隱曰六

隱曰按謂輕車一馬車也駢六駢袁盎傳注

馬之疾索駢何奴傳其奇畜則索駢注索隱

若飛駢注索隱曰按古今注駢注徐廣曰駢

驢駢注索隱曰按古今注駢注徐廣曰駢

注徐廣曰駢注徐廣曰駢注徐廣曰駢

如馬而青駢注徐廣曰駢注徐廣曰駢

主

興以通易通故且休足于于六人切音而

陽變化豈可守之一端 **玉趾** 越世家今君王
命是聽 **免身** 趙世家居無何而 **人面鳥喙**
中行人 **苦筋骨** 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
面鳥喙 **苦筋骨** 苦筋骨以報于至友而子忍
去我 **儼然** 見其長子 **脫躡** 魏世家貧賤者行
之楚越若 **圩頂** 孔于世家生而首上頂頂注
脫躡然 **圩頂** 索隱曰圩音烏圩頂言頂上
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 **面質** 陳平世
面質呂頤 **冠玉** 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
於陳平 **冠玉** 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
注漢書音義曰飾冠以 **目送** 趙世家條侯
王光好外見中非所有 **目送** 趙世家條侯
本史華句 卷五
送 **措指** 梁孝王世家注李太后爭 **口吃** 韓非
之 **措指** 梁孝王世家注李太后爭 **口吃** 韓非
為人口吃 **忌其口** 諸子食糲而甘不盡而奉
注吃音從 **忌其口** 諸子食糲而甘不盡而奉
我 **齧臂** 文選傳與其母 **焦唇乾舌** 端木賜傳
再拜口孤常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 **攘臂瞋**
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 **攘臂瞋**
目然作色攘臂瞋目 **心搖搖如懸旌** 寡人
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 **搯腕** 張儀傳是故天
如懸旌而無所終薄 **搯腕** 張儀傳是故天
不日夜 **聖人不相** 不始先生乎 **掉臂不**
顧 **聖人不相** 不始先生乎 **掉臂不**
顧 注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

耳 **拊手而謝之** 孟嘗君乃 **目笑之** 平原君
人相與目笑之目笑者狀其笑 **瞋目** 判軻傳
態未發而笑之之意寓於目也 **瞋目** 判軻傳
者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役
之乃矐其目注索隱曰以馬屎矐其目矐
耳待命 淮陰侯傳綸衣甘 **齧指** 張耳傳張敖
曰君何 **躡之** 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管 **獨身坐**
言之誤 **躡之** 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管 **獨身坐**
今事成歸王事 **緩頰** 魏豹傳漢王謂鄭生曰
敗獨身坐耳 **緩頰** 魏豹傳漢王謂鄭生曰
吾封石 **何足置之齒牙間** 叔孫通傳此特羣
足置之 **何足置之齒牙間** 叔孫通傳此特羣
齒牙間 **面諛** 魯有兩生曰公所事者且 **面欺**
齒牙間 **面諛** 魯有兩生曰公所事者且 **面欺**
本史華句 卷五
季布傳季布曰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因
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
欺 **交睫** 袁盎傳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
脇肩累足 **交睫** 袁盎傳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
牧為人良說而博解按 **齧舌** 竇嬰傳魏其
博解也音博解按 **齧舌** 竇嬰傳魏其
斷舌 **面侵** 田蚡傳武安者面 **援臂** 李廣傳李
自殺 **面侵** 田蚡傳武安者面 **援臂** 李廣傳李
臂其善射亦天性也注 **目眙** 滑稽傳目眙不
如淳曰眙如援通肩 **目眙** 滑稽傳目眙不
吐顧反 **繼踵** 天官書言從 **搯腕** 封禪書莫不
直視貌 **繼踵** 天官書言從 **搯腕** 封禪書莫不
曰兩手 **目論** 趙世家今晉知晉之失計而 **如**
曰兩手 **目論** 趙世家今晉知晉之失計而 **如**

失左右手

淮陰侯傳人有言上曰丞相附耳

陳平張良

何以上大怒如失左右手

王足曰附耳語

披心腹墮肝膽

素墮肝常

兩君掌握

淮南王傳

在兩君掌握耳

滿巨而橫流

閒雅甚都

雅甚都邑之容也

臨叩從車騎雅容閒

曰間甚都邑之容也

雅甚都邑之容也

舉動門

雅甚都邑之容也

疆起之

始皇紀秦王復召王微行

張晏曰若微

從觀高帝紀高帝常錄

攝衣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

長者於足

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

公攝衣謝之

擁篲卻行

幸持帚

文帝紀傳諸長驛顧

者之驛

趙世家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

顧于朝

趙世家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

同寬綏也

胥之入

他本吾不敢觀

耳目觀記

所觀記臣

巧沐沐我

何負魏成

巧沐沐我

疆起篇

太史華句

卷五

四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言

九

太史華句

卷五

五</

明 飪駕信陵君傳公子立 治行鄭當時傳使
行曲席而坐秦紀與舊禽 嫌之怨嫌之

不敢篇

不敢倍德項羽紀願伯其言 報所嘗困厄范

傳范睢於是散家財 睚眦之怨一飯之德必

必報注睚眦謂相 盛德不報重 不歸策

所遠施不求其報文帝紀昔先王 厚施薄望

游俠傳郭解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

威勇門

捶拊篇

捶拊以鞭笞天下始皇紀執捶拊以鞭笞天

一作項羽紀一府中皆惴伏莫 猛如虎

狠如羊貪如狼宋義下令軍中曰猛 枝梧諸

皆謂服莫敢枝梧注如淳 莫敢仰視行而前

莫敢目眦盡裂頭髮上指 瞋目項王瞋目叱

之斬將刈旗為諸將旗 披靡漢軍皆 辟易

人馬俱驚言開張易舊處 標悍高帝紀項羽

義曰辟易言開張易舊處 勇氣聞於諸侯廉頗傳廉

云傳疾也悍勇也 勇氣聞於諸侯廉頗傳廉

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 怒髮上衝冠如傳

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怒髮上衝冠

相如因持壁却立持壁睨柱 柱相如持其壁睨

相視而嘻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注索隱 左

右皆靡相如張目叱 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

上魯仲連傳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 皮

面決眼政傳政大呼所擊殺十人因自

決眼謂出其眼精 絕從今乃以妾尚在之

注正義曰政本為仲子不令 濡忍鄉使政誠

濡忍以絕其從跡非為姊也 目攝荆軻傳吾曩

必絕險中里以列其名目攝

索隱曰攝猶整也 旁若無人已而相泣 批其

逆鱗索隱曰批謂觸擊之 偏袒搯腕

樊於期偏袒搯腕注掌後曰腕 髮上指

勇於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

冠 士皆嘆曰髮注索隱曰操其室注索隱曰摘王荆軻

引其七首以摘其王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注索隱曰大選蟪蛄注索隱曰

太史華句卷五

太史華句卷五

將軍 李廣居右北平匈奴聞闊狹以飲李廣

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闊狹以飲李廣

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意

注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意

氣自如 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忤視

荆軻傳秦舞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忤視忤者逆也

傲戾門

負命篇

負命毀族 夏紀堯曰鯀為人居處毋度文帝

南王長廢先帝法不關於大較儒闇於大較

聽天子詔居處毋度

士張儀傳要之此兩弃周鼎而寶康瓠賈生

轉也周鼎今而寶康瓠注如淳曰幹拔興之暴

也注索隱曰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好苛禮

其傳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好聲矜賢最錯

聲矜賢竟生賢甚甚田蚡傳武安者貌侵生賢

也以名敗生賢甚甚田蚡傳武安者貌侵生賢

也拘文牽俗也豈特委瑣握蹠拘文牽俗

取說云爾哉舞智御人多詐舞智以御人乾

沒始為小吏乾沒注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

坐法隕命功臣表皆坐法貪位貪名商君傳

而居之曰貪位非其荒肆之樂輟李斯傳儉

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荒肆之樂輟李斯傳儉

人立於朝則流漫之志諫說倫理之臣聞

荒肆之樂輟李斯傳儉流漫之志諫說倫理之臣聞

詘流康之虞廢世烈士或節之行顯于拂世摩

俗九賢主者必將能拂世靡首虐黥布傳項

以千萬數而如媚生患媚生患竟以滅國

印列封爵者印列樊忍不能為人意忌

人意忘外和良儒林傳寬在位好氣酷吏傳

寬內深和良儒林傳寬在位好氣酷吏傳

善眩大宛傳安息國善陰賊游俠傳解以軀

借交報仇解既不快意身所殺傲而無足數

者為使者眾傲而無誇嚴嚴日者傳多之者誇

莊嚴以得人情遺俗之累趙世家有世之累

注鮑彪曰不與謁王之過明王務開其過不

欲聞其善臣謁王之過謁王之過明王務開其過不

請謁王之過謁王之過謁王之過明王務開其過不

與昭昭至得過須實笑曰范叔有說于秦邪

安昭至得過須實笑曰范叔有說于秦邪

之昭至得過須實笑曰范叔有說于秦邪

食飲昭至得過須實笑曰范叔有說于秦邪

弊昭至得過須實笑曰范叔有說于秦邪

反昭至得過須實笑曰范叔有說于秦邪

儒昭至得過須實笑曰范叔有說于秦邪

使酒李布傳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注索

苛小誅滅之傳注張不過謝景帝不過也下中李廣

張釋之傳注張不過謝景帝不過也下中李廣

晏曰才無可恃不過謝景帝不過也下中李廣

傳李蔡為人在下中注索隱曰按中情法
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
侯傳若雖長大好易與韓信為日吾平生知除
帶刀劔中情法
前却南淮南王傳衡山王當朝過淮材謝李斯
簿而材謝強因人乃昆弟語除前却材謝傳能
之功是不能也委瑣握蹠夫賢君之踐位
也豈特委瑣握蹠

酷暴門

股票篇

股票酷吏傳族滅矚氏首惡餘皆
股票注徐廣曰群脚戰搖也蒼鷹列侯

本史華句

卷五

三

三

三

見都都側目而文溪趙禹文溪不可以居大
視號曰蒼鷹府注漢書音義曰禹持

文法傳爰書訊鞠論報注師古曰傳謂傳逮
溪刻傳爰書訊鞠論報若今之追送赴對也

爰易也以文書易其口辭謂考問也鞠窮
也謂窮覈之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

堂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孤立行一意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而巳舞文巧詆舞文巧詆治敢行少蘊藉
注師古曰治敢行者敢行也縣無通事

政也少蘊藉者無所容也縣無通事
舉為重足一迹孔蔡之屬皆韓以南

第一重足一迹陽吏民重足一迹鷹擊毛

鷹擊毛

摯治縱以鷹擊毛摯為治注徐廣
王溫舒少時推擊人而埋為豪敢任吏豪敢任

徐廣曰推擊人而埋為豪敢任吏豪敢任
吏十餘人惛惛不辯廷為中尉惛惛不辯投

以爲爪牙惛惛不辯廷為中尉惛惛不辯投
鉅苛察盜賤惡少年投鉅注索隱伯格長

鉅苛察盜賤惡少年投鉅注索隱伯格長
言姦置伯格長注街陌屯落皆設君大豪

督長也索隱曰伯音陌格音落君大豪
戶之猾以君大豪注君音陌格音落君大豪

重索隱曰按重猶重多之沈命法注漢書曰
沈藏匿也命必逃也朴擊賣請致人買免求

沈藏匿也命必逃也朴擊賣請致人買免求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也請用術輔其資用術輔其資

外寬內深次骨注持論更短長寧成爲任俠其用罪深刻至骨決平君爲天子決平慘礫老莊傳注用法慘不循三尺法

黎庶門

萌隸篇

萌隸五帝紀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黔首始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黔首

齊民平準書齊民無藏應劭曰黔亦黎黑也齊民益於是爲奉錢重難用更令浮食奇民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民貸錢

元元

元元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管籥之

本史章句

卷五

馮生伯夷傳衆庶馮生注索隱曰馮者特也音凭言衆庶之情蓋馮特矜其生也

無名數數者四十萬注索隱曰按小顏云無名數者今匹夫編戶之民王萬家之王百室之無戶籍

匹夫君尚猶患貧而况一旅吳太伯世家有民匹夫編戶之民乎

農田門

火耕水耨平準書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

火耕篇

農田門

火耕篇

火耕水耨平準書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

復下水灌之草久獨枯佃作蘇秦傳民雖不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佃作佃作而足於棗

善田者王翦傳王翦既至關使汜專渡之汜專渡之

危之塗以爲娛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也言雨澤普遍無所不渡也樂出於萬有一

滋液滲漉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逢年幸傳力田不

良賤門

良賤門

臣虜篇

本史章句

卷五

臣虜始皇紀臣虜之勞不烈於穽牖繩樞陳

穽牖繩樞此矣注正義曰烈酷也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

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

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

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

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

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

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

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穽牖繩樞穽牖繩樞之注服虔曰以繩

注索隱曰周禮謂之瘦民以言解怠不事事
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
奴

名家之子孫

甘羅傳文信侯乃入言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

耳然名家

李斯傳注索隱曰晉人猶胥吏小人也

胥人

格虜家

無格虜

注索隱曰格

廝養卒

陳餘傳張耳陳

邑子

中大夫

俳笑

布皆與其徒長家

曹偶

年李廣傳孝文帝十四

良家子

年李廣傳孝文帝十四

李廣以良家

衛青傳青乃先母之子皆

奴畜

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

揖客

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家庸

法章變名

先細民

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鄙人牧長

賈人子書弘

賈人子

書弘

常繇篇

帝紀高祖常繇咸使者十輩來

美婦門

妖冶篇

妖冶嫺都

司馬相如傳注索隱

便嫺綽約

注郭璞曰靚莊

娥媚婢嫺

注徐廣

芬香漚鬱

注徐廣

皓齒粲爛

宜笑的皪

長眉連娟

微睇繇貌

色授魂與

心愉于側

曼姬

注文穎云鄭周

太史華句卷之五

終

太史華句卷之六

吳興 凌迪知 釋哲 輯

弟稚隆 以棟 校

寵嬖門

勝臣篇

勝臣五帝紀為有莘氏狷臣始皇紀父子作

之問竟誅猶幸許請立諸子變負之臣趙世

臣為君討賊幸許變負之臣趙世

負之臣不娃羸注方言曰娃美也吳有所辟

容於刑娃羸有館娃之宮有之也

不願進五宗世家注索隱曰天子諸侯羣妾

說故以丹注面目的諛臣伍子胥傳今聽諛

的為識令女史見之

牽於帷裳之制鄒陽傳注漢書音義曰言為

牽近幸子豫讓傳襄子下陳後宮記下陳注

制近幸子必近幸子

猶隱曰下陳獨與一宦者絕乎弄臣相已用通使使者

恐不見臣等計事願弄臣相已用通使使者

獨與一宦者絕乎弄臣相已用通使使者

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大狷叔孫通傳弟子罵

德竊為信幸臣淮陰侯傳公陸色愛自序非

權佞門

獨擅篇

獨擅綰事張儀傳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

決制於諸侯范雎傳穰侯使者操王之重獎

御於諸侯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獎御於

也言穰侯執權以制謬其說細其辭始皇下

御主斷於諸侯也謬其說細其辭始皇下

其議丞相丞相相賊心蒙恬傳高雅得幸於胡

謬其說細其辭賊心蒙恬傳高雅得幸於胡

治之而不為已羣臣莫敢望尉常從出入臥

也因有賊心羣臣莫敢望尉常從出入臥

內衣被飲食當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

賜羣臣莫敢望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

化卒為漢數招權顧金錢生辨士數招權顧

家儒宗數招權顧金錢生辨士數招權顧

金錢注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堅對傳主

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堅對傳主

爵都尉是魏其內史鄭當局趣效轅下駒怒

田蚡怒曰與長儒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注服虔曰秃老翁言嬰無官位援也首鼠一前一後

弘推其後不庭辨之嘗與主爵都尉

其後天子常悅所言皆聽從諛承意

日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卑疵熾趨者

今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卑疵熾趨者

而前熾趨而言注索隱曰熾音纖熾趨猶足

恭也比周賓正注徐廣曰客旅謂獵農民利在

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飾虛功執

空文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盜不操矛弧

攻不用弦刃也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列勢

次主李斯傳趙高列勢懷詐飾智以阿人主

取容飾智以阿人主取容非肯正為天下言

張湯非肯正為天懷詐御主張湯內懷詐善

宦司馬安文漢巧善曲學儒林傳公孫弘外

市主父偃傳將吏相疑而外市注張晏趨和

承意承意不取甚引當否有姦如水弗犯

酷吏傳有勢家雖游聲譽有勢者為游進熟

有姦如水弗犯游聲譽有勢者為游進熟

大宛傳率多進熟於天子注進熟善語如成熟者也

叛亂門

陸梁篇

陸梁始皇紀畧取陸梁地注正義曰嶺南

伏謾欺上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

發難注服虔爭權天下高帝紀不如決策

言誅之呂后紀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

官除宮得兵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

徐廣曰拾作什逮血文帝紀今已誅諸呂新

中噤相約結相謾而後相視詛上以相約結

文云謾欺也謂初相約共行救急解紛歷書

視後相欺誑中道而止之也救急解紛在書

疆國禽敵救恫恐燕世家國大亂百姓恫草

竊姦究注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為姦究于

內末大於本晉世家末大於本而變負之臣

變負之臣吳其墟乎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

識亡魏世家秦桡之以講識亡不聽注索隱

曰識猶知也戰國策云策知亡猶不聽

也
虛奉
端木賜傳軍敗身辱
孽臣逆亂
內

陵
如蒙恬傳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
訟共

禁弗予
吳王濞傳注正義曰訟音
白頭舉事

吳王
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

無能
為也
弃之而與更始
唯上弃之不德
不德
如傳馬相

下仁育羣生義征不
中調長安
淮南王傳淮

長安注
徐廣曰調伺候采察之名也
偷欲

休王
亦偷欲休注徐
攘人冢
衡山王賜傳王

攘人冢
上下相為匿
酷吏傳
盜賊寢多上下

網絕維弛
淮陰侯傳秦之
土崩瓦解
傳主父偃

之患在於土崩不在
父不寧子兄不便弟
南

王萌起
酷吏傳姦

變法門

割政篇

割政
五帝紀含我穡事而割政注孔安
兼方

始皇紀
秦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

不念輒
多用越等
平準書軍功
稍驚於功利

注功利
二字該
折秋毫
三人言利事
實復

數動民
治多邪
鄭世家王
權使其士虜使其

民
田單傳注言秦人以權詐使
過而為政於

天下
注謂以過惡
偏聽生奸
獨任成亂

傳故偏聽
生奸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以

吏為師
李斯傳若有欲
督責之術
必且能全

道而行督責之術
注索隱曰督
稅民深者為

明吏
二世於是行督責益
殺人眾者為忠臣

刑者
知半於道而殺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

漂惡民
利注師古曰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

放析就功
以爲直破析苛碎須惡如

側目而視
天下謂力筆

重足而立
側目而視
以天下為枉

桎
李斯傳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
紛更

之為
約束紛更之為
巧弄
上方向儒術

游說門

東游篇

東游以厭之高帝紀東南有天子氣因東游以厭之注廣雅云厭鎮也間

已韓非傳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
注正義曰說彼大人短乃爲刺譏間之

權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注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荐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

則疑其挾詐借資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注謂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

疑以爲借嘗已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注正義曰論說人主所憎惡人主

木東華句 卷六 七

則以爲嘗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
試於已也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

博文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倨侮肆則曰多詞聖時乃永久人主疲倦

草野而滅其所醜注索隱曰飾其所敬者說

以文飾之減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常避其事端而不言也以其

失窮之
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
注按知去聲彼自以爲得計也**以其**

敵怒之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注索隱
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

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以其難概之自多
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

則無以其難概之注索隱曰慨猶格也劉氏
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活說其難遂已之

心拒格君上故
致杜郵之慘
大忠無所拂
辭忠之人志在

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擊挑言

無所擊挑注索隱馳說從橫吳起傳破馳說
曰按韓子作擊摩馳說從橫之言從橫者

別白黑蘇秦傳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注索隱曰此言

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揣摩秦得周陰符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伏而讀之期

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注索隱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也
賓秦

六國從親以賓秦注索隱曰謂六國之君破
共爲合從相親獨以秦爲賓而共伐之

公家而成私門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

太史事句 卷六 八

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并力壹心
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心

則必無疆
秦之患
餘教未嘗得
俯而慶仰而弔蘇秦見齊

王再拜俯而養仇讐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而事秦此所謂養仇而

奉讐效愚計故敵邑趙王使臣效愚計轉禍爲福因敗爲

功者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轉禍爲福因敗爲功釋鉏耨而干大

王不竊開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所見絀於所聞於

邯鄲所見者狼顧而不能支燕猶狼顧而不能支正告

秦之行暴正告天下注索隱
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
折節下秦張儀傳齊

王大怒折上願假令謀臣而為秦得節而下秦母為秦所魚肉矣席捲險必折天下

之陰謀有合天下之心且夫秦之所以不出

齊趙者陰謀有大關天下之曾秦下甲攻衛

天下之曾注索隱曰以常山為天陽晉必大關

是故不取此衛及陽晉當天下陽晉必大關

然先以聞於左右懼然顧化驛行傳王公大

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方枘圓

鑿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注索為媾卿

傳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負親之攻

下解負親之攻注索隱曰媾為足

日負擔而親自攻之也節說

勿予注徐廣曰春音慎王之威亦單矣

之威亦單矣注索隱曰單盡也紂攻取之

心肥仁義王若能持功守威紂攻取之

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以當懼質而臣之曾不足

待斧鉞豈敢以疑不概於王心

事嘗試於上哉不概於王心

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先言外事

外事以觀秦樂毅傳連楚魏合趙秦

王之俯仰囑秦

音由燕反游者主事

字與暗同游者主事

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馳騫

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馳騫

帝而治此布衣馳騫左提右挈

而游說者之秋也左提右挈

之罪滅燕易矣騷淮南之兵

垂拱而觀其孰勝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

兩利俱存淮陰侯傳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

其勢莫為百姓請命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

敢先動為百姓請命

之戰關故割大弱彊

云請命割大弱彊

患生於多欲而令下足下

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

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

吳王欲內以冕錯為討外

長短縱橫之術父

偃傳主父偃學

見下節而遇卑賤

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出欲立高名者也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奔遠矣無

心而遠事情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

收矣注索隱曰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

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遠於我之事

情必不挾持浮說帝王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收用也

卷六

釋本而事口舌

傳談天衍注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彫龍

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雕龍

騶龍文故曰雕龍炙轂炙轂過兒注過字

言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

伏軾軾下齊七

學長短

異端門

熊色篇

態色淫志

龍老子其

後之詆訛

計毀譽

孔于也

光洋自恣

又作養

小渠也

法

應

拘

又滑稽

亂俗

嚴而少恩

騷動

形

神

太

勞

生之具神者生之本繳繞名家苛察繳繞注

夷狄門

竝暴篇

竝暴邊境文帝紀間者累年弃細過俱弃細

道錯臂趙世家剪髮文身錯臂左衽注索隱

孔衍作右臂左衽黑齒雕題注劉逵曰以草

謂玄曰雕文謂刻却冠秫紬策作秫紬亦

其肌以丹青注刻

送厚劉敬傳彼知漢嫡女送

淳維匈奴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鳴鏑注漢書音義曰鏑服虔曰作

舉事候星月舉事而候星月

善為誘兵其戰人人自為總利引弓

之民烏孫呼揭其旁二十六國皆以一家旃裘匈奴

便美疏記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穹廬匈奴

也

乃同穹引弓之國先帝制長城以北指往

細故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烽火通于甘

泉長安奸蘭注奸音干奸蘭要遮霍去病

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選使向邊

境要遮漢人注索隱曰按謂先於邊要候漢

人言其輕留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

欲降注師古曰謂漢遷徙鳥舉主父偃傳

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

鳥舉難得不屬為人世也上及虞夏殷周固

弗得督禽獸畜獎所恃以事無用傳制齊民

以附夷狄獎所關沫苦徼狎狗鏤零山

梁孫原故乃關沫苦徼狎柯鏤零山梁

撫長駕將博恩廣施遠撫殊俗威德徧於四

畫革旁行以爲書記注小顏云革皮之不

奇美羯羴貨殖傳中國委輸時有奇

日謂時有餘行也羯羴言其獸聚鳥散主父

匈奴之性獸聚鳥散從之如搏影

歸化門

砥屬篇

五帝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

莫不砥屬注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

而服辟匿秦紀內史廖曰戎王處雲集響應

始皇紀天下景從羸轉而輟耕釋耒榆衣

雲集響應景從羸轉而輟耕釋耒榆衣

不穀耕釋耒榆衣注索隱曰榆鄒

氏音喻美也漢雲合霧集魚鱗襍選

號一呼天下之士雲跋而望歸卒皆山東人

合霧集魚鱗襍選跋而望歸卒皆山東人

跋而望歸卒皆山東人注索隱

曰跋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

韋昭曰其氣附離而爭事天子劉敬傳周之

鋒銳欲東也附離而爭事天子盛時天下和

洽四夷鄉風恭懷德附離而爭事不戰而耘

天子注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

不戰而耘至謝罪不戰而耘注徐廣曰漢書作頌

頌駟馬相如傳單于怖駭喁喁然注正義曰

交臂受事誦膝請和喁喁然注正義曰

口向鱗集仰流二方之君受號者以億計

太史華句卷之六

太史華句卷之七

吳興 凌迪知 釋哲 輯

弟稚隆 以棟 校

防患門

人為篇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項羽紀樊噲曰大行不

如今人方為刀俎莫自堅其命呂后紀南北

我為魚肉何辭為解難禮書天子誅莫必其命

人列侯羣臣解難禮書天子誅莫必其命

莫自堅其命解難禮書天子誅莫必其命

下憊然莫結禍于越律書結怨匈奴結遮界

必其命結禍于越律書結怨匈奴結遮界

上衛康叔世家使太子伋於顛躋家子顛躋

如之何其注馬融曰躋猶墜也

顛躋家子顛躋恐顛躋於非義當如之何也

華露藍蔓家昔我先王熊澤辟在荆山華露藍蔓注徐

廣曰服虔云華露藍蔓素大輅也藍蔓言衣

救壞共蔓坐臥仰瞻身焦思置瞻于座坐臥

藍藍然也坐臥仰瞻身焦思置瞻于座坐臥

亦當瞻飲食能辛苦伍子胥傳越王愁居懾

處張儀傳守四方之內愁居懾處不禽困覆

車甘茂傳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

車注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

封傳孟嘗君傳孟嘗君即馳去更封傳變姓

而易姓名以出關注索隱曰更收也改前封傳

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注正折脇摺齒傳魏

義曰毋望猶不望而忽至也

齊大怒使舍人皆擊唯折脇故倖辱以懲後

故倖辱以懲後

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舍食章

具謂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注索隱曰席藥請

罪應疾席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乘至盛而不

逐道理不居卑退以幸為利之罪以幸為利

處儉約之患也

義之所不敢出也注按幸隨流揚波屈原傳

為利即所謂乘燕之敵者隨流揚波舉世混

濁何不隨其波鋪糟啜醢其糟而啜其醢免

誦以自仰免情效志今以命張耳傳張耳嘗

索隱曰命者名也患生於多欲淮陰侯傳患

謂脫名籍而逃

人心難左遷韓王信傳韓信從入漢中酒說

獨遠居此兒子女所詐用刑通之計乃為兒

此左遷也

柳車季布傳遇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

中注鄧晨曰載以空車欲人不知也

今又暴摧折之遇霧露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

霧露行道必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

有殺弟之八輩簿責湯

名奈何簿責湯注師古曰以賤賁貸以自污

文簿次第一責之賤賁貸以自污世多

買田地賤賁佐軍財佐軍

貸以自污

多內篇

多內郤項羽紀將軍居抑業不揚昭帝緣恩

寬忍抑外久多內郤抑業不揚昭帝緣恩

業不忍抑缺望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

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輕重之短齊悼惠王

缺望注索隱曰缺音決輕重之短齊悼惠王

言主父偃受金及輕重之短注索隱曰謂偃

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

絀其功聞朱虛東牟之初欲過端韓非傳賢

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注正

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長鞠冤結軫志今離

逸曰鞠窮紆屈也心害其能上列爭寵而心

害其堙鬱賈生傳國其莫逆夷賢聖逆夷今

索隱曰逆夷不知獨堙鬱今逆夷方正倒植注

得順而行也其自為計豫讓傳子其自為

順幸沒世蒙恬傳順幸沒病非灌嬰傳其

市聞即志病非注索蜚病注張晏曰蚡偽作

有蜚病為上杯酒責望太史公曰武安負費而

賢請莫能解灌夫傳魏其侯大規為資費使人

言為夫醉飽得過灌夫醉仰視天俯畫地灌夫

視天而俯畫地呼服謝罪武安侯病專呼服

服罪相翼兩人相翼數奇李廣傳大將軍衛

為李廣老數奇注索隱曰彊榜服之衡山王

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刺譏

儒林傳天子召諸心望臣固心望被汚惡言

湯為天子大臣伴邪任安傳武帝以安為伴

被汚惡言而外伴邪邪注伴邪謂詐受節不

毀譽門

世所篇

世所指名項羽紀事成猶得封侯事獨蒙惡

聲蘇秦傳太史公曰吾故列其行積羽沈舟

羣輕折軸鍊金銷骨張儀傳臣聞之

折軸眾口鍊金積毀銷游揚李布傳僕游揚

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游揚足下之名於天

下竊籍其名籍其多以行名聲籍甚陸賈

卿間名聲籍甚揚名發譽司馬相如傳欲以

貧困門

獎席篇

獎席為門陳丞相世家以獎席為門然門外

裸身來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織薄周

織薄曲為生材官引疆注漢書音義曰能

馬也蒯緱耳孟嘗君傳馬先生甚貧猶有一劍

之進用不饒呂不韋傳子楚秦諸庶孽孫鼓

刀以屠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

車騎不遠千里枉羈旅陳餘傳客有說張耳者

故賤彭越傳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

聞從人寄飲食淮陰侯傳韓信始為布衣時

能治生商賈晨炊蓐食亭長妻患之乃晨炊

而中食屠狗為事樊噲傳樊噲者沛

傳穎陰侯灌嬰者也落魄酈食其傳家貧落魄

劭曰落魄志行輓輅劉敬傳妻敬脫輓輅注

哀惡之貌也輓輅索隱輓輅者幸也輅者

鹿車前橫木二人酒人保樂布傳始梁王彭

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留落不遇

注漢書音義曰酒家作傭傭也留落不遇

病傳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注索徒四壁立

隱曰按謂遲留零落不遇合也徒四壁立

司馬相如傳相如家徒四壁立注按孔文

祥云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

犢鼻褌相如身自著犢鼻褌注韋昭都養儒

傳倪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注無立錐

能著書內門主父偃傳始吾貧時兄弟

以自見內門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當

司馬相如傳文君負薪困負薪畏約荆軻

當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注約謂畏約傳高

漸離既為傭保常畏人故云畏約

占筮門

繆卜魯周公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觀采

傳試之卜數賤簡夫卜筮者世俗多言誇嚴

中以觀采賤簡之所賤簡也

志分策定封旋式正基今夫卜者必法天

義分策定封務華絕根宋忠使匈奴不至而

旋式正基務華絕根還抵罪賈誼為梁懷

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壽捷策定數策傳

恨而外此務華絕根者也捷策定數注索隱

曰捷謂兩手執箸分龜支牀足南方老人用

而劫之故云捷策龜支牀足

辱於三足鳥見食於蝦蟇辱於鵲孔子

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

之封

技藝門

逐射篇

逐射千金

臨質

孫子傳田忌與王及諸公逐射千金及臨質注正

義曰隨逐而射賭超足而射蘇秦傳韓卒超

千金質猶對也超足而射蘇秦傳韓卒超

禁方書

扁鵲傳悉取其禁方書盡與藏結此

視病盡見五藏藏結注王叔和脈經云左手

太史公

卷七

脈橫藏在左右手脈橫藏在右脈頭大者在

上小者湯液醴灑鑲石橋引

按杭毒熨病

在下以湯液醴灑鑲石橋引按杭毒熨病

曰鑲音仕咸反謂石鉞也橋音九兆反謂為

按摩之法天橋引身如能顧鳥伸也杭音玩

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

之處以藥練精易形乃剖皮解肌訣脈結筋

物熨帖也練精易形乃剖皮解肌訣脈結筋

洞胃達脈

洞胃達脈能教子支左

數非常術也決皆目所指中必決于眼皆在

奇能隔牆見被邊之人奇咳音羈咳音該奇

奇能隔牆見被邊之人奇咳音羈咳音該奇

識右也注索隱曰左手如距右手如附百發

盡息注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主方天官書注

藥中石沒鏃李廣傳廣出獵見草中石沒鏃守數

精明自序扁鵲言醫為不能為順良工能巧

不能為順

仙異門

上池篇

上池之水

扁鵲傳長桑君遇扁鵲獨奇之乃

太史公

卷七

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

知物矣注索隱曰按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

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餐朝霞司

相如傳會食幽都呼磯瓊華瓊華注徐廣曰

吸沆餐餐朝霞今磯瓊華瓊華注徐廣曰

暖音祈小食也按玄闕寒門瓊華注徐廣曰

於寒門注漢書音義曰玄闕寒門瓊華注徐廣曰

湖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飄飄有凌雲之志

飄有凌雲之志似遊天地之間意

疾病門

疾病門

疾病門

病創高帝紀漢疾創臥疥癰越世家吳有越腹心無

恙外戚世家唯獨無龍疎遠者得先狗馬填

溝壑公孫弘傳臣弘行能不足也稱素有負

塞霜露之病天子曰君若謹行常在朕行君

索隱曰恙憂也以言惟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注

然不下眩然而不瞑舌橋然而不下噓唏服

臆冤精泄橫流涕長消忽忽承映未言

卒因噓唏服臆冤精泄橫流涕長消忽忽承

映注索隱曰上音皮力反下音億徐廣曰一

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何恙

不已平津侯君不幸罹霜

凶惡門

窮奇篇

窮奇五帝紀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

窮而渾沌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

純不奇渾沌凶惡天下謂之渾沌注杜預云渾

堯性似故號之擣杙顓頊氏有不才子不

謂之擣杙注擣杙凶頑無饕餮縉雲氏有

於飲食胃於貨賄天下謂之良友秦紀不新弄

羣臣曹相國世家高輶輶車中李斯傳置始

塲身王翳傳倫合取捐館舍范曄傳君卒然

不可知蟲出田叔傳趙王出謁出謁索

者二也蟲出田叔傳趙王出謁出謁索

隱曰按謂棄捐填溝壑伯鸛傳無先生則

而不醫之所病病道少注人所病猶療病也服

臨者皆無踐高帝紀注踐

得反踐也

史記卷七

太史華句卷之八

吳興 凌迪知 釋哲 輯

弟稚隆 以棟 校

鳥獸門

字微篇

字微 五帝紀鳥獸字微注孔安國曰孔化曰

希革 其民因鳥獸希革注孔安國曰寄猱始

紀男女潔誠去為寄猱注索隱也舍血載角律

自舍血載角之敗羣 平準書惡者輒與猱衛

獸見犯則校 敗羣 斥去毋令敗羣與猱世

家太子與五人介與猱而狼顧 義曰狼性怯

從之注輿猱豚欲以盟也 狼顧 義曰狼性怯

還顧髦牛 西南夷傳髦牛 跛行喙息蠕動奴

傳跛行喙息蠕動之類注索隱曰按跛音岐

息皆得 赤狡蠼 司馬相如傳其上有赤

其安也 赤狡蠼 司馬相如傳其上有赤

鵠雛孔鸞 騰遠射干 屬也孔孔雀鸞鳳

鳥也騰遠獸名射 螻蛄 其下則有白虎

千似孤去緣木 螻蛄 其下則有白虎

注郭璞曰螻蛄大獸 兕象野犀 狀如水牛象

大獸長鼻牙長一丈俗呼為鵠鵠 射鵠鵠注

鵠鵠山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鵠鵠

殊榛注爾雅云木藜生捷垂條注正義曰捷

踔稀間注郭璞曰踔踔也牢落陸離注陸離也爛曼遠遷注正義曰

言其聚散不常注遷徙也蜚廉注蜚廉注郭

雀也鳥身注瑕蛤注猛氏注格瑕蛤注銀猛氏注

皆獸注驪裏注封豕注驪裏注封豕注驪裏注

里封豕注玄鶴注昆雞注孔鸞注駿驤注

驚鳥注鳳皇注鴛鴦注焦明注道孔鸞注促駿驤注

捷驚雛掩注焦明注道孔鸞注促駿驤注

之鳥名曰驚鳥也注郭璞云道促皆迫通之也

張揖云焦明注雙觿共抵注雙觿共抵注雙觿共抵注

西方之鳥也注雙觿共抵注雙觿共抵注雙觿共抵注

觿角也底本也武王獲白注一泉破鏡注封禪書

麟兩角共一本以爲牲也注一泉破鏡注封禪書

用一泉破鏡注孟康曰泉注燕巢于幕注吳太伯

鳥名食母破鏡注獸名食父注燕巢于幕注吳太伯

子之在此猶燕出巢于幕注雀羅注鄭當時傳門

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注雀羅注鄭當時傳門

花木門

草繇篇

草繇木條注五帝紀注孔安國注五種注五帝紀藝

樹也詩云大拱注殷契紀毫有祥桑穀共生于

藝之荏菹注大拱注殷契紀毫有祥桑穀共生于

朝一暮大拱注鄭玄曰兩手

日拱注羊菽注項羽紀歲注饑民食土卒食羊菽

牧也謂収及牧畜注異母同類注異母同類注異母同類注

家唐叔得禾異母同類注収注収注収注収注

索隱曰尚書母作畝注収注収注収注収注

田母収注爲禽獸食注収注収注収注収注

日苗子還種田人留注収注収注収注収注

若射干注穹窮昌蒲注司馬相如傳注漢書音

葵其臭如麝蕪芷白注若杜若蕪注江離麋蕪

香草也鳥蓬射干本草名鳥蕪也注江離麋蕪

諸蔑蕪且注蕪芷也注似蛇牀而香諸蕪蕪注

也蕪且注蕪芷也注似蛇牀而香諸蕪蕪注

蕪荷也注歲斯苞荔注徐廣曰歲音鍼馬監也斯

或曰草生水中華可食注薛沙青蘋注薛沙青蘋注

荔音力詣反草似蒲注薛沙青蘋注薛沙青蘋注

反薛蘋蒿也莎縞侯注藏葭兼葭注東薔雕胡

其青蘋似莎而大注藏葭兼葭注東薔雕胡

義曰藏似亂而葉大注葭東薔雕胡注葭東薔雕胡

也葭東薔雕胡注葭東薔雕胡注葭東薔雕胡注

曰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布種之者也

蔓藥荷 注索隱曰莖蔓子莖也按葢葢謂之莖蔓葢葢

注郭璞云若**黃礫**鮮黃礫黃屑注鮮枝亦香草

青蘋 義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也**稗** 稗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弋井反**檇** 檇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秦似柿**檇** 檇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似櫻桃搭似李**檇** 檇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棣音速探音杏**沙棠** 檇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味如李**華** 檇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餘**仁** 檇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可作索**檇** 檇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女貞木葉**垂條** 檇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冬不落**垂條** 檇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音灑皆飛揚貌也**紛容** 檇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璞曰紛容蕭**劉** 檇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池**虎** 差也注索隱曰柴池參**龍** 檇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師古曰龍草聚**薌** 檇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石**布** 檇曰蔣菰也蔣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揚烈注香酷烈也

魚龍門

人魚篇

人魚膏 始皇紀以人魚膏為燭注

傳注文類云**鮠** 鮠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龍子為**鮠** 鮠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中三月遊河上能度**鰐** 鰐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龍門之限則為龍矣**鰐** 鰐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出樂浪義曰鰐似鯉而大也**鰐** 鰐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漢書音義曰鰐似鯉而大也**鰐** 鰐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廣曰鰐**捷** 捷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魚牛也**捷** 捷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捷 捷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捷 捷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捷 捷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捷 捷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捷 捷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捷 捷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捷 捷音漢書音三稜然柿注徐廣曰然

膏棘軸齊世家淳于髡曰膏棘軸所以
日謹奉教會請謹事左右注索隱曰
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
穿孔若方則不能運弓膠昔幹淳于髡所以
轉言逆理反經也
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靖驕忌于日謹受
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注索隱曰昔久舊也幹
引幹也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索
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傳音附以言膠幹可
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于疎奉滿甕
疎隙縫以言人臣自宜獨得所
沃焦釜且枚趙之務直若鴻鵠之志陳涉世
隱曰尸于云鴻鵠之志驚羽
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毛羽未成不可
以高蜚蘇秦傳毛羽未毫釐不伐將用斧柯
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食鳥喙之類今使
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
為鷹行而鷹秦枚其後以招天如射隼如射
下之精兵是食鳥喙之類也
隼矣注索隱曰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鐵
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
劔利而偶優拙蘇秦傳吾聞楚之鐵劔利而
優拙則思慮遠吾馳韓盧而搏蹇兔范雎傳
恐楚之圖秦也
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
搏蹇兔也注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
也高遼其高遼沕溪潛淵之

神龍今沕溪潛呂自珍融煥今注正義曰顧
注徐廣曰沕潛藏也
野王云爾遠也註明也澹平若溪淵之靜
光也遠光明以隱處也
汜今若不繫之舟委肉餓虎之蹊是謂
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雕鷲以鵬鷲之秦
振矣注索隱曰振救也
足道禽鹿視肉人面彊行李斯傳此禽鹿
彊行者耳注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
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
譬之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
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跛犴牧
其上秦山之高百仞驕六驥過決隙居乃召
而跛犴牧其上
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肉委飢虎張耳
間也譬猶驕六驥過決隙也
必俱歿何益搯拊背劉敬傳夫與人
委飢虎何益搯拊背劉敬傳夫與人
其背未能全其勝也幾不脫於虎口叔孫通
注張晏曰脫喉寵也不絕如帶袁盎
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絕如帶袁盎
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
呂后時諸呂用事馳不測之淵陸下從代
相王劉氏不絕如帶馳不測之淵陸下從代
馳不測之淵馳不測之淵陸下從代
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舐糠及米吳
薄傳里語有之舐糠及米舐糠及米吳
舐糠盡則及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
灰復然韓安國傳安國曰吳越起於轂下馬

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注索隱曰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者之言或太史公疑說豈其微哉商君傳秦國者豈其微哉注索隱曰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効甚明故云豈其微哉非其質矣挾持浮說高拱而兩有之秦傳今君高拱而兩有之莫不盡錄注索隱曰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蘇秦使人發金帛車馬微隨也稍稍近就之蘇秦使人發金帛車馬微隨也寧渠能乎且蘇君在儀不為賴秦則不為賴矣注賴以餘光振之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臣竊必之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欲以還所不知何人藏欲以還所不知何人而餘公家之稍稍引去過半舍人稍稍引去過半自非然者願得少賜游觀之間責而歸之仲連傳梁客新垣衍安在既已泄之平原君曰吾請為君責而歸之既已泄之平原君曰豈足福哉屈原傳王之不明豈足福毋能出其右者廷臣母能出其右者漢淺鮮聶政之所以待之何見之晚花落水搖動者萬物

作此必然之効君之望臣者深張耳傳張騫也君何見之晚君之望臣者深張耳傳張騫軍皆沒不出張耳數問陳餘陳何至是傳彭越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者深也何至是傳彭越最笑曰何至是請後不取鬱鬱久居此陰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取鬱鬱久居此陰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容容無所倚夫鏡氣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固且圖之衛青傳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固且圖之衛青傳我非忘諸校尉大較貨殖傳此未嘗不健其功也固且圖之大較貨殖傳此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始皇紀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之義所就孰與仲多高帝紀今某之業君知備矣所就孰與仲多高帝紀今某之業君知其解乎呂后紀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母絕殊者武帝紀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母絕人者求之樂大曰臣師非有相屬於道使封禪書問供給相心知之季札心知之君何以興晉所發君何以興安用文之言身之文也身顧有所不能忍趙世家彼非不愛其非然孰敢作難昔下官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少者仁孝恭敬愛士天下

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是遵何德哉伯夷傳
以壽終是尤大彰明較著者也顧公子意
之也信陵君傳公子有德公子乃自驕而功
之矯魏王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
於魏則未為功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
官中無人右宮中虛無人具道所以然
之狀賈誼傳文帝問鬼神之本爽然自失讀
鳥賦賈誼傳文帝問鬼神之本爽然自失讀
就又爽然自失固煩公昌謂曰吾欲固煩
公相趙王得無誕之扁鵲傳聞太子不幸而
我相趙王得無誕之扁鵲傳聞太子不幸而
先生得無何乃故也李廣傳今將軍尚不居
無何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無幾矣
奴曰今欲反古令吾太子少假借之荆軻傳
為質于漢以和親無幾矣願大王
少假借之願大王
借之斯其猶人哉李斯傳三者逆天宗廟不
謀注言我今日猶是人道守順安託命哉
豈能為逆謀故曰安足為謀也
斯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此可為急乎胡
世能以不能安託命哉此可為急乎
召趙高而示之不穀於此雖監門之養則能
曰此可為急乎不穀於此
罰之加焉必也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
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

馬必具道本指所以為者陳餘傳顧為王
也具道本指所以為者陳餘傳顧為王
所以為者欲持是安得歸乎淮陰侯傳足下
乎忍而就於此忍而就於此公亦隨手忘矣
吾今日公庶幾哉於漢家勳使信不伐已
亦隨手忘矣庶幾哉於漢家勳
庶幾哉於漢家勳使信不伐已
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君何不自喜
傳韓御史謂丞相公等足以治乎韓長孺傳
曰君何不自喜公等足以治乎
可謂矣公等足以治乎自度無何
注謂不足以為治之自度無何
何不發注索男子之所灰者一言耳王被曰
隱曰無何罪男子之所灰者一言耳王被曰
史華句卷八
慮之無為與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灰乃
者一言耳注張晏曰不成則灰一計耳
自古記之矣夫荆楚僞勇輕悍好誠有味其
言之也鄭當時傳每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
誠有味其鄭當時傳每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
蓋亦有足多者蓋亦有足多者
足多涉亂世之未流况以中材而涉
者津侯傳天子使朱買臣難弘
平津侯傳天子使朱買臣難弘往往聞出
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往往聞出
公自序文學彬彬精進詩書往往聞出矣
襍錄門

不烈篇

不烈於此始皇紀臣房之勞不烈於此矣注正義曰烈酷也飢穰更

事秦紀公孫支曰飢穰更事耳不主辨紀項羽

梁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何操王來問曰大

易與范增曰漢愈一小快齊太公世家愈一

戚我先生孫世家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

效之燕世家王因叔印自三百石吏已殊

無短長越世家朱公長男不知兒子所賣男

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搜溪齊世家搜之

以幸莊生蓋為兒子所賣望之帝外戚世家景

特也醒愉隱曰醒音釋望之帝外戚世家景

怨也招搖孔子世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

子為大乘招搖市過之篝火陳涉世家夜

注徐廣曰招搖期期也篝火陳涉世家夜

也魏治行曹相國世家蕭何卒參等夷侯

世家諸將皆陛下故等夷注不相中周勃世

猶言不相中注如淳曰義格梁孝王世家實太

格謂格位高金多蘇秦傳見季子欲襲故事

求見燕王欲襲故事乃車轂擊人肩摩

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

人足志高氣揚連袂成帷車轂擊人肩摩

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

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

耻之王壓事張儀傳注索隱曰竊舉生之

君母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公等錄錄

其母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公等錄錄

君傳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糾纏買生傳

者也注索隱曰錄錄隨從之貌糾纏買生傳

與福今何異糾纏繩索附會也少我固

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附會也少我固

李斯傳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注索

我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云固陋也十

一二相全陳餘傳胡不赴秦軍俱事以構

傳隨何因說布曰事以構可遂殺楚使者身

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注索隱曰構成也身

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淮陰侯傳漢王不可必

為德不卒召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建號一

有郊張釋之傳上欲以北山石為廊左右皆
猶有郊不譙呵衛紹傳注索隱曰不譙其
好也司馬相如傳相如以贊為郎守有弩矢
先驅縣令召弩襍遯膠葛注師古曰差錯交
互也襍遯重累也不省其父淮南王安傳不
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所欲者奢注相傳見其
其文注服虔曰不省所欲者奢注相傳見其
所司馬季主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
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
本不順理米忠賈誼霍然而悟獵綴正
相中得武帝紀康后與凌襍米鹽天官書其
米鹽注凌襍交要之為文武師尚所以事
也米鹽然要以國禮禮於重耳晉世家宋襄
之為文武師以國禮禮於重耳晉世家宋襄
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有有病不宿莊世家
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汗吾世齊世家太
不取媒因自嫁非終身不覩君王后太史公
吾種也汚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太史公
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太史公
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母以有已世家

為人子者母以有已注橫絕四海蕭相國世
王肅曰身父母之有信成且喜且憐之中道
四海且喜且憐之信成且喜且憐之中道
而并之於諸侯周昌傳陛下獨奈何中諭意
指彭越傳助乃刺殊尤絕迹有司馬相如傳未
考于今創見期應紹至依類託寓依類託寓
注言依事類不特創見依類託寓依類託寓
寄以論事類無種以此無種千里誦義
傳千里誦義無種以此無種千里誦義
為使不願世順風而呼加疾其勢激也非其
任解妨負解之勢與人飲厭其意而可出出
本不可者各厭其意人貌榮名謗曰人貌榮名
然後敢當酒食人貌榮名謗曰人貌榮名
猶頂戴頂好名目即半更滑稽傳優呼
人貌榮名之意也半更滑稽傳優呼
忽貨殖傳律曆更相治不容物埒如注埒等
也相編註編註編註
單字門

僂高帝紀小人以僂賢嬰傳有如兩宮螭
也毒救僂莫若以忠螭賢嬰傳有如兩宮螭
必整人鄂喜過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

至今未敢嘗食武侯郭謝曰伎汲黯傳與汲
吾昨日醉忽忘言乃驚往
謂人謂為更奴中注更經也更何閑張矢傳公

其私徒以關干恒王翦傳秦王春平原君傳
泰注開鳥易反恒王翦傳秦王春平原君傳
音憤媾信陵君傳昌言媾者以資資之如姬

畜也操操范傳乃遂閭樂毅傳令趙國泰以
同技技桓公之心於城下介介之於羊勝公孫

問側短短樂毅於數刺客傳棄子最周勃世
也里好時最注如淳曰兆吳王濞傳使中大藉

實嬰傳太后怒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寒
注索隱曰按晉灼曰藉蹈也言蹂藉也
韓天鴞傳奉引墮車蹠足獠與獠於蕙園注

獠音遠傾田蚡傳欲以傾注傾
獵也謂踰越而勝之也
雙字門

郁郁篇

郁郁疑疑五帝紀其色郁郁其德疑疑注索
鞅鞅始皇紀今高素小殿陛下幸飛舉令康
康盛也康康卿改正服封禪矣至瑩瑩家三

十二年夢星見景公坐柏斷斷魯世家涿
寂歎曰瑩瑩誰有此乎齒斷之問斷斷如

也注徐廣曰魯涿涿之問其民涉渡幼者
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

者相讓故曰唯唯鄂鄂聞唯唯不聞周舍之
斷斷如也

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探賈從君
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効也沈沈陳

世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惟帳客曰顓頊涉
之為王沈沈者注應劭曰快快帝曰此快景

主臣也邑邑名商君傳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
王乎邑邑

以成帝謬謬墨墨武王謬謬以昌冥冥蘇秦
拊於衆人之口而鞫鞫殷殷之人民之衆車馬
絕鞫鞫殷殷注正義察察汶汶誰能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王逸曰察察皓皓又
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遲遲遲遲遲遲
其改妮妮申屠嘉傳妮妮廉謹備員喋喋張
之傳數此喋喋利口捷給哉注訢訢石奮傳
訢如也注韋昭錄錄帝在郎錄錄俊俊李廣
日聲和貌也

史公曰余睹李將淫淫裔裔司馬相如傳
軍後如蜀人淫淫裔裔
行貌也淫淫裔裔
敬也言和且洋洋漢書音義曰
敬有似君子洋洋季主之言勿而自失
無色悵然嚙口不能言於洋洋也曠曠
水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曠曠



ZW 21181800513698

太史華句八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凌迪知編是編成於萬歷丁丑明史藝文志著
錄卷數與此本相同皆摘史記字句以類編次司
馬遷史家巨擘其文豈可以句摘句又豈可以華
目蓋王李剽剽秦漢之風至明季而未殄故書肆
尙鐫此等書以投時好耳